新華文學大系

詩歌集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主编

风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联合主编。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艺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选》；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等。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1987年至2006年期间获得七项文学创作奖，包括散文、诗歌和微型小说三种文体的奖项。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联合主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理事。

新華文學大系

詩歌集

本书获得以下机构／人士赞助，谨此致谢：

琼州天后宫
李氏基金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Biz Trends Media Pte Ltd
郑九章先生
翁世义先生
林廷高博士
王清建先生
何逸敏女士
陈永川夫妇
吕振端先生
陈丽湘女士
张俊斌先生
骆宾路先生
忠　扬先生
黄治澎先生
陈秀仪女士
郁金香女士
欧清池先生
无名氏
陈武德先生
马来西亚多元文教交流中心友好图书馆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版权所有：世华文学研创会

封面题字：吕振端

美术顾问：廖宝强

封面设计：精英文化制作

书　　名：《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
总 编 辑：欧清池、吕振端
主　　编：风沙雁、伍　木
出　　版：世华文学研创会
地　　址：Block 22,Ghim Moh Link,
#11-206,Singapore 271022
电　　话：+ (65) 6343-0461
督　　印：斯雅舍
装帧设计：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初版日期：2014.9
国际书号：978-981-09-0729-7
开　　本：16X22CM

新华文学大系顾问编委名单

法律顾问

黄锦西、刘华源

策略·学术顾问

新加坡：杨松年、忠　扬、郑九章
中　国：周　宁、喻大翔、李　庆、李　勇
日　本：小木裕文、菊池一隆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欧清池、吕振端

诗歌集编委

主编：伍　木、风沙雁
编委：吕振端、何逸敏、陈美育
　　骆宾路、梁素丽

总序

新华文学发展至今约半个世纪了。如果我们再追溯上去，从1919年新马华文文学滥觞算起，新华文学的发展史已近100年了。在这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转捩点。由战前1925-1933年的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到1934-1936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乃至于1937-1942年本土意识的受挫，新马华文文学战前的总体趋向是本土色彩逐渐增浓，一步又一步地朝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

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为达到反殖斗争目标，在1947-1948发生的那场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后，本土意识更是日渐浓郁。50年代后半叶，随着新马华人效忠对象由祖籍国转向所在国观念的改变，新马华文文学的侨民意识与色彩可说全然淡出文坛。由此时期到60年代末，新马作家创作了大量歌颂我们的历史山川、人文景观的诗歌、散文。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新马的山川文物从来没有这样广泛地受到作家、诗人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来赞美过。这些诗人或作家的作品中所吐露的是深深地挚爱着家国的情怀，而不像战前作家在作品中多少都蕴含着只把新马当做居留地看待的、抒发的是犹如旅客观物赏景、赞叹风情之美的情思，这点在游记散文中尤其明显。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了，新马华文文学也分道发展，新华文学这一名称由此诞生。从1965到1980年代初，洋溢在新华文学作品中的是爱国意识。我们看到好多描写新加坡山水名胜之美文，也欣赏到欢呼这个新兴国家独立自主的好多诗篇。

然而教育制度的骤然转向，造成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随着南大与星大的合并为国大，以及华文源流教育的停办，从80年代后期起，新华文坛涌现了大批充满“黍离之伤”的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1965-1985的新华文学的主调是爱国情思的抒发；而1986年以后到21世纪的新华文学则在一片黍离之伤的愁绪中残喘求生，新华文学何去何从，

成为所有爱护华文文学的国人所应认真正视的民族千秋大业。

半世纪来，新华文学走过哪些崇山峻岭，渡过哪些大河险滩，身处当代的我们，是有责任来梳理、总结的。我们因而萌发编纂新华文学大系的想法来了。

我们的编委是以这样的原则来组成的：我们既邀请资深作家，也引进文坛新秀担任编辑。我们所邀请的资深作家都是在他们所负责的文体领域里拥有相当的创作成就的，他们对新加坡文坛现状，文学发展走向较熟悉，他们可起引导、领航作用；文坛新秀则是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他们在大专学府里较有系统地学过新马华文文学史，也撰写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硕士课程深造，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办的博士课程深造；他们在评析论述文章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功力。我们相信，资深作家与文坛新秀的相互配合，应该能够编选出一套具有学术水平的大系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得及时培养和提携接班人，这也是我们引进文坛新秀当编辑的原因之一。如果后继无人，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大系将是新华文学长河终结的纪念碑。我们希望，且实实在在地带领着正值青壮年的文坛新秀和学人聚首新华文坛，以便他们承担明日新华文坛的重任。这样子做，我们编纂的大系意义才有可能不只为了记忆，而且为了永恒。

我们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选稿，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也没忽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不分流派，以宽阔胸襟，持平态度对待各家各派的作品，不囿成见，择优而选，摈弃任何个人情感因素。我们感谢作家和已故作家的家属，允诺我们把所选的作品编纂入大系。由于他们的慷慨和支持，将使全世界热爱华文文学的人士都有机会欣赏到他们的佳作，并能进一步了解新华文学发展及其成就！

欧清池博士

吕振端博士

绪　论

新华诗歌的本土意识流变

文：伍　木

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

绪论目次

第一章：
新华诗歌中本土意识的转变及其成因 1
一、1940年代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的初步凝聚 2
二、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新华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意涵 6
三、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 19
四、1980年代出现的黍离之伤文学 25

第二章：
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考察 32
一、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反抗主题 32
二、新华现实主义诗歌的堡垒：长篇叙事诗 38
三、新华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与开路诗人的宣言 54
四、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碰撞与合流 61

第三章：
以建国文学为主旋律的新华诗歌 66
一、展现从侨民意识到本土意识的转变 67
二、关怀弱势群体生活 73
三、以“鱼尾狮”为主题诸诗重构新加坡的传奇与现实 78
四、贺兰宁、零点零和林方诗中所展现的爱国意识 85
五、乖离国家意识主流轨迹的左翼诗歌 91

第四章：
充满黍离之伤的新华诗歌中的文化脊梁 95
一、折射华文教育的式微 96

二、抗衡中华文化的被边缘化 104
三、以“南大牌坊”为主题诸诗捍卫文化尊严 113
四、梁钺《鱼尾狮》对“文化杂种体”的思考 125
五、杜南发、郭永秀和蔡欣诗中的文化自觉 130

第五章：
结语 138

第一章：
新华诗歌中本土意识的转变及其成因

新加坡华文文学（新华文学）发轫于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中国知识青年在北京爆发了对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华人而言影响至深至巨至远的新文化运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得风气之先，新马现代华文文学在同一年开始萌芽发展。从1919年开始，新马华文诗坛经历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新兴文学运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抗日救亡和诗歌大众化运动、1940年代末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Anti-Colonial Movement）和爱国主义文学运动；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后，新华诗坛又经历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这种种的文学运动与发展，奠定了新华诗歌从最初的侨民意识（Emigrant Consciousness）到后来的本土意识（Native Consciousness）的转移的基础。

新马华文文学从已故文史学家方修以“反封、反殖”精准地勾勒了二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总特点，到新华学者杨松年在方修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发展了一套自成一说的史观：从作家心态及作品由充满侨民意识到逐步增浓本地意识来演绎二战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都是在为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做系统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理爬梳。

在方修与杨松年研究的基础上，新华学者欧清池和新华作家忠扬观察了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新华文学的总体走向后，认为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1987年新加坡华校走进历史，是促使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在新华文学各种文体中的“黍离之伤”情思迅速加浓加强以至于弥漫整个新华文坛的两大因素。《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编委会因此提出以“1965-1980建国时期文学”与“1981-2013年黍离之伤时期文学”这两个阶段的特点来概括新加坡建国后新华诗歌的发展特征，并以此作为阐述新华诗歌发展特征的依据。

马来亚成苦海，
兄弟们呀姐妹们！
不能再等待。
谁知狗去猴子来，
马来亚成苦海，
同胞们呀快起来！
不能再等待。[8]

上述这首反殖名歌中的“狗”是指新马日据时期的日本人，“猴子”则是指二战后回到新马进行二度统治的英国殖民地政府。英国殖民地政府把这首歌曲视为学生受共产党歌舞催眠的证据，所以，当辅政司在立法院谴责华校中学生高唱共产党的煽动性歌曲时，它是三首证据中的一首；然而，就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我们如果要把这首歌当作共产党歌曲来读，那就必须把反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画上等号才行”[9]。

新华诗人面对严酷现实，对日本侵略者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予以真实的披露和严厉的谴责，可以这么说，控诉日本残暴的侵略行为，反对殖民统治，以诗歌表达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声，是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形成的外因。

除了外在的具体因素让新华诗人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寻找题材，前赴后继地以诗歌记录新马抗日、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史实之外，他们还发自内心地以诗歌表达对建设一个完整国家的追求与期待。无论是中国南来作家或新加坡本土诗人，他们都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了真情实感。如果说形成国家意识的外因是外在的具体事件，那形成国家意识的内因就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抽象表达了。[10]

二、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新华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意涵

新马华文文学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文学”一词，最早由马芬（原名林君靖，又署韩玉珍、穆春迟）在 1955 年 12 月提出，他

8.《我爱我的马来亚》的歌词改编自杨扬作词的原台湾民歌《我爱我的台湾》，所引歌词见林侠、槐华编《歌唱在旗下 1940-1990》（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页 37。
9. 孔莉莎作、王国璋译《1950 年代新加坡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政治：群众政治之成形》，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合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 年），页 74。
10.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 166。

的血腥记忆之外，也促成了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的初步凝聚。正因为入侵的日军在统治新马三年八个月期间残酷杀害无数无辜的平民，使得新马人民在二战前就萌发的反殖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因此，当1945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重返新马继续进行殖民统治时，新马人民一则由于在日据期间深受日军折磨和残害的惨痛经历，而觉悟到只有当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苦难才会结束；二则由于看到二战后初期印度、印尼、菲律宾等等被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独立，所以也兴起了要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想法。因此，二战后的新马华文文学主调就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达到争取民族自主、国家独立的目标。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日军的入侵，而结束了海外华人对居住国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

2003年11月，林佚、槐华编《歌唱在旗下1940-1990》一书，总共收入了20首抗日歌曲、13首抗英歌曲、12首革声歌曲、六首囚歌、13首北加里曼丹歌曲。历史进程中为了抵抗外侮和独立自主而前仆后继的不懈斗争，构成了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重要元素，并加速了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转变步伐。[2]

新华诗人在外来侵略力量于自己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民族灾难时刻，以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伟大的时代谱写了一曲曲无愧于人民的激情诗篇。新华诗人原甸指出："他们通过激越的歌唱，歌唱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歌唱了和平、正义的力量；歌唱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对侵略势力坚决的反抗。马华新文学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作品的人民性精神，在抗日的诗篇中有了更为集中的继承和明显的发展。"[3]抗日战争不只锻炼了新华诗人，也使新华诗人的国家意识有了初步的凝聚和展现。[4]

1940年代中后期，已故南来诗人陈君平所写的《你应该前进，星加坡！》，反映了新加坡这块土地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蹂躏和英国殖民统治的欺压的情况。这首诗长达百余行，把新加坡比拟为一个南方的妖冶少妇（诗作中的"你"），始终以诱骗和背信来对待她的热恋者，从未赐予忠实的一吻。当诗作中的"我"（青年游子）从北方挣脱地主的压榨和鞭打的魔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赤道上的都市，到了昭南时代，新加坡这块南洋乐土一下子变成了痛苦的深渊。陈君平以痛彻心扉的情绪在诗中展露了新加坡遭受日军践踏的一面，而在日军战败投降之后，英国的米字国

2. 同上，页155。

3.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7年5月），页41-42。

4.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122。

马芬较后还以穆春迟的笔名写下《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一文，进一步阐述结合“大众主义”与“爱国主义”要义的“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意义：“我们文艺的大军，驰骋在广袤的马来亚原疆。她要为自己，高擎一面簇新的旗帜；她要为自己竖立战斗和进军的行动方向盘。那飘扬的旗帜，使蛰伏在寒夜阴霾角落的，也抹开惺忪睡眼，看到一条开阔的路；更使那魑魅魍魉，牛鬼蛇神，黄色的妖孽，灰色的幽灵，白色的阴魂，为之震栗，惊慌。对于健康的，这是行进与飞跃的讯号；对于颓废腐朽的，这是死亡末日的挽音。”[15]

在中国诗歌史上，无论是古诗或新诗，爱国思想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来到近现代，有论者指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逐渐抛弃‘忠君报国’的观念，形成‘民为国主’的国家观念。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不再局限于一代王朝的兴衰，转而关注整个民族的命运”[16]；“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17]。新华诗歌作为世界华文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源头是中国传统诗歌，这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新华诗歌免不了也继承了已故美国学者夏志清笔下的中国传统诗学中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

恰恰是这种潜移默化的继承，以及新马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构成了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形成的内因。中国学者张艳梅对新华诗作中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有着这样的阐述：“……同化力和潜在力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存在是超个体的，以集体无意识形式积淀于其成员内心，同时它又是具体的、现实的，由个体的人来承担、显示和传递。由此，新加坡诸多个性各异的诗作中都流露出感时忧国的情思便不足为怪了。”[18]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便是源自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与新加坡知识分子对建设国家的觉悟的结合。

15. 穆春迟《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原载《生活文丛》11期（1956年5月），引文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页309。

16. 季桂起《近代民族意识的演变与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郭延礼主编《爱国主义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133-134。引文转引自梁春芳《漂流与变体：战后20年新华新诗的主体性建构》，梁春芳论文集《文学的方向与脚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6月），页166。

17. 夏志清作、丁福祥译《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附录，页461。

18. 张艳梅《简析新加坡华文诗歌与中国母体文化的牵连》，庄钟庆、陈育伦、周宁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上卷）新华文学历程及走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页229。

从此
二月的风
岁岁送来暗泣

又难忘记
二月的风
在阴霾的天空下
曾把彩色的米字旗吹白
可是　如今
米字旗又依旧骄傲地在空中舞拂

忘不了
二月的风
吹送白阿斗“跪地送江山”的沮丧的音息
如今
二月的风
又播送蒙先生“无流血占领”底“光荣”的战绩[6]

殖民者试图以各种方式压抑人民内心的反抗情绪，在新加坡肆意掠夺资源和财富。诚如新华诗人杜红所指出的：“在殖民地主义者统治下生活的人民，遭受种种剥削、压迫、奴役与残害，这些血腥的生活便是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泉源。而最显明的事实是：禁运及战争使马来亚的经济窘困，再加上苛捐杂税，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言论、集会、出版的种种不自由，人民在精神上受到残酷的绞杀。”[7]幸好时代在进步，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反殖的诉求与日俱增，期间还流行一首带有浓厚左翼色彩的争取独立之歌《我爱我的马来亚》：

我爱我的马来亚，
马来亚是我家乡，
日本时期不自由，
如今更苦难。
谁知狗去猴子来，

6. 大礼《二月的风》作于1946年2月，原载1946年2月11日《华侨日报·星海》，引诗见大礼诗集《黄叶之献》（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5年1月），页26-27。
7. 杜红《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年），页305。

我是你底儿子，
吮吸你的乳汁而成长，
同着我狮城底人民。

我是祖国底儿子，
我看到在你底土地上，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祖国啊！我为何不该歌唱？

……

祖国啊，我流血流汗为你，
可并不曾喊最爱你，
从最黑暗的年代
我不屈地歌唱到今天。

祖国啊！阴霾笼罩在你的脸上，
很多的年青朋友哀伤绝望
我却像苦行的骆驼依旧迈步，
相信吧！你脸上的阴霾就要消散！[21]

莎笳在《摸索》一诗中所凝聚的爱国意识与蓝金如出一辙：

祖国——
仍在长夜里向前摸索……

人民在一日狂欢之后，
切望中的和平仍然没有着落。
漫漫长夜呵，
又替代了当日的笙歌。

路已过了一程，

21. 蓝金《我爱我的祖国》作于 1959 年 1 月，引诗见莎笳、蓝金诗合集《椰笛与竖琴（香港：群岛出版社，1962 年 5 月），页 63-65。

在《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一文中号召新马文艺界在那个特殊时期联合与团结，在大家有着共同要求与共同方向的基础上，争取民族文化的高度发展。马芬阐述说："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要求文艺在爱国主义之前不蒙昧无知，浑浑噩噩，要求文艺不藐视群众。表现大众生活，向大众的苦斗生活学习，也领导大众前进。只有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动员大众，文艺与大众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捍卫民族文化和发展新文艺。"[11] 他认为爱国主义包括"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互助，民族融和的民主主义的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大众主义则是"文艺从群众中来，亦回到群众中去。吸取生命与热力！到民间去，然后才能到门迪加去！"[12]。

1956年3月18日，新加坡文化协会召开文化工作者响应马来亚独立运动大会后，发表了《全星文化界响应独立运动大会宣言》，这篇在新华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正式提出"马来亚祖国"这一国家概念："这是衰老腐朽的殖民地主义即将逝去的年代，这是和平独立的马来亚祖国即将诞生的年代。在今明之交的艰苦时刻里，我们文化工作者愿在伟大的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旗下，响应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加强团结，加倍努力，为促使全民的共同理想的实现而奋斗。……马来亚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马来亚极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以赶上形势之需要。马来亚三大民族的爱国主义文化要向前发展，要得到提高，首先必须摆脱一切钳制文化事业的枷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3]

马华文艺界在回应新加坡文化协会的上述宣言时，倡议以"爱国主义文学"置于前者所提出的"爱国主义文化"的框架之上。杜红在《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一文中便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口号，他说："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争取祖国马来亚的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他概括了"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一）加强马来亚人民的国家观念。因为这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如果人民的国家观念淡薄，爱国主义是无从产生的。目前马来亚人民的国家观念是很微薄的，这是由于民主思想的备受压制，民族主义之被殖民地主义尽力纵肆而致。……（二）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14] 杜红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和口号。

11. 马芬《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修改于1956年3月，原载《生活文丛》第10期，引文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页303。
12. 同上。
13. 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导论，页21。
14. 杜红《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原载杜红主编、中正中学编印的《汇流》创刊号（1956年4月），发表时署名"杜丝工"。引文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页304-305。当年由于学潮汹涌，英国殖民地政府加紧对华文刊物的管制，《汇流》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

敬给我最心爱的祖国[23]

新华诗人除了继承中国文学中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之外，也具有知识分子倾向于反抗和改革社会的特质。根据新华作家史阳的观察，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新马知识分子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进步或倾向于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又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因为在殖民地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压迫也相当大，他们的出路不理想，他们的生活也不安定，甚至失业的知识分子非常多，这就是促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于反抗和改革社会的客观因素。[24]

史阳认为，倾向于反抗和改革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所以也较容易认识到旧社会的本质和对新社会理想有更清晰的概念。“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要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必然在思想意识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主要是思想的两面性，也就是倾向于劳动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倾向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就是促使其集体主义的进步思想发展，而逐渐消除其个人主义的落后思想。”[25]1947年从中国南来的钟祺在本阶段所写的《我爱》一诗，便是史阳笔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消除其个人主义的落后思想”的例子：

我爱这干燥的土地，
她有着哺育我的同胞的锡矿，
和营养丰富的乳汁。

我爱她，因为她有着祖国的芬芳，
有着连做梦都感到的温柔，
呼吸着她，我觉得我是无比强壮！[26]

槐华是史阳所指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他的《昨天·今天》和《水塔放歌》二诗，也能说明这个阶段新华诗

23. 引诗见新加坡文艺协会编《赤道线上的恋歌——新加坡抒情诗歌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2月），页5。
24. 史阳《诗歌与知识分子——评槐华的〈水塔放歌〉》，史阳论文集《为人民而歌唱》（新加坡：青山文化社，1964年7月），页34。
25. 同上，页34-35。
26. 引诗见刘笔农主编《钟祺诗歌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2年12月），页86。

感时忧国的精神深刻地体现在新华诗人的身上，只不过新华诗人关切的对象是自己现今居住的这片土地，他们情感的投射方向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以年轻时代思想激进的严思为例，当时的严思虽曾因涉及学运而遭遇人生坎坷，但他参与建设国家的决心并没有因种种的失意而有所消磨，他的《在寒星萧索的夜晚》和《预言》二诗，便折射出浓厚的国家意识。在《在寒星萧索的夜晚》中，严思通过对早期南洋大学的地标之一“水塔”的颂歌来抒情言志，旋律比较舒缓。诗的最后两节这样写道：

我要走了，走了……
在寒星萧索的夜晚里我要想你
用不变的心
用不变的爱情

在今后火海刀山的日子里啊
水塔，愿我们
在祖国苍茫的天空里
发出勇猛的力量……[19]

严思发自内心所写的《预言》一诗调子沉重，诗的最后两节凸显一个爱国青年献身理想、视死如归的鲜活形象：

我们虽然静静地死去
但我们潦倒的一生
将会得到最大的报偿

头顶祖国的天，脚踏祖国的地
永远用宽慰的微笑
看人民在实现我们的心愿[20]

在这个阶段的新华诗歌创作中，蓝金的《我爱我的祖国》一诗也通过对祖国马来亚之情的热烈表达，充分展现了浓厚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诗的其中四节：

我爱我的祖国，

19. 严思《在寒星萧索的夜晚》作于1964年8月，引诗见严思诗集《风雷集》（新加坡：高山文化出版社，1965年11月），页20。
20. 严思《预言》作于1965年1月，引诗见《风雷集》，页7。

故国（中国）的美好生活，尔后憧憬祖国（马来亚）的未来发展，槐华这种跌宕起伏的感情波动是当时新华诗人中的一种典型。槐华在当年的南洋大学同学叙别晚会上，以坚定的国家意识取向写下《水塔放歌》一诗，希望离别在即的南大同学"紧记祖国的召唤"。诗的首末两节：

我们来自祖国的各方，
语音上带着家乡的风味，
在"迎新晚会"你们给我别上小红花，
我把你们的友情别在心头……

……

最后一次让我们齐看明月
在分别前互相勉励：
让我们紧记祖国的召唤
永远，永远……[30]

中国学者吴思敬指出，槐华的诗歌贮满了对祖国、对土地、对人民的爱。"槐华祖籍广东，他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他的深厚的故国情，浓烈的故乡之爱，感人至深。……但诗人毕竟是新加坡人，他意识到自己的祖国是马来亚（当年包括新加坡），他在最早写作的《昨天·今天》中便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31]陈望衡在评述包括《昨天·今天》及《水塔放歌》在内的槐华诗歌时则说："不只是对故乡的爱，槐华的诗歌表现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对朋友的爱都以其真挚的情感而闪耀着金字般的光辉。"[32]吴思敬和陈望衡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海外华人的故国情与祖国爱的观点。

杜红曾经中气十足地写下《马来亚是我们的》一诗，这是他在这个时期为新马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献出的动人诗篇，讴歌出新马三大兄弟民族的真切心声，例如诗的第三节：

马来亚的河流中流着的
是我们的汗

30. 槐华《水塔放歌》作于1962年5月17日，引诗见《槐华的诗长征》，页80-81。
31. 吴思敬《槐华的诗长征》序文。
32. 陈望衡《拨动阳光之弦——论槐华诗歌的美学追求》，《槐华的诗长征》，页220。

光明还在遥远的前头。
透过郁黑的森林，
惟有无数的萤虫在飞闯，闪烁……

在没有阳光的时刻，
在笼罩着瘴气的低洼里，
虽然光亮那么微弱，
却也显出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祖国——
仍在长夜里向前摸索……[22]

马田的《爱情献给祖国》也折射出一个诗人对居住国马来亚所产生的浓厚归属感：

你问我
诗集里
为什么看不到
我爱人的倩影

年轻的小伙子
让我先问你
人活着这样奔忙
究竟是为了什么
自从我明白事理
火热的激情溢出心湖
它像马六甲海峡的波浪
欢唱着半岛上的风云

这不是我不懂得恋爱
沉迷会像早熟的椰子怕一阵轻风
我已把人生第一杯爱情的蜜酒

22. 莎茹《摸索》作于 1957 年，引诗见《椰笛与竖琴》，页 22-23。

请接受、请接受我的青春
我自信在爱妳的热情上
我不会输给妳的逆子们
可是
为什么妳要让我的手脚捆着
为什么妳要让我的头脑闲着
为什么妳要让我的青春
像一朵鲜花
等待着枯萎？

呵，祖国祖国
工作的热情使我不能再等待
青春的炽热使我不能再等待
如果妳不接受
我火的青春、我青春的火
而我也决不、决不
让苦闷遗留给我们的第二代……[36]

45年后，原甸在其所出版的《原甸诗选》中收入《青春的哭泣》这首诗并加上这句话作为诗的副题："我在赤道的边沿抓到一块泥土，历史给我的定位是要我称呼她：祖国！"[37]，显示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作者奉献祖国的炽热心志并没有改变。史阳指出："在这个新的英雄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情绪是不是单纯的苦闷和忧伤呢？不！作者并没有表现出人民的绝望的消极感情，而传达了人民对于未来的热烈向往；人民不会就此消沉的，他们将在这苦闷的时代里掀起奋斗的激情。……原甸的诗歌就表现了我国人民的这两种生活情绪，所以从他的诗中我们一方面看见了作者在表现他本身（人民）对现实不满的怨愤情绪，一方面又抒发了作者（也是人民）热烈地向往未来、而恨不得我国社会来个惊天动地的变动的这种感情。"[38]中国学者陈剑晖认为："《青春的哭泣》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唱给祖国的一首哀歌。它一方面表达了青年诗人对他的'马来亚'祖国火一般的激情，表达了一个为理想、为信仰、为祖国的独立自治、为民族自由而

36. 原甸《青春的哭泣》作于1961年1月，引诗见原甸诗集《青春的哭泣》（新加坡：草原文化社，1962年2月），页2-3。

37. 原甸《原甸诗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6月），页2。

38. 史阳《人民性与大众性——关于原甸的〈青春的哭泣〉》，《为人民而歌唱》，页50-51。

人的国家意识的成因。《昨天·今天》是槐华第一次表明要立足本地的肺腑之言，他坦承在此以前他曾渴盼去春花灿烂的江南和探望维吾尔姑娘，这种渴盼和探望象征回归中国大地，但如今这些盼望与梦想已经像薄雾和雨后炊烟般飞逝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投向哺育他的母土和并肩作战的伙伴：

我曾经这么渴盼，
飞向春花灿烂的江南；
我又曾经如此梦想，
探望那维吾尔姑娘。

可是，像薄雾，像雨后的炊烟，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我怎能忘记母亲的恩情？
我怎能远离并肩作战的伙伴？
啊，愿那向往的心——
变成向日葵、变成迎春花，
为这绿色的胶林撒上缤纷的彩霞……[27]

诗人原本看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远景并因而萌生羡慕之情，但转念之后还是觉得自己所立足的土地更加亲切。新华诗人梁春芳指出，尽管年轻人在本阶段已摆脱侨民意识，他们笔下的故乡已不再是奔流着长江和黄河的古老大陆，“但他们对祖先所居住的神州大陆仍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属于文化性的感情，只是他们选择把这种感情转为对本土的热爱。槐华的《昨天·今天》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感情”[28]。中国学者朱文斌则认为：“诗人在此为马来亚的美丽富饶而感到自豪，表达了愿意与马来亚各族人民一样，承担起振兴马来亚的重任。海外华文诗人如此这般作诗言志，很显然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收了丰富营养。这也说明诗歌在形式上虽有新旧之分，在诗艺上却是古今相通的。”[29]先向往

27. 槐华《昨天·今天》作于1958年2月20日，引诗见诗·论集《槐华的诗长征》（新加坡：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2002年6月），页72。

28. 梁春芳《漂流与变体：战后20年新华新诗的主体性建构》，《文学的方向与脚印》，页76-77。

29. 朱文斌《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朱文斌论文集《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页21。

史英在自我评析这首诗时指出，当初写此诗的用意在于反映志气高昂的年轻人的心声，他们渴望在故乡建立幸福的新国度，“然而他们也深知，要实现这崇高的理想非易事，只有集合大众的力量，掀起千条河万条江般的冲势，冲毁山一样阻在征途上的旧社会，才能从废墟上把自由、幸福之国建起”[43]。

史英在《多了一颗太阳》一诗中同样表现出内心炙热的理想，诗人不仅希望国家能独立自主，也希望全人类能和平与幸福。史英把希望和理想与太阳作有机联系，阳光不仅象征国家的光明前程，也象征人类的幸福和理想。诗人大胆虚构两个太阳，它们带给世界双倍明亮和温暖，虽是虚构却情真意挚，且诗句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清晰的国家意识。诗的首三节“象征着家乡和祖国的光明前景，也象征着他对生活的炽热的爱”[44]：

人类的理想
　一旦化为和平的阳光
就好比天上
　多了一颗太阳

世界将加倍地明亮
　加倍地温暖
连喜马拉雅山
　也将翻一身稻浪

这样地球上
　将没有一寸地方
会再是黑暗
　会再是严寒[45]

梁春芳指出，二战后，新马华文文学狭隘的爱国主义摆脱了中国认同，植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马华文文学的爱国主义，“然而，由于新马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新华诗人爱国的对象也随之飘摇不定。在新马分家之前，新华诗人心目中的祖国，是包含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因此，槟榔屿、大汉山、

43. 史英《新华诗歌简史》（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 年 4 月），页 37-38。
44. 王振科《他把“太阳”装在心里——新加坡诗人史英和他的诗》，王振科论文集《同根的文学》（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年），页 317。
45. 史英《多了一颗太阳》作于 1959 年，引诗见《花草集》，页 11。

树胶干上刻着的
是我们的手迹
谁敢说
马来亚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汗滴
灌溉着马来亚的土地
我们的力量
创造了马来亚的繁荣
我们是多么爱你呀
——马来亚
我们甚至死了
也把骨头埋在你的心里
谁敢说
马来亚不是我们的？[33]

中国学者毕光明在评析《马来亚是我们的》时指出："'祖国'在诗人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名义，更不是抽象的字眼，她是与生存、劳作、汗水、欢乐和创伤的主体息息相关的存在，具体并且沉甸甸。爱国感情的涵义就是爱故乡、土地，和在这土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那在有苦难的时代就承受全部苦难的下层民众。诗人杜红所采取的正是一种民间立场。"[34]

马来亚独立，继而新加坡自治，诗人们写了众多赞美祖国的抒情诗，或直接地歌唱山川，或间接地歌唱土地，或把爱祖国的情意寄予景物，或把爱祖国的感情寄予人物，"祖国"已经成为诗人们讴歌的重要对象了。过去，诗人们歌唱土地，歌唱马来亚，歌唱新加坡，而现在，这些情感都被提升起来了，人们歌颂和赞美的是无比亲切、无比深情的"祖国"。"祖国"在诗篇中的出现标志着新马政治生态和华族思想感情的一大变动，它对新马社会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情谊所产生的作用是既深且广的。[35]原甸所写《青春的哭泣》一诗，全诗便充盈着奉献祖国马来亚的热情，尤其是最后二节：

呵！祖国祖国

33. 引诗见杜红诗集《树胶花开》（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 年 8 月），页 45-46。
34. 毕光明《恪守天职——论杜红的诗歌创作》，《新加坡文艺》第 80 期（2003 年 1 月），页 10。
35.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 194。

化，被一种更为深沉更为自觉的国家意识替代。随着新加坡共和国现代化的进程，它发展成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行动，即以这个岛国主人的姿态热爱和追求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并以之为基础，追求华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在一个新的时空中更新原来的民族素质，完成这个民族的现代转化。”[48] 换句话说，紧随着国家认同的确定而来的是文化认同上的确立。苗芒是数量可观、创作具有国家意识的诗歌的新华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新加坡》赤裸地抒发了他的爱国诗情：

不管什么理由
当你远离这海岛
偶然看到红白相间
偶然看到星月
你会怦然心动
也许更偶然
Majulah Singapura
响彻在空间
于是你热泪盈眶
你恨不得找一个人拥抱
向他大声喊叫
你听你听
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

新加坡
并不是只让你填写护照
并不是只当人问起国籍时
回答的一句话
她是你深深植根的土地
不管你离这海岛多远
因为什么原因
也都是梦游
你最终将自觉或不自觉
回到原来的你

48. 陈实《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陈实论文集《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桂林：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 1 月），页 112。

战的斗士的心声；另一方面却又因祖国的贫穷落后，因他的青春的被拒绝，因他满腔的报国热情不被理解而伤心哭泣。因此，《青春的哭泣》对祖国的呼唤是激进、高昂、热烈而又抑郁沙哑和苦涩的。”[39]

诗论者吕珊指出原甸的诗有两个特点，其一为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强烈，例如《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诗人以音量饱满的嗓子歌唱着他对于本土的深切的爱：这里是终年炎热的赤道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宝石”，它曾经是“猪仔们梦里的天堂”，“我们的祖先含泪躺下的坟场”[40]。另一特点是叙写上的激进的转折：原甸的诗因为浸沾着生活的苦难，情调上常常带着忧郁与伤感，但在诗篇的末尾，却往往来一下画龙点睛的工笔或出人意表的回转，感情的升华表现得很强烈，如《青春的哭泣》的最后一节。[41] 可以这么说，众多反殖民主义的诗歌孕育着新加坡最原始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原甸的诗《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和《青春的哭泣》，更是其中两个明显的例证。

史英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诗人，他渴望新社会的到来和新制度的建立，在一首题为“在年轻的时光”的诗中，这种心愿表露无遗。诗的第二节和最后一节如此写道：

远见故乡的千山站着大工厂
远见故乡的万水跨着水电站
远见故乡的锡米像繁星一样闪闪发光
远见故乡的男儿姑娘像春鸟一样快乐
远见他们举起双手说要抓下红太阳

……

我们都说希望有这么一天
当大风大雨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化成巨浪
汇合滔滔而奔的千条河万条江
摧毁像山一样重压在我们身上的旧世界
让梦里的天堂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42]

39. 陈剑晖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原甸》，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页543。

40. 详见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页17。

41. 同上。

42. 引诗见史英诗集《花草集》（新加坡：荒原出版社，1966年10月），页20-21。

当繁星在天空轮班
触角上的红光
引起了我无限的遐想
要是雷电敲打你的胸膛
风雨在你脊梁扫荡
你巍然不动
守护着我的家园
触角上的红光
壮着我的胆[53]

在本土意识的建构上，陈实曾不止一次地表明文化认同伴随国家认同而来的重要性："爱国主义在新加坡多元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新加坡各民族社会的政治的凝聚力，而且在新加坡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它也成为新加坡在世界各民族中取得文化独立的精神武器，而文化独立也许比政治独立具有更深刻的革命意义。"[54]1971年，新华诗人曾泓在观看了第六届新加坡国庆庆典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看国庆大游行》一诗，这首诗共分八节，在第六节中自觉地点出了新加坡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相容/相熔特色：

我们骄傲于不同的肤色
出现在相同的队伍中
我们多元的文化
也投入一炉相熔[55]

有论者指出："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要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总理，必须要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的事务，必要时为国家而牺牲。"[56]曾泓的《看国庆大游行》第八节，笔端便触及新加坡的国防建设以及突出军人为国牺牲的奉献精神：

我们二百万的人民

53. 引诗见《花柏山》，页4-5。

54. 陈实《八诗人札记·苗芒》，《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页171。

55. 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年8月），页190。

56. Chiew Seen Kong,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ugust 1971, pp. 52-53。引文转引自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8月），页6。

马六甲……都成了新华诗人笔下的祖国”[46]。但是，在新加坡独立后，新华诗人的爱国情感归向哪里？是独立自主的新加坡？还是马来亚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人民共和国？显而易见，那些无党派诗人或以左翼文学作为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工具的左倾诗人，最终以新加坡作为效忠对象；至于那些以左翼文学作为马共外围势力的政治武器的作家，大部分也转而投向效忠新加坡，一小部分极左诗人则继续为争取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而奋斗。[47]

三、1965 年新加坡建国后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华文学也脱离马华文学而自成一个文学中心，新加坡的华文写作人创作了大量具有国家意识的文学作品，“建国文学”的口号便在 1980 年代初期由时任新加坡交通兼劳工部长的王鼎昌提出。建国文学的提出总结了 1965 年至 1980 年代初期新华诗歌的主要思潮。为了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呼吁，新加坡《南洋商报》在 1982 年 8 月出版了一套由该报与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7 年复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编选的《吾土吾民创作选》，这套选集共计六卷：小说两卷，散文、诗歌、戏剧、我们的歌各一卷。黄孟文和钟文苓在选集的总序中指出：“新加坡自于 1965 年独立以来，在物质文化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莫大的成就，深受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钦羡；可是在精神文化的建设方面，却仍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加强。建国之初，上下一心，致力于经济方面的发展。今天，我国工商业发达，社会安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有识之士，大都认为现在应该是向精神文化领域进军的时候了。”

综观在这个阶段新加坡建国主义文学思潮下，融合以新加坡为效忠对象的具有爱国情怀的华文诗歌，与新加坡建国前（1957-1965）的爱国主义诗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诗人们与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取得了完全的认同，荣辱与共，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民自豪感，这种发自内心的、对新加坡所生发的国家意识，更甚于马来亚独立时所产生的国家意识，而且更为细腻、更为浓烈、更为清晰。就如中国学者所陈实所指出的：“五六十年代那种呼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诞生的激情，那种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自治的理想和期待，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具有了质的转变和深

46. 梁春芳《漂流与变体：战后 20 年新华新诗的主体性建构》，《文学的方向与脚印》，页 167-168。

47.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 197。

我们誓将它轰黑[58]

1979年，南洋大学毕业的彭霖贵在新加坡第14届国庆日所写的《愿祖国更健壮地成长》一诗，也是一例。诗的首四节是这么写的：

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在十四年前脱离了家庭；
像一棵坚强的向日葵，
十四年来在暴风雨中成长！

十四年前，
我们担忧经济成长；
十四年前，
我们担心防卫力量。

如今，
我们的经济一年比一年好；
如今，
我们的国家风平浪静！

虽然，石油危机曾经出现，
虽然，英军撤退令我们不安；
但在这些惊涛骇浪的事件中，
没有一件事能淹没我们。[59]

国家认同是人类个体对自我身份定位的充分认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内涵，即民众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并自愿为捍卫国家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国家发展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国家认同感，充分体现在新华诗歌创作中。[60]总的来说，新华诗人对这个转型时期的本国山川历史的书写，基本上都能表达诗人对国家未来所寄寓的美好愿望。

58. 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209-210。

59. 彭霖贵《愿祖国更健壮地成长》原载1979年8月9日《星洲日报·国庆特辑》，引诗见彭霖贵文集《狮城人语》（新加坡：新加坡彭氏总会，2010年12月），页26。

60.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94。

回到新加坡
回到你深深根植
永远无法自拔的土地
无论是你的躯壳
还是你的梦魂[49]

“Singapura”是“新加坡”（英文为“Singapore”，意即“狮子城”）的马来文（新加坡国语，也是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之一）称谓，“Majulah Singapura”意指“前进吧，新加坡”，是新加坡的马来语国歌《前进吧，新加坡》中的一句歌词，而红白相间、一弯新月与五颗红星，则是新加坡的国旗图案元素。诗人以国歌歌词和国旗图案元素入诗，昭示他的爱国之心。陈实把苗芒这首题为“新加坡”的诗视为新加坡人民“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萌发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50]的体现，他形容苗芒在诗中“尽情地喊叫奉献着整个新加坡华族对这片疆域的诚挚的爱”[51]。

新加坡建国文学时期的许多华文诗歌作品都散发出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有气息，陈实发现，“所有诗人们那些炽热的诗句，都以他们所特有的自豪和自信，表达出对这片美丽国土的眷恋和爱情，即使是那些忧郁的吟唱或带有哀痛之情的批判，其背后的推动力也来自这种深挚而凝重的情感”[52]。就如苗芒的《花柏山》一诗，借着花柏山这头“绿色的巨兽”对新加坡的守护，表达自己对新加坡的深厚情感。诗的首两节是这样写的：

花柏山
你这绿色的巨兽
蹲坐在我家的后面
日日夜夜
你我隔着窗口
默默相望

你的两根触角
最先把朝阳
引到我的窗前

49. 引诗见苗芒诗集《花柏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 年 7 月），页 8-9。
50. 陈实《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页 112。
51. 同上，页 113。
52. 同上。

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64]

新加坡国家领导人之所以要破釜沉舟地以英文作为主要学习语和工作用语，纯粹是以国家的生存竞争力、经济前途以及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作为考量。在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眼中，1955年创办、1980年停办的南洋大学曾是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尽管对这座华人精神宫殿的关闭同样感慨万千，但他始终认为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65]1999年9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一项对话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能够更早地关闭南洋大学以统一教育语文源流，不过客观环境并不容许他这么做。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是，新加坡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语言，而它必须是英语。[66]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无论是南洋大学的停办，或是传统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关闭或转型，背后的动机都在于提高国民的英文水平，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与他国争一日之长短，同时确保本国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虽然1980年代初期宏观教育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族群的相互沟通，然而，语言教育制度的变革终究需要有适当的过渡和调适期，1980年南洋大学的骤然关闭，1987年开始华文小学的骤然消失，双语政策的重心顷刻间倾向英语，华社一下子失去心理平衡。[67]这种过于倾向功利主义的教育与语文政策所造成的母族语文、文化、传统的日渐式微局面，使得以华文为表情达意工具的华文作家陷入黍离之伤的深谷中，以至于新华文坛在1980年代后出现大量抒发哀伤民族文化消失的诗歌、散文和微型小说。

早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便已开始迢遥的教育改革之路，果断采纳了一份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56年公布的、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的《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

64.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109期，页100。

65. 李光耀曾坚定不移地说："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李光耀著，梁文宁、陈慧霞、李慧玲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9月16日），页180-181。

66. 1999年9月21日马来西亚《砂劳越国际时报》社论《李光耀欲更早关南大》，引文转引自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年3月），页127。

67.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109期，页100。

是那跃飞的狮子和龙
有着无比坚强的力量
要撼惊人间和上穹
才是国家的英雄
当国家有灾难
我誓将投笔从戎[57]

崇尚意象营造、注重诗句锻铸的喀秋莎，也曾在新加坡实行国民服役制度十年后的1977年，写下一首记述自己在国民服役期间受训的军旅诗《记服役时期某次军事演习》，通过艰苦的军事操演场景，展现诗人爱国卫国的决心，同时更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喀秋莎的这首诗共分五节，最后一节写出了新加坡士兵在演练中以枪杆和炮弹捍卫国土的决心：

趁星星
还未袭向山头
用炮火
我们
给每一座山纹身
把披发的山
塑成一尊尊
愤怒的战神
看他们
疯狂地
捧着硝烟洗脸
撕扯火蛇狂吞
最后一刻
用炮火
我们
要逼出
夜魔的心脏
把它烙红
给夜空黥面
不管哪一队星来袭

57. 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190-191。

学，如黄孟文的微型小说《最后一次扫墓》和张挥的微型小说《X就让他X吧！》。自1981年至今的三十余年中，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华文政策的一再放宽和华文水平的一再降低而发出乏力的呼唤和哀嚎。

继南洋大学停办之后，直接促成新加坡华教事业低迷和文化水平低落的导因，是一部分学生家长与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他们偏重英文教育而漠视华文教育，进一步削弱了华族传统文化的地位。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家长替子女选择进入英校就读。到了1986年，选择报读英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达99%以上，而选择报读其他源流学校的学生只占0.7%。政府鉴于非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从1987年开始，中小学一律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科，并以英语教导其他的文理工商学科，华文则成为华族学生必修的母语。然而，2004年的教育改革报告书却清楚地要求大部分学生在学习华文时，重点只需要放在有效的口语交际及阅读训练上。

尽管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社会因为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而造成观点差异的问题，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受英文教育者所浮现的优越感，加上以英文教导的数理化学科的炙手可热，导致华文教育迅速被边缘化。由于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学习母语的本能与意愿在他们的心中急速弱化甚或完全消退；他们动辄以移民他国作为威胁，希望有关当局放宽对他们或他们子女的华文科成绩的要求，从而加速了新加坡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华族文化的日益式微。[76]

华文教育程度的一再放宽，令许多一辈子热爱华教的新华作家悲痛不已。2004年1月，何濛借一位学生的口吻悲戚地写道："除了我国，再找不到任何国家的国民不愿学母语，不要讲母语的。母语是根，是血脉，是人的灵魂，也是一个人嗷嗷待哺时就要学的语言。难道国人不懂得什么是民族灵魂，什么是民族自尊吗？"[77]何濛默默献身华教事业数十年，在服务杏坛的同时也驰骋文坛；她欲哭无泪的话语，不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说出了大多数爱护本族教育与文化的国人的心声。

2007年7、8月间，对于学校里华文科的教学问题，新加坡

76.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109期，页101。

77. 何濛《学生的话》，何乃强、冯焕好散文合集《杏缘》（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6年4月），页155。

四、1980 年代出现的黍离之伤文学

当代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典型和缩影。[61] 由于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政策从华语和英语双轴并立到以英文为主轴的转变，从 1981 年至今，新加坡出现了独具新华文学意义的具有黍离之伤情思的文学。在这三十余年间，语言教育环境的失衡导致社会文化面貌的变化，新华文学作者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展现华族子弟失去文化根基的隐患，出现一股浓浓的黍离之伤。表现这种主体意识的艺术手法，包括了诗歌和散文创作中以直抒胸臆为主的抒情语言，以及小说创作中以创新曲笔为主的叙事语言。潜藏在这些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创作后面的文化意义，值得学界深切关注。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所收集到的文本显示，当代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文化断根情绪浓烈期（1981-1990）、文化寻根意识浓厚期（1991-2000）、文化植根意识反思期（2001-），这三个时期的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因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着不尽相同的特质。而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1 年之前，可称之为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的前奏期。[62]

中国文化评论家马相武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63] 马相武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宜形容新华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华作家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纯粹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华文学在 1980

61.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 109 期（2012 年 4 月），页 100。原文中的“新加坡伤痕文学”，在 2014 年 3 月欧清池老师的建议下，改成“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

62. 张森林《1981 年至 2007 年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思潮演变》，《炎黄文化》第 14 期（2012 年 1 月），页 28。原文中的“文化植根意识反思期”从 2001 年至 2007 年，这里改为从 2001 年至今，是为了符合事实之故。

63. 叶枝梅主编《海外华人女作家评述·美国卷第一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年 2 月），序一。

西亚华人虽然学习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英语），但他们的华文程度普遍上并不在只需学习两种语言（英语、华语）的新加坡华人之下。在马来西亚，多所大学如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南方大学学院等都设有中文系。除了大专院校之外，北马有声誉卓著的钟灵中学和韩江学院，中马有华教象征的尊孔中学、中华中学和新纪元学院，南马有寻根意识强烈的宽柔中学，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六十余所独立中学，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许多华族人士，尽管置身于政治氛围有所欠缺的艰难环境，他们仍然或加强学习的力度，或尽一切努力进行母语的学习，总而言之，母族语言与文字的学习是他们精神上的一大依归。因着对母语学习的不离不弃与自强不息，马来西亚的一些新生代华文作家更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大放异彩，让世人对这块虽不利于华文文学成长却能够产生如此成绩斐然的作家的土地刮目相看。

新加坡中小学的华文科被降为第二语文和作为单科教学后，学生的华文程度相应地降低。新加坡学者谢世涯和苏启祯所做的两份研究报告确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读了十年或十二年的中四或初级学院的学生，无法读懂有关政治、经济、贸易、投资协定、国际动向等的(华文)报章文字”[83]。也有评论者指出：“笔者看到许多学生读到中四或高中后，不能用华文华语来沟通、表达思想。他们看不懂（华文）报纸上有关社会、经济、政治的新闻和言论，也看不懂一般的华文书刊。在华文和华语这个世界里，他们是个半文盲。”[84]《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曾发出警讯：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不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85]

纵观过去三十余年来新加坡华族家庭对待母语的心理趋向，我们不得不承认，少数尝试力挽狂澜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是很难与功利主义的大趋势——即选择自我放弃的大部分华族家庭加以抗衡的。[86]还好，新加坡政府自1965年建国后致力于制定双语教育

83. 详见谢世涯、苏启祯《认字辨词与阅读理解能力》，原载《语文与教学研究》第4期(1992年)，页128-140。引文转引自谢世涯《商业华文课程的编制与教学》，《中教学报》第23期（1997年11月），页14。

84. 泽火革《华文程度低落的问题》，1992年4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

85. 赵灵敏《早报之道——专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南风窗》第304期(2006年2月16日)，页43。

86.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109期，页102。

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68]的建议，实施中学混合学校制度，让两种不同源流的中学生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希望华校学生能够掌握英文，而英校学生也能学会本族语言。这种独特的中学体制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继195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新加坡内阁就教育改革问题公布了五份报告书：1963年8月发表《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69]、1979年2月10日发表由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所提呈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70]、1992年3月28日发表由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71]、1999年1月20日发表由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72]、2004年11月8日发表《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73]。

从1978年的报告书开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已从整体的宏观思考转向以学生为本位的微观考量，对华文教学和华文学习的标准一降再降复降。[74]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语文教育政策的修正与制定，令许多华族子弟措手不及，已退休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周清海认为："新加坡决定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时，华社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至于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75]而能够成功掌握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却放弃修读华文的机会，视传统华族文化如糟粕。随之而来的，是作品题材紧扣着这个课题的黍离之伤文

68. Colony of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l 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这份报告书建议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学校至少教导英语与母语。详见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士姑来：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山：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2006年10月），页89-121。

69. State of Singapor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Singapore, 1963.*

70.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71.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in Singapore: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2).

72. *Ministerial Statement by DPM BG Lee Hsien Loong on Chinese Language in Schools in Parliament.*

73.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ical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

74. 详见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页89-121。

75. 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SNP泛太平洋出版社，2003年），页2。

第二章：
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考察

新马华文诗歌从战前萌芽期到繁盛期（1920-1942）的二十余年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上都一味地模仿“母体”中国，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方修曾就思想内容方面，开宗明义地指出新马华文文学承接自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前者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约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语体文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在内容上是一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侵略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当时，马来亚华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了这一阵波澜壮阔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发出了反响，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1] 方修考证发现，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在1919年10月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开始出现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学作品，这就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发轫之地。

一、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反抗主题

中国学者王振科把包含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形容为“母体”，把新华文学的萌芽期称之为“婴儿期”，在方修上述的观点上加以补充：“我们从‘婴儿期’的新马华文文学中，既看到了‘母体’形象的直接投射，如反封反殖的战斗精神，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与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还可以看到由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母体’文学传统，诸如曾经统治中国文化三千年的儒家道统，为中国历代文人所崇尚的忧国忧民意识，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乃至于各种民间通俗文学的体裁形式等等，也都一齐注入了‘婴儿期’的新马华

1.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2年2月），页2。

华文报章上掀起一股讨论热潮，1980年代创设的特选中学传承中华文化的氛围越来越稀薄，而新千禧年以来倡议的双文化精英政策也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华族子弟学习母语的功利主义心理再一次被放大来审视。从事教育工作的陈丽芳认为不能为了民族和谐而轻言放弃母语，她悲痛地透露，一些曾经在中学时修读高级华文科的年轻人竟然如是表示："为了让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以及为了让邻邦释疑，华人不一定要坚持用华语。反正华文程度已经江河日下，我们可以'顺应形势'让华族渐渐放弃母语（少数人讲得流利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写），循序渐进地以英语来统一各族的语文。"[78] 另一位教育工作者邱大星则感慨"年轻的一代，已经习惯了到处是英文，满口是英语的社会。所谓'华人'的概念已经渐渐模糊，所谓的'新加坡人'的概念倒是逐渐增强，那就是——满口英语的亚洲人"[79]；他强调，要想保留住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根，不能光指望政府的恩赐，而是真心地热爱，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功利方面的，要有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那种惨淡经营的执着精神。[80]

新加坡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和仇视心理，可以体现在两个实际的例子上——两个芳龄二八的女中学生在中四会考结束后/成绩放榜后，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把华文课本烧毁掉。请看两位"事业有成也兼顾家庭"的母亲的对话："'女儿考完试那天，我提早回家，打算庆祝一下。刚进门就闻到浓浓烟味，吓了一跳。去到厨房一看，烧烤炉上冒着熊熊大火！我从水龙头盛了几碗水拼命往烧烤炉上泼，火势熄灭后才发现：原来女儿在烧书，是华文课本！'　'我女儿也是！不过她取巧些，等成绩出炉后才采取行动。她跟我说：妈咪呀，一获知考试及格了，我就要烧掉所有的华文课本，你先不要扔噢！她不要我丢，因为她要自己一把火烧掉！'"[81] 上述两位女中学生通过焚书行径，在发泄她们对"从小学到中学折磨了她们十年"的华文课的深恶痛绝之外，更形象地、典型地展现了新一代华族子弟对待华文课的消极态度。[82]

新加坡大部分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选择自我放弃，与马来西亚大多数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形成了新马两国母语教育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马来

78. 陈丽芳《对待语文岂可如此务实！》，2007年8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
79. 邱大星《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2007年8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
80. 邱大星《有无特选课程不是关键问题》，2007年8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
81. 杨君伟《燃烧吧，華文！》，2012年3月4日《联合早报·想法》。
82. 伍木《焚书的想象、真实与象征》，《大士文艺》第3期（2013年12月），页44。

那是个什么家伙呀
是壁虎，是蜥蜴，是毒蚕
蓝天下那一片美丽的秋海棠叶
不是给它啃去了一半吗？[6]

尽管马来亚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刘思就已在新加坡奋起抵御日军的侵略战争之前，在同一首诗歌中反映出马来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雏形：

我们要做人
可不愿当牛马
谁要来压迫，奴役
就击退它，消灭它

四海为家
我们是大地的主人呀
这儿出世的，外方移来的
一样——
拿出力量，巩固马来亚
拿出热血，保护马来亚

起来
马来亚的住民呀
和着邻国抗战的旋律
奏出一阕东亚弱小民族新生之歌吧[7]

刘思的《致马来亚住民们》不只以昂扬情绪为主导，以炙热情感呼吁人们团结抗日、同仇敌忾地支援前方，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更显露了当时尚未立国的马来亚的国家意识。这首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诗歌，显示刘思继承了华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8]

日军的占领打破了新加坡人民一向认为“白人优越”的观念，英军的无能为力则激起了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对后来的自治独立

6. 刘思《致马来亚住民们》作于 1941 年 2 月 25 日，原载《南洋商报·狮声》。引诗转引自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5 年 6 月），页 234。
7. 同上，页 235。
8.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 158。

政策，遏制了家长们一面倒地选择以英文作为孩子的教育语文源流的态势。新加坡学者吴元华指出："在英文一枝独秀的情势下，政府及时实施双语教育制度，确保华语文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平；若是任由家长选择孩子的语文源流，那么再过十几二十年，华语文恐怕将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希腊文。"[87]

新加坡黉离之伤文学的另一个生发原因是新华作家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所属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只有这种自知之明的理性思考，才得以使一种文化从自在状态走向自觉；从无意识、下意识的存在走向意识层面；从消极、被动的随波逐流、自生自灭到主动的选择、创作和建构"[88]。严思曾指出，19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新马诗歌的丰收季节主要是来自文化消亡的切肤之痛："这时期的大量诗歌，都共同有两个突出的主题：一是对于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亡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现实，现代派或现实主义派的诗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基于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和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和执着，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笔；大量的作品如河水滔滔般地宣泄着诗人的不平与愤慨，这是此时期诗歌作品很突出的特点。比如以'筷子的故事'、'茶如是说'为题的诗作，就是借中国独有的饮食器皿与土特产，借题发挥对于自己文化的热爱与执着。"[89]这种切肤之痛便是文化自觉的体现。

2001年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为荣誉班学生开办一个翻译与文化变革课程，任课教师法裔美国人沈安德（James St. Andre）采纳了时任系主任的王润华的建议，以具有文化自觉的新华作家所创作的、以新加坡华族文化危机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考察与翻译对象。2002年2月，该系出版了新加坡迄今为止唯一一本黉离之伤文学选集《点滴》（*Droplets*），收入1980年代新加坡黉离之伤文学作品及其英文翻译。作为选集的编辑，沈安德在书的前言中称，书中所选入的作品描写了"一个非常关注语言、种族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的华语社群"；他希望通过这本选集的出版，大家能够正视此课题对新加坡华语社群的影响。《点滴》收入24篇微型小说、一篇节录的中篇小说、13篇散文和14首诗歌，这本选集无疑是文化断根情绪浓烈期的新加坡黉离之伤文学作品的一个缩影。

87. 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页379。

88. 详见鲁洁主编《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引文转引自周聿峨《移民族群的民族母语教育演化：新马华族母语教育比较》，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2年6月），页140，注释19。

89. 1996年8月26日，严思在槐华编《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会议室举行的首发式上的讲话。

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
你曾见过吗？
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
像受难的白鸽
见到同伴的血，
离开了温暖的巢
栖息在夜底森林。
一群拉着世纪的人
来了，
——这么庞大的一群！
来了呵！
——这么庞大的一群！[10]

杜红以写实的诗笔记录了现实社会的政治风云，他的《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把群众的力量吟诵至极致，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应该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要求。诚如新华作家陈凡所说的："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工作者，他必须是群众中的一员。因为诗人原也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所以回到群众中去这是应该的，必须的。也只有参加在千千万万的群众中，跟大伙一起生活，一起斗争，将群众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将群众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这样，诗人才能够在生活与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从本身的阶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从书页中解放出来。"[11]

1969年，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日军铁蹄的阴影仍然萦绕在槐华的脑际，他在《歌唱叶立天》这首现实主义诗作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因被叛徒出卖而光荣牺牲的抗日英雄——人民音乐家叶立天的伟大形象，并从对这位爱国志士的生平事迹的描绘中，展现了抗日烽火悲壮的一页，从而催生一种坚不可摧的国家意识：

听说很多人壮烈牺牲了，
听说人民抗日军下了山，
霹雳河啊！
千里旗浪……

10. 杜红《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作于1954年11月11日，引诗见杜红诗集《五月》（新加坡：生活出版社，1955年11月），页29。
11. 集体讨论、陈凡执笔《五月》代序。

文文学之中。”[2]

另一位中国学者徐迺翔则在前人阐述的基础上，得出了新华文学承接自中国文学的结论：“新加坡华文新文学萌芽于1919-1927年前后，它的开创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萌芽时期的新华文学既缺乏独立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也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社团，在创作上也是新旧并存，文白混杂，写剪兼有，具有十分浓重的侨民意识，实际上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移植。因此可以说早期的新华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催生下萌芽与发展起来的。”[3]

方修、王振科和徐迺翔虽然在不同的时间点做出不同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都指出一个相同点，那就是脱胎自中国文学（母体）的新华文学，由于受制于反封建、反殖民和反压迫的主题和内容，所以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开始就倾注入其血液里，例如1920年代末期，依夫在《高压国的人民》这首新兴意识高涨的诗中呼吁人民奋起抗争：

高压国的人民已不像从前那样驯良
他们现在已有他们具体的主张[4]

在《原始遗民》一诗中发出面向东南亚人民的咆哮：

你们失却你们的主权
他人的旗帜飘扬在你们的天空

你们有吗？参加政治的权利
你们能吗？好好地做工[5]

已故新华诗人刘思在写于1941年2月的《致马来亚住民们》一诗中，把他从中国文学中所秉承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对祖国（中国）命运的关切而融进自己富有现实主义的诗作中。他为中国被日军侵略而感到义愤填膺和忧心忡忡，诗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2. 王振科《试论新马华文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兼论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走向》，《同根的文学》，页4。

3. 徐迺翔执笔，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10月），《绪论》页XV。

4. 引诗转引自徐迺翔执笔《初创时期的新华文学·上篇》，《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31。

5. 同上，页32。

原了祖国历史进程中那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15]

二、新华现实主义诗歌的堡垒：长篇叙事诗

从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三十余年间，长篇叙事诗一直是新华现实主义诗歌的堡垒，同时也是这个时期新华诗坛的璀璨亮点。方修指出，这个时期新华诗坛上一个重要的创作门类也同样涌现出好些富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不是直接地抒发爱国主义的激情，而是用较长的叙事诗的体式来扬善贬恶，歌颂健康的、高尚的思想感情，揭露丑陋的、腐朽的社会现实”[16]。这些长篇叙事诗包括丁家瑞、彦群、漠青和若耶集体创作的《怒吼吧，新加坡》，古辛、白丁和炎羊集体创作的《南大颂》，韩玉珍《茉莉公主》和《丹那苏布尔》，长河《捐躯》和《无名河，哼哀歌》，钟祺《矿工》，原甸《孕妇岛的传说》和《水流千里》，马德《苦难的航程》，柳北岸《无色的虹》等等。

1947年，丁家瑞、彦群、漠青和若耶集体创作的千行叙事诗《怒吼吧，新加坡》是马来亚独立以前新马华文文学的著名作品，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历史的里程碑”，第二部“血！泪！”，第三部“半岛上的景色”，尾声“怒吼吧，新加坡”。这首诗以史诗般的宏伟结构叙述了新加坡开埠的历史，由早期移民筚路蓝缕、开拓荒岛开始，接着描述殖民地时代的生活，三年八个月日军侵占下的黑暗岁月，一直到太平盛世的纸醉金迷与穷困潦倒，最后以尾声“怒吼吧，新加坡”结束。第二部“血！泪！”叙述了在日军的铁蹄下新马人民的苦难经历，一开始，作者就把读者引入那三年八个月暗无天日的时期：

先生们，让脑子里的回忆翻腾一下，
回首看一看那些苦难的岁月吧！
屹立在海洋上的新加坡，
在三年八个月中，
在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宰割下
马来亚的人民
承受了人类最大的污辱
日本法西斯的刀枪
在花葩山下，在武吉智马马路上

15. 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槐华》，《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569。
16.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

运动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英国政府重新统治新马，这个决定影响了当时五百万新马人民的命运，满怀民族解放思想的诗人们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1940年代末期，南来作家丁家瑞写下满含现实主义意味的讽刺诗《向伦敦宣告》，此诗常出现在相关的侨民文艺论战中，作为外来作家关心当地生活的实证。丁家瑞在诗中以无畏的精神与英国政府对话，争取新马两地的民主宪法：

这是庄严的沉默，
这是无比的喊叫，
这是人民团结的力量，
这是人民一致的号召！
……
拿最巨大
最强烈的行动
……
为了合理的要求
向伦敦宣告：
敬爱的艾德里先生！
　　你得撤销修正书，
　　你得实行民主宪法！[9]

杜红也不乏维系人民性与群众性的现实主义诗作，《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是为其中一例。出于利益上的考量，英国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在1954年3月宣布，在林德修宪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人民有相应的国民义务，所以18岁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责任和义务。这道遽然颁布的“国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不但逼迫大批进步青年和学生回归中国，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潮。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发生了历史上血腥暴力的“五一三事件”，近千名华校中学生结集起来准备向政府和平请愿免役或缓役，却在浩浩荡荡前往总督府途中遭到大批军警的强力镇压，造成流血冲突。当晚全体学生在中正总校召开控诉大会。5月22日，三千多名学生再度结集，6月2日复被军警驱散，改到华侨中学再集中和再抗议。杜红所写的《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一诗，对当时聚集于华侨中学内抗议殖民地政府颁布国民服役法令的学生寄予了无限同情，诗的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9. 丁家瑞《向伦敦宣告》原载《晨星》副刊，发表时以“青青”为笔名。引诗转引自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73。

中，作者们展现了一幅多元种族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美丽图景：

马来人，沙盖，印度人
这些亲爱的
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
和祖先们一起生活[20]

在本土文化认同之余，《南大颂》更体现了华族发自内心的中华文化追求。第一部的主题是华侨南来艰辛拓垦，华文教育传播新马，以华族先贤南来新马开垦荒地的史实导入，表现出本地区人民不畏辛劳地披荆斩棘的精神。先贤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在马来半岛立稳了脚跟，紧随着生活的安定便是思考文化的传播问题。身处离散之境的诗人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文化基因，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生活上的无忧，而是要竭力唤起新马人民对文化传播的重视：

百年前
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
　　没有学校
　　没有文化的泉源
……
看！
祖先们开辟了荒凉的半岛
却也忘不了文化的重要
他们把华文教育的种子
　散播在土地上[21]

第二部的主题是华族坚定维护母语教育，展现华裔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以及华族人士携手共克时艰，坚决维护母语教育的决心。三位诗人以激昂的笔调，描绘出一个令人激昂万分的图景——尽管殖民地时代的大环境不利于人民发展自己的母语文化和教育事业，大家还是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保卫母族文化的使命：

半岛上
　父母亲在呼号：

20《南大颂》（新加坡：星洲一九五三年华文中学毕业班班同学艺术研究会，1953 年），页 14-15。
21. 同上，页 21-22。

叶立天呵！
你在何方？

可记得铜锣合唱团的军号，
奋起五百万人民的刀枪？
可记得新加坡河畔的灯火，
你写下了仇恨的乐章？——
《马来亚颂》
《新加坡河》
《赤道之歌》
《抗日进行曲》
……
你把祖国的声音听进心里，
你的歌唱出祖国的声音；
你在刀丛中坚持地下工作，
你悼念《保卫马来亚》的作曲者杨励。[12]

在这首叙事与抒情交融的诗歌中，祖国一词显然是指马来亚。叶立天是抗日战争中因被出卖而光荣牺牲的音乐家，在昭南岛的黑暗时期，他还连续不断地工作，创作了《新加坡河》、《雪之歌》、《歌胜利》、《马来亚颂》、《悼同志歌》和《赤道之歌》等不朽史诗。1943 年 4 月 11 日，叶立天被日本宪兵逮捕，1943 年 6 月 18 日被处绞刑。

槐华在《歌唱叶立天》中通过对叶立天的生活经历的描述，歌颂他为国捐躯的高尚人格，并揭示出一种连绵不息的人文精神。这首现实主义的爱国诗歌备受推崇，中国学者吴晓指出诗作描写了“把祖国的声音听进心里”、更以自己的歌唱出了“祖国的声音”的人民音乐家形象，令人感奋，也令人追念[13]；陈望衡指出叶立天虽然光荣地牺牲了，他写的壮烈歌曲像“血碑”，让人们永远不忘记过去，亦像“拂晓的冲锋号”，激励后人为建设新生活而奋战不息[14]；周可相信叶立天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已化成一座激励后人的丰碑：“这里，诗人写的虽然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际遇，但他却能够透过对个人经历的缅怀，最大限度地激活和还

12. 槐华《歌唱叶立天》作于 1969 年 6 月 12 日，引诗见《槐华的诗长征》，页 98-99。
13. 吴晓《槐华诗歌的艺术精神与审美空间》，《槐华的诗长征》，页 242。
14. 陈望衡《拨动阳光之弦——论槐华诗歌的美学追求》，《槐华的诗长征》，页 227。

层人士最关心的民族教育的存亡问题来写，并以朗诵诗的形式演出。”[25]严思在四十年后回顾1950年代中期的这一段历史时说，《南大颂》“展现了诗歌朗颂与造型结合的艺术魅力，掀起了群众爱诗，诗人结合社会运动写诗的高潮。观众在晚会上合唱这样的歌曲，唱着他们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并引以为荣”[26]。在促进华文教育和保存华文文化的时代进程中，《南大颂》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60年代初期，新马华文诗坛上出现了两首具有震撼力的长篇叙事诗——韩玉珍的《茉莉公主》和《丹那苏布尔》。《茉莉公主》诗长超过五千行，分为八章：求婚、信誓、比武、抗命、离劫、摧残、崩溃、公主岭，写的是布沙加国的独裁女皇冬卡·安·宋邦为六个女儿——孔雀、百灵、月亮、星星、玉兰和茉莉招亲的故事。冬卡·安·宋邦是一个极度自大、狂妄和贪婪的野心家，她疯狂地追求权力与荣耀，企图统治全世界，使全人类都跪倒在其脚下。她计划把六个女儿分别嫁给柬埔寨、波斯、暹罗、土耳其、爪哇和马六甲六国的王子，从而并吞这六个声名远播的国家，以扩大自己的权势，垄断寰球的名誉。她无边无际的权力欲望，可从下列诗句加以窥探：

我手一挥
前面就要让开路！
你们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你们不容许有任何怠忽
我的意志一到
你们就要接在手上
好像马拉松火炬
把它在世间传扬！[27]

聪明伶俐的茉莉公主是最受女皇宠爱的小女儿，猎人纳奇达原本是茉莉公主的意中人，然而女皇特别为她挑选了富裕的马六甲王子。茉莉公主坚贞不渝，她逃到山涧水湄，准备与纳奇达长相厮守，岂料纳奇达因不堪监禁与鞭刑而向女皇屈服。尽管心上人变心，百折不挠的茉莉公主准备反抗到底，却在女皇的利剑下负伤逃亡。女皇因为扩张领土的野心无法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

25. 同上，页9。
26. 严思在《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的首发式上的讲话。
27. 韩玉珍《茉莉公主》（香港：上海书局，1985年4月），页2。

斩杀了多少母亲的儿子
斩杀了多少女人的丈夫
斩杀了多少儿子的父亲
那些血迹，那些眼泪
在人们的心中是永远不干的
被捆绑着，被虐待着
狰狞的日本人
挥着雪亮的刀枪在怒吼……[17]

经历了二战洗礼的新马华文诗人，大部分怀抱着改革社会的伟大理想，他们在1940年代中后期所创作的诗歌，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改革社会的武器——虽然这种“文学武器”的实际功能备受质疑——所以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未免有所欠缺。马华学者陈应德从美学上的价值评述《怒吼吧，新加坡》，他认为这首叙事诗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惜这几个诗人都是中国南来的文人，对本地历史不熟悉，同时，为了要赶时间，以便来得及诗歌造型时演出，很匆忙地写成之后，又没有细心修改，可以说没有什么美学价值”[18]。

为了延续新马甚至整个南洋地区的华族教育与文化，1953年1月，新马华人领袖陈六使大力倡议创办南洋大学，一呼百应，各阶层的献捐热情几近沸腾。新加坡学者Yeo Kim Wah（杨金华）曾客观分析了南大成功创建的原因，其中除了本土的教育与文化需求之外，更隐含着微妙而敏感的国际政治因素：“新马华人由于担忧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因而萌生了创建南洋大学的想法。当时，新加坡华校高中生毕业后，继续升学成了一大问题。一方面，英国殖民地政府不准前往共产中国深造的新加坡华人回返新加坡，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政权的威信江河日下，也鲜有新加坡华人愿意负笈台湾念书。”[19]

1953年，星洲一九五三年华文中学毕业班班同学艺术研究会为支持创办南大、筹募南大建校基金而演出一个以长篇叙事诗《南大颂》为造型的诗歌朗诵节目《南大颂》。《南大颂》的作者是诗人古辛（季新）、白丁（林臻）和炎羊（柳舜），这首叙事诗长达数百行，写来激情涌动，一气呵成，余音绵延不绝。在“序诗”

17. 引诗转引自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89。

18. 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李锦宗主编《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4年），页117。

19.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59.

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在故事情节方面给予很大的扩大、发展和加工，使汗都亚在传说中的积极性更加地突出[34]。周粲也对《丹那苏布尔》称誉有加:“如果当作一场戏来看《丹那苏布尔》，这场戏是没有冷场的，我们这本选集里节录的，只是其中能够分割而又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单是这一部分，已经可以看出韩玉珍的才华了。”[35]

梁春芳特别重视《丹那苏布尔》和《茉莉公主》在新华文学史上的特殊价值，因为它们除了是杰出的长篇叙事诗之外，还充实了“爱国主义大众化文学”所鼓吹的两个文学领域：（一）整理及改编马来亚各民族的传说与神话等，（二）翻译及相互介绍各民族的文艺作品。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实质性地丰富了本土意识的内涵，说它们是战后诗坛的重大收获也不为过”[36]。

马来亚是一个物产丰盛的地方，这里盛产锡米、橡胶、椰子、稻米和黄梨等物产。早在19世纪初期，华工就已进入马来半岛开采锡矿，历尽千辛万苦，为马来亚的锡矿业做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当时矿场经营者与管理者缺乏足够的安全意识，矿场缺乏安全措施，以至于不时发生矿难事件。1961年，长河所写的长篇叙事诗《捐躯》便及时记述了一名马来亚锡矿矿工亚强在一场矿难中不幸罹难的事件。长河对于农村社会的劳动阶层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观察，形诸于诗笔自然凸显了许多社会问题；他在此诗中通过不同章节的咏唱，带领读者进入他所营造的锡矿现场的悲惨氛围，从而唤起矿场经营者与管理者对矿场安全的重视。[37]

《捐躯》全诗分为七节：小引、矿歌、暴雨、堤裂、塞堤、捐躯、报讯，总共三百行。在“捐躯”这节中，原本是祖国无价宝藏的锡矿，却在骤然间变成一个屠场，矿窟中的洪水夺路闯出，“砰”的一声几尺塘堤一下子就被冲破了：

排山倒海的洪水张大嘴巴，
疯狂贪馋的情态令人胆战心惊；
一路叱叱喝喝地驱逐追赶，
如饿了三天的老虎遇到羊群。[38]

34. 原句《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153。
35. 周粲《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导论，页25。
36. 梁春芳《漂流与变体：战后20年新华新诗的主体性建构》，《文学的方向与脚印》，页106。
37.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147。
38. 引诗见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1991年3月)，页75-76。

“我们的儿女
　要受华文教育
我们的儿女
　要做有用的人！”

半岛上
　教师在呼号：

“华文教育
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
祖先们辛苦地栽培
绝不能让人消灭！”[22]

整首叙事诗的核心在第三部，这一部的主题是万众一心创办南洋大学，诗人们以高亢音调唱出了万众一心创办南大的目标。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同心同德，以兴建南大为己任，不计劳苦地通过捐款、义卖、义剪和义踏等方式，对筹建东南亚唯一一所华文高等学府给予鼎力支持。诗人们在创作时难掩兴奋之情：

建立南大
是一把火
　燎亮了这土地
是一把火
　燃烧着
　　大家的心！[23]

总的来说，《南大颂》这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的长篇叙事诗由于语言明朗且节奏明快，所以朗读时能够产生抑扬顿挫的旋律，相当适合造型朗诵，它在被搬上舞台的时候，满场掌声，满场热泪。怀抱着文化战斗的激情，《南大颂》的创作者愿意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作者之一的季新相信“在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诗人和诗曾尽过相当大的力量，在整个民族受灾难时，先进的诗人们都站在战斗的最前哨”[24]。季新也分析了《南大颂》成功演出的原因：“作者在这维护整个民族教育的高潮中，抓住了各阶

22. 同上，页 30。
23. 同上，页 35。
24. 季新《诗和南大颂》，《南大颂》，页 4。

只见灯光从上层闪耀到最底层；
就连一根毛发都没找到，
从此啾啾的号哭将更加喧腾。[42]

长河的《捐躯》和钟祺的《矿工》这两首叙事诗，在描述底层劳动工人的艰辛工作生活之余，也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无视于工人工作环境安全的资本家。

1962年，长河写下长达数百行的叙事诗《无名河，哼哀歌》，这首叙事诗一开头就说无名河是新加坡加冷河的一条支流，它流经一个有两百家农户的乙村，村里的农民靠种菜养猪为生，《无名河，哼哀歌》写的就是农民的不幸境况，包括被重债将背压驼，灾荒、瘟疫不时侵扰，更受商人地主无情的折磨。在这首叙事诗中，作者成功塑造了几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其中有善良的农民阿汉、贪心的中间商人钱老千、奸诈的猪商乌狗、狡猾的杂货店老板胡良新（“无良心”）、狠毒的地主大肚黄郎等。长河以白描的写法勾勒出农民贫穷的日子：

地愈耕愈贫瘠，
锄头用钝了几十支，
骨头快磨烂，
血汗快榨干，
人老了，孩子在长大，
啊，贫穷这重担几时能卸去？
无名河渊远流长，
幸福在前面多远的地方？[43]

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长河曾如此自我表述：“我深深懂得：诗的艺术生命力，在于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紧扣时代脉搏；诗所生动地反映的生活图景，始终是好诗的艺术生命力之所附托；而好诗的被人理解，教人感动，广泛传颂，发挥美的力量，陶冶人的善良性情，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激发人积极奋斗的精神意志，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抹煞、否定的。”[44]长河写于1990年10月的这个诗观，可以视为新华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依托的一个有力注脚。

42. 引诗见《钟祺诗歌选》，页78。
43. 引诗见《掠过夜空的彗星》，页97。
44. 引文见《掠过夜空的彗星》自序。

毁灭，结果变得疯狂，布沙加国遂陷入无政府状态，马六甲王子的军队最终接管了这块土地。

方修盛赞《茉莉公主》是新马华文文坛真正的经典之作，“文辞优美，诗思奇幻，是马华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高峰。……这部长诗似乎取材于马来民族的民间传统，但在瑰丽奇幻的神话色彩中，却也不乏时代特征，写出了当时某些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28]。原甸对韩玉珍的《茉莉公主》也是赞誉有加，他不确定韩玉珍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是否曾汲取马来传说或神话的精髓，因为诗人不曾为这首叙事诗的题材来源提供任何蛛丝马迹，而文史家们也无法从马来民间现有的传说或神话中获得同类的故事。他相信即便《茉莉公主》的创作是建立在马来传说或神话的基础上，作者也一定给予极大的加工和升华，才会写得“情节迂回，高潮跌宕，把读者引进如幻疑真的艺术境界”[29]。然而，周粲对《茉莉公主》的艺术性却有所质疑：“这是新马诗坛上仅见的长篇诗剧，但却很难叫人同意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它给人的印象是：这哪里是创作？根本是翻译嘛。要读《茉莉公主》，首要的条件是耐心。同时，你可能读完一遍之后，依旧印象模糊。”[30]

《丹那苏布尔》是写马来民族英雄汗都亚率领军队与风妖、水怪和山魔决斗的故事。已故新华作家杏影（杨守默）在评审这部获奖的优秀叙事诗时说：“二千五百四十行的长诗，但很少懈怠的诗句。写劳动、爱情和剑的英雄汗都亚。作者从人民和鳄鱼的战争中，看到人民的胜利。”[31]《丹那苏布尔》中有一节诗，能够很好地让读者看到汗都亚的雄伟形象：

汗都亚穿着勇士的武装，
汗都亚配着威风的剑！
汗队跟着汗都亚，
好像天空中的飞雁！[32]

《丹那苏布尔》不约而同地赢得了方修和原甸的掌声：这首长篇叙事诗的内容与《茉莉公主》同样充满浪漫色彩，落笔汪洋恣肆，精彩处不亚于《茉莉公主》，但因有《茉莉公主》珠玉在前，光芒遂为所掩[33]；《丹那苏布尔》中的英雄汗都亚原本就是马来

28.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
29.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153。
30. 周粲《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导论，页23。
31. 引文转引自周粲《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导论，页23。
32. 引诗见韩玉珍《茉莉公主》，页261。
33.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

即：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广布世界各地人数众多的原移民自中国的移民者艰辛的生活经历，及他们的后代人在这新地区的生活际遇和变动；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充分的表现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与各当地民族在共同遭遇与共同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和发展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情谊。”[46]1970年代中期以后，作者在香港生活，所接触的华人或华裔增多了，对他们的了解也更为深入，“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仍然保留做客身份，有的却自豪地成为某些国家的归籍公民，但他们，尤其是他们祖辈一代在超越整个世纪的生活经历中却实实在在存在着太多相同的或相似的生活内容和历史经历”[47]。

《水流千里》共分九章：陈明光求职、老华工的死、胜利、夫妻夜叙、新的灾难、十五年变化大、破坏民族感情的恶风、陈明光别家、天堂地狱。作者先从自南洋到香港生活的陈明光的求职过程着手，在“陈明光求职”中，陈明光到一家保险公司求职，在人浮于事的大都会香港，要在保险公司成功觅职，求职人首先要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这个条例让陈明光感到不可思议，作者这样描写陈明光的心理状态：

尽管那胖主任陪笑哈腰
急急步他出来似逃虎爪

心里思这城市光怪陆离
他不禁吃一声哑然失笑[48]

陈明光是南洋某地的第三代移民，他的祖父猪仔陈是从中国南渡的一个老华工，在“老华工的死”中，有姓无名的猪仔陈从小就给地主放羊赶牛，后来因为老家闹饥荒，被人口贩子诱骗到南洋垦荒，在猪仔船上度过了人间炼狱般的日子，一来到南洋，原来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南洋只不过是一个白天暑气浓、夜里冒瘴气的蛮荒地带。一个个壮硕的猪仔被逼去垦荒，把一身身血汗浇灌在矿山上。他们住的地方是猪栏牛棚似的猪仔馆，老板还要向他们收取租金；老板更以鸦片烟麻痹猪仔，让猪仔债上加债，永远无法脱离他的掌控。作者笔下对猪仔寄予了高度的同情：

眼见着日子漫漫苦难挨

46. 原甸《水流千里》（香港：新马文化社，1978年12月），前言。
47. 同上。
48. 同上，页8-9。

在“报讯”中，作者对于“与泥土锡苗至少有十多年的交谊”的亚强的不幸牺牲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啊，这是多么不平的事情：
勇敢的矿工们，忍着辛劳，面对死亡，
他们给祖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却换回藐视、侮辱、一生贫苦……[39]

长河的叙事诗《捐躯》与钟祺的百行叙事诗《矿工》在情感的传达上与描述的对象上有着共通之处，《矿工》的描述对象也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锡矿矿工，凑巧的是，当矿工老张在被滚烫的矿浆吞噬之前，其景象竟然与《捐躯》里的情形极为相似：

就好像牛羊被赶进屠场，
不容许有一点儿迟慢；
说什么生命是如何宝贵，
人世的幸福也只值一声浩叹！[40]

什么是“爱国主义”？钟祺如是解释：“我们所谓爱国主义，是紧紧联系着一定的社会现实，联系着全体的民众。一首诗的主题，当它涉及一定的社会现实，涉及全体或某一阶层的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的诗歌。”[41]《矿工》一诗便把抽象的诠释具象化，充分体现了钟祺笔下的爱国主义意涵，全诗的题旨在于为矿场工人的利益服务，展现在矿场上工作的工人们的危险工作环境和艰辛生活，诗末二节，作者以哀痛的笔调构筑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震撼画面，对遇难的矿工老张致以深深同情：

整个世界混沌了，
矿窟里到处是冤鬼喧腾；
老张把左脚向前探去，
啊，是谁把他往下面一扔！

顿时矿窟里起了一阵儿大骚动，

39. 同上，页 80。
40. 引诗见刘笔农主编《钟祺诗歌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2 年 12 月），页 77。
41. 钟祺《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一九四六——一九六四年）》，《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页 72。

拴起门闩守好家
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睡大觉”[52]

当时的人们除了希望能够争取独立自主之外，另一个心愿便是冀望下一代能够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改善自身的生活素质；陈明光父亲的下列话语，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家长的愿望：

“百年大树苗要栽得正
干粗枝硬不怕雷电打

“明光仔不要学檐下花
雷雨天让他戏雨张翅穿云崖”[53]

二战结束后，新马人民不甘于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拥有抗日背景的抗日军队重新走入丛林，期望通过打持久的游击战，把英国殖民地政府赶出新马，好让自己当家作主。在“新的灾难”中，作者再度安排了陈明光父母的对话，把通过殖民统治以肆意抢夺新马宝贵资源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形容为贼，即将拿起枪杆、随着马来亚共产党潜入深山老林进行游击战以推翻英国殖民地政权的陈明光父亲如是说：

“我这番同兄弟民族为争取独立战
不砍倒殖民主义贼旗不回返”[54]

泪水簌簌下的陈明光的母亲则回应说：

“盼只盼众人心一条
早日赶贼回家转”[55]

从第七章“破坏民族感情的恶风”、第八章“陈明光别家”到第九章“天堂地狱”，内容主要是环绕着南洋地区的排华恶风造成陈明光被迫选择离开南洋的家，只身到香港寻求发展，这里的描述与诗人本身的经历颇为相似，有点自传体的意味。

基于“在某种意义上力图在艺术表现上做最大限度的概括”的目的，原甸笔下的《水流千里》的主要人物的生活地区被省略了，

52. 同上，页 24。
53. 同上，页 26。
54. 同上，页 34。
55. 同上，页 35。

1966年，原甸在香港人地生疏，但对文学的热忱丝毫未减，工作之余，常常趴在箱子上挥笔疾书，涂涂写写地完成了千行叙事诗《孕妇岛的传说》。诗人参考了马来古典文学经典Sejarah Melayu（《马来纪年》），讲述几个世纪以前的马六甲王朝的一个宫廷故事。当时马六甲苏丹拉旺强迫掌上明珠花蒂玛遵守宫规，不让她接触宫廷外的事物，花蒂玛从此一病不起。拉旺苏丹情急之下，征召民间医生前来宫廷给公主诊病，结果听取了“驱魔老爹”关于心病还须心药医的意见，同意花蒂玛在宰相穆哈默的儿子阿都拉的陪同下，到宫廷外一览世间事物。就在宫廷外的山野之地，花蒂玛结识了有勇有谋的打虎英雄猎人马罕奴。花蒂玛和马罕奴初相识即对对方产生情愫，然而拉旺苏丹却要强迫花蒂玛嫁给阿都拉，花蒂玛誓死不从，苏丹于是听取穆哈默的意见，设下圈套让马罕奴去钻。马罕奴自知厄运难逃，于是与公主约定在马六甲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会面。这个忠贞故事并没有大团圆的结尾，马罕奴的小舟在大海中翻覆，马罕奴葬身大海，诗人在叙事诗的“尾声”处揭开了“诗题”的谜底：

马来青年哈山却问我——
这悲剧里的爱情
又是风吹又是浪打
花蒂玛怎能成孕妇？

这问题倒把我难住
我翻遍马来民族的古籍
又细读了三遍《马来纪年》
都找不到一丝线索

我只是从民间父老的口中
听到关于花蒂玛怀孕的种种解说——
有人说真情能够感天地
是阿拉赐给他们一个小生命[45]

继《孕妇岛的传说》之后，原甸在1970年代中期创作了另一长篇叙事诗《水流千里》。1978年9月，原甸在为《水流千里》书写前言时透露：“长久以来，我心中都存有一个热切的愿望，

45. 原甸《孕妇岛的传说》初稿于1966年10月25日，修毕于1975年5月10日。引诗见原甸诗集《原甸诗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6年5月），页110。

被满腔的悲愤煎熬、煎熬
没有人能睡得着啊
有人用拳头朝厚厚的墙狠狠地敲……[58]

在“永别了，家乡”中，猪仔们被押上了南渡之船，这艘船也就是苦难航程的开始。船经过香港的海关，原本以为有一线生机的小伙子向上船检查的洋官员告发人口贩子的罪行，却没想到官匪勾结，洋官员不但没有理睬告发者，反而劝请人口贩子添加枪支以加强对猪仔的看管工作。在洋官员走后，猪仔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猪仔船，装水又装粮
加配了几条长枪
还采办了大量的铁链镣铐
这艘船，真要变成地狱一般[59]

在“浮动地狱”中，作者再现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三百多人挤满舱/汗水、粪便的臭味难当”；因官匪勾结造成妻离家散、最后病死猪仔船上的苦难老人陈老伯，死后被进行海葬；强出头的阿炳差点被猪仔船的胖子总管手下恶汉开枪打死。船来到石叻坡（新加坡），海关人员与香港的洋官员一样，装模作样地询问众人是志愿或者被卖猪仔而来，一部分猪仔上岸，另外一部分猪仔则续程前往马来半岛雪兰莪州深山开荒。

在“开荒”中，伐木场老板“豺狼”先是以提供鸦片作为诱饵，劝说被拐骗到南洋的猪仔为他卖命；猪仔继而在手持长鞭枪支的管工的淫威下，不得已来到伐木场伐木。在伐木场上，有些猪仔不幸被倒下的大树压伤，有些则因为大能量工作而中暑。而他们的晚餐只是一碗野菜汤、一盘江鱼仔加一碗糙米饭。苦难、仇恨、伤痕，构筑成猪仔的不幸形象：

阿炳阿光同第一批工友同住一起
听他们沉痛控诉不幸和苦难
他们身上的鞭打伤痕
每一道疤痕就是每一条仇恨！[60]

58. 同上，页 27-28。
59. 同上，页 35-36。
60. 同上，页 54。

不反抗猪仔们汗浇矿山尸寒矿山[49]

当日军带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占领东南亚的时候，猪仔的日子更加难挨了。猪仔陈在大检证中被日军抓去问话，却因为不知道自身的名字而被日军杀害：

面对着鬼子兵凶狠狠
猪仔陈支支吾吾话不连声
……
一声“巴加路”夹两响耳光
猪仔陈“有嫌疑”立地枪毙……[50]

可怜的猪仔陈不是死在矿山里，而是死在日军的无情枪下。这是日军欠下陈家的一笔血债，也是日军欠下南洋华人的一笔血债。1945 年 8 月，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猪仔陈的后代——即陈明光的父亲和陈明光，继续他们的苦难生活。在“胜利”中，陈明光刚刚学会爬树那会儿，日本的长崎和广岛被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盟军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作者笔下的诗句充满着欢腾的气息：

全村子沸沸腾腾喧喧闹
就像是一锅沸水掀锅盖

邻村传来鞭炮响
欢呼声出闸水一涌不断[51]

然而，在短暂的喜悦之后，英国殖民地政府重新把军队进驻新马，对新马进行二度统治。陈明光的父亲紧接着被卷进了争取新马独立自主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在“夫妻夜叙”中，陈明光的父母夜半对话，内容环绕着本土人民想要争取独立、想要当家作主的强烈意愿。作者把刚刚投降的日军形容为“黄皮虎”，而把二度统治新马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形容为“白皮狼”，陈明光的父亲如此告诫妻子：

“如今前门走了黄皮虎
当心后门摸进白皮狼

49. 同上，页 13。
50. 同上，页 14。
51. 同上，页 16。

在基调上可以说是李过长篇小说《浮动地狱》和中篇小说《大垦地》的缩影，里头的篇章不止带有《浮动地狱》人口贩子百般折磨猪仔的影子，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大垦地》中开荒猪仔与地主管工和大自然对抗的身影。在描绘猪仔的坚韧意志时，《苦难的航程》也与长河的《无名河，哼哀歌》和《捐躯》中映现底层阶级人民的苦难同出一辙。

柳北岸作于1970年代中期的《无色的虹》[63]是一首反映人生的长篇叙事诗，全诗共计3254行，描绘书中主人翁在新加坡建国前后的艰巨过程，语言别具一格，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诗中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痕迹，也有民歌曲艺的形式，同时参杂很多新加坡马来语或特有词汇，如沙爹（satay，马来人的烤肉串）、地顿（tidor，马来语指睡眠）等，展现了浓郁的南洋地方色彩。凭着这首描写一个普通新加坡华人生活史、具有史诗气魄的叙事诗，柳北岸获得1978年新加坡书籍奖和1988年东南亚文学奖。

1988年8月，柳北岸在接受笔者等一行人的访问时披露："其实在出版《无色的虹》之前，我已经先抽掉其中的五百行，因为在情节上与（新加坡）国情不合，而且充满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过分愤慨。不过，我希望将这本叙事诗重新整理，之后再行出版，并照用原来的书名'想跳楼的人'，毕竟它是记录了我当时真切的感觉。"[64]遗憾的是，柳北岸还来不及重新出版这篇长篇叙事诗，就已经在1995年于新加坡与世长辞。

除了上述所介绍的长篇叙事诗之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已故新华诗人李贩鱼，生前所作的几首短篇叙事诗《我永远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寡妇和独生子》、《太阳坐了监》和《那个麻风的女人》，或是反映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或是歌颂祖国和热爱劳动的人民，每一首都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牵动人心；艺术风格独特，善于使用白描和比喻手法，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或事件的情感氛围烘托出来，可读性很高。

三、新华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与开路诗人的宣言

自谦是"新华文化建设的开路小工"的已故新华诗人范北羚，在马华诗人杰伦笔下是一位"摇摆在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

63. 柳北岸《无色的虹》（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7年）。

64. 伍木整理《北岸柳丝处处荫——访老诗人蔡文玄》，《文学半年刊》第22期（1988年12月），页6。当时一起访问柳北岸的还有张挥、雨青、静心。

尽管如此，读者仍可以清晰地知道，这首叙事诗中所描写的人、事、物是发生在东南亚，虽然诗中的人物遭遇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他们的事迹正是中国海外华人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片段。

1972年，马德（韩山元）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苦难的航程》在《南洋商报·青年文艺》上发表，1973年3月，这首诗作由实验剧场改编为诗剧，作为该剧场举行的“音乐·舞蹈·诗剧晚会”的主要节目搬上了舞台。根据马德的描述，“这次演出情况是热烈的，观众达七千人”[56]。

《苦难的航程》分为八个部分：献歌、逃荒、永别了，家乡！、浮动地狱、开荒、夜里笛声、清晨的风、风暴。在“献歌”中，作者心中的国家版图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半岛，祖先是深山中的先努伊人、朴实的马来人、刻苦的印度人和耐劳的华人。作者在诗中呼吁：

赤道上的儿女们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长长的歌
歌唱我们的勤劳勇敢的祖先
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脚印
继续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航程[57]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把镜头投射在千里之外珠江流域一个小村庄内的主角——父母双亡的兄弟阿炳和阿光身上。

在“逃荒”中，兄弟俩成功逃离狠毒的地主的虎穴，却不小心掉入了人口贩子“鳄鱼头”阿黑和胖子的龙潭，一纸大洋行的工作契约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纸“猪仔”的卖身契。两人想要挣脱人口贩子的控制，但却寡不敌众，最后被关进一间由洋人所开的“猪仔馆”——抢来骗来的猪仔关在黑牢，被迫卖身的女子则被关在别间房。在作者的笔下，猪仔馆和“黑牢”是没有两样的：

高高的黑墙上
高高的小窗子
一线冷冷的月光
印在黑牢的地板上
几十个苦难的人

56. 马德《苦难的航程》（新加坡：大业出版社，1973年3月），后记，页78。
57. 同上，页3。

本发动不义战争的不满，在歌颂英勇的抗日战士的同时更寄寓了反殖民地政府的坚强意念，我们视之为1950年代初期一系列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马华诗歌序曲，相信是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这首书写于马六甲、借马六甲一座名为“青云亭”（Cheng Hoon Temple）的庙宇前的石狮子挥洒而成的作品，公认为新马诗坛的传世之作：

谁吩咐你蹲在空庭让黑烟熏着
尽管你看了百年又百年的兴衰
半夜钟声敲不开你瞌睡的眼
回头让我拾起一把黑土掷向天边
那儿来的蝙蝠在世纪底路上飞翔
怎得黑夜瞥见一朵火蔷薇在怒放
我就独爱在马六甲老树下躺着画梦
且让我点着海堤上的古铜的小统炮
轰开了历史底大门我要看个仔细
谁在三宝山头擎起了第一支鲜明的旗[70]

《石狮子》末句中所提及的三宝山，马来语为“Bukit China”，意指“中国山”，是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马六甲市郊的一座小丘陵，它因当地人为纪念中国明朝三宝太监郑和而得名。三宝山下建有青云亭，“这个拥有中国华侨爱国民族意识浓厚的庙宇，是南来华人膜拜神明的开端”[71]，庙宇附近有一口传说为郑和所开凿的三宝井。三宝山下还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在二战中抗日牺牲的仁人志士。原甸认为，威北华的《石狮子》“隐约地从历史上追忆着人民的力量”，“这显然是藉着当年人民反殖的战斗来对正义作某种程度的歌唱”[72]。王润华形容《石狮子》为“少数残存的，受来自第二次大战前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新马华文现代诗”[73]之一。

威北华在这首诗的前半段中应用了大量的象征式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抽象思维，例如“半夜钟声敲不开你瞌睡的眼 / 回头让我

70. 威北华《石狮子》原载1952年12月18日《南方晚报·绿洲》，王赓武曾将之译成英文并收入一本早期的马来亚文学选集里。引诗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页463。

71. 钟锡金《星马华人民族意识探讨》（亚罗士打：赤士书局，1984年9月），页33。

72.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97。

73. 王润华《漂流、移植、转型：新加坡华文新诗史（1945-1965）》，梁春芳《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序文。

在这个煎熬的时刻，阿林叔看到山前山后的浓密竹林，他是制笛巧匠，从中国过番到南洋，半年来未曾碰过笛子，此时便削竹为笛，吹奏一管笛子，让肉体上的痛苦暂时被思乡的愁绪所淹没。

“夜里笛声”和“清晨的风”是两首可以独立出来的短诗，前者描述阿林叔在深夜里吹奏如诉如泣的幽怨笛声，希望远在珠江河畔的亲人能够听到笛声所承载的南洋猪仔的心声；后者则把读者带回伐木场现场，一群猪仔在清晨到来时开始他们辛勤的一天，他们心中的怨愁宛如一阵阵清晨的风，向着茂密的树林、葱郁的山峦、古老的树、摇曳的草、大河小溪、冰凉的土地，控诉生命的磨难。

在“风暴”中，作者继续以诗笔描绘猪仔生活的艰辛。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山坡崩塌，泥浆滚滚，阿林叔因伤致命，阿炳以暴制暴，奋起反抗伐木场的凶恶管工。暴风雨把猪仔所住的几间板屋宿舍的屋顶一一吹塌，“豺狼”只肯给猪仔三天的时间为逝世的阿林叔办理丧事以及重建板屋宿舍，然后趁着猪仔们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准备向先前反击管工、现在发烧躺在病床上养病的阿炳进行报复。还好，在好心的马来姑娘玛丁妮的通报下，阿炳的猪仔伙伴及时回到板屋宿舍，与豺狼和他的手下对抗，阿炳才能逃过一劫。在这篇叙事诗的结尾，作者相信只要矿工团结一致，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得到合理的改善：

苦难的岁月还没到尽头啊
天空的乌云仍然徘徊不散
然而，只要劳苦人心连心
不怕更大的困苦和艰难！

只要劳苦人心连心
不怕更大的困苦和艰难！
温暖的阳光
一定会照遍矿山！[61]

马德在回忆写作这首叙事诗时透露，1972 年“在读过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人口贩卖’的资料之后，触发我以叙事诗这一体裁来反映‘人口贩卖’史实的动机”[62]。《苦难的航程》

61. 同上，页 76-77。
62. 同上，后记，页 78。

代主义诗歌这种在当时而言为崭新的写作方式，展现了他敢于“向旧有的公式挑战”的勇气：

晚祷。啃面包
一群栖息的蚂蚁
在时间的回廊
来来去去
一海的浪涛
也自死亡的翅膀
滑上滑下
我由是惊悸
随时驾临的暂短

无限的缄默聚于穹苍
整座星空悄悄闪烁
夜在宇宙沉思，以及
冥想一切的广漠
而悠久
而北极星呵
恒远长春[76]

南子也曾表述自己关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诗观：“素材的处理，不应仅限于照像底片式的复制（所谓‘反映现实’），也可以用显微镜式的放大，解剖式的深入考察，或如画家的笔触，不仅能描出已有的，亦能写出所无的。”[77]南子的成名诗《夜的断面》犹如一幅抽象画，体现了他认为现代主义诗歌“亦能写出所无”的诗观：

华美之夜，夜以一千叶金属片
敲出满天的星光
都市的巨兽
睁一万只灯光的复眼瞻视大地
摩天楼矗立在摩天楼的阴影里
青空被分割

76. 流川《永恒》作于1969年11月4日，引诗见《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页137。
77. 南子《15人序·南子》，《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

诗人”[65]。在笔者看来，范北羚更像是新马华文现代主义诗歌的先行者，在台湾现代主义创作之风还没有吹袭新马文坛之前，范北羚已在1944年以蘸满语言美学的诗笔写下多首开新马现代主义先河的诗。这组统称为“战尘抄”的诗歌中有一首对战事气氛控制极佳的《过冷金村》，它展现了现代主义诗歌追求语言美学的本质：

摸索走过曲折的坭路
棕子林浴在黯黑的夜色中
队伍像条绳子
一个紧跟一个放轻脚步摒着气息
手势代替了说话
越过了繁茂的草丛
听静寂的村夜
飘来几声犬吠[66]

战事诗歌的书写难度在于通过静态的文字传达动态的军事效果，在这方面《过冷金村》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诗人经历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场面，书写军旅情况驾轻就熟，全诗的神来之笔在于“队伍像条绳子/一个紧跟一个放轻脚步摒着气息”，让读者非得“摒着气息”来读不可。南子在评析《过冷金村》时指出：“整首诗浸淫在寂静的气氛中，最后一句‘飘来几声犬吠’，无异静中取闹，充满强烈的艺术对照效果。”[67]中国评论者王初薇认为：“诗人创造性地采用动静互衬的手法成功地得以实现，并有力地突显出我方部队在行军作战时的勇敢坚毅。”[68]

早在1950年代初期，新马一些诗人便朝着应用象征式诗句以表达抽象思维这个现代主义诗歌的方向求索，其中备受推崇的代表诗人是威北华，从美学观点来看，他被誉为1950年代与周粲齐名的最优秀的马华诗人。[69]1952年，英国殖民地政府为压制共产势力而在新马颁布的紧急法令进入第四年，身为新闻工作者兼本土历史掌故的书写者，威北华通过《石狮子》一诗抒发对日

65. 杰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马华诗歌》，2007年6月28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
66. 范北羚《过冷金村》作于1944年3月柔南，引诗见范北羚诗集《召唤》（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9月），页3。
67. 南子《范北羚的诗》，南子《南子评论集》（新加坡：五月诗社，2003年6月），页7-8。
68. 王初薇《跃动的脉搏：与祖国新加坡共历新生——略论新华诗人范北羚的诗路历程》，《华文文学》第82期（2007年10月），页84。
69. 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页122。

中的第一粒现代诗种子，也是《文艺》宣扬现代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牧羚奴诗集《巨人》是新华诗坛第一本现代诗集，它称得上是新华现代诗的奠立宣言，此诗集一出，新华现代诗的气候也就形成了。[80] 马华学者张锦忠把1960年代牧羚奴的出现比喻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新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没有牧羚奴，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运动会如何建构典律。……那几年可说是新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高峰，而牧羚奴与他的诗和小说便是那颗高挂峰顶的明星。”[81]

1968年，牧羚奴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巨人》，他在序言中表露他对现代主义创作方式的审美追求：“文学就像一座大楼，在这座建筑物里面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房间。当时的文坛写实主义很风行，我个人觉得除了写实主义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创作有新手法、新观念、新的文学风格的作品。因此我们在找寻新风格的时候，也就等于是在建造不同的房间。”[82] 牧羚奴《夸父》一诗就体现了诗人对新手法、新观念、新的文学风格的艺术追求：

菇菌结队，伞不止黑色的雨
点点的鬼绿在刺探着方向
夜已飘浮，寒流淹过我的家乡
茹毛的人挨在膻骚的冻穴
痛洪荒又完全遗失，上古遗失
而我恐怖地拉住一条波动的水平线
苦候一个伟大的半圆

司晨的仙女们讴歌盈天的华彩
冒火的大海葵，啊，悲壮的星宿
向你的热烈，我不能不诉爱
我不能不亢奋，向你的美
日日是日忌日，你不长驻
那沉重的离去拖去海啸海哭
拖去凤眼珠里射着的两穗光明
我拗不过顽生的黑夜与妖巫

80. 详见《陈瑞献诗集（1964-1991）》（新加坡：智力出版社，1992年1月），序。
81. 张锦忠《一九七三，陈瑞献》，详见方桂香《各体兼擅的全方位作家》，方桂香论文集《巨匠陈瑞献》（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8月），页254。
82. 引文转引自王丽凤整理《自传式的独白——新广电视纪录片〈蜂鸟颂——陈瑞献专辑〉》，方桂香主编《陈瑞献谈话录》（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4年10月），页87。

拾起一把黑土掷向天边”，“那儿来的蝙蝠在世纪底路上飞翔/怎得黑夜瞥见一朵火蔷薇在怒放”，给予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他在诗末三句笔锋一转，豪气干云地表示要点燃海堤上的古铜小铳炮，轰开历史的大门，把在三宝山头上擎起第一支鲜明的旗的人看个仔细的意念，藉此表达自己的反战与反压迫意志。

196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诗歌创作仍是新华诗坛的主流，但现实主义诗人往往难以突破自身划定的审美局限，导致现代主义诗歌昂然进入这个文艺园地，开始与现实主义创作分庭抗礼，尤其是在1966年至1970年新加坡独立后的五年间，前卫诗人高举现代主义的大旗，以审美为主的诗歌创作一时蔚为风气。笔者权且将这个时期的新华诗歌称为“现代主义创作冲击现实主义期”，贺兰宁编的《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是这个时期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主义诗歌合集，15位诗人都是新加坡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中流砥柱：谢清、蓁蓁、零点零、贺兰宁、莫邪、夏芷芳、流川、南子、牧羚奴、孟仲季、林方、完颜藉、沈璧浩、吴伟才和文恺。在那个时期，他们当中所出版的现代诗集包括牧羚奴《巨人》和《牧羚奴诗二集》、贺兰宁《天朗》、南子《夜的断面》、流川《晨城》、谢清《哭泣的神》和文恺《树和他的感觉》等等，为当时极具争议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奠下坚实的基础。

流川曾在一篇文论中清楚阐述自身的诗观，这篇诗观也可视为现代主义诗人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宣言：“现实主义（realism），是一种文学中‘忠于自然或实际生活’（fidelity to nature or to real life）之主义。它是没有理想化（idealization）的描写或表现。”[74]“如果说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工作只是限于‘阐释’或‘表达’他那时代的现实，除了尊重实情之外，便不再希望什么了，那么，文艺创作又有什么价值可言？这跟拍像或是影片的拷贝不是一样么？在今天，不只每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在这社会中生活的现实，并且还晓得去创造现实，因此，像这类‘拷贝式’的表达方式，便不再受人重视了，因为它跟科学报告、证人供词、史料，……等等完全没有分别。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囿于传统，因个人的恶习或惰性，而不敢向旧有的公式挑战，我们应该要找出别的崭新的形式，以替代早已腐朽了的形式，是故，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便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现代诗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此。”[75]流川的《永恒》便是一例，诗人借由现

74. 流川《现实主义及其他》完稿于1970年12月20日，引文见流川诗集《晨城》（新加坡：五月出版社，1971年8月），代序，页2。

75. 同上，页3-4。

现代主义，我们便会联想到新马文艺刊物《蕉风》。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载体媒介和幕后推手，《蕉风》在1959年和1960年发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其之所以会引进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隐藏着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蕉风》的创办宗旨之一便是为了削弱当年的反殖势力。

张锦忠在回顾马华文学史时指出，姚拓在1960年代提出个体主义（相对于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社会集体主义），以及稍后黄思骋自香港南渡主编《蕉风》，二人所主张的文学理念多偏离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而呈现另一种写实主张。到了白垚或黄崖时期，《蕉风》开始鼓吹文学现代主义，引进台湾与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文库。[84] 可以这么说，有系统地把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引进新马华文文坛的始作俑者就是《蕉风》。

1960年4月，杜萨在《南方晚报》上发表了两篇《新诗拉杂谈》，首先向现代主义诗歌展开批判。1961年10月，现实主义文艺服膺者忠扬在南洋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第二次马华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马华文艺的思想性》一文，该文一开始就指出了当前马华现实主义文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如果肯定，马华的现实主义文艺，其基本特征是在于反映马来亚社会现实的真实，并通过对于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来达到教育广大人民的目的，进而完成其基本任务，即是在人民的爱国事业中，（一）担负意识斗争的工作；（二）满足广大人民的斗争需要与精神生活的要求，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马华文艺，因为在客观上遭受到巨大的压力，以及自身还缺乏与劳动人民取得紧凑和严密的结合，所以就被迅速发展着的社会情势，远远地抛落在后头了。"[85] 忠扬接着在演讲中把现实主义文学的衰退归咎于四种思想性的崛起：一、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传播奴化意识、灰色思想；二、市侩主义、情趣主义与乐天思想；三、神秘的、悲观主义的厌世思想；四、爱情就是生活的思想。这四种被忠扬高度批判的思想性，其实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所代表着的思想性。

在各种备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冲击的文体当中，现实主义诗歌所受到的冲击既深且大，所以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碰撞，是研究新马华文诗歌发展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同样是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圭臬，新马华文现实主义小说和现

84. 张锦忠《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学场域》，2013年11月《文景杂志网》，网址：http://site.douban.com/143876/widget/notes/7115740/note/207376909/。

85. 忠扬《关于马华文艺的思想性》，忠扬论文集《文学与人民》（新加坡：草原文化社，1962年3月），页22。

人迷失在报涨的潮声中

夜已成熟，星星逐渐死去
带来阳光的讣闻
许多灵魂暂时告别肉体
肉体告别文明
欲在成熟，摘落在床第之间

那个少女，将贞洁典押给银币的皇面
那人在仰游，以蛇之姿
时计在报告历史
一粒麦子死去
十个月后，有人收获地粮

天堂的门在落闩，我在倾听
一颗流星在悲愤地自焚
蟋蟀独自拉他的三弦
送葬的烛列移动
明日，明日有人掇拾红色的珠颗

夜被解剖
夜的断面，有凄厉的风声虫声
创口在愈合，血在凝聚
阳光以绢色的云，拭抹污痕[78]

《夜的断面》这首富含象征式诗句的典型现代主义诗歌，也印证了南子对现代主义诗人的寄望："他有独创的大勇，纵使遭逢挫败，亦在所不惜。他的诗想，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皆可供其驰骋。"[79]

1960年代，梁明广（完颜藉）在主编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时，所发表的第一首诗是牧羚奴（陈瑞献）翻译的巴斯特纳克的《星在疾行》。梁明广认为这首译诗是《文艺》花园

78. 南子《夜的断面》作于1967年5月，引诗见南子诗集《夜的断面》（新加坡：五月出版社，1970年4月），页22。

79. 南子《15人序·南子》，《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

大作文章，有时候将之上升到‘资产阶级思想’、‘颓废’层面进行批判抵制。……二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主义具有激进的反传统特征，面对现实主义日趋僵化的文学思维和保守姿态，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摧枯拉朽式的，甚至不顾自身蹒跚学步时的幼稚，义无反顾地冲击新马文坛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不能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去谋求与现实主义的共融共存。”[88]

前文说过，《蕉风》最初的创刊宗旨之一是为了削弱反殖的左倾势力，因此积极培养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而与以反殖为主调的现实主义推崇者发生摩擦。历史证明，《蕉风》削弱反殖运动势力的最初意图没有得逞，可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发；然而，《蕉风》却让现实主义作家看到另一扇窗口的风景，新华现实主义实践者在艺术美学上逐渐借鉴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现代主义推崇者在思想主题上逐渐俯身向现实生活汲取营养，此两种主义的诗歌最终在1980年代初期以后的靠拢与合流，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蕉风》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处。

现代主义诗人与现实主义诗人从1960年代的激烈论争到向对方学习彼此优点的走向，乃是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改弦易辙的结果。进入1980年代，现实主义诗人由于要抒发胸中的黍离之伤情怀，从现代主义诗歌中搬用它的表现手法；反之，一向以隐晦朦胧为主的现代主义诗人同样因为看到母族文化日渐式微而兴起断根之感，为了让更多读者能读懂其诗作，表现手法也趋向明朗化，例如南子的《华文书展》和流川的《无法偿还的债——重回南大旧址感怀》。[89]南子的《华文书展》基调悲凉，全诗如下：

一双双讨债的眼睛
在窥视，在交换眼色
说：所有龙的后裔
都涌向小小的空间
补充精神的燃料

那种文字，传自唐以前
汉以前，当鸟兽以足爪
印在湿软的泥土
在仓颉的思考后形成

88. 朱文斌《从对峙到合流——对新马华文文坛“现实与现代之争”的历史考察》，《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8卷第4期（2010年8月）。
89. 详见欧清池《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10月），页33-39。

我是夸父，我是共工氏的后代
自万里外向你冲来

豪情若此，愚妄若此
滚滚的烟尘遮不了瑰丽的前程
野蛮若此，痴狂若此
羊角风钻不穿山也似的意志
我乌发一疋，凶猛地飞行
逼近不可企及的炼金之所在
但你不升不落，害我目盲

自一个辉煌的拥抱翻落
金石流于大旱，我血已沸
是你的浓焰颓废了我厚实的膏肉
鲸饮黄河的汹涌，我心仍烧
乌鼠山下挂着渭水深远的干涸
鹧鸪笑语，当我碎尸异土
狐群冷嗥，当我的理念灰了大地
唯你恒在忏悔，哀哀泣血
凭吊一对草鞋，也凭吊
一带密密麻麻的太阳[83]

纵观流川、南子和牧羚奴的上述诗观，我们不难总结出现代主义诗歌推崇者引颈以待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对于语言变革与审美想象等美学层面上的创造。然而，现代主义诗歌在新马华文诗坛的崛起却引起了现实主义诗歌服膺者的关注，新马现代主义诗歌也顺理成章地、最早并最多地受到现实主义诗歌追随者的无情批判。

四、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碰撞与合流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引入，让新马华文现实主义文学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使之有了可供借鉴的表现技巧，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带给新马华文文坛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一提及新马华文文坛的

83. 牧羚奴《夸父》作于 1964 年 10 月 22 日，引诗见《陈瑞献诗集（1964-1991）》，页 4-5。

第三章：
以建国文学为主旋律的新华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Anti-colonialism Movement），并表现了其独特性：反对殖民主义、左翼色彩、与马来亚联邦的微妙关系。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除了要在国防、外交、经济和教育诸领域迫切建立起自己的管理队伍之外，也要凝聚并强化人民尚处于萌发阶段的国家意识。2004年，李光耀重申政府向人民灌输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当我国宣布独立时，要在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当中，灌输全民一心的国家意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不同的族群都对各自的根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从成立自治政府以来的45年间，新加坡在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方面，已经大有进展。"[1]2009年，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的杨荣文也高举新加坡国家主义的旗帜："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2]新加坡领导人对"国家意识"（state awareness）和"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一再提及，在在说明这些意识形态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触媒角色。

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后，拥护当权派的新华作家通过人民行动党机关报《行动报》以及报章副刊、文艺刊物等歌颂新加坡立国，为建设国民意识而服务，为工业化而欢呼，也为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而奋笔疾书。已故新华作家赵戎指出，建立国家与爱国的思想意识是新华文学的三大特征之一："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并不是（像）香港那样只是一个工商业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意识，否则无法叫人民向其国家效忠的。所以，

1. 2004年6月23日，李光耀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引文摘自李光耀在这个会议上的演讲稿。

2. 杨荣文《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年5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

实主义诗歌在文坛上所受到的待遇不尽相同。新马华文现实主义小说从一开始就在新马华文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在现代主义小说崛起于文坛之后，由于现代主义小说缺乏惊世之作，现实主义小说的主流地位仍难以被撼动；但新马华文现实主义诗歌就没有这般境遇了，尤其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崛起于诗坛之后，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审美问题就不断地被专家学者提出来拷问，现实主义诗歌甚至被普遍视为落后之作。

新华学者方桂香在比较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新华文坛的两大文学思潮时就曾指出："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方面，是不可能像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简单与广泛的。因为新加坡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很多是把文艺当成统战工具，很多诗歌绝对是读得懂也听得懂的直白口号，这些浅显的文字在当时却最能带动普罗大众的情绪。从这个层面上看，它是具有一定传播与接受力量的，只是这种传播与接受却不是美学的。……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是诗歌。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诗人对大多数喊口号的现实主义直白诗歌的反叛运动。他们把诗的纯粹性，即纯粹的诗的世界，从社会性、政治性及其他所有被称为思想的习惯性观念的束缚或重压中解放出来。"[86]

根据中国学者翁奕波的观察，以1965年新加坡独立年为分水岭，深受中国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影响并继承儒家经世致用诗学传统的新加坡现实主义诗歌向现代主义诗歌的逐渐移位，主要显现在下列三方面：一、向道家道法自然的审美趣味移位；二、向以佛教禅宗自觉顿悟式的智性审美趣味的移位；三、向现代派诗审美趣味移位。[87]据笔者了解，新加坡建国后五年（1965年至1970年），诗人们审美趣味的移位主要是表现在第三个方面。

针对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的抗争情势，中国学者朱文斌有着客观的评析："在文论史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不是相互对抗的文学思潮，那为什么在新马文坛上，它们却以对抗的关系呈现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现实主义者出于保护现实主义在文坛的地位的目的，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新兴的现代主义作品，而是抓住现代主义采取象征、隐喻等方式造成'晦涩难懂'和潜入个人内心世界带来'脱离现实'等

86. 方桂香《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10年7月），页156-157。

87. 详见翁奕波《传统的移位与诗性的回归——论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审美趣味的演化》，《新华文学》第52期（2001年1月），页132-149。

描述：

在这座城，
在十九年前，
我寂寞地投宿逆旅，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也像别的新客，
有一天会发财，
买一辆风车，一座吃风楼……

我走过维多利亚剧院，
大堂灯火明亮，戒备森严，
一辆辆巴士开到门口，
辜加兵手持长刀，
护送一个个铁皮箱子，
旁人告诉我那是选票，
在今天，人民选举“自治邦”的议员。

许多人坐在门外，等待计票揭晓，
时而站起欢呼，挥舞大旗，
直到夜半，直到黎明。
……
我在凉台远眺，
在心里比较现在与从前，
我如重见十九年前的裕廊，一片迷茫，
一转瞬厂房陡现，烟囱矗立，
缆车由花葩山横越长天，
鸵鸟和孔雀在飞禽公园漫步，
老虎在动物园池边酣眠。
我想着这一切，
想着迅即飞逝的一十九年，
我带着感激想起这独立国的能干领袖，
也想起我去年投票选出的新任议员……[6]

6. 引诗见新加坡文艺协会编《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8月），页5-7。

一种传播讯息的符号

然后，有人视它为耻辱的表记
认为在科技的时代
它应该是矿物的化石
在洋人的嘲笑声中
成为历史的灰烬

多少不眠的夜晚
多少执笔的人
执持着一分固执
一点一撇一捺写下
令人热泪盈眶的
字形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作品[90]

流川的《无法偿还的债——重回南大旧址感怀》是一首情真意切的长诗，全诗共分八节，诗的最后第二节宣泄了诗人的黍离之伤：

这么多年了
频繁向西方借种
茁壮结果之后
又随意挥霍
透支了多少铿锵传统
文化上的庞大赤字
纵然典当一切
我知道
这是一种
谁都无法偿还的债
望着气势如虹的工程建筑群
我们的血系子孙
是否担荷得起
那日益沉重的包袱[91]

90. 南子《华文书展》作于1986年6月2日，引诗见南子诗集《生物钟》（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年6月），页104-105。

91. 流川《无法偿还的债——重回南大旧址感怀》作于1980年代末期，引诗见《五月诗刊》第15期（1991年5月），页16-17。

为了殖民地要发展，
召来大量劳动力。
于是
我们的祖先，
从印度来了，
从锡兰来了，
从中国来了。
他们刻苦耐劳，
不怕烈日曝晒，
不怕雨暴风狂。

一条条汉子
是古罗马城头上的铜像，
钢铁的臂膀
在这块土地上
造桥筑路
披棘开荒。
我们的祖先
在此地成家立业
在这儿立地生根。
我们的祖先
把新加坡
从原始的森林，
变为文明的城市，
从低湿的沼泽
建成世界第一流良港。[10]

新加坡建国以后，建国文学大旗下的新华作家有了明确的效忠对象和共同的国家意识，这种意识灌注到诗作中，就会产生激昂澎湃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篇。柳北岸焕发出诗的青春，创作了《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一诗，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脚下这片新生国土的挚爱与信心，让读者了解到这个崭新国度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力与希望：

10. 刘仁心《新加坡颂》作于1966年，引诗见刘仁心诗集《新加坡颂》（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7年），页94-95。

建立国家意识，培养国民的爱国观念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也唯有这样才能使那些觊觎我国的野心者无从下手。”[3]

中国评论者杜琳指出，与风起云涌、充满动荡的马华文学时代相比，新华诗歌遇到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承平年代。从马华到新华，诗歌中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体现了从马华诗歌到新华诗歌的一些传统：“一、诗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积极参与当时的重大社会事件，希望诗歌能够起到干预现实、针砭时弊、传递文化薪火的作用。二、诗人的视野由故国转向本地，本土意识逐渐浓厚。这一点在独立以后更为明显。三、表现手法多以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为主，不断寻求创作突破。”[4]

笔者认为，就杜琳所写的第一点“传统”而言，新华诗人虽然继续以反映社会图像为己任，但主要目的仍然在于传递文化薪火，而与干预现实和针砭时弊无关，诗人既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现实，也没有能力改变政治现实。至于杜琳所写的第二点“传统”——诗人的视野由故国（马来亚）转向本土，本土意识逐渐转浓，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应该注意的是，诗人在诗作中所寄托的文化心理，折射出这个时期的国家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差距。

一、展现从侨民意识到本土意识的转变

二战结束后，中国南来的华人原本还怀有一颗中国心，但是在新中国政府取消双重国籍后，南来华人面临的是扎根新马还是返回中国的选择。随着政治意识的觉醒，新马人民争取独立的呼声响起，诗人都把爱国精神放在争取独立自主的目标上，进而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大众化的文学运动。中国学者周宁指出：“爱国主义抒情诗并没有构成一个潮流或一个流派，但始终是诗人们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新加坡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结构，使爱国问题成为一个分外敏感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新华诗人们一个世俗的核心关怀。”[5]新加坡独立自主后，移居狮岛的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成了新华诗人热爱的主题，其中有歌颂和纪念，也有回忆和展望。力匡是一位南来作家，他在定居新加坡19年后，于1978年写下《新加坡，在十九年前》一诗，整首诗分为四个部分，第三和第四部分的诗中有着这样的

3. 赵戎《从文学建国到建国文学》作于1992年4月，引文见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年10月），页283。

4. 杜琳《建立本土文学传统：回归文学》，《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页386。

5. 周宁《恋歌与颂歌：写给祖国》，周宁论文集《新华文学论稿》（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12月），页113。

一起热恋，一起融解
一起充电——给日给夜
给渐渐亮起的无数个明天

有如失恋，打着旗语跨出领空领海
另个国另个门另个码头另个风景我跨入
但不会太久，轻轻攻击的痛楚很难忍受
而无论去得多远，我是一个圆的两端回归[12]

在吴坭这首国家认同感居于首位的《国与家》中，诗人热切关注着这个岛国上“两百万个组合”的同胞。新加坡对于吴坭来说是一块“一起热恋，一起融解”的国土，“而无论去得多远，我是一个圆的两端回归”。

至于吴坭的诗《椰树》，则诠释了新加坡华人辞别远在中国大陆的宗祠家庙，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事实：

一挥手
宗祠就隔山隔洋了
说走，就
走
没带走什么
只带走肤色和坚强

不敢回首
回首是灾难是战火
是伤眼是伤心
不堪回首

漂泊复漂泊
最南的登陆是小岛
留下在小岛，就把什么都留下了
盛衰荣辱，喜怒哀乐
世世代代，都是

12. 吴坭《国与家》作于1980年代初期，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107。

力匡的《新加坡，在十九年前》从侧面描述他在1959年南来新加坡，同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时所看到的国会选举情况，以及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和城市化步伐。有论者指出："新加坡独立后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大都市。新加坡的国民更加深爱自己脚下的这片美丽土地，他们的爱国情感在不少诗人笔下得到了尽情的抒发。"[7]力匡的诗《新加坡，在十九年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赞颂'这独立国的能干领袖'，带领人民在原来的'荒原'和'黄泥坡'上，建立了人民的幸福乐园"[8]，是新加坡人民的侨民意识向本土意识转移的最佳例证之一。

曾经走南闯北的已故南来作家李汝琳写下《诚挚的爱》一诗，重申自己对新加坡的效忠，诗的首节和末节如下：

我说：我爱新加坡！
从三藏取经的古国而来，
可不只为了歇一歇行脚；
想当年从北而南，
十八年前又从西到东，
结束了天涯流浪的生活。
……
我不是在这儿歇一歇行脚，
这儿有过不完的长远的生活。
我不会见一个就爱上一个，
决不像朝三暮四那般轻薄。
我说：我走过很多很多地方，
我却爱上了新加坡！[9]

1947年移居新加坡，并因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在1985年获颁新加坡文化奖的已故剧作家刘仁心，在新加坡立国之初便写下长篇朗诵诗《新加坡颂》，书写新加坡的建国进程，同时寄托自己以新加坡为归宿的政治激情。诗的其中两节是这样写的：

7. 倪金华《关注现实，感时忧国——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中华人文精神之考察》，《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8. 同上。

9. 李汝琳《诚挚的爱》作于1966年7月20日，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88-90。

因为祖国需要更多的楼房。

为了要把大海填上，
他们去向高山要土壤，
为了要把祖国建设，
他们不怕在烈日中奔忙。[16]

新加坡建国后，新华诗人的视角继续投射在生活于同一片国土上的弱势兄弟族同胞的卑微命运，沈璧浩的诗《喊卖马来饭的小孩》便是一例。这首极具深度思考的现代主义诗歌分为四节，第一节和第三节如是写道：

寒风很残酷地
雕刮一个嶙嶙的轮廓
让淡曦漆上惨暗的色彩
（影子于地面吃力爬行
很饥饿的样子
一直喊着
早晨的名字）
……
还是挽起，挽着那一篮
母亲双手折起的
弟妹蜡色的脸
父亲皱眉里的失业
却去充饥别人，拾回
几个昏昧的硬币[17]

诗人笔下的马来饭是一种名叫“椰浆饭”（马来语“nasi lemak”）的马来族食物，这种食物配料简单，售价便宜，新加坡早期的马来族家庭不少以售卖此便宜食物来养家糊口。在寒风凛冽的早晨，贫困家庭的马来小孩穿着校服挽起一篮马来椰浆饭沿街兜售的画面，深刻地驻留在诗人的脑际，“却去充饥别人，拾回 / 几个昏昧的硬币”，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被生活压迫的兄弟族同胞的同情，也是独立后新华诗歌中民族认同的珍贵体现。

16. 钟祺《万里绿波翻白浪》作于 1960 年代中后期，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 166。
17. 沈璧浩《喊卖马来饭的小孩》作于 1969 年 2 月，引诗见《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页 50。

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
我们有一片珊瑚色土地，
时时可以望见辽阔海洋
海洋是我们生存的长堤。

我们有千万形象，颜色，声音，
激泻着澎湃宏丽的巨力，
一颗颗的金星伴着眉月，
排去云翳在东方突起！

我们已没有回纹式的顾虑，
用四百万只手把堡垒堆砌，
周遭有清风吹拂了年轻花树，
由踏实的智慧团结独立！

每一寸空间都填上了热爱，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竖起了大旗！
铿锵的琅琅洪流奔来，
为建设新国而抗争到底！[11]

在柳北岸的《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中，从中国南来的诗人已经不再把视野投射在中国的“四万万个同胞”，而是把焦点放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总人口“二百万个兄弟”身上，很显然的，诗人的国家意识已经从中国转向新加坡了。另一方面，1950年代初期生于新加坡的新华诗人，也培养起国家认同感，吴垠的《国与家》一诗就体现了新加坡新生代对国家意识的集体思考：

或睡或醒
我的脑袋或平放或抬起
家在国里，国在
国在我反反复复的思考里

这是一种爱情不仅仅两人
是比两人更多的两百万个组合

11. 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160。

人就瘪干

叮当，叮当
喘了吧。喘了
坐在树干上抽斗烟冥想
树干一半为主人筑起楼房
树干一半为自己制造寿板
抖一抖精神，眨着失神的眼
呵！再抡起斧头[18]

1969年的某一天，莎克有感于新加坡旺电器木料厂女工辛松兰的左臂遭刨木机刨断的不幸遭遇，写下流露出人道主义精神的《手》一诗，一面控诉无良的资本家，一面赞颂辛松兰的坚忍不拔，尤其是诗的最后两节，更表露出诗人的钢铁般意志：

创造美好的生活
采撷幸福的果实的
劳动的手啊
你们有着太多的苦难

是有着太多的苦难
而生的意志
比钢还强
夺去了一只
还有一只
正如辛松兰一样[19]

李擒白是1970年代新华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诗作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凭着《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这本带有沉郁厚实风格的诗集，李擒白享誉新华诗坛多年。他的代表作《“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一诗，展现的便是新加坡土地的脉搏跳动，诗的首末二节：

柴船头，就在新加坡河畔，

18.《伐木者》收入詹芜诗集《青铜时代之歌》，引诗见方修编《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2001年5月），页42-43。
19.《手》收入莎克诗集《向日葵》，引诗见《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页41。

椰
树[13]

诚如《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编者在“编者导言”中所指出的：“诗人的国民意识，当然并不是喧哗的爱国口号就能决定它的形式和内容。我们必须能够由诗人的言词流露中，感觉到他们对乡土、对国家的、真挚的情感。那份情感，也并不一定要在光明美丽的一面，才能被发觉。如果诗人确实具有浓厚的新加坡意识，即使是晦暗的一面，诗人的观察和批评，也照样能够使读者听到归属感脉搏的跳动。”[14]上述所举的凸显社会图像和文化心理的诗作，创作形式各异，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为主，也穿插了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无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文学流派，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是同样真挚而热切的。

二、关怀弱势群体生活

从新华文学爱国主义被提及的那一天开始，“大众化”便在文论家的笔下成为与爱国主义共生共存的一个重要元素，“大众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于反映劳苦大众被剥削的情况，几乎所有打着反殖反帝旗帜的新华诗人都曾或多或少地触及这方面的书写。史英认为：“在经济增长率低落的困境下，贫富差距的悬殊、劳资关系不融洽、劳动工具的简陋、生产方式的落后、人为的榨取等问题交错在一起，由于长期不能解决，乃成引发人间疾苦的要素。正因如此，罢工、剥削、露宿街头、贫病无依之类事件由是不断发生。诗人们目睹实况，岂能视若无睹而置之不理？”[15]新华诗人通过诗笔所展现的这些劳苦大众的社会图像，构成了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一个核心部分，这种传统在新加坡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延续下去。

钟祺《万里绿波翻白浪》一诗，把人文关怀倾注在填土和盖楼的劳动队伍身上，从而歌咏建设国家的辛勤工人，由此展现他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诗的最后两节如此写道：

为什么他们要把大海填上？
为什么他们在烈日中奔忙？
因为祖国需要更多的土地，

13. 吴垠《椰树》作于1980年代，引诗见吴垠诗集《四方城内》（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1988年8月），页29。
14. 《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5。
15. 史英《新华诗歌简史》，页46。

然后
把落日吹熄
把自己
吹成黑暗里
一支喑哑的箫
无可奈何地
看一个凄凉的身世
掩面自箫孔中逃出[22]

“吹箫佬”或曾是盛行于中国乡镇的一种文化景观，但在新加坡这个新兴国家里，它却是一个逐渐淡出世人视野的黄昏行业。诗人透过《吹箫佬》这首诗，构筑了一个让人难过的画面。王振科指出，喀秋莎“非常理解老人们晚景的孤寂和凄凉”，诗人借着《吹箫佬》中的诗句，“把他的同情倾注于那些被人们‘像遗忘一座遥远的星’一样地遗忘的老人们”[23]。吹箫佬那种苦于生活的煎熬而产生的冷漠、麻木、苦恼、困惑甚至于绝望的内心情感，通过诗人的诗笔，让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这也是中国诗歌传统中忧患意识及人道主义精神在诗人诗作中的具体表现。[24]

三、以“鱼尾狮”为主题诸诗重构新加坡的传奇与现实

二战结束后，民族主义解放浪潮席卷全球殖民地，要求独立自由的呼声此起彼落，包括新马在内的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前进号角同样响彻云霄，再加上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保护海外侨胞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原本效忠祖国中国的华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居住国政府低头，争取成为当地公民，以享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益。由于政治身份的转移，他们的国家意识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从以中国为效忠对象转而以新加坡为效忠对象，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董农政和贺兰宁凭借自身对新生国家的浓厚感情，分别从新

22. 喀秋莎《吹箫佬》作于1977年，引诗见长谣、喀秋莎、古琴诗合集《三弦集》（新加坡：大地书局，1981年11月），页100。
23. 王振科《“诗歌王国”里的“诗人家族”——试论新加坡诗人刘思及其子女的诗歌创作》，《同根的文学》，页216。
24. 同上，页217。

现实主义是新华诗歌的传统，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正是现实主义诗歌所强调的内容之一。如果说沈璧浩的《喊卖马来饭的小孩》的关怀对象是未成年的童工，正面表现底层社会的阴暗面、贫困家庭的无助，批判教育体制的不完善，那么，詹芜的《伐木者》、莎克的《手》和李擒白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则是从不同层面展现新加坡建国初期不同行业的成年劳工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社会现实。詹芜的《伐木者》共分四节，以伐木者的四个动作来描绘他们的辛劳：

叮当，叮当
双手抡起斧头
用力一砍
木屑飞射了出来
木屑往眼睛里弹
揉一揉眼腔
呵！红红的眼睛哟
　　泪水潸然

叮当，叮当
斧头每咬了树干一口
颤了又颤
双手被震得发麻
双手浮起了水泡
吐一吐唾沫在掌上
呵！搓搓手掌哟
　　抡起斧头再砍

叮当，叮当
浓密的树林里
虽然阴凉
躯壳里却像火烧
躯壳外冒着热汗
挥一挥挂在额角的汗水
呵！汗流光了

六五，如普罗米修士
点亮共和的火种
驯服了殿前的狮和虎
永远青春地守望着
晨曦中五颗不灭的星子[27]

贺兰宁相信是新加坡中英文作家中第一位以鱼尾狮入诗的诗人，他作于1975年元旦的《鱼尾狮》一诗，具有扎根本土的浓厚意味：

披鳞的鱼尾狮，在海湄
这海湄曾有米字旗的舰队
曾有工作时不忘谈论的华巫族人
谈论那燕尾装扮的蓝眼绅士
而后是太阳旗扬起弹火枪声
而后族人用香蕉钞票去买卖血泪

卷尾的鱼尾狮，在东方
东方的白人坐在总督府里
东方的印度族站于胶林中
码头上的华族商人为地盘争执
住浮脚屋的马来人吃捕来的鱼
此后是失圣诞岛的悲剧
卖国土的卷银人依然逍遥

健壮的鱼尾狮，海嚷潮哗着
过海峡，入联邦
游去再游回
国人惊讶的第一个八月九日来了
没有火菊开上夜云
虽然有些令人伤感

企立的鱼尾狮，立向七海

27. 董农政《狮城神话》作于1978年7月，引诗见董农政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新加坡：董农政，1980年8月），页46-48。

柴船头，饱含着新加坡河的辛酸；
新加坡河长年流着黑水，漂着垃圾、泡沫……
只有狂风暴雨山洪把浊流染红。
一艘艘的大舶船在浊流里颠簸，
载来鱼、米、商品、机器……
又把胶、锡、土产运出新加坡。
……
柴船头挨过多少穷岁月？
新加坡河水苦难流不完！
旧社会制造了多少的罪恶，
把柴船头穷人的青春生命蚕食着；
虽然，柴船头的老少没有欢笑过，
可是，大舶佬以肩膀顶着碗口粗的船篙，
在黑色的河水上支撑，一步步迈向前！[20]

从上述这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李摄白是一位善于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诗人，他诗笔下所反映的大众来自多个领域，有苦力间里的穷房客、躺在吊铺上呻吟的老苦力和在烈日下谋生的三轮车夫，也有“短短的狭窄跳板一辈子走不完”的驳船工人和被侮辱的夹板厂女工等等，“取材的广度深度，同一倾向的写作群中无出其右”。[21]

喀秋莎的《吹箫佬》一诗，演绎了一个“传染乡愁”的吹箫人的无奈与悲哀：

坐在落日里的
那个吹箫刘老二
总爱把那条瘦瘦的
给他传染上乡愁的巷子
吹成一支无人可解的
又长又老的歌
把每个窗口
吹成一只只苍茫的耳朵

20. 李摄白《“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作于1970年11月29日，引诗见李摄白诗集《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3年7月），页7-11。
21.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二。

诗句遥遥相对，映衬出新华诗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普遍观感。抗击日军侵略是新华文学一个永恒书写的主题，“而后是太阳旗扬起弹火枪声 / 而后族人用香蕉钞票去买卖血泪”，这两句谴责日军来犯造成百姓水深火热和经济破产的诗句，也与董农政在《狮城神话》中的“一族海上的矮神，凌波登陆 / 把这小岛淹出一股腥味 / 狮子再次倒在血中”诗句遥相呼应，宣示了日军对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是难以弥补的。[30]

相对于贺兰宁在《鱼尾狮》诗中的国家礼赞，原甸在 1984 年所写的《鱼尾狮的性格》一诗也带有国家认同的隐喻，而且比前者更为清晰。《鱼尾狮的性格》全诗共分三节如下：

怒推一片山林
解丛林之束缚
一路狂啸奔突
直至海水顺伏至脚边
——顿足而立
凌空抖鬃
让鬃毛轻拂
西边的落日……

一路鞭激浪
排江翻海
恨浅水不能戏潮
破江而出
把鱼尾拨摆
鱼鳞片片铿锵
一身铠甲披挂……

从此火烧雷打　如天棒穿心
屹立在这港湾的入口处
对千古的海潮
作娓娓的细诉
无妨缅怀丛林的足印

30. 张森林《以鱼尾狮入诗展现的文化思考》，2012 年 8 月 14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加坡的历史中挖掘出属于新加坡的象征——狮城的神话和鱼尾狮的神话，在娓娓道来的诗句中展现自己对新加坡的爱国之心。

新加坡英文国名“Singapore”的由来与《马来纪年》所记载的一个神话色彩甚浓的传说有关，相传在数个世纪以前[25]，苏门答腊的山尼拉乌他马王子（Sang Nila Utama，也有其它中文译名）一天在偕同新婚妻子乘船出游时，在海上时遇到了惊涛骇浪，情况十分危急，所乘之船随时有翻覆的可能，大家非常恐惧。王子情急之下把头上王冠丢到大海中，没想到风浪顿时平静下来，远处也出现一片洁白的美丽沙滩。王子过后在这个名为“Temasek”（淡马锡，意即海城，也是新加坡的古名）的小岛上发现一头雄健的狮子，因此称该岛为“Singapura”[26]。“Singapur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狮子”（Singa）“城”（pura）。

董农政的《狮城神话》一诗紧扣新加坡神话与事实交织着的历史和文明进程，诗分四节，第一节借山尼拉乌他马王子在新加坡本岛巧遇狮子的神话加以想象的铺陈，第二节把焦点转向英国绅士莱佛士的登陆新加坡，第三节是控诉日本侵略军队在新加坡的血腥行为，第四节则是对新加坡的未来寄予期待。诗的第二和第四节：

莱佛士踏西方的神杖
自天一方飘来
插阿波罗的旗帜于废墟间
阳光就在这里贸易和繁殖
于是，狮子吼醒了天外的舟子
把帆都扬向这东方的小岛

黄河长江流来了一种黄色的艰苦
这小岛被锄开一地的汉意
……
等待了又等待
多少个漫长的夜晚
五九，神般涉水夺取自治的花

25. 笔者翻查了关于这个传说的几种版本，在传说的时间点上面，11 世纪、12 世纪、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传说产生于 11 世纪至 14 世纪之间。

26. 详见 [马来亚] 敦·利斯·拉霍著、[中国] 黄元焕译《马来纪年（Seharah Melayu）》（吉隆坡：学林书局，2004 年 8 月），《第三篇故事》，页 49。

猛背条约的族人回忆着
你的足印比风
你的双炯比电

于是我熟记了历史的每一寸纪录
在海浪最最忿怒的季节
在皇冠神圣落海的刹那
再找不到一片洁白的沙滩[33]

在《守海神》中，蔡深江对鱼尾狮的理解和认知是这样的：

鱼尾狮永远是白色的，因为信念
习惯了繁忙
即使退休
也下意识望着船来的方向[34]

蔡深江以抽象和白描的手法，寥寥数笔就把鱼尾狮点染为新加坡的守海神。新加坡河口和新加坡港口的距离仅一箭之遥，鱼尾狮守护着往来新加坡港口的商船，也守护着新加坡的未来。在蔡深江笔下，新加坡的鱼尾狮和台湾金门的镇风辟邪物“风狮爷”有点相似，前者是新加坡的守海神，后者则是金门的守护神。蔡深江毕业自国立台湾大学，莫非他的这个守海神灵感正是来自金门的风狮爷？相形之下，甘文放所作的《鱼尾狮》一诗就写实得多：

鱼尾狮
一副皎洁典雅的神貌
庄严地兀立
狮子城河口

那污浊的河水
已经变成
一道清澈明亮的湾流
漫长的岁月里
鱼尾狮见证了

33. 引诗见蔡深江诗集《如果不能回头就忘记月光》（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1989年6月），页85-86。
34. 同上，页89。

年兽已再跨越十重日子的高栏
当驾坦克的卫护着
荷枪的国人已去守望
非鱼非兽的变体族类
在海啸地震环围内
会随时间成长[28]

“鱼尾狮”（Merlion）原是一尊由狮头和鱼尾组成、口中喷水的半狮半鱼塑像的名称。这尊纯白色的七米高塑像由新加坡范克里夫水族馆（Van Kleef Aquarium）馆长布仑（Fraser Brunner）设计，并由已故新加坡雕塑家林浪新塑造而成。狮子是陆地上的猛兽，鱼则是大海的象征，海陆混体的鱼尾狮的狮头设计与传说中的山尼拉乌他马王子登陆新加坡有关，至于鱼尾设计，则取材于新加坡的海港特征，因岛民们一向以捕鱼为生，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商港。新加坡学者胡月宝如此诠释鱼尾狮：“狮子在马来民族传统中，也是具备权力、祥瑞、尊贵的王族象征。再说鱼身，一则标志着海洋对位处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的新加坡之重大意义，二则也具有民族传说中神秘、尊贵意义。整体而言，鱼尾狮象征着新加坡人对国家的美好期待。”[29]1971 年，鱼尾狮塑像开始伫立于新加坡河口，一直到 2002 年才被迁移至浮尔顿一号大厦前的新加坡河畔，并辟为鱼尾狮公园。四十多年来，鱼尾狮的形象已经深入新加坡人民和外来游客的心，成为具有文化图腾意义的新加坡符号。

贺兰宁的《鱼尾狮》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和日军侵略占领时期为背景，浓缩写出了新加坡的文明进程，而这两个时期恰恰是新加坡国家意识开始凝聚的最重要时期。诗人借由当下的鱼尾狮的视野去回顾历史现场，从而沉淀出内心世界的凝重心情。英军在 1942 年的不战而降加上日据时期日军的奸淫烧杀，让新加坡人民意识到自身捍卫这片土地的重要性；而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对新马的二度殖民统治，则更加速了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觉醒和争取独立自主的决心。“这海湄曾有米字旗的舰队”和“东方的白人坐在总督府里”这两句诗，与董农政在《狮城神话》一诗中的“莱佛士踏西方的神杖 / 自天一方飘来 / 插阿波罗的旗帜于废墟间”

28. 引诗见贺兰宁诗集《音乐喷泉》（新加坡：泛亚文化事业公司，1982 年 9 月），页 32-33。

29. 胡月宝《鱼尾狮混体文化象征与意象初探——以两首新华、新英诗歌为例》，胡月宝论文集《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页 34-35。

在山壁滑绳而下
再溅起一裤管的溪水
去拯救将被侵略者鲸吞的幸福
纵沼泽和草莽要我们胆怯
纵树林暂令我们失明
林外的丰圆太阳必定等着
等我们用阳光烧出唇上的豪笑
烧出满脸的智慧和热忱
然后像陀螺滚下斜坡
滚出草茨间的日午
滚出为自卫死战的意志
滚出军曹的期望，少尉的胜利[37]

《卫国者》以新加坡建国后自卫自强的实践方式——国名服役训练为题材，摒弃了过去诗歌空喊爱国口号的毛病，“在形象描绘中表露爱国情怀和刚健意气”；它勾画军训中的几个场面“十分自然、生动，毫无生硬悬隔之感。由于作者丰富的联想能力，使诗歌读来颇有诗味”[38]。作为一首以描述军训生活为重点的成功的军旅诗，贺兰宁的《卫国者》不只对接受过国民服役训练的新加坡男性公民产生“心理共振”的共鸣效果，而且也为日后新华文学中的军旅诗树立了一个良好典范。

一个国家的国庆日庆典通常也是那个国家展现自身国防力量的平台，新加坡自不例外。1967 年 8 月 9 日，在新加坡建国两年后的国庆日庆典上，新加坡的一支志愿军——人民卫国军(People's Defence Force) 踩着整齐而响亮的步伐越过检阅台，接受新加坡第一任国家元首尤索夫总统的检阅；参与检阅典礼的国庆队伍还包括由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制服团队与非制服团队。当时刚完成学业不久、担任小学教师的贺兰宁目睹这振奋人心的一幕，深受鼓舞，翌日便写下了豪迈奔放的诗《八月九日》，诗的第三和第四节：

去站断整个清晨
去展示大理石的心和独立的骨架
当军乐穿过与清晨壤接广场
当军乐给意志以苏醒的刺激

37. 贺兰宁《卫国者》作于 1968 年元旦，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 156。
38. 夏莞《贺兰宁诗歌概说》作于 1987 年 5 月，引文见贺兰宁诗集《石帝》（厦门：鹭江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页 108。

和雷雨夜满山的霹雳
无妨思念海底的礁石
安分的鱼　尾尾依着礁石歇憩
但今日既已化成一尊守海的鱼尾狮
重要的还是守护着雨后的天虹
让七彩的一抹永不褪失
含一口饱满的甘露
向长空　向大海　向彩虹
喷吐不息……[31]

《鱼尾狮的性格》的第一节讲述鱼尾狮中作为狮子的强悍与威武个性，第二节凸显鱼尾狮中鱼的种种本领和雄心壮志，第三节着眼于对这两种性格的糅合和对责任的履行。中国学者朱崇科在解读这首诗时指出："不难看出，整首诗作尽管对鱼尾狮两种个性彪悍、强盛的歌颂占了不少篇幅，但实际上诗人的落脚点却更强调鱼尾狮的职责——认命地守海，背后隐喻的是一种国家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诗人帮助政客们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且帮助他们对鱼尾狮与国家认同的捏合以及国民的本土认同本身作了某种尝试和'舍小我成大我'的诠释：过去的辉煌无论如何，如今应该更加着眼于自己的职责，认同自己的国家。显然，个中意味比起贺兰宁的含蓄和中性清楚与浓烈多了。"[32]

1986年，年轻诗人蔡深江回归本土，写下组诗《山尼拉乌他马及其他》，并在翌年称冠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这首组诗记录了诗人对他所属的岛国的完整历史记忆，包括英国的殖民统治、日军的铁蹄侵略、新马的分家、填海建国的必要。诗人在《我在白色的沙滩上等你》中回顾了狮子城的命名来源：

我是山的后代
守候一方小岛成形
有浅浅一部历史
很近古地
记载你的诞生

你是矫健的象征

31. 原句《鱼尾狮的性格》作于1984年11月12日，引诗见原句诗集《原句三十年集1959-1989》（新加坡：万里书局，1990年12月），页371-372。

32. 详见朱崇科《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页12-20。

招天风吹醒从猥琐的床第滚落的人
让他们不用烟蒂焚着罪恶
让他们的口中唱着卫国的歌
不唱流行病的爱情曲疯狂曲
让他们在酒后不向神忏悔
在梦中也要到旗杆下摆正立姿
立出纯洁

展示另一殷红的半面，旗呵
启示众人懂得去吻纯洁的手
报国的手，热血的双足
懂得让七哩外的风沙不必空等他们
懂得把畏怯的心化为火石
打出爱国的光辉。懂得
即使奔姿也显出勇气
即使坐姿也要傲然[42]

贺兰宁曾经表述内心的诗观："诗除了叙述事物外，也求表现情意，反映现实。诗中所反映的现实有两种：一是内心的现实，即表达个人的情感，如抒情诗；二是外界的现实，即表达个人的思想，如社会诗。"[43]这首以国旗作为颂扬对象的《旗》，便是贺兰宁文中所称的将诗歌的视野向社会投射的创作之一；诗行中的"岛国"、"卫国"、"报国"和"爱国"，是诗人所蕴蓄的国家意识的外在表现。夏莞对《旗》的评价颇高："诗人认为国旗雪白的半面象征着纯洁、象征着洗涤腐旧的思想，而殷红的半面象征着热血、象征着勇气，旗上的五星和新月则呼唤着各行各业的人们聚合在一起，戮心协力、建设家园。面对国旗，诗人心中充满自豪感。"[44]贺兰宁以旗作为描述和抒情对象，无论是在情感表述或创作风格上，皆显示出其细腻与精致的一面。

国家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有着明确国家认同对象的新加坡公民的身份确立，也是培养并奠定新加坡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故现代主义诗人零点零在新加坡建国后以"新加坡"为题所写的诗，便直接而自豪地宣示

42. 贺兰宁《旗》作于1968年7月3日，引诗见《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页158-159。
43. 贺兰宁《15人序·贺兰宁》，《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
44. 夏莞《贺兰宁诗歌概说》，《石帝》，页108。

狮子城的儿女
把青春、劳力、智慧
流下每一滴血
每一滴汗
每一滴泪
将这条母亲河
濯洗成清流

鱼尾狮
默默地守望
狮子城河口
它以宽宏的气度
睿智的目光
深情凝视
安德逊桥下的河水
日夜流淌[35]

同样是守望，蔡深江《守海神》中鱼尾狮是“望着船来的方向”，而甘文放《鱼尾狮》中的鱼尾狮则是“默默地守望 / 狮子城河口”，“深情凝视 / 安德逊桥下的河水 / 日夜流淌”；两者在守望的角度和广度上或有不同，但两者的守望对象都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两者的守望情感也无疑都是深情款款的。[36]

在贺兰宁、原甸、蔡深江和甘文放等诗人的诗笔下，鱼尾狮已经成为新加坡河岸的守护神，守护着新加坡的国魂与国祉。这个时期具有开拓性的建国主义诗歌，也为日后的同类型新华诗歌奠定了深厚的底蕴和指引的方向。

四、贺兰宁、零点零和林方诗中所展现的爱国意识

1967 年，新加坡实施国民服役（National Service）制度，自行负起防务责任，年满 18 岁的健康男性公民都必须服至少两年的兵役。贺兰宁的《卫国者》一诗，记录了服役青年的受训过程，诗的第四节对此有着动态的描写：

35. 甘文放《鱼尾狮》作于 1980 年代，引诗见李拾荒主编《当代新加坡诗歌选 2006》（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7 年 5 月），页 138-139。
36. 张森林《以鱼尾狮入诗展现的文化思考》。

拳上的劲，饱蓄

在白日的另一边，在
黑黝黝的夜空中，突然
爆开满天的晶晶

我年轻的祖国，握拳
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在
阳光底下，啊！石榴[46]

以“石榴”入诗者，中外不乏其人，法国象征派大师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所写的《石榴》和希腊诗人奥蒂塞乌斯埃利蒂斯（Odysseus Elytis, 1911-1996）所写的《疯狂的石榴树》即是其中二例。瓦雷里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他在1922年出版的诗集《幻美集》中，收入《石榴》这首融入了新生与力量的哲学性思考的诗作：“坚硬而绽开的石榴 / 经不起结籽太多，/ 我想见丰硕的成果 / 爆开了权威的额头！ // 开裂的石榴啊，阳光 / 灼烤就你们的傲骨，/ 使出苦炼的工夫 / 打通了珠宝的隔墙，// 干皮层烁烁的赤金，/ 和一种力量相应，/ 迸发出红玉的香醪，// 这一道辉煌的裂口 / 使我的旧梦萦绕 / 内心的隐秘结构。”[47] 埃利蒂斯是197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疯狂的石榴树》这首“以希腊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代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的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弱势群体与权威的斗争，诗分六节，首节如下：“在这些刷白的庭园中，当南风 / 悄悄拂过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 在阳光中跳跃，在风的嬉戏和絮语中 / 撒落她果实累累的欢笑？告诉我，/ 当大清早在高空带着胜利的战果展示她的五光十色，/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带着新生的枝叶在蹦跳？”[48]

林方的《石榴》分为四节，是一首以石榴作为主体抒情咏叹的诗。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学者张松建指出：“石榴孕育着种子，正如‘国家’被创造，诗人依靠想象力连缀各个片段化的场景，四个部分存在着潜在的递进、呼应和指涉的关系。……最后一节把‘年轻的祖国’的地理形状比作‘石榴’，水到渠成地升华了

46. 林方《石榴》作于1982年，引诗见林方诗集《水穷处看云》（新加坡：泛亚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9月），页91。

47. 引诗见瓦雷里作、卞之琳译《石榴》，《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外国诗歌百年精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页51-52。

48. 引诗见埃利蒂斯作、袁可嘉译《疯狂的石榴树》，《外国诗歌百年精华》，页263。

意志乃擦过卫国者的勋章
掠过风笛手的双颊
冲自喇叭的唇边

军队的长靴踏着历史的胸膛前进
挺直的生命擎起枪管告示
我们不希冀弹雨的季节
我们的铁管只梦着自卫的火海
我们的子弹只渴想侵略者的血[39]

贺兰宁的《八月九日》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目睹了当时的盛大画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国家的独立时间仅仅两年，诗人在诗中所展现的国家认同感却是那么地深沉与浓烈。正如中国学者夏莞所指出的："诗中记录了新加坡国庆日群众游行的雄伟场面及诗人的感触，着重显扬的是坚强独立的意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国家独立是新加坡人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华族后代的公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也由此开始茁长，诗中流露出对乡土、对国家的真挚情感。"[40]李元本认为"新加坡建立军队完全是为了自卫。新加坡就像一只有毒的小虾，它不能吞食别人，但能螫伤想吞食它的人"；国庆游行的壮观场面给过惯殖民地生活的人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唤醒了他们的爱国意识，"贺兰宁通过一连串的意象，表达诗人高尚的爱国情操"[41]。贺兰宁以身为一名新加坡公民而自豪，所以当1968年的国庆日来临之前，他的目光聚焦在象征国家尊严的国旗上，并写下了展现浓厚的国家认同感的《旗》一诗：

不叫爱哭泣的人哭泣
不叫平民求神降下安宁
不叫众星黯淡，七海悲唱
这是岛国，不是异地
这里没有半旗后的半旗
……
旗呵，展扬雪白的半面
招大雨洗涤众人的腐旧思想

39. 引诗见《石帝》，页82-83。
40. 夏莞《贺兰宁诗歌概说》，《石帝》，页107-108。
41. 李元本《新加坡现代诗的城市图像》（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页14。

以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1990）为首的巫统团队和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先后在英国扶持下取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权，建立由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和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的成立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意味着马共的政治任务没有完成，他们选择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后继续与新生政权斗争，希望有朝一日取而代之。[52]

左翼诗人所代表的是被压迫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和摊贩等底层阶级的心声和利益，以无产阶级对垒资产阶级，以社会主义对垒资本主义，左翼诗人与新生政权的尖锐矛盾可想而知。陈剑以一个署名为“左卫”的左翼诗人写于新加坡独立前后的诗歌《向左！星加坡！》为例，指出发表于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简称“社阵”，1961年由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亲共政党）出版的刊物《旗》上的作品“基本落实社阵的文艺政策，贯彻斗争的宗旨”[53]：

我们的名字
叫做左翼
就是一万年以后
我们也保卫着
这个名字——左翼！
喂，李光耀
你在向右转
你要一个右的新加坡
你妄想
扭转这城堡
那一定要自己先扭断
你自己的胳膊[54]

虽然马共最终未能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建立政权，新华左翼文学作品中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本位的“国家意识”尚未成形即已胎死腹中，但左卫这首带有浓厚革命意识和颠覆意味的《向左！星加坡！》，仍是那个时代努力形塑马来亚人民共和国的“国

52. 同上，页68-69。
53. 陈剑《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2010年10月《随笔南洋网》，网址：http://www.sgwritings.com/724/viewspace_5797.html。
54. 引诗转引自陈剑《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

自己作为新加坡这位母亲的儿女的责任，以及标示母子（国家与国民之间）之间的相互关系，诗的最后两节所沉淀的国家情感尤其深厚：

母亲
容我们以小石子为体积
在妳明天的路
渺小的存在着渺小
若妳为船
母亲
自我们的脊髓取去煤炭
若妳为树
母亲
容我们以一片叶子
自傲

若妳什么也不是
母亲
若妳什么也不是啊
我们仍愿为妳
小小小小的细胞[45]

没错，子不嫌母丑，无论祖国是否强大，作为国民的只能无条件地去爱祖国，正如零点零所宣示的，“母亲/若妳什么也不是啊/我们仍愿为妳/小小小小的细胞”，而岂有嫌弃祖国的道理？

1980年代初期，扛着现代主义诗歌大旗的林方，怀着满腔热情写下《石榴》一诗——据他透露这是他所写的唯一一首具有建国情怀的诗歌，展现他参与国家建设的欢愉之情：

石榴，在阳光强调之下
挺着怀孕的不安，憋住
即将爆裂的欢愉？

太阳的雕刀，塑造
我高举的手，手上握拳

45. 零点零《新加坡》作于1960年代中后期，引诗见《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页172-173。

请你们倾听啊，倾听
那音乐的雄壮节拍
鼓舞着人民向前进
在宽广的宇宙里
它发出人类的最强音[59]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反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自主的任务的达成有赖于左翼诗歌的宣传功能，就如朱文斌所指出的："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功能有令人诟病的地方，但其却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无法亦不可能脱离时代因素孤立地指责现实主义诗潮的这种功能。"[60]然而，一些思想过激的左翼诗人未能清晰地审时度势，写出企图推翻现有政权的左倾诗歌，这些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想象"和"仿文革意识"的诗歌，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大潮中。[61]

必须强调的是，左翼诗歌并不是新华文学的主流，这些诗作中所蕴含的革命思想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潮的反映，而任何人都无法避开时代思潮的笼罩及由此而产生的迷惑。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先后独立建国，包括南来华人在内，新马人民最终获得公民权，他们逐渐把根留在新马；特别是在新马出生的新一代华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逐渐淡化。由于新加坡国家领导人的致力培养，新加坡华人的族群色彩越来越淡薄，国家认同感则相对地不断增强。

59. 这首诗收入红桦诗集《赤道上的人们》，引诗转引自程映红《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60. 朱文斌《新马华文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论析》，《华文文学》第93期（2009年8月），页87。
61.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72。

主题。”[49]

在建构新华诗歌本土意识的进程中，林方曾做出自述式的阐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多元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新华现代诗必须更鲜明地自我塑造，不仅摆脱那种‘断脐’而不‘断奶’的依赖关系，同时大胆尝试改用斑兰叶包扎粽子，配合崭新的局面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格。既然美国人有勇气切断跟英国的传统联系，而中国人敢于背离传统，向西方全面看齐，我们对独树一帜的要求，便显得顺理成章。我们所能具备的优越性，就是前人走过的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殷鉴的足印，使我们在反传统与创新之间，获得较有伸缩性的抉择。”[50]《石榴》一诗的书写，不仅体现出这位前卫的现代主义诗人所具有的国家意识，更宣示了林方勇于“断奶”、勇于“中西合璧”并向本土意识靠拢的创作方向。

五、乖离国家意识主流轨迹的新华左翼诗歌

新华左翼诗歌是新华现实主义诗歌政治变异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诗歌”定义为不含政治意味的文学体裁，那“新华左翼诗歌”便是含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政治与文学结合体。由于新华左翼诗歌曾经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有过独特的经历，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作为国家意识雏形和源头的本土意识；二、带有明确颠覆意味与“国家想象”的革命意识；三、因误判国际形势而产生的“仿文革意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新华左翼诗歌终归是乖离国家意识主流轨迹的。[51]

新华左翼诗歌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左翼诗歌中的本土意识是新加坡国家意识的雏形，在左翼文艺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例如1940年代南来作家铁戈的《我们是谁》。至于带有明确颠覆意味与“国家想象”的革命意识，我们可以从左翼分子的最根本信仰加以探源。信奉共产主义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在二战后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奋斗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马来亚人民共和国。然而，马共与英国殖民地政府经过长期的军事角力与抗衡的结果，却是

49. 张松建《抒情的现代主义：林方诗歌论》，《华文文学》第105期（2011年8月），页80。

50. 林方《斑兰叶包扎的粽子——序〈五月现代诗选〉》，南子主编《五月现代诗选》（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8月），页14-15。

51.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68。

胡月宝扼要地概括了新华文学中因母语教育备受打击而产生的文化忧患意识的历史背景："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在务实的治国纲领下，将英语定调为国家的共同语，为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的主要媒介语；英语从此成为强势语言。相反地，华语文则受到沉重的打击，面临急速式微的命运：1975 年以后，华校出现'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种无法避免'的衰退趋势；1978 年，具有东南亚华文语言文化堡垒意义的南洋大学被令与新加坡大学合并；1981 年中小学全面实施以英语为第一语、母语为第二语的教育政策；1987 年以后华校全面被取代。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语言政策严重打击了华文知识分子，也让他们对母族语言文化的存亡产生了深重的忧患意识。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华文学频频为华语文奏起挽歌，新华文学因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建国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尚未茁壮之前，就迅速跌入衰退期。"[5]

本章将列举梁钺的《鱼尾狮》这类高度表现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和族徽（racial emblem）的充满黍离之伤的新华诗作，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包容与融合等课题。

一、折射华文教育的式微

1982 年 6 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由台湾作家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2 年 8 月，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了一套由该报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7 年复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编选的《吾土吾民创作选》。这两套包含各种体裁在内的文学选集的先后面世，虽然为新华文学界带来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让大部分的作者沉浸在表面的愉悦氛围中，但潜伏在一部分作者内心深处的，却是随着华教事业和华族文化萎靡不振而来、可以预见的荒凉感与无助感。[6]

相比于印尼政府自 1965 年以后完全禁绝华语华文的公开使用导致华文文学的完全绝灭，马华学者黄锦树以"难以为继"来形容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把教育英文化导致华文文学所陷入的窘境[7]；相比于殖民地时代多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的局面，新华学者梁秉赋也以"渐渐式微，乃至无以为继"来概括 1980 年代以

5. 胡月宝《鱼尾狮混体文化象征与意象初探——以两首新华、新英诗歌为例》，《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页 33-34。

6.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学士论文，2007 年，页 22。

7. 详见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黄锦树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页 122、154。

家想象”的典型左翼诗歌。[55]

1966年是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分水岭，中国文革的爆发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了新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倾向。当时左翼人士错估了国际形势和马共的武装力量，误以为这是全球革命高潮的前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迅速蔓延到新加坡左翼组织中，从而在新加坡掀起了一股“仿文革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左翼诗歌中的“仿文革意识”。1969年1月，马共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它以不同语言向东南亚人民号召革命；社阵的党报《阵线报》激昂地发表了题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标志”的社论，宣告“一个红彤彤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不很久的将来光荣诞生”[56]。同年11月3日，《阵线报》发表了三首诗：《倾听》、《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晴空中的巨雷》[57]，朱兵的《倾听》以激奋的心情和高昂的语调写道：

从北方的边区，那红色的森林
那敌人不敢冒进的基地
随着呼啸的山风
传来了我们热切盼望的声音

这声音呵，像江河横溢
又像整个霹雳河的波涛
冲击着我们的心灵[58]

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也在新华左翼文学中得到广泛体现，例如1970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赞美毛泽东的诗篇《东方红》的旋律作为卫星讯号传回地球，红桦以此作了一首诗，请读者倾听左倾的节拍：

那是多么明亮的星啊
千颗星万颗星怎能相比
它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芒
照亮了苦难人民前进的方向

55.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70。
56. 引文转引自程映红《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第100期（2008年第1期）。
57. 同上。
58. 引诗转引自陈剑《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

一面悲戚地感叹：

今天的蝉鸣为什么这般凄凉，
　　这般长，
唱满了相思树，
唱满了云南园。[13]

南子也悲切地为象征云南园的相思树呐喊：

我们有无尽的相思
一阵微风，叶与叶拍击
聒躁着，以我们的语言
在这样黯然，光芒微弱的年代[14]

从1981年至1990年这个“文化断根情绪浓烈期”，一群关怀民族文化的诗人提笔写出心中的文化郁闷，以至于新华诗坛上出现多达三百余首带有文化隐喻的诗歌，诗人们把握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特质，在诗歌中倾注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情感与黍离之伤。因为语文教育环境的骤然改变，作家们对文化的乍然断根皆感到痛苦莫名，这股浓烈的断根情绪折射在文学创作上，基本上是以直接抒情的诗歌为主。南大校友以悲伤的语调咏叹母校的停办、象征南大精神的南大牌坊被迁移，以及怀念在南大念书时的美好日子，例如莫邪充满世纪末荒凉情调的《山鬼》，陈剑多首情真意切的诗篇《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哀牌坊——惊闻传言有人蓄意要拆除南大牌坊》、《山岗湖畔回顾》和《偶拾红豆》，谷衣的《我又回到那山岗上》，流川的《无法偿还的债——重回南大旧址感怀》等。笔者认为，莫邪富于古典韵味且基调苦涩的《山鬼》，是这个时期南大校友的代表作之一：

相思树已死
相思不死
穷尽碧落无处写此沉冤
每一颗红豆都是我
黄泉之下的血泪
而历史
拒绝记载

13. 杜红《蝉鸣》作于1980年3月，引诗见《文学半年刊》第5期（1980年7月），页26。

14. 南子《相思树》作于1970年代，引诗见南子诗集《生物钟》（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年6月），页8。

第四章：
充满黍离之伤的新华诗歌中的文化脊梁

中国五四作家学者继承了自屈原以降的感时忧国精神，扩散并蔓延到了东南亚，出现在新华文学中，成为“中国情意结”（Obsession with China）[1]。文化认同不但是中国人、同时也是其他国家华人社会中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中国学者饶芃子曾指出：“华人远涉海外，首要的需求是生存，因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学会居住国的‘游戏规则’，以便支撑起自身的存在地位；其次才可能考虑到既学到了居住国的文化精神，又不把自己的族群文化精髓丢弃。不解决第一个问题，华人便无以为生；不解决第二个问题，作为‘华人’的文化意义将完全消失。”[2]

依托大势所趋的独立风潮，新加坡能够在经过一番争取之后独立自主，并在国民群众中凝聚自身的国家意识。侨居新加坡的华人落地生根之后，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背景等历史条件所限，也就渐渐地割断与中国的根，建立与新加坡本土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尽管这种文化认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和痛苦的精神历程。[3]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新华诗歌中即融合了居住国的本土熔炉文化与赋予他们文化身份的中华母体文化；但是，在强调国家统一的新加坡社会，民族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带有强烈文化认同的新华文学也遭遇了边缘化问题。中华文化在新马从最初遭受传播上的困境，到后来抵御西风的侵袭，这种与西方文化抗衡的局面，从1960年代后半期起形成了新华诗歌的母题。[4]

1. 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王润华论文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年10月），页35。。

2.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饶芃子论文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页55。

3.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113。

4. 同上，页116。

一系列的整体思维方式，这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绝无仅有的特殊文化现象。”[18]何逸敏也从南大生情意结和文化思考的视角，来看待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后，以南大生所写的这类蕴含文化传承元素的黍离之伤诗歌：“翻开南大生创作的诗歌，俯拾皆是的是那对南大的缅怀与对中华文化的忧患意识及随之而来的反思。无论用象征含蓄的手法、隐晦的意象来展现深层的意涵，或是以雷霆万钧、愤笔直书方式哀悼南大，谴责有关当局的措施，力透纸背的既是南大生对南大与中华语文教育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他们表达的中华文化的皈依感、民族感、认同感。”[19]

进入1990年代的“文化寻根意识浓厚期”，这个时期的黍离之伤诗歌虽然与前期相比稍有减少，但仍有八十余首之多，南大校友继续抒发心中对南大的顾盼与怀念，例如寒川的《爱情三部曲》隐然表达一种绝望的凄美：

绕道而行，这才发现
岸边的石桌和椅子
斑驳且残缺
还能眷恋什么呢？
一换季，我们都已是
红彤彤散落满地的
相思子
……
我们或许是
飘散无根的一代
一颗固然不起眼
堆积成群
却又喽喽喋喋，最易被
收拾[20]

此外，还有陈剑《南大啊！南大》、《相惜》、《火凤凰》和《过去随风》，云惟利《南园风物》，成君《爱你，南大》，谷衣《云南园——我为梦而来》等。1992年6月，林海玉在出席了南大校

18. 何逸敏《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新世纪学刊》第9期，页25。
19. 同上。
20. 寒川《爱情三部曲》作于1995年8月20日，引诗见寒川诗集《金门系列——寒川诗选（1965-2000）》（新加坡：岛屿文化社，2000年8月），页78-79。

后新加坡的马来文、华文和淡米尔文源流的学校，在社会语言和教育领域朝向单纯化发展趋势下的困境。[8]

1980 年 8 月 8 日，创校于 1956 年的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完成了其所肩负的短短二十余年的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使命，正式走入历史，成为世界上办校时间最短的一所大学。尽管南洋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坚毅的“南大精神”却在时代大潮中被保存了下来。何谓“南大精神”？风沙雁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9]

“南大精神”在南大正式开课之前的 1953 年即已开始孕育，这种精神并不随着南洋大学的走入历史而“随风而逝”或稍减，反而越发凝聚成一股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融入所有重视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族子弟的血液之中，以一种更为坚强的形式存在着，并且发扬光大。新华文学评论者何逸敏把南大精神视为一种“民族资本”：“南大精神是新加坡未来世纪面临困境所要召唤回来的民族资本。对华社而言，南大精神除了更接近某一种历史的追讨与除魅外，它的肯定与保存，更能体现族群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传统能动力。”[10]

1970 年代末期，随着南洋大学的停办已成定局，南大校友和南大在籍学生纷纷提笔捕捉心中的敏感情绪。山雨欲来风满楼，阴霾密布，眼下的学术宫殿很快便会成为一座故园，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浓浓的失落感伤，文化伤痕隐然可见，许多诗人以譬喻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的植物和动物入诗。[11] 例如现实主义诗人杜红一面深情地相信瘦弱的水梅：

深远的根永远向前
在露出土面的地方
又有新芽萌长[12]

8. 详见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6）》，页 109。

9. 引自风沙雁中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3 年 2 月），页 30。

10. 何逸敏《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新世纪学刊》第 9 期（2009 年 12 月），页 25。

11.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页 21。

12. 杜红《水梅》作于 1978 年 6 月，引诗见杜红诗集《杜红诗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7 年），页 136。

走出来，经由文化寻根意识浓厚的转折阶段而进入一个相对冷静的“文化植根意识反思期”，文化植根意识正在逐渐加强之中。

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日趋式微，反观新加坡的邻国泰国华人，他们学习母语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1985 年岁末，潘正镭到泰国北部旅行，回来后写下一首题为“辞渊里飞出萤火虫”的诗。诗人在后记中说，他在旅泰期间，“在一间前国民党孤军所住的陋屋里，惊见一黑板，潦草几个华文字。主人说：‘落籍泰国，入乡随俗，只能夜里教左邻右舍的孩子念中文。就这么一本字典，深山野岭，教他们认识几个方块字，是我的责任，之后，就由他们了。’”[23]。这些在 1940 年代末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因协助泰国政府清剿泰共部队而持难民证滞留泰北的国民党残留军队和眷属，尽管客观条件极其欠缺——学习工具只剩下一本撕损不堪的《辞渊》，他们还是锲而不舍地学习中文：“悠悠木屋里／小黑板挂着悬念／一支粉笔／一点一划／一撇一捺／每一个夜晚／每张稚脸上”[24]。国共内战期间，因协助泰国政府清剿泰共部队而持难民证滞留泰北的国民党残留军队和眷属，尽管客观条件极其欠缺——学习工具只剩下一本撕损不堪的《辞渊》，他们还是锲而不舍地学习中文：“悠悠木屋里／小黑板挂着悬念／。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泰北华人坚持学习母语之举无疑为东南亚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图腾，自有语言文字以来，不同地域的人类便视保有、使用及传承本族的语言文字为天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迁徙至中国南方的客家人流传着一句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无论迁居何处，也无论飘泊何方，客家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正宗的汉族人、正统的炎黄子孙，由于他们的文化坚守，客家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大量古代中原汉语的本来面目。另一个例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国的本土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但其他六国的一些子民却甘冒生命的危险，把以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偷偷藏了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文字有着多么强烈的感情。[25]

马华学者何国忠指出，马来西亚华人“始终没有放弃文化传承的任务。文化传承是根深蒂固的意识，特别是教育，他们觉得这是绝对不能侵犯的领域，如果有任何不利教育的行政偏差，他

23. 潘正镭《辞渊里飞出萤火虫》作于 1986 年 7 月 18 日，引文见潘正镭诗集《赤道走索》（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1990 年 12 月），页 53。

24. 引诗见《赤道走索》，页 52。

25. 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页 2。

城陷之日我揽镜微笑
雕栏玉砌再也不属于我
我纵身蹁跹为春日群蝶
将一脉风流
植出铿锵的千万花魂遍大地
江山信美兮我何所栖

战争终于成为古迹
花开了
在长夜里
猛被我遥远的哭声唤醒
有人披着冷汗坐起
并且
再也不能入眠[15]

莫邪和南子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诗中提起相思树，以此借喻自身对母校的无尽思念，可见相思树承载了多少南大儿女的盈盈情感。张松建指出："'相思树'是南洋大学和华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树被砍倒，隐喻南大被关闭，这个事件给华族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16]《山鬼》一诗是莫邪所能够进行的最深沉的宣泄，她最终因南大的停办愤而去国，其悲切情思实在不难理解。

除了南大校友之外，非南大毕业的新华诗人也不乏咏叹南大的诗章，例如严思的《我此刻寂然——怀念新加坡南洋大学》和希尼尔的《曾经》。东南亚唯一一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停办象征着华文教育的香火无以为继，故而大家对南洋大学的缅怀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所大学应有的感情。[17]

对南大校友所写的黍离之伤诗歌有着深入研究的何逸敏如此阐述："本来只是一所大学的转向，所因此造成相关族群的文化创伤和引发的强烈反应与情意结，拔高到了高层次文化底蕴的境界，彻悟生命的价值，甚至是民族意识、历史意识、群体意识等

15. 莫邪《山鬼》作于1981年2月21日，引诗见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6月），页560。

16. 张松建《暗夜中的燃灯人：南子诗歌论》，《华文文学》第110期（2012年6月），页62。

17. 张森林《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思潮演变》，页28。

文部已被关闭），那股无奈、郁闷、忧伤的情绪，完全展现在他的《瓶梅》一诗中：

你的清名
在那雪花飘飞的大地
芬芳了百千年
此刻
挥笔要写你的芬芳
竟是这般艰难
没有雪
就不知道
什么是苦寒

把你插在瓶中
让你优雅地
凋残[30]

大势已去，雪梅胜景不再，张挥以中文语言教育的彻底凋零比喻为瓶中梅花的凋落，凄苦之感充斥全诗。怀鹰在评述《瓶梅》时指出："在赤道南国，无法赏雪，自然无法看到'苦寒'中（梅花）怒放的盛况。它只是插在瓶中的梅花，曾经'优雅'地开，最后也'优雅地凋残'。"[31] 在母族教育日渐式微的大环境中，诗人的感伤与诗评者的无奈竟然在孤绝的氛围中相映成趣。

二、抗衡中华文化的被边缘化

1990 年代初期，新加坡教育家刘蕙霞指出：母语社会日渐低落、母语应用范围狭窄、母语水准下降，假如这三种不好情势继续发展下去，将直接导致新加坡变成一个单语社会，并严重威胁到母族文化的存在问题。她说："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种语言的学习，不可能只是学习语文，还无形中学习到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没有了母语的学习，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学习母族

30. 张挥《瓶梅》收入张挥诗文集《木雕与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4 年 1 月），页 15。

31. 怀鹰《淡笔抒写浓浓的诗情》，2012 年 6 月《缅甸新文学》网，网址：http://www.burmesehub.com/?uid-4-action-viewspace-itemid-194。

友于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后，写下了《根的传奇》这首赞颂南大精神永垂不朽的诗：

不要问我如何游过时空的洪流，
不要问我何时越过万水千山。
我的孩子，
只要你承受得了
青山不在，红豆失落。
璀璨的星星无声地坠落风尘，
还有，那五千年的遍体鳞伤！

人生不应有遗憾，
只要你不执着那有限的存在
曾经以热泪滋润了满园的花朵，
曾经以春风桃李点红了蹊径。
千里烟波，寂寞路程，
悠游于源水活头，
我何曾失落？

人生本来不是姹紫嫣红的春天。
然而，只要你愿意，
山秀色就蕴藏在你心中。
孩子们，
别再为偶失红豆而相思憔悴！
因为种子早已撒落泥土，
点点情思，盘结在土壤里，
渴望枝叶能突破另一个云天！[21]

林海玉的《根的传奇》显而易见是何逸敏笔下能在激愤与缅怀中充分突显南大精神的南大生诗作。进入新千禧年，适民在《新春抒怀——献给南洋大学》一诗中所抱持的态度是乐观的："今天，我看到了东方巨龙正在腾飞 / 今天，我听见了北方传来的喧天锣鼓 / 期盼你重回久别的校园 / 在新千年的学术疆场上继续迈步"[22]。这个时期的新华诗人大多数已经从最初的文化断根情绪浓烈阶段

21. 引诗见《鱼尾狮之歌——新加坡诗歌散文选》，页 13-14。
22. 引诗见《燐火文学季刊》第 12 期（2004 年 3 月），页 67。

台下，相看的泪眼中
一种相知相惜的情怀
把所有的心串联起来
一种文化的体认、节日的传承
在坚贞不移的节奏中
　　涟漪般激荡开来……[35]

与郭永秀同时受邀出席“诗的四重奏”文娱晚会的还有潘正镭，后者也同样被宽柔中学二十四节令鼓擂鼓齐鸣，声势如传统在浩浩召唤的场面所震慑，并在晚会后写下《烧砖煮酒》一诗，诗的第二节是这样写的：

烧现代的火哟煮传统的酒
煮现代的酒哟烧传统的火
　　杯樽一碰
　　天地无疆
　　鼓，节令廿四
　　浩浩呼唤自黄河
　　饮
　　斜
　　大
　　海[36]

《烧砖煮酒》是文学评论者周维介所推崇的诗歌之一：“诗人多次拜访海峡对岸，感受当地华裔焦急地传递薪火，回头遥望自己岸边的文化疆土，不免有些许激动。一浸身自己的传统里，喜悦是情不自禁的。”[37]周可则形容《烧砖煮酒》一诗“是以饱满的热情，为华族母体文化的复活与再生呐喊、壮行”[38]。无独有偶的，潘正镭的《酿花酒》一诗也是环绕着文化继承的深刻主题而创作的：

为什么而犹疑呢？
爷爷以前便留给父亲的

35. 引诗见《五月诗刊》第10期（1988年10月），页50。
36. 潘正镭《烧砖煮酒》作于1988年11月20日，引诗见潘正镭诗集《赤道走索》，页98。
37. 周维介《徘徊岛国文化绳索上的诗情——读〈赤道走索〉》，《赤道走索》，附录。
38. 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潘正镭》，《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631。

们就会群起反对。因为它是传承文化最基本的工具，相比之下，其他诸如文学、艺术、音乐，都是第二层次，文化传承还是以教育为首”[26]。在争取华文教育方面，马来西亚华社有着健全的领导机构及肯为华教事业前仆后继的领袖，而且华社把发展母语教育提高到民族存亡的高度，并获得了本种族的认同，再加上华教运动坚守宗旨，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以至于华文教育几近奇迹地在马来西亚保留了下来，更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27]

林也的诗风一向以前卫著称，他所创作的黍离之伤诗作不多，在《播种的时候》一诗中，他以务实的诗笔强调了播种文化种子的重要性，把从第一语文降至第二语文的华文科所传授的三千个汉字形容为三千颗种子，颇值得深读：

实在不多
切不能失落一粒
看掌中种子三千
得十二三年方成材
组成防风林
（根，必然深深紧抱
母亲胸膛一样的
大地）[28]

退休之前的新华作家张挥长期在新加坡西区颇负盛名的武吉班让中学执教，1984 年，武中完成了以英语统一教学媒介语的教学政策改革。二十多年后在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他仍心存愁苦之绪：“这所在七十年代曾办过华文高中部的华文中学，竟是西区最早被‘英语统一’的华文中学。原来华文程度越高的学校，就要更早地被完成‘语文统战’的工作。于是，我就渐渐失去用我所熟悉的语言文字，来诱导我的学生去理解我心中的‘山河文化’了！而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忧情苦绪常会涌上心头，令我感到格外悲凉神伤。”[29]1980 年代末，当张挥得知所有华小毕业生都无缘进入武中就读华文部时（因为华

26.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边缘心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 年 3 月），页 168-169。

27. 详见周聿峨《移民族群的民族母语教育演化：新马华族母语教育比较》，《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页 121-140。

28. 林也《播种的时候》作于 1984 年 2 月，引诗见南子主编《五月现代诗选》（新加坡：五月诗社，1989 年 8 月），页 75。

29. 张挥《读写我心中的山河》，2009 年 10 月 23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它生长　生长在东
以不屈的节
挑负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历史　竹的历史
风平时　竹默默奉献

它曾碎身成片段
为方方仓颉
串龙的史册
……

暴风雨来时
沉默的竹
唱着激越的歌

且数风流人物
以一管长毫
描丹青　绘典型
以不屈的节
一一千古留名
以不屈的节
贯意志长虹[42]

《竹》的开句“它生长 生长在东”,以及女诗人在诗末的附记:“在晒衣服时，七彩塑胶套里的竹总是这么说：我来自东，我要亮节啊，我要高风！”，延续了石君一以贯之的“东方意涵”。香港作家东瑞对这首七十六行的长诗赞誉有加：“《竹》写来淋漓酣畅，激漾着一股回肠荡气，充满动人心魄的激情，将诗人的创作才情、技巧功力比较充分全面地发挥出来。”[43]母语是牵缠石君多年的文化乡愁，然而，新加坡华社每况愈下的母语教育景况却有违诗人的精神家园，令诗人惆怅不已。2006年7月2日，石君在一个公开座谈会上悲叹：“新加坡华人有人不读母语。……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怨恨学习母语的。”[44]借

42. 石君《竹》原载《文汇报》1988年4月，引诗见石君诗集《似水 是水》（香港：日月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57、59。

43. 石君《似水 是水》序二，页23。

44. 石君《仰望华文文学的无限蓝天》，《热带学报》第11期（2006年9月），页3。

文化的大好机会。这是形成母族根基的另一危机。”[32] 她甚至预言，如果新加坡的母语教育情况没有改善，新加坡华族将来的文化会式微至下列的样子：“那时的华人社会，将会接近目前美加华裔年轻一代的社会一样，只说英语、写英文，对华族文化可能还多多少少抱有怀旧的情怀。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会回复到过去峇峇文化的模样，只保留某些华族文化的表面形式，如过去的峇峇遵照清代的婚礼仪式、拜祖先等，他们向英国文化认同，而丧失了自己语言和文化的认同。”[33]

1980 年代，迈出了对南洋大学的沉湎与忧伤，更多新华诗人放眼于当时的华文文化的没落现象，从华文教育的断根危机到华文文化的断根警号，新华诗人的内心经历了一场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抗衡与拔河，并用他们蘸满文化之泪的诗笔写下了一首首见证时代之变的黍离之伤诗歌，例如梁钺悲壮的《茶如是说》，写出了一代文化人对本族文化的眷恋与执着：

是茶，当然该肤着我们好看的茶色
当然该涵着我们清纯的茶味
这色就算是褐
也褐得十分古典十分
出色，味道就算苦涩
那也苦得芬芳
涩得过瘾[34]

1988 年端午节，身跨音乐和写作两界的新华诗人郭永秀受邀出席在马来西亚宽柔中学举行的“诗的四重奏”文娱晚会，对晚会开场时以华人二十四节令题名的二十四面大鼓联奏留下深刻印象，并在回返新加坡后写下气势磅礴的八十行长诗《听鼓记》。此诗共分九节，节节寄寓昂扬，情感充沛，最后一节更是点出了继承文化香火的决然心志：

一脉相传，鼓声
是万年不熄的香火
台上，有传灯的双手

32. 刘蕙霞《别做断了线的风筝》作于 1990 年 6 月 7 日，引文见刘蕙霞评论集《别做断了线的风筝》（新加坡：山景出版社，1992 年 6 月），页 3-7。

33. 刘蕙霞《华族文化面临的危机》，《别做断了线的风筝》，页 9。

34. 梁钺《茶如是说》作于 1982 年 11 月 8 日，引诗见梁钺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 年 8 月），页 8。

文化的苦涩根部。”[47]

处于世纪之交的新华作家同样也处于语言教育环境交替的大时代。新加坡华族文化危机感主要涵盖两方面的内容：文化的危机感，例如忽视根的存在，忽视本族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等；语言的危机感，例如忽视母语的学习，把母语的学习停留在讲和听的初阶。华文作家对这两方面都有深刻和广泛的感受，他们对此课题的思考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在文化而非政治的层面上对华族文化的式微表达深沉哀悼。这些作品透过写实或象征的手法，有者感怀文化贫血，有者陈述文化乡愁，有者抒发切肤之痛，有者捍卫华教权利，它们不仅形象地勾勒出华文的式微，也真实地反映了文化的没落。[48]进入1990年代初期，新华诗人更热烈地展现他们延续自1980年代的对文化寻根的迫切感，例如南子所写的《历史的肩负》一诗：

根的需要
一如空气和水
在断奶以后
在成长的过程中

文化的需要
或者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在铜臭以外
在股市指数上升以外

活着，总不能逃避传统
或者加以继承
或者加以诠释
在不可逃避的网罟之外

生为黑眼珠
黄皮肤的族类
历史的重压
你不肩负，谁来肩负[49]

47. 周瑟瑟《诗歌之根·〈双箸传奇〉》，《赤道风》第17期（1991年5月），页80。
48. 张森林《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思潮演变》，《炎黄文化》第14期，页30。
49. 南子《历史的肩负》作于1990年2月13日，引诗见《五月乡土诗选》（新加坡：五月诗社，1992年），页65。

陈年老酒
你在花瓣都剥落的时候
饮尽

空中浮游的
陶壶
风中仍响着
云汉的回音

在你和你的孩子
没有失去名和姓之前
还为什么而犹疑呢？
把昨夜的花蕊透血密封

黄花酿酒
发醇来春的芬芳[39]

周维介指出，《酿花酒》以酒喻文化，诉陈“你”在花瓣剥落的时候，把酒喝光，暗示这一代人将失去一脉相传的传统。诗人透过诗意的美丽、文字的感染，轻发文化的呼唤。[40]周可则从传统文化血脉对于现代人的重要价值意义来评析这首诗：“诗人以酒来喻血缘本已透露出些许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有情韵，而他以借黄花酿酒来陈诉其赓续文化传统的心愿，则更是流露出诗人浸染于中华文化醇厚诗意中的那份沉醉和自得。”[41]

石君的长诗《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竹在中华文化疆域中的用途，包括作为承载方块字的竹简、飘扬礼仪之邦旗帜的旗杆、蓑笠翁谱风雨渔歌的竹筏、夹起中华菜肴的竹筷、吹奏绕梁韵律的竹箫；第二部分则是写中华历史上有着与竹一般不屈的气节的人物，包括了揭竿起义、叫暴君丧胆的陈胜吴广；沉忠魂于汨罗、狂啸千古怀沙之歌的屈原；三千白发银须/横扫胡尘的苏武；抖落多少如云富贵/挺不折腰身的陶潜；横空出世、隐迹竹荫的竹林七贤；风流倜傥、才华洋溢的杜牧等等。这首史诗的第一部分有这样激越的诗句：

39. 潘正镭《酿花酒》作于1985年，引诗见《赤道走索》，页50。
40. 周维介《徘徊岛国文化绳索上的诗情——读〈赤道走索〉》，《赤道走索》，附录。
41. 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潘正镭》，《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631。

善相济》一诗，其中有一节这样写道：

同济呵同济
同善相济
怎会似一首断弦的歌
该有金铜丝管来延续
延续下去
只因为这首老歌
是岛国的回音壁
回响昔日苦难病黎渴望生存的歌吟[52]

对于紧紧拥抱中华文化的古琴而言，同济医院的变身也是一桩无法忍受的事实，诗人的《怀“同济医院”》，在情感上与前述南子和贺兰宁的诗前后呼应，诗的其中两节让人痛惜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江河日下、盛景不复：

铜钟已哑
配药室
不闻春药师的吟唱
巴戟七钱
沙参、枣仁半两

大夫呢
是记忆里
瘦得不能再瘦的
一支狼毫
一张发黄的单方[53]

进入千禧年，长风葛的诗篇《把根留住》体现了文化植根的要义，该诗的最后一节：

这个族群敲的是个古老的钟
敲出来的是号钟、警钟，还是丧钟？
文化的根，源远流长

52. 贺兰宁《同善相济》作于1999年9月28日，引诗见贺兰宁诗集《花调》（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5月），页40。

53. 古琴《怀“同济医院”》作于1990年代末，引诗见古琴诗与散文合集《诗文自选集》（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11年月），页153。

着《竹》等自我振奋的诗作的书写，石君把她对中华文化的爱恋发挥到了极致。

目睹华族文化日渐被边缘化和被腐蚀，方然把华人日常的餐具筷子比喻为“龙身上掉下的肋骨”，巧思妙想地写下《双箸传奇》这首抒发因母族文化式微而产生的没落情怀、同时坚定母族文化立场的诗歌，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意味。诗的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那是龙身掉下的
——两根肋骨
别号“筷子”
兼具了
　木的粗犷
　竹的高节
　象牙的坚朗
是力学
　是遗宝
　　是天骄
能插、能扒、还能挑
神奇而灵巧

商痕纵已淡
祖先的汗渍依稀
钟鼎文不再飘逸
甲骨也化石
唯独你
一部古雅典籍
犹精致绚丽
　未减当年魅力[45]

中国学者赵朕、赵焱在评述《双箸传奇》时指出，诗人借“双箸”来生发感情，淋漓尽致地张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诗人展望未来，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由此表达了诗人仰慕、热爱和赞颂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挚感情。”[46]1991年，年轻评论者周瑟瑟在评析《双箸传奇》时说：“华族的现实文化处境经过方然极为感情化的‘双箸情结’的观照，已经找到现代

45. 方然《双箸传奇》作于1989年9月，引诗见方然诗集《那箬叶包裹着的……》（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1997年8月），页23。

46. 赵朕、赵焱《乡情·意象·节奏——读新加坡华文作家方然诗漫笔》原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引文见方然编著《瓠剑录》（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7年3月），页205。

表现的就是诗人这种捍卫文化尊严的大哀之气。在诗的第七、第八、第九和第11节中，诗人发出了凸显文化脊梁的声声诘问：

我华巫印先民早已在此落地生根
怎么在河口广场竟不让树碑立传？
你地处荒郊野外
怎么还要把你毁弃铲光？

是不是我们羞于为华族子孙，宁做哑哑？
是不是我们耻于优秀的华族文化？
还是我们着实太过洋化愧对历史？
还是我们数典忘祖，心里惧怕？

牌坊啊！牌坊
是你担负了历史的罪名？
还是代人受过？或是
惑着你碍眼，非把你连根拔？
……
打碎了牌坊的砖块
就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牌坊吗？
从地表上铲除了牌坊
就能抹去历史吗？[55]

陈剑在《哀牌坊》中不只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哀伤情感，同时也反映了成千上万南大毕业生的心中话。牌坊的被拆除可能象征着一种文化的被瓦解，难怪诗人会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凭吊。“打碎了牌坊的砖块/就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牌坊吗？”这是当文化象征物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时，诗人所能做出的最本能的文化捍卫。

成君1978年毕业于南大历史系，在他毕业后七年，南大牌坊面临被拆除的厄运。《楼牌·心台》这首短诗记录了他这个时候的凄楚感受：

若不撩人相思
何把相思乱砍

55. 引诗见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30-31。

时移世易，独立后的新加坡经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社会急剧转型，新华作家一直以观察社会现实——尤其是关注文化现象为己任。创立于1867年的新加坡同济医院历经百年风雨和各种挑战，同济文化一如既往，同济精神历久弥新，始终如一地贯彻“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国籍、施医赠药、分文不取”的创办信念。1976年11月，同济医院迁入振瑞路现址，1990年代末期，象征中华文化堡垒的新加坡同济医院旧址改头换面，摇身一变而成一家灯红酒绿的酒坊，令年长一辈的新华诗人无限忧伤。善于思考文化问题的南子在《昨日药香》一诗中展现了这种独有的感伤，诗的下半节是这样写的：

那天，我走进古老的建筑
老中医变成了酒保
沉默、衰弱的病人
变成喧闹的酒客
捣药声变成摇滚乐
我向柜台伸出手
拿到的不是一包草药
是一杯黄澄澄的
冒泡的液体
我默默地啜饮
没有人看见我眼角
有一滴泪[50]

中国作家张端彬认为，百年中医旧址让位给现代酒肆，这是近代西方文化在向古老的东方中华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不足为奇。他如是宽慰和激励曾为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忧虑过的新华诗人：“诗人南子是多愁善感的。他为石狮流过泪，为铜像流过泪，为古老的汉字流过泪。今天又为消失的昨日药香流泪。在这里，我却要安慰心地善良的诗人：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会消失，中华医学不会消失。昨日药香依然浓郁。”[51]

目睹同济医院这座原本济世救民的中医院旧址沦为欢乐场所，中医出身的贺兰宁自然也心有戚戚焉，他作于世纪之交的《同

50. 南子《昨日药香》作于1999年10月，引诗见《新华文学》第48期（1999年12月），页6。

51. 张端彬《药香依然浓郁——简评南子的〈昨日药香〉》，《新华文学》第53期（2001年4月），页180。

南大被迫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这已然在新加坡华社中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文化伤痕，而作为历史象征物与文化象征物的南大牌坊最终可能尸骨无存，这对华社而言更是文化情感上的二度伤害。原甸虽然不是南大毕业生，但他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他对南大的情感着实不在一般南大毕业生之下。

资深诗人杜红是1960年南大史地系毕业生，尽管他曾经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受过短暂的牢狱之灾，但在新加坡建国之后，他却过着还算不错的小资生活。南大牌坊将被拆除的消息传来，对杜红造成不小的震撼，《无名牌坊》是他对母校最后一片净土即将消散的凭吊之作：

漫长的四年
每天走过那牌坊
都懒得抬头一望

谁知三十年后的今天
听说要拆那牌坊
我却无限地心伤

跑了十三哩半
最后一次看看牌坊
不见了题字，不见了下款

无限心伤
掏出心中的牌坊——
还围绕着相思树，还留着一九五五年[58]

面对着社会文明进程中民族文化符号所遭受到的不文明重挫，杜红没有像陈剑那般的愤激之情，也没有像原甸那样的呐喊之意，他有的只是方寸世界显露无遗的无力感。1987年，潘正镭也以《牌楼》一诗，承载他对母校的关切之意：

血和汗浇灌的大路
说是阴影太深

58. 杜红《无名牌坊》作于1987年3月，原载《文学半年刊》第19期（1987年6月），页5。引诗见杜红《杜红诗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7年），页178。

尽在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巨浪之中
以及许多先贤的品格
如文天祥的威武不屈
如岳飞的精忠报国……
那隐藏在我们血脉中的性情
祖先们实践了几千年的
文明的生存[54]

三、以“南大牌坊”为主题诸诗捍卫文化尊严

1980 年 8 月 8 日，南洋大学正式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作为中台港澳地区以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在肩负了二十余年的华文高校教育任务之后，正式走入历史。尽管南大复名无望，复办更无望，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南大毕业生仍然对南大原校园内的各种风物恋恋不忘。这些承载着一整代南大人美好记忆的风物并没有完全随着南大的走入历史而嘎然而止，有些反而历久弥新。在这些牵动着南大人神经末梢的风物中，最能令南大人黯然神伤的莫过于南大牌坊。

南洋大学在 1980 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政府在 1981 年 8 月把南大原址改为南洋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园毁重建，道改他口，唯留牌坊，默守历史的凄然。笔者在整理新华黍离之伤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现在咏叹南大风物的诗歌中，有多首诗作以南大牌坊为咏物对象。牌坊，又名牌楼，原本是中国封建社会为表扬德政功绩、科举上榜和忠孝贞节等目的而树立的建筑物。作为南大原校园入口处的牌坊，南大牌坊最原始的目的是标明地名，然而，随着南大二十多年校史的终结，南大牌坊的文化象征意义远远高于它原来的地标意义。

1985 年，当第七届南大地理系毕业生陈剑听闻有人蓄意拆除南大牌坊时，敏感的他即刻挥笔写下《哀牌坊》这首诗。此诗收入陈剑在 1995 年出版的诗集《火凤凰》内，这本诗集也是迄今唯一一本纯粹抒写南大情怀的个人单行本。哀者，悼也，南大牌坊作为南大的重要坐标，即将被强行拆除而消失在世人眼前，陈剑当时尽管已经毕业了将近二十年，心中仍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胸臆间尽是散不去的闷气。《哀牌坊》全诗 13 节共 52 行，

54. 引诗见长风葛诗集《拥抱的感觉真好》（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2 年 1 月），页 87。

源流以后，华校知识分子对母族文化逐渐淡薄的走势，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十多年来，许多文学作品都迂回暗示母族文化渐趋暗淡的失落心情。《牌楼》深刻表示了这种沉痛。……这样的诗，仍兜着历史、文化的轴心运转。文人的触觉虽属感性，但认同血缘，到底是一种真实。”[61]

在南大中文系毕业生云惟利的眼中，南大风物包含了红楼、短亭、碑文、小湖、牌坊。1994年夏天，云惟利重回南大原校园，“昔日行迹所经之地，仿佛还听到同学的笑声，而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尽是胡人胡语，顿觉沧桑。南园历尽苦难，不知何时可见天日也”，万千感慨之余，他随笔写下如歌如泣的组诗《南园风物》，其中《牌坊》是这样写的：

看地形的人说，
朝南最多风雨。
背后无忧，
进了山口便是相思林。

四十年来，守住山口，
如横刀立马的大将军。
近午的炎阳似火，
夕照如熏烟迷眼。

季风来时雨
如草船借箭，
江面有万马千军。
风雨正从南面来。

挡住了南拳北腿，
东邪西毒，
而逝者如斯！
挡不住的风雨如劫数。

吹落贞节牌坊的芳名。

61. 周维介《徘徊岛国文化绳索上的诗情——读〈赤道走索〉》，《赤道走索》，附录。

欲不使人回顾
何须封路毁楼牌

声声发扬光大
正不是此地无银
无银三百

风风雨雨
千秋万载
必有我师
永筑心台[56]

故园将毁，情何以堪？情何以托？成君以谦谦君子的形象，以淡定雅致的诗笔，反衬内心丰富澎湃的情感。古人登高台而放歌，成君却是筑心台而低吟。以外在的有形之物来比拟内心的无形感受，“风风雨雨 / 千秋万载 / 必有我师 / 永筑心台”，诗风婉约的成君的这四句诗，可媲美另一位南大毕业生贺兰宁在《城上怀古》中的名句：“另一座长城 / 终在心头筑起”。当诗人无法把握外在的文化实体和实景时，他们只能够借助内心的文化象征和虚象，来延续自己既有的文化构成和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文化保存的最深层次。陈剑如此，成君如此，贺兰宁也是如此。

当南大被狠狠地写下一纸休书的时候，南大牌坊那象征着民族文化香火的守护者形象便显得有点摇摇欲坠了。1980 年代中期，拆除南大牌坊的谣言在坊间流传造成人心惶惶，原甸有感于“牌坊之将坍塌兮，吾心不免有忧戚”，写下《哀牌坊》一诗加以控诉，诗中一节如是写道：

报纸上有一则广告
向商人们招标着
看谁能以最廉价的斧头
斲断这一座高贵的牌坊
善感的人
对着这一块招标广告
抖落簌簌的眼泪……[57]

56. 成君《楼牌·心台》作于 1985 年 12 月 13 日，引诗见成君诗集《淡淡的情愫》（新加坡：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1990 年 1 月），页 28。

57. 原甸《哀牌坊》作于 1987 年 1 月 15 日，引诗见原甸诗集《原甸三十年集（1959-1989）》，页 378。

“时间”是谷衣诗作里一个重要的命题，他的诗作中不乏“我又回到”和“阔别多年”等富于时间元素的语句。魂牵梦萦的云南园构筑了谷衣的文学之梦，而云南园被弃为废园的历史进程，则让谷衣心中充满折翼的挫折感。诗人在目睹了南大牌坊的新竖立点以及南大原校园内人面桃花的事实之后，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有点迷惘——/是时间的机器把我带进/那遥远的过去？/还是我失去了辨认火凤凰的能力？！”火浴的凤凰是华族文化中重生的标志，谷衣诗句中的火凤凰以及陈剑的诗题和书名中的火凤凰，还有潘正镭诗句中的“时间老人会回来的”，说明了深藏在南大毕业生心中对火凤凰再生的冀望。

进入新千禧年，南大毕业生对母校南大的咏叹之声并未稍歇，南大经济系毕业的秦林以《牌坊》一诗追寻往日的步履，寄托了南大学子对于把南大牌坊迁移至母校校园（即如今的南洋理工大学）门口的期待，希望这座牌坊最终能够物归原位。这首《牌坊》诗分六节，最后一节以强劲的节拍和坚定的语气写道：

沿着三十五年的路寻寻觅觅
照亮了流落荒野的牌坊
让它成为岩石　与日月星辰并驾齐驱！[65]

秦林的《牌坊》诗意昂扬，充满了新千禧年的美好寄愿。作者在诗的后记中引述毕业于1966年南大现代语言学系的校友陈瑞献的呼吁：“旧牌坊迁到新校门，才能真正把南大的历史包袱卸下来，才能毫不含糊地、有智慧和象征意义地真正把新旧南大的历史衔接起来，让一座历史建筑重新发出生命力，世世代代感召着莘莘学子们。”[66]可以这么说，这个时期的南大牌坊咏叹诗，重点在于呼吁当局把原南大牌坊移至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门，通过牌坊的位置转移，象征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在历史定位上的相互衔接，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对南洋大学的一脉相承。

1963年毕业于南大经济系的甘文放则在2001年以隐晦的诗笔写下《一座牌坊》这首短诗：

冷落地兀立在高岗上
我已成苍老和孤寂
多少无情岁月的洗礼

65. 秦林《牌坊》作于2003年8月，引诗见秦林诗集《秦林诗选》（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年6月），页170。
66. 同上。

改道，惟留牌楼
寂守历史荒草的窥伺

最后一锄最后一畚箕
星星都把它记在湖底
最后一棵相思树
英爆园毁
书香红豆
眼珠子怒长方砖里

分娩剧痛原是最兴奋的
果实还在交耳播种秘密
骤然树倒根拔弦断无声
南飘风云埋入昨日暴雨

火炬为我们点燃
我们却把光阴给了黑夜
牌楼，孤守子孙的忏悔：
会的，时间老人会回来的

史册上打扫落叶点数光华[59]

潘正镭后来在回忆难过的尘封往事时透露："我的南洋大学文凭，不是校长，也不是学者教授签发，是由一名在关闭南大前，受委确保'安稳过渡'的特派官僚签发。我本可以和好多同学一样，拒绝参加毕业典礼，潇洒地继续在南洋谷打篮球。"[60] 以这样的精神依托作为背景，我们不难理解潘正镭在《牌楼》一诗中的情感表达，这首诗的诗题虽然是"牌楼"，但全诗的内容更多是在哀悼和凭吊南大的无疾而终，尽管南大牌坊的所在地已不再是南大的入口处，其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形象在诗人心中却未减半分；寂守历史荒草的牌坊正在默默地孤守子孙的忏悔，潘正镭笔下那股文化坚守的心理情绪不言而喻。

周维介结合时代背景来评述《牌楼》："自从统一学校语文

59. 引诗见《同温层》第 10 期（1990 年 12 月），页 44。

60. 潘正镭《立在今朝望千秋》，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 年 12 月），页 146。

落日之后。牌坊凄然
大后方已沦陷
前无去路
牌坊，终于不能再守护
那一丁点的
尊严

那年被流放
甚至被撕裂脸皮
便注定牌坊无以复生的罪状
从此，孤独一隅
不再有人
走过[69]

寒川的诗笔一如既往地带有深重的情感，诗人缓缓地注视着南大的逐渐消融，凝望着孤独终老的南大牌坊，心中始终无法释怀。南大牌坊的凄苦命运宛如维系民族文化的尊严分崩离析，时刻咬噬着诗人的心灵。南大何罪，南大牌坊何辜，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和刑罚？深情诗人曾经与南大同呼吸共命运，他在2010年代的深情独白，再度唤起了南大毕业生的集体回忆。

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翁弦尉，其所创作的《幸福之门》，把南大牌坊拟人化，把自己化身为南大牌坊，在惊悚而微颤的语句中流泻着作者满腔的愤懑。全诗35行，一气呵成：

明月高挂，微凉晚上
月光牵引你，在公寓与组屋的小巷中迷失
寻我——原则上轻而易举
地图上冒现美丽的玩具
仿造我、复制我
不敢惊动我
既然早已习惯与蟑螂和虫鸣共处
请勿坐着地铁来见我
隔着玻璃相望

69. 同上。

瓦片如前朝的宫女，
扬起的尘埃有泪，
夕照如熏烟迷眼。[62]

云惟利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学者，所以他在创作新诗时难免会带有浓浓的古诗意象，上述《牌坊》一诗即是一例。针对这首诗作，何逸敏指出："诗人对历史进程纵向的整体把握和借古喻今，既归纳又扩展了诗歌的空间，并使主旨更具概括性。这种高层度的、理性化的、情感收敛的省思，成为云惟利诗歌的共有特征。"[63] 在诗人的认知中，南大牌坊浓缩了南大所有的尊严，南大和南大牌坊是二合为一的一个整体。作为一名曾经受教于南大而后又执教于南大校园的诗人，云惟利的诗句"吹落贞节牌坊的芳名"，不仅一针见血地写出了自己内心的颤动，同时也道出了其他南大人心中共有的感觉。

到了1990年代中期，尽管当局从善如流，南大牌坊被拆除的传闻已经烟消云散，南大人对南大牌坊被拆除的忧虑不复存在，但是，南大入口处改道，南大牌坊与南大原校园各处一方，仍使诗人们心有戚戚焉。诗人们继续通过对南大牌坊的吟咏，寄托对母校的深切思念；而南大牌坊附近公路的改道，南大牌坊的被重新安置，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类咏物诗的新主题。1962年南大历史系毕业的学者谷衣的短诗《牌坊》，便是在这种氛围下书写的作品：

这是我熟悉的牌坊
却竖立在我不熟悉的地方

牌坊内美艳如玉的姑娘
怎么会是养育我成人的老娘？
我有点迷惘——
是时间的机器把我带进
　　那遥远的过去？
还是我失去了辨认火凤凰的能力？！[64]

62. 引诗见《文学半年刊》第38期（1996年12月），页80。
63. 何逸敏《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新世纪学刊》第9期，页15。
64. 谷衣《牌坊》作于1996年，引诗见谷衣诗集《谷衣诗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2月），页146。

“拆离我、粉碎我 / 搬动我或铲平我”；这一连串带有破坏性的动词的递进应用，这种犀利独特、一泻千里的反讽式书写风格所营造出来的阅读效果，与过往南大毕业生偏向和风细雨式的书写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

2003 年 7 月 26 日，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联办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公开演讲会“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之后，引起一群南大毕业生的巨大回响。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过后将这些文章编选进《南大精神》一书。这些作品主要环绕在南大精神的传承、南大牌坊的安置、南大复名等议题上，其中就包括了刘培芳的《牌坊三思》和郑英豪的《把尊严还给南大牌坊》。刘培芳在《牌坊三思》一文中沉重地表达了她对南大的怀念：“南大牌坊形同新加坡华社或华校生的图腾，原因无庸赘述，有心人都能领会。如果不是因为南大曾经遭遇关闭的厄运，他们对这座图腾的执着和创伤感叹或许不会那么深而且重。”[71] 刘培芳对南大牌坊的眷恋与情感的理解，可视为近三十年间南大诗人对南大牌坊的咏叹的注脚。

据知，新加坡西部目前有新旧两座南大牌坊，原南大牌坊始建于 1955 年，在 1980 年代中期沸沸扬扬的拆除声中没有被拆除，已在 2000 年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可谓“位列仙班”了，静静地伫立于裕廊西体育场对面的公园；位于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的新南大牌坊始建于 1995 年，是仿前者而建造的。可以这么说，原南大牌坊已经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南大毕业的诗人墨客自 1981 年以来对南大牌坊的书写，实际篇数肯定不只上述诗作，笔者只是摘取手头上所拥有的资料来加以归纳和陈述。诗人们对南大的缅怀，对南大风物乃至南大牌坊的不断咏叹、吟唱和书写，不啻为对族魂的一种回归式的召唤；只有当历史得以澄清，文化身份得以尊重，文化尊严得以捍卫时，诗人们对南大牌坊的回魂式的咏叹，或许才会有终止的一天。

四、梁钺《鱼尾狮》对“文化杂种体”的思考

71. 引文见《南大精神》，页 155。

我留下一页沧桑的痕迹

曾经有过繁荣与光辉的日子
而我，却在明昧的夜空里失去方向
星相家都说我从此应该卸下华装
只因我曾经有过光辉与繁荣

我总是终日都在
椰风蕉雨中低声吟叹
无论历史对我如何
是讥讽，还是赞颂[67]

甘文放应用拟人的笔法，将一份浓得化不开的南大情感寄托在饱经沧桑的南大牌坊上，笔者在阅读这首诗作时，仿佛看到一个满怀诗意的诗人，踽踽独行于历史的小径上，当所有的华丽都归于平淡时，诗人的身影与牌坊最终化为一体，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低徊。

寒川是1970年代初期的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1995年以“爱情三部曲”为诗题写下咏叹南大的组诗，事隔17年，寒川爱护母校的心意未减，挥笔创作诗歌《牌坊独语》，为带有原罪之名的南大牌坊伸张冤屈，同时也借喃喃独语宣泄心中的烦闷。《牌坊独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节：

心事谁人与说
弱冠之后
纷纷扰扰
尽都是无稽之谈
仓颉的文字被贱渎
五千年的历史负荷过重
牌坊在乡间边缘
默默伫立[68]

第二部分的第二和第三节：

67. 引诗见《甘文放诗文集》（新加坡：先锋出版私人有限公司，2009年7月），页24。
68. 寒川《牌坊独语》作于2012年10月26日，引诗见《锡山》第39期（2013年7月），页11。

鱼狮交配的怪胎

我忍不住去探望你
忍不住要对你垂泪
因为呵，因为历史的门槛外
我也是鱼尾狮
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两眶决堤的泪要流[74]

梁钺借由《鱼尾狮》的咏叹，“寄寓自己对新加坡华族族性和传统文化产生变异的思考，蕴含着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满腔的悲苦情怀”[75]。《鱼尾狮》高度体现了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异域氛围中，自身文化（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英国文化）的格格不入，同时印证了印度的后殖民批判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所提出的“殖民杂种体”（colonial hybridity）或“文化杂种体”（cultural hybridity）理论，而这种混杂现象正是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必然产物。

王润华曾经感慨地说：“华族文化面临的危机，从7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课题，因为人人将会变成鱼尾狮。其实失落感、彷徨感、恐惧感并不限于文化精神的层次上，新加坡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都引起华人的不安，大家都怕在急速的变化中，自己会变成一个怪人。”[76]陈贤茂觉得情感充盈的梁钺以丰富的联想力和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抓住鱼尾狮不鱼不狮，“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的怪诞荒谬形象，悲戚地讽喻了“自己的语言可以听不懂，自己的文字可以不相认，对自己的文化可以瞠目结舌”的不鱼不狮、不华不洋的一代，所以他不胜唏嘘地说：“面对历史，面对将来，诗人感到深沉的悲哀”[77]。《鱼尾狮》是历史反思和文化追寻高度融合的生动呈现，对于这首极富思想内涵的诗，周可认为梁钺以鱼尾狮那种非鱼非狮的荒谬组合“来暗喻新加坡这个既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又饱受西方殖民文化侵蚀

74. 梁钺《鱼尾狮》作于1984年3月5日，引诗见《茶如是说》，页37-38。
75. 郭惠芬《梁钺〈鱼尾狮〉论析》，杨松年、杨宗翰主编《跨国界诗想：世华新诗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12月），页189。
76. 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页47。
77. 陈贤茂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470。

荒野上的青烟袅袅
请驾着铲泥机、拖拉车或装甲车
带上电锯、锄头、铲子或一壶火药
敲打我、锯断我、焚烧我、引爆我
凭吊我——原则上可以，但请勿带上摄影机
拆离我、粉碎我
搬动我或铲平我——之前
请派发一打啤酒予脚下的民工
他们每日依偎在我身上
搔痒、驱蚊和喂食我
打发他们、遣散他们、安抚他们
请先把牌匾从我头上拆下
点燃成火炬
夜黑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谢谢你们忘了我
我是门
早已遗失了自己的门址
凡从我进来的
从来没有得救
出入没有草吃
我不是门
从来没有一把自己的钥匙
前方无路通往蓬莱
后面无径寻回桃源
一丝山风、一粒相思籽、一缕月光足以
淹没我、穿过我、掏空我[70]

翁弦尉并非南大毕业生，他是从一个落户狮城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来书写南大牌坊的。翻阅着南大一页页走向没顶的辛酸史，亲眼见证南大牌坊一件件走上消融的辛酸事，诗人岂能没有触动？他抡着一管客观而冷峻的诗笔，蘸着时代边缘人的声声呼唤，用触目惊心的诗句来唤醒那些尚未被刺痛的灵魂："带上电锯、锄头、铲子或一壶火药/敲打我、锯断我、焚烧我、引爆我/凭吊我"，

70. 翁弦尉《幸福之门》作于2011年，引诗见2012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阳昱所写的名为《二度漂流》的诗作，以及古巴民族诗人尼古拉斯纪廉 (Nicolas Guillen, 1902-1989) 名为《两个祖先的歌》的诗歌，我们或可从中找出某种共同的契机：

我曾经有两只舌头
一只中文一只英文
我曾经有两颗心脏
一个东方一个西方
而如今我一无所有
唯有再度去流亡

——欧阳昱《二度漂流》[83]

他们的幻影，只有我能看见，
两个将我护佑的祖先。

我的黑祖先：
皮革和木头制成的手鼓，
长矛上装着骨尖。
我的白祖先：
灰色的武士盔甲，
宽衣领装饰着麻片。

——尼古拉斯·纪廉《两个祖先的歌》第一、第二节[84]

欧阳昱的《二度漂流》是中国新离散文学的诗作，写出了漂泊与离愁的无奈。虽然饱学的作者在东西方文化的领域中游刃有余，但远离祖国（中国）的欧阳昱始终是以北望的眼神来回首家乡的，所以离散和文化身份认同肯定是作者永恒的创作母题。至于纪廉，他“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和发展古巴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的民间诗歌和民间谣曲，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去体会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诗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热烈的战斗性。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古巴民族特有的旋律和气氛，可以伴着音乐演唱，而又充满了斗争的号召，具有激奋人心的热情的力量”[85]。《两个祖先的歌》这首诗见证了纪廉在面对文化

83. 引诗见梁余晶、[澳大利亚] 欧阳昱《关于反学院、“愤怒”与双语——欧阳昱访谈》，《华文文学》第109期（2012年4月），页29。

84. 引诗见 [古巴] 尼古拉斯·纪廉作、赵振江译《两个祖先的歌》，《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外国诗歌百年精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页502。

85.[古巴] 纪廉作、亦潜译《纪廉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前言。

1984年5月5日，梁钺奋笔疾书“我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心之所向，在在是沉痛与挫败，反映在诗里，不是愤怒，便是哀伤”[72]的文化自觉。梁钺笔下的沉痛和挫败，显而易见是指文化上的沉痛和挫败。梁钺写于1981年6月15日的诗《夜饮》，相信是新华文学史上最先发表的黍离之伤诗歌之一。在阅读《夜饮》的同时，我不期然地想起因不愿苟且官场而“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魏晋诗人阮籍，以及因报国心切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忧患渐深的梁钺因犯文化乡愁而半夜难眠，他在“蒙头犹不成眠的午夜”起身喝酒浇愁，然后要在醉与不醉之际赶赴一场盛唐的文化之约。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因为夜正荒芜、雾大风冷，一切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因素霎时间都拢聚在一起，若迟一点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73]梁钺在1980年代以象征新加坡的图腾——“鱼尾狮”比拟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尴尬处境而创作的《鱼尾狮》，已经成为新加坡黍离之伤诗歌的代表作：

说你是狮吧
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
纵横千山万岭之上
说你是鱼吧
你却无腮，无腮你就不能
遨游四海三洋之下
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
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後面是陆
你呆立在栅栏里
什么也不是
什么都不像
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
赞赏你，如何美化你
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

72. 梁钺《茶如是说》后记。
73.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页18。

间。因此 identity 常被挂在嘴上。虽然我的祖先是法国人，但是我的家人被美国同化，甚至到了大家都不说法语、不煮法国菜、不庆祝法国节日或到法国旅游的地步。”[88] 沈安德也说，身为一个美国人，他认识许多不通晓华语的华人，因此他不认为“华语—中华文化—华人身份认同”这三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说：“原因之一是我不相信‘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我也不认为种族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一对一的关系。”[89]

观照沈安德的上述话语，如果它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一种普遍认识，那么，我们不妨将之理解为西方学者视文化同化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必然的趋势，东方学者对这种大相径庭的看法相信是较难苟同的。

沈安德在比较《点滴》和《KIV 阅观新象》这两本中英对照的选集时发现：“两者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在语言的用法上的差异。简单地说，80 年代的作品反映的是对于保持纯正华语的焦虑，而 90 年代的作品则更关心以自由方式来表达思想。”[90] 笔者以为，1980 年代新加坡黉离之伤文学的断根情绪和 1990 年代寻根意识的不同，除了表现在作者年龄上的年轻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之外，还包括了沈安德这个关乎保持母族文字纯正性的情感距离。当然，我们更可以从中理解到，由于在文化认同和族徽特征上的看法不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新加坡黉离之伤文学的解读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

五、杜南发、郭永秀和蔡欣诗中的文化自觉

中华文化元素包罗万象，可以分为具象元素与抽象元素两大类。具象元素又可细分为饮食类、生活类与节庆类数种。饮食类包括中国茶、茅台酒、中药、粽子、包点、筷子；生活类包括象棋、珠盘、笔墨、书画、竹、剑；节庆类包括舞龙、舞狮、龙舟、锣鼓。抽象元素则包括灯火、薪火、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传统文化之河等，这些元素映射了五千年中华文化所寄托的文化复归的意象。黄锦树认为，在许多华语华文抵抗不了现实压力而消亡的地方——包括印尼、新加坡、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马来亚华人（Baba, peranakan），华人文化仍然以各种器用的、内在于生活方式的、音乐、象棋、饮食等等非文字的形式而顽强地存活着。[91]

88. 沈安德编《KIV 阅观新象》（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3 年），前言。
89. 沈安德编《点滴》（*Droplets*）（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 年），前言。
90. 《KIV 阅观新象》前言。
91.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页 122。

的国家特有的历史处境和文化构成”[78]；另一方面，关辛秋和马德俊（已故）相信，梁钺虽然衣食无缺，但他却是一个夹击在中西两种文化中、在鱼尾狮面前倾诉过文化困惑的新加坡华人；梁钺以两行决堤的热泪，唤起了一代人对文化的觉醒。[79]

已故中华学者台静农曾指出：“各时代作者的作风之形成，与其文学的环境，非常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作者，不能赤地独立，当其幼年时代，往往就受了前人影响，或读了前人作品，而发生一种热烈的欣慕与摹仿；或读了前人的作品，在不知不觉之间，转移其倾向。”[80]没错，梁钺自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愤怒青年”的姿态出现，作为一个敢怒敢言、把视角投射向社会文化深层的知识分子，梁钺伴随着新加坡建国的脚步而成长，他的成长经历是“多重、复杂，而且是激烈冲突的：一方面是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所认同并投注深刻情感的本族语言文化，在国家建设的重要命题下饱受蹂躏、被迫牺牲的集体命运。在国家建设、西方现代霸权文明、东方弱势传统之间的撕扯之下，夹杂在这三者之间的个人身份危机，让年轻诗人不得不反复内省”[81]。

由于与生俱来的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高敏感度，以及在南大受教育时所浸淫的文化思考环境，梁钺借由《鱼尾狮》的书写，让新加坡华人日渐模糊的文化身份（向西方文化靠拢的“伪西方”文化身份）变得清晰起来。胡月宝从这个“伪西方文化身份”的角度切入，在分析梁钺的《鱼尾狮》时指出，诗人以本土“鱼尾狮”族人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的角度展开对话，通过激烈的设问进行自我身份的内省。她说：“这种在国家硬体与软体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展开之际，自己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焦虑是集体的经验，也是新加坡英文精英阶层之外，华族社群的共同心理感受。梁钺认为，东西方文化混体的结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优势，相反地，却是固有文化被抽空，新文化又无法真正移植过来的零状态。”[82]

事实上，对比梁钺的《鱼尾狮》与从中国移居澳大利亚的欧

78. 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梁钺、董农政》，《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697。

79. 关辛秋、马德俊执笔《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416。

80.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方法论》，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下册）》（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9月），附录，页21。

81. 胡月宝《鱼尾狮混体文化象征与意象初探——以两首新华、新英诗歌为例》，《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页34。

82. 同上，页38。

生生不息的传承，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和文化，可以发热发光，可以让自己活得精彩，也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绵延不绝”[95]。总的来说，在这首传遍长堤两岸、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社精神歌曲之一的诗乐中，作者以柔和却坚定的语气呼吁大家承担起点燃一脉香火的使命，以便让生命、血缘和文化继续传承；这份对传承文化香火的呼吁，与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化乡愿十分契合。

1980年代，郭永秀以文化象征物入诗所写的八首诗章《筷子的故事》、《毛笔的故事》、《茶的故事》、《龙的故事》、《剑的故事》、《榕树的故事》、《竹的故事》和《端午的故事》，有力地展现了一种顽强的文化生存方式。陈实在深入剖析郭永秀这组黍离之伤诗歌的内涵时说：“筷子、毛笔、茶、龙、剑、榕树、竹、端午这些华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被作为特殊的文化物的存在而获得了它们的象征意义。郭永秀以一种特殊的抒情氛围，把它们作为历史的审美对象，置于现代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显现之下。在这些诗中，文化物们的存在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就是历史文化的存在。”[96] 上述八首描写包含文化器物在内的诗篇，已成为新华诗坛的绝唱。八首诗章的开篇之作《筷子的故事》全诗如下：

五指微拢，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支等长的平衡

那时，我们的祖先
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
湍湍涌出
涌向无人的海岸
向南，向陌生的异域
不毛的芜岛
以两支竹筷
徐徐插下，一则
拓荒的血泪史

95. 同上。

96. 陈实《八诗人札记——郭永秀的童话和现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页211-212。

身份认同的敏感问题时，将之转化成一股民族斗争力量的勇气。

无论是梁钺的《鱼尾狮》、欧阳昱的《二度漂流》还是纪廉的《两个祖先的歌》，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文化问题，那就是人类自古至今无可避免的文化认同 /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问题。在这个文化课题上，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曾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指出，“文化身份”是指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这种认同是有着极强的连续性，它使到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找到许多相同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意义框架。但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文化身份的变化特质。“过去的我们”只是历史的介入，我们不可能将这种历史经验固定，因为文化身份既存在又变化，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文化身份”虽然有源头也有历史，但是，与一切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绝不是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变化。[86] 不同族裔在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通讯科技和知识爆发的时代，不同文化交流之后产生了“文化流动”（cultural flows）和“跨文化现象”（transculturation），而这两种全球化的现象最终打破了文化的固体化和固定化。

张松建在对比梁钺的诗《鱼尾狮》和梁文福的小说《獚，有此事》时说：“在新华作家梁钺的笔下，鱼尾狮暧昧的‘杂交’身份讲述的是新加坡的‘民族寓言’；而梁文福敷衍的‘獚’的故事也构成另一种关乎文化身份的‘寓言’，区别在于：鱼尾狮是整个国家的身份象征，‘獚’则是族裔和国家的双重寓言。”[87] 新华作家对本身文化符号的强调与重视，新华作家关注华人社会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下保持自身的文化根本，这两个文学特质可以在梁钺的《鱼尾狮》一诗中体现出来。

西方学者在维持文化认同与族徽特征上所做的努力就不那么显著，例如沈安德就不认为被他族 / 他国同化有什么不妥。他轻描淡写地进行自我文化表述：“美国与新加坡一样，是个移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文化的交流摇摆于同化与追根溯源之

86.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pp. 392-401. 引文转引自何国忠《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马来西亚华人”语义辨析》，《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页 53。

87. 张松建《国民性、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张松建论文集《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页 28-29。

论者在评析郭永秀的《筷子的故事》等八首诗时，总会免不了提到郭永秀心中所承载的文化感与历史感，以及这些华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所传达的文化讯息。王润华悲观地认为，郭永秀通过其浓烈的历史感和敏锐的现代感性系统，把上述这些表面上看来没有过多关联的文化物，有机地串联成一组能够代表华人世界里优良传统的文化图腾。遗憾的是，这些足以支撑华人风骨的文化图腾，在现代物质文明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已呈现破裂或消亡的现象。[99]周可强调，这些富有文化涵义的诗歌意象不仅积淀了整个华夏民族炎黄子孙根深蒂固的经验，而且表达了这些置身于传统断裂和文化压抑之中的海外华族所共有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理想。[100]关辛秋和马德俊对郭永秀这组诗歌的解读侧重于诗人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化物的意象建构，传达其敢于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担的文化特质。[101]

2007 年 4 月，当蔡欣在回顾二十多年前他写《感怀》这首诗的心情时，仍然愁绪满腔。1983 年至 1985 年，蔡欣被借调至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进行新加坡华文词汇规范化的工作。1984 年，新加坡华校正式走入历史，身为华文老师的蔡欣当然感慨良深。在他看来，华校和华校生曾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当国家开始繁荣了，两者却何其吊诡地被判处极刑。

某夜酒后，蔡欣心绪难平，遂写下《感怀》一诗。充满文化审判意识的他在诗前序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当时的感觉的确如范蠡写给文种的信那么悲凉，诗歌第一小节"酒醒时 / 满城风声鹤唳，惊闻 / 另一个焚书的 / 故事 / 又将开始……"，则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暗喻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可悲下场。

1985 年 6 月，蔡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告一段落，欲回中学执教。他本来在中学教导华文与美术科，但由于美术科的教学媒介语言已经改用英语，教育部人事处通知他必须先到语言测试中心上半年的英语课，打造成"变流教师"（converted teacher）后才能回中学教美术。当时的蔡欣心中愤愤不平：华文

99. 王润华《试尝筷子所夹起的芬芳——郭永秀诗集〈筷子的故事〉》，《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页 168。

100. 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贺兰宁、郭永秀》，《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 651。

101. 关辛秋、马德俊执笔《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 418。

1982年8月25日，在第一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颁奖典礼于发展银行（后改称“星展银行”）礼堂举行之前的下午，南大毕业的杜南发写词、其同窗张泛（张振源）谱曲，联手创作了《传灯》这首诗乐，并在当晚的金狮奖颁奖典礼上首次以诗乐的形式呈现。2011年，谈及这首在过去三十年来富有传奇色彩且流传甚远的诗乐，杜南发透露当初之所以会选择用“传灯”这个意象，主要是想到“薪火相传”，此词语出自中国先哲庄子的《养生主》篇，庄子的原意是即使薪柴烧尽了，只要有火种在，这火就会传下去，永远不熄，也形容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但“传薪”的“薪”字比较古典，他觉得“灯”字会更通俗易懂，而且不仅有燃烧的意思，还有一种明亮的感觉，比单纯的薪柴燃烧更具有传统文化上的美感，刚柔兼具，有如河流的起伏川流不息，从高山流向大海。[92]《传灯》全诗如下：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93]

《传灯》中的河寓意着母族文化的河流，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爱与追寻。杜南发指出，《传灯》在主旨上“要强调的是一份文化情怀，因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能够让自己成为自己”[94]。根据他的说法，“每条河流都要流下去，才会有成为大江大海的可能；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才能够有

92. 杜南发《点灯的心情》，2011年2月7日《联合早报·名采》。
93. 引诗见中正中学校友综合选集《湖畔之歌》（新加坡：中正中学，1989年7月），页211。
94. 杜南发《点灯的心情》。

等雾一散 云一开
长虹万里直奔天外[103]

《让我斟一杯茅台》与同时期的新加坡黍离之伤诗歌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诗人并没有在诗中展现内心的伤痛，而是通过振奋人心的诗句，歌唱民族的悲壮，起到自我激励的作用。从内容题旨上来说，它所寄托的情感丰富而真挚，一气呵成，气势雄壮，颇有岳飞词《满江红》一泻万丈的激昂情绪。全诗分三节共26行，每一行都是在四字和八字之间的短句。茅台和龙井是中华物象，黄河与长河则是中华图腾，它们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点都不抽象的中华族徽。三节诗末的“一个民族的悲壮”、“五千年盛衰兴亡”和“长虹万里直奔天外”，分别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注，传递了诗人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积极期待和无限希望。

从艺术审美而言，这首诗意象饱满清晰，茅台象征黄河的气势，龙井象征长江的气派，凄凉中带有悲壮与自豪，挫败中带有愈挫愈勇的情绪。诗人通过这样生动的象征，把自己与黄河长江紧紧地联系起来，从而衬托出自己的文化身份。此外，诗人也在诗中采用引人入胜的夸张手法，“千寻喉头”和“万顷舌面”表面上写的是诗人的酒量和茶量，背后隐藏的却是作者愿与黄河长江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磅礴气魄。另一方面，此诗的多处诗句也兼具对仗工整的特点，这种艺术特点使到它具有适合朗诵的特质。

1987年，中国诗评家李元洛收到新加坡诗人周粲寄来请他欣赏的十首蔡欣诗作，他当时虽然与蔡欣素未谋面，但在接获包括《盆栽五题》和《让我斟一杯茅台》在内的诗作后，即在审美心理的驱使下写了《晶莹奇异的珍珠——读新加坡诗人蔡欣〈盆栽五题〉》[104]一文。这是中、新两国的两位诗评家和诗人的初次结缘，这篇诗评更为两人的文学情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让我斟一杯茅台》也令李元洛如饮醇酒，醺然欲醉，李元洛不仅发表《诗与歌的联盟——读新加坡诗人蔡欣〈让我斟一杯茅台〉》

103.《让我斟一杯茅台》原载1985年11月12日《联合早报·星云》，引诗见蔡欣诗集《感怀》（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8年6月），页70-71。这首饮誉国际的诗作曾被编入2001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在2006年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上，23个合唱团中有十个合唱团（包括中国福建海峡合唱团、台湾瑞清少女合唱团、印尼雅加达韵缘佳乐合唱团、雅加达玛中联谊会·爱乐合唱团、马来西亚复兴合唱团、新山合唱团等）演唱此曲。

104.原载中国《诗神杂志》1988年第一期，收入李元洛诗评集《写给缪斯的情书》（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多少辛劳，多少努力
一代又一代
生命延续，以两支竹筷
祖先在历史中告诉我们：
一支易折，两支
才有御敌的力量
合起来便可——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
不能分，一分
根须腐烂，枝丫断裂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

如今，当我们丰衣足食
爱好时髦的下一代
争着拿刀叉的时候
谁去告诉他们：
这平凡而真实的——
　　筷子的故事？[97]

陈实在结合分析郭永秀诗作《筷子的故事》及其文化品格时指称："……他也承担起一个文化传继的责任。当他想到，他那伟大的祖先'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湍湍涌出/涌向无人的海岸/向南，向陌生的异域/不毛的荒岛/以两支竹筷/徐徐插下，一则/拓荒的血泪史'，'且慢慢深入/岛上每一寸土'的时候，埋藏在他心理结构最深沉最古老层面上的记忆便被唤醒成一种文化的自觉。"[98]

97. 引诗见《筷子的故事》，页3-5。

98. 陈实《八诗人札记——郭永秀的童话和现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页210。

第五章：结语

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诗歌流变一样，新华诗歌的本土意识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是处于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呈现不断转变的形态。方修以“反封、反殖”主题来处理二战前马华文学史料，成绩斐然；“反封、反殖”的特点来到二战结束后初期依然明显可见，但是，这种特点到了新加坡独立的1965年之后就逐渐模糊，至1970年代前期则慢慢消失，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后便全然消失。

杨松年在方修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本土意识”和“侨民色彩”为基调，从作家心态的改变来演绎二战前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特点和脉络，奇峰突起，成绩也不俗。但是，由于杨松年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止于1965年，因此，新加坡建国之后的“本土意识”和“侨民色彩”的变化就没被提及。

根据欧清池和忠扬的观察，随着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中小学走入历史，另一股精神上的“侨民意识”逐渐浮上水面。新华文学从“反封、反殖”的起点出发，发展到“本土意识”和“侨民色彩”此消彼长的过程，至1980年代初期“黍离之伤”的涌现，一直到目前“黍离之伤”余音袅袅、不绝如缕。[1]

作为新华诗歌本土意识的主体，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形成，既有着残酷的历史外因作为触媒，也有着发自诗人内心的真诚呼声作为催动。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流变，紧紧地随着国家认同的差异而产生变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新华诗歌本土意识中最为重要的国家意识，最早可以追溯至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的1957年。在国家意识的探索上，从效忠故土故国过渡到效忠所在地的祖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文明进程，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最终得以确立。[2]

在众多中国学者对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的解读中，笔者认为

1. 详见欧清池《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页35-36。
2.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页204。

为何一蹶不振？受华文教育的华文教师为何会沦落到任人摆布的地步？华人世界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他接着向同班同学作曲家周炯训建议，两人合作，他写诗，周炯训谱曲，既自我激励，也为举世华人献一份心力，这就是蔡欣创作黍离之伤诗歌《让我斟一杯茅台》的原由。[102]《让我斟一杯茅台》这首诗乐全诗如下：

让我斟一杯茅台
让浓浓烈烈这酒
自我千寻喉头
黄河般滔滔灌下
痛痛快快
浇我块垒
拍我心房
慷慨歌唱
一个民族的悲壮

让我斟一杯龙井
让清清醇醇这茶
自我万顷舌面
长江般娓娓流入
曲曲折折
绕我愁肠
抚我五脏
深沉吟咏
五千年盛衰兴亡

一杯茅台一杯龙井
一曲黄流一湾清水
从五湖唱出四海
唱成龙族千代万代
多少龙静静蛰伏
多少龙默默等待

102.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华文文学》第 109 期，页 103。

一文[105]，向广大的中国学生介绍这首“符合诗的美学规范的歌”，更在写于1988年的长序《挹一掬遥远的清芬——读新加坡诗人蔡欣的诗》中，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盛赞蔡欣作为新华诗人的文化自觉：“他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族诗歌传统最可宝贵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一种自屈原以来的感时忧世的精神，或者说时代忧患意识。同时，他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艺术和语言艺术的承传，使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审美意识。”[106]

作为当代新加坡华文诗人，蔡欣的诗作与中国的诗歌传统脉息相通，又植根于新加坡的大地；在李元洛的眼中，蔡欣的《让我斟一杯茅台》是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最佳体现。不只李元洛透过慧眼探寻到蔡欣那超越国界的文化激情，中国学者胡凌芝在读了这首诗之后，也正面肯定了蔡欣寄托诗中的历史意识。她认为蔡欣作为一位新加坡华人诗人，“他对中国的母体自然有割不断的情意，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文化的发展，他是情系心房，绕我愁肠，寄抒了他的千代万代龙族人的自豪感情，也表达了他的深层的历史意识”。[107]

总的来说，《让我斟一杯茅台》是1980年代以来，新加坡黍离之伤文学时期一首不可多得的佳构，而这首披肝沥胆、基调激越高昂的佳构的完成与流传，是与作者的高度文化自觉和读者的深度共鸣分不开的。

文化传承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由于教育变革等原因而失去了传承能力，那么，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断绝了自己的智慧生命。在这个层面上，新加坡黍离之伤诗歌的生发与流传，显然是在对政治主流体制的一种迂回式的抗衡。梁钺、南子、杜南发、郭永秀和蔡欣等人的黍离之伤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自1981年以来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隐藏在新华诗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脊梁。

105. 原载《中学生文学》诗歌特大号（太原：山西师范大学语文出版社，1987年7-8月），页76-77。

106. 蔡欣《感怀》序文。

107. 胡凌芝《熏人欲醉，神采飞扬——论蔡欣诗歌的审美特征》，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选编《世界潮人作家研究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79。

44 莎　笳　人影集＼预言三十年
48 黄继豪　火葬
50 黄　岩　在那静静的梧槽河畔
53 风沙雁　没有阳光的长廊＼沙漠上的云团
57 陈伦新　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
62 马　田　爱情献给祖国
64 林　方　水穷处看云
66 周维介　两盏瞳眸
68 王润华　皮影戏
71 长　谣　在熟食巴刹听《纸影曲》
74 喀秋莎　夜树意象
78 完颜藉　故事
82 董农政　有一半江水是你哭的
84 曾几荣　旗的节日＼渡
87 安　琪　挥手
89 杜　红　水梅＼蝉鸣
92 黄汉雄　我是一管短笛

周宁对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认同课题的掌握尺度最令人欣慰。周宁指出，新加坡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试验场，它时刻检验着不同种族的人民是否有希望、有能力和睦共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已不可能拥有一个统一的文明形式，未来世界的形态关键在于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共荣。[3] 从周宁对《鱼尾狮》的解读中所提到的不卑不亢的观点，笔者联想到了文化包容——学习包容他族的文化特征，而这正是有识之士所应关注和实践的。

陈实和李元洛在评析郭永秀和蔡欣的黍离之伤诗歌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化自觉，而笔者认为具有文化自觉的不止诗人郭永秀和蔡欣，包括小说和散文作者在内所有有识的新华作家都具有这种自觉。文化自觉孕育出文化脊梁，因着有了文化自觉，新华作家才会有“挺身做人”的文化脊梁，它是这个时期新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编委会努力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立场，并以反思观点来编纂大系。在分析问题和立论时，我们尽量贴紧当年的政治局势和倾向，而后两者并不存在矛盾。从政治角度来解说当年的文学现象，我们才可清晰地看清问题；而从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选稿和立论，我们方才不会重蹈覆辙，进而为新华文学今后的发展理清一条道路。

从《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所收入的作品来看，本书的作者群包括了本土的老中青三代诗人，并在兼容并蓄的大前提下，收入了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并已成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诗人们数量可观的诗作。有了本土作者和新移民的共同耕耘，未来的新华诗歌将呈现更为绚丽的色彩。

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获得了杨松年老师、欧清池老师和忠扬前辈的诸多宝贵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笔者谨此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完稿于 2014 年 4 月

编委会附注

《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编委会竭尽全力联系了作品入选的所有作家，但仍有绝少数的几位诗歌作者，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想让其作品被选进这本大系中，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此外，由于无法联络到好几位辞世诗人的后人签署版权协议书，编委会也没能把他们的诗作选入大系。

3. 周宁《新华文学论稿》，页 6。

131 古 琴 芳林公园之夜 \ 寒鸦戏水 怀“同济医院”
135 采凡音 我想念那尾蚯蚓
137 莫 邪 山鬼 \ 茗
141 陈 剑 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 致枫叶 \ 梦境
149 陈伦新 浮尔顿广场 \ 民族语言赞
152 廖 青 锦瑟
154 傅艾笙 守夜 \ 越过马路
157 杜 诚 端午的抒情
159 喀秋莎 菊隐 \ 李白墨迹意象
163 沈璧浩 都市录
166 谢 清 乌节路风貌
169 林 方 石榴 \ 一把橡实
173 南 子 美鳞狮 \ 华文书展 \ 昨日药香
177 常 枚 韩江水滨 \ 过神女峰
181 陈福义 石马丁宜的码头
184 火雷红 再生树 \ 传统的关节炎
187 杜南发 传灯 \ 城市印象

目录

◇ 1965–1980
建国文学时期

3 谢 清 哭泣的神 \ 祭

7 陈川波 夜宿街头一百天

13 莎 克 新笋 \ 咏叹 \ 这沙滩

17 丘柳漫 列诰大道 \ 第一声 \ 麦里芝蓄水池

21 吴韦材 擦鞋童

23 流 川 奥林匹克

26 杜 诚 走在裕廊路上

29 槐 华 歌唱叶立天

33 韩山元 在英文书店

36 蓝平昌 鹰

38 文 恺 拾荒者 \ 走索者

42 沈璧浩 灾

278 梁三白 伤痕\母亲的脸
孤独者的白发和母语及其黑白梦
284 网 雷 铲平我吧
286 林 臻 致梁三白
288 谢冰凝 吊屈原
290 秦 林 唐诗\荒原\忿怒之歌
296 林 康 祭月\都市化：怀乡
301 原 甸 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哀牌坊\演说角落
307 烈 浦 丰姿
310 努山塔拉 门铃\奔流\语言
316 林 也 种子篇\龙舟赛事\祖母，午安
324 苗 芒 红头巾\咖啡店
330 郭永秀 泥土\舞狮
336 贺兰宁 城上怀古\愿\同善相济
342 秦 真 致舒婷\我愿化作一叶扁舟
345 康静城 节日之鼓\所以我沉思\种子
350 史 英 花的心声\消失了的幽径
火种的转移

94 秦 淮 小路
96 淡 莹 海魂
99 白全成 闪亮的金鱼＼迎你，在皇家山上
103 蓁 蓁 某种必要
105 辛 白 细雨燕子图
107 杜南发 迁徙的鸟族
109 廖 青 柳永＼苏东坡
112 谢冰凝 山河随想曲
115 郭家秀 筷子的故事
118 戴思夫 狼嗥的年代＼柬泰边境
122 吴 堰 国与家＼血债

◇ 1981–2013
黍离之伤文学时期

127 长 谣 观《清明上河图》画卷
被遗弃的凤凰

418 释广品 甘露 \ 禁语

422 黄桢琇 密封的种子

424 张 挥 水墨小品四屏 \ 泼墨山水
穿堂风

430 刘文洼 圣淘沙音乐喷泉 \ 思念 \ 伤逝

434 梁文福 组屋族 \ 岛 \ 一片叶子

441 淡 莹 梳起不嫁 \ 繁体字

447 林家兴 诗课 \ 苦瓜与烟斗

451 曾 泓 湖畔之歌

456 黄继豪 最后一个峇峇 \ 河边的传统

461 黄明恭 一口老井 \ 变迁
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

472 王润华 莱佛士与热带雨林 \ 山中岁月

480 朱德春 吃包记 \ 月台抒怀
访南方学院有感

484 流 川 无法偿还的债

488 蓁 蓁 秋兴（之三）\ 三界

494 海 玉 根的传奇

190 梁 钺 茶如是说 \ 鱼尾狮 \ 笔画极短篇

197 马 田 古钟 \ 大舶摇橹

201 李茀民 雾锁南洋 \ 故乡的老酒 \ 狮城八景

207 林 锦 蠹鱼 \ 海鲜五题

211 适 民 水那边 \ 有一种文字
寄语谢太宝同学

215 伍 木 断奶 \ 十灭 \ 越过五关

229 长风葛 观灯 \ 把根留住

233 林廷高 停在风上的云 \ 旧店屋、新高楼
赤道风景线

240 韩 弓 褪色的记忆 \ 青龙木传奇 \ 挥春

244 严 思 香火 \ 历史的断想 \ 我此刻寂然

251 成 君 河的独白 \ 春，一个无根的天堂
淡淡的情愫

256 陈川波 寻根梦

259 潘庆华 新加坡风景线 \ 白话聊斋
神话新解

273 谷 衣 狮子城，你这绝代佳丽！
我不是过客 \ 云南园，我为梦而来

565 陈志锐 追寻童年的 Sadv ijnana

589 钟韵宜 卖艺的纹身女郎

592 林得楠 如果还有萤火虫 \ 梦见诗
连体婴纪事

604 蓝 金 致淡申蓄水池

607 黄 岩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609 辛 白 夜半读诗 \ 老来操刀

612 长安人 温情

614 秦 淮 人类退化论

616 裴 亮 新加坡河畔回忆 \ 牛车水周末

619 竹 后 中秋节

621 吴耀宗 沼泽之瞳 \ 退休人士甲的午间生活
半存在

626 非 心 重逢前记 \ 雨困

629 旭 阳 妈妈 请不要悲伤 \ 小小播音箱
再生之树

634 蔡宝龙 客尘好雪

637 马龙云 与沙斯共舞的日子里

354 蔡 欣 让我斟一杯茅台 \ 岛国八题 汤圆物语

362 卡 夫 军旅三首 \ 教学手札 上肯特岗访师有感

367 崇 汉 常与青山醉

369 连 奇 失去的街道 \ 第三代的话 坡上树

375 方 然 非狮非鱼 \ 断代群落 双箸传奇

382 槐 华 您的心和笔

388 蔡深江 山尼拉乌他马及其他

393 周 粲 听余英时教授的演讲想到的 禅坐纪事 \ 分合之间

398 杜 红 无名牌坊

400 希尼尔 曾经 \ 从此，一个没有鸡鸣的小岛 南方的堕落

407 后 君 似水 是水 \ 醉 \ 竹

415 汪丽贞 地球上，关于你的我的故事

716 周维介 读
718 林 子 再看月亮
720 曦 林 小诗一束
723 二 炮 甘榜花鸟虫鱼 \ 吉祥八宝盘
草药奇谈
733 吴 垠 鱼尾狮传奇
735 邹 璐 古庙听南音
738 戴纯如 忆相思
741 刘 思 闲居 \ 太阳说的话
747 怀 鹰 涅槃 \ 断章之章 \ 翻阅季节
753 何逸敏 南大湖的沉淀 \ 新加坡河
757 蓝平昌 土楼·围楼 \ 献礼
762 赵秀敏 四季错误的美丽
搀扶起我琴弦上的荒凉
767 凌江月 岛国·花树 \ 脸的岁月档案
770 风沙雁 芭蕉还撑起一两串黄花
774 学 枫 黑白讲 \ 教育在南洋 \ 九宫格言
786 蔡志礼 一只蛙的佛经 \ 天涯孤旅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496 佟 暖 群众大会 \ 清明 \ 情思火车站
504 黄大礼 重出江湖
507 伊 蝉 一顷春地 \ 外星人 \ 梦里的渡客
511 刘瑞金 城市和自然短诗
借以凭吊一缕垂殁的古朴幽魂
519 寒 川 爱情三部曲 \ 金门系列
陈嘉庚铜像的联想
527 云惟利 南园风物
532 柳 舜 方块
535 王昌伟 中夜读易
537 张千玉 我爱，为何哭
540 许福吉 我们在筑造森林 \ 紫鹭南来
再生樟宜树
547 李成利 挂一串传统节日的心情
553 柯奕彪 悼念刊物 \ 当年 光华 30 岁
559 周德成 残酷的喜剧
561 怀 林 喜
563 陶宗旺 那个害怕的蚂蚁

640 羊　华　错误的轨迹 \ 梦幻团圆

643 方桂香　沙斯剪辑 \ 黄丝带不是一条丝带

647 郑景祥　两座城市在流泪 \ 殖民地现象
独立还是纠缠不清

654 翁弦尉　动地吟，在太平洋大厦
幸福之门

659 潘家福　八角厕所附近的讲古佬
东北地铁线平面游戏

667 陈华彪　母亲 \ 死城

671 游以飘　旅者五首 \ 云梦泽五帖

682 林万青　父亲的一生 \ 历史白读了

686 董农政　独日挑剔 \ 和合之妆

690 垂　仰　依然不是故我

692 陈晞哲　给你们和我自己 \ 四元素启示录

702 方伟成　幸福的晚餐
这一夜，你在芝加哥醒来 \ 冷幽默

708 茹穗穗　吴哥窟印象

711 甘文放　旧福特车厂

713 静　心　九月进香

791 庄依颖 石叻史诗
797 沈斯涵 故宫
799 华 英 启航 \ 荷殇 \ 狮城雾
805 黄浩威 思念如长颈鹿
807 施性国 晨访咖啡山
809 林 高 蔼蔼 Toji 山峦
814 龙永华 唐山过南洋 \ 蚁民建国
818 清 哲 水稻田 \ 蟋蟀新鸣
821 吴韦材 老去的夜

哭泣的神

一种狂潮
如兽，四处张爪獠齿
很多种血流着
经纬线已被这股川流接代
指向心窝的刺刀
追逐人群的弹头
棍子们刀子们
进化得能分辨色素
生命如蛆
人不再是人
（神们气愤，筋暴
泪如泉。他们是人子之弃妇）

流血的快感
食血的眼瞳
湄公河的巨佛泌血
慈悲仁爱，乘水
穿着河道被遣出境
佛眼低垂
（欲哭泪已尽，心互撕）
后脑戴一颗焦夷弹
一朵鲜花是一个生命的死亡
四海皆兄弟
而那一边
见面礼是互舐心胸的刀枪
佛坐如山，沉沉
心重。一颗念珠一滴清泪
唯人子皆盲眼
一群原始的杂食兽

作于 1965 年 6 月 4 日
收入谢清诗集《哭泣的神》，1971 年

1965—1980
建国文学时期



这一日
湄公河泣不成声

佛前
不屈的双膝
我已无言
你双垂欲合的慈眼
应授给更多疯狂的人
教他们知道
吾等非兽
湄公河畔不是狩猎场

作于 1969 年 11 月 25 日
收入谢清诗集《哭泣的神》，1971 年

谢清

作者简介：

谢清（1947-），原名谢国华，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著有短篇小说集《醉了，芒草》、诗集《哭泣的神》和《鹤迹》、散文集《水言珠语》。1970年《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1976年以《哭泣的神》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担任美术教师数十年，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美术组。现为健身教练和空手道教练。

夜宿街头一百天

一

静寂寂的黑夜
乌云遮住了月光
武吉智马山沉默地兀立
武吉智马河沉默地流淌
我们沉默地纠察站岗

阵阵冷风吹拂棚帷
但吹不熄心中的火焰
露水重重蒙在身上
心头涌上恨事件件……

想不到第一次出门谋生
就第一次夜宿路边
问谁都不感觉辛酸了
问谁都只会怨恨增添

……我们从小劳动惯了
打工干活原不埋怨
看到别人读书玩耍
内心感觉又酸又羡

怀着一颗天真的心
走进纷杂的生活广场
把气力廉价卖给纺织厂
让针线伴度劳苦的童年

祭

——向美莱村大屠杀中不幸者致哀

无法去接受
这些事实。湄公河上蔚蓝的
天，千顷稻田
鸟语。穗黄。轻快的溪涧
就是无法接受
全村的农夫穿着弹孔
用炽热的血拥着自己的
祖国死亡。带泪哀求的母亲
牙牙的稚子
都得躺下，躺下
一排机关枪弹后
那群疯狂的枪手之前

此时。谁个是人
弹群似年终的霪雨
万枚，千枚
不如一头猎物
年迈的逃亡步伐
双手高举的无助投诚
（我们原本无罪
受辱只是为了生存）
看看那些破胆的稚眼吧
达达，达达达，达达
像千朵莲花，划开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针刺痛了心肝
怨恨像悠长的线……

……自从参加了工会
我们才敢吐露心中的哀怨
工会姐姐真懂我们的心
还擦亮了我们的眼
我们是人，不做甘蔗渣
我们应该有幸福的明天

但老板不准我们参加工会
黑着脸打破我们的饭碗
我们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我们只好在路边搭起棚帐
我们要像山藤那样坚韧
让顽强的生命放射光芒……

二

静寂寂的黑夜
没有月光没有星光
武吉智马山沉默地兀立
武吉智马河沉默地流淌
我们沉默地纠察站岗

棚帷在风中摆荡
坚定的心没有动摇
身上蒙着重重露水
心中滚翻着怒潮

陈川波

作者简介：

陈川波（1941-），笔名山河，又署长河，祖籍海南文昌，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现为新加坡公民。1961 年和 1962 年先后以叙事诗《捐躯》和《无名河，哼哀歌》获南洋大学全校创作比赛诗歌组第二名和第一名，1963 年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南大中文学会秘书及该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学青年》编委。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主持《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和《儿童园地》等副刊的编务；业余主编综合性月刊《建设》。1980 年代起任职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2003 年年底退休。1990 年代初任《艺术天地》执行主编迄今，1999 年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迄今。著有诗集《无名河，哼哀歌》和《掠过夜空的彗星》；文学评论集《木石集》、《文坛刍议》和《文艺与人生》；杂论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和《事在人为》。

度过了一百个夜晚
吹了一百夜寒冷的风
蒙了一百夜冰凉的露
一百颗心依然激动
一百张脸依然烧烫
望着被乌云遮住的月亮
我们沉默地守夜站岗……
耐心地等待东升的朝阳……

作于 1965 年
修于 1990 年
收入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1991 年



我们整天伏在针车前
眼睛望花了针线
耳中鸣响喳喳的车声
心里填满辛酸的语言

铁锤敲石会冒出火花
冷水热了会冒烟
卖命地工作了整天
挣到手只少少二块钱
扣去自己的零用
全给妈妈作菜钱
也只够买豆芽、咸菜、“迫拉煎”
新来的姐妹一天才五角钱
扣去车费不够买头痛丸
我们还要义务打扫车间
病了却不准请假看医生……

肺痨病菌残忍成性
每分每秒都在蚕食人命
老板算盘一打改算件薪
我们的腰带就要束得更紧

有的做半月工才得八角钱
还不够老板抽半天香烟
好运的一天得到一块钱
那也不够老板吃一碗面

我们一百多位姐妹
就这样整天伏在针车前啊
眼睛望花了针线

新笋

好一阵暴风雨啊
香蕉树惊慌失色
海棠花变了容貌

园里刚萌的新笋
迎着雨后煦和的阳光
它咧开嘴笑得多自豪

啊，是什么时候
它已悄悄披上了新装

作于 1966 年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忽然狐狸跑来修鸡窝
老板要我们认错走阳光大道
呵，要我们脱离工会
这不是要鱼儿离水去受刀

看见我们没有上当
老板又恫言要关厂
下来就要搬走货品
借此载走我们的信心

可是货车不能通过我们的防线
老板又龟缩不同我们见面
我们只好继续夜宿街头
看日历牌送走一天又一天……

我们在路边夜宿一百天了
几百次心听：姐妹们的慰问
几百次手接：兄弟们的支援
几百次口述：生活的苦难
几百次誓言：维护做人的尊严

就这样在路边夜宿一百天
伴着沉默的武吉智马山
伴着沉默的武吉智马河
伴着在风中摆动的棚帷
我们日夜纠察站岗
怀着满腔的怒火……

三

在街头夜宿一百天了……

这沙滩

这沙滩
如今很静
偶有惊涛拍岸
却无听涛的人

老椰树最憔悴
迤着
瘦削的影
默默地数着
暴露的
岁月

孩子与贝壳的
一支支组曲
都成了
历史

夕阳
照例将天边
涂抹
踩踏余晖的
竟是
狰狞的蟹



原载 1979 年 6 月 27 日《南洋商报·新年代》
收入《亚细安现代华文文学作品选·新加坡卷（小说、诗歌）》，2013 年

莎克

作者简介：

莎克（1946-），原名蔡向华，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近四十年，曾在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小学华文课本编写员，现已退休。著有诗集《向日葵》、散文集《小径》。

列诰大道

乘上直升机作兀鹰式的鸟瞰
独立桥是高倍显微镜下的微生带
列诰大道是三条平行线
游动着不滴指示剂的各类草履虫
在一个平面上做点与线的运动
要与声速作百米赛

不要那么天真
把油烟当作炊烟
精干的癌症媒婆
落力寻找一些假想敌
在通往加东区与市中心的
繁忙的交通动脉
时不时无故出血
连文明也染上气喘病

桥畔几十对游移的夜眼
无力诉说困惫或不安
凝望成日过往的亨利福特的家族
黑色的柏油菜单赫然是惶惑与烦躁
备受一千四百四十分钟的辗压

作于 1967 年 10 月 25 日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咏叹

组屋的根
就蔓延到这里

忽想起
什么时候
切记
将只只影像
猎取
　那一沙一石
　那一花一木
　那绒绒的草
　那青苔的阶
　那疏落的蕉
　那听雨的蕉
　那筛月的柳
　那修长的竹
噢
切莫忘了
屋后那棵几经风霜
且曾为它咏叹的老树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麦里芝蓄水池

下斜的车道
石砌的小径
恒是矩形的眼圆形的眼
对这雨后的稀客
青幽的街灯只得惑然

错误的倒悬瀑布
激越如核分裂
　呕吐
　　不断跳弓
欲与地心相抗拒
一匹白色雨帘
雾的图案
立体如浮雕

沉思的林木
孤寂的水亭
水池幽冷
夜气湿冷
大地的呼吸渐弱

彩灯明灭
水波明灭
静默的音流

不下音乐雨
不见音乐雨
棕榈悄然列队相送

作于 1968 年 9 月 30 日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丘柳漫

作者简介：

丘柳漫（1937-），笔名孟仲季，生于中国福建龙岩。新马华文坛已故知名作家丘絜絜之子，三、四岁时随父母移居马来亚，后定居于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第一届南洋大学文学士，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早年从事诗文写作，间中撰写乐评并译述，业余则潜习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岁转习儒学与史学。长期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曾任教于德明中学和英华初级学院等校。著有诗集《第一声》（1969）、美术评论集《褰华为严饰——陈瑞献研究》（1990）。

擦鞋童

咖啡桌上的蛋糕不可怜你
冰淇淋是苦的（你老是这样告诉自己）
蹲跪着一双染满污黑油渍的
营养不足的瘦腿
在上等布料的裤脚旁
任由椅脚和椅脚向你嘲笑
阳光永不施舍在你脸上
你只配面向着鞋尖
面向着桌下的脏母猫和发臭的痰盂

你不敢抬头
不敢把垂涎的眼光，向那些
会坐在椅子上抽烟的爬虫求怜

抹桌布在餐桌上啃吞残羹
你在餐桌下忍饥
你低头你咬唇你设法藏脸
父母的惨死是别人的茶余笑柄
爱以渲染悲剧为荣的嘴巴们
却是活活把你解剖的餐刀

脸皮被置在餐桌上剁吃
却努力不让泪水流出来
努力去擦亮一双绅士的皮鞋
拾得一枚镍币
来填充你妹妹已饥饿三日的空肚

作于 1968 年 9 月
收入《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1970 年

第一声

上一代的睿智或愚騃
被凝铸于子宫的黑宇宙
希望结晶——二十年后
此时二百七十余日
历尽火浴与冰浴

生命蠕动
以手足替代语言
我要出来
我要出来

放——我——出——来

蜷伏一角
不安的隐士
不语的哲人
遂以时间为润滑油
通过生之窄门
放眼睥睨二十世纪

而惊惧解组
而焦虑溃解
那初试的呱呱
就是一段几十小节的华彩乐段

清明似晨　健壮如光
生之烽火台
袅起第一道狼烟

作于 1968 年 6 月 17 日
收入孟仲季诗集《第一声》，1969 年

奥林匹克

女大祭司高擎火炬
爱里斯天空白鸽齐飞
那被唾弃的老鹰在火炬面前早都停止呼吸
所有的巴尔干半岛的街道是白鸽
早上是白鸽中午是白鸽黄昏是白鸽夜晚是白鸽
奥林匹克山大合唱团开始
在女神的琴弦上的白鸽
在随仙女鱼跃猴跳雀立

一个幸福的时辰在古希腊人的微笑中孕育着
宙斯呵
赐给我们你的峥嵘你的力量吧
让我们去非特比得斯
让我们去阿比比，去马拉松
赐给我们凯撒的雄姿吧
让橄榄叶的皇冠戴在我们的金发上
且立碑且立塑像
侍候你的左右　显赫

宙斯呵
将奥林匹克的鹰色涂抹
鬃上白鸽的祥和吧
我们不要种族
教肤色的斑斓融汇
我们不要战争
教鹰鸽一同跳舞。宙斯
将你的父母爱子女的心的血液

吴韦材

作者简介：

吴韦材（1951-），祖籍广东佛山，生于新加坡。《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诗人之一，也是著名背包旅游家，1983年开始长途自助旅行，为《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等报的副刊撰写“背包走天涯”专栏。1997年完成南极之旅后，在中国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两年。著有游记《背包走天涯》系列；散文集《泥土手记》、《柳摇金》、《花鼓歌》和《心写心》；短篇小说集《吴韦材怪谈》、《解连环》、《九个半女人》、《吴韦材异境奇幻》、《吴韦材错体古典》和《爱的感悟》系列；剧本《友善角落》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猪》；养生文集《55岁青春手册》等。1991年以《泥土手记》获新加坡书籍奖。现为全职作家、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华文出版评审。



杜诚

作者简介：

杜诚（1938-），原名杜珠成，祖籍福建晋江，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2 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1970 年考获教育文凭。曾任新加坡国防部华文教师、南洋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学教师，现已退休。《新加坡文艺》创刊人之一，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后易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创会人之一，曾任《南洋教育》、《新加坡青年》、《学生文艺》和《新加坡文艺》等刊物编辑，现任学术性刊物《中教学报》主编。著有诗集《马路之歌》和《美丽的国土》；游记《行踪》（三集）；散文集《花葩山随笔》、《火》、《母亲和孩子们》和《归来》；文学评论集《文艺随笔》。编有《新加坡文艺十年选集》和《新加坡独立 25 年纪念文集》等。诗作《走在裕廊路上》曾被编入 1970 年代新加坡中学的华文课本中。





流川

作者简介：

流川（1943-），原名陈生贵，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毕业自中正中学，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任教职，1972 年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就读，获文学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黄埔中学。2005 年患病至今。新加坡现代派前卫诗人之一，《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新加坡五月诗社的创社社员之一。著有诗集《晨城》；散文集《泰国行》；文学评论集《流川评论集》、《茅盾〈子夜〉》和《现代短篇小说选析》。

荒凉的土地兴建了一幢幢工厂。

驰骋在裕廊路上，
我想起那廉价蔬菜破旧衣裳；
走过的道路抛得很远，
新兴的工业区啊遥遥在望。

作于 1968 年 10 月
收入杜诚诗集《美丽的国土》，1974 年

灌进我们子孙嘎嘎的脑汁吧
我们是一群白鸽
我们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让我们唱墨子的非攻
让我们唱孔子的大同

当女大祭司高擎火炬
当墨西哥市昼夜白鸽翱翔
一个和平的时辰
在全世界人民的微笑中孕育着
宙斯呵
我们是一群白鸽
我们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作于 1968 年 12 月 28 日
收入《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1970 年

歌唱叶立天

一

“暮色下，
新加坡河，
悄悄地流，
黯黯地诉……”[1]

叶立天呵！
你在何方？

听说很多人壮烈牺牲了，
听说人民抗日军下了山，
霹雳河啊！
千里旗浪……

叶立天呵！
你在何方？

可记得铜锣合唱团的军号，
奋起五百万人民的刀枪？
可记得新加坡河畔的灯火，
你写下仇恨的乐章？——

《马来亚颂》
《新加坡河》
《赤道之歌》
《抗日进行曲》

1. 歌曲《新加坡河》。



走在裕廊路上

一

裕廊是一个偌大的地方，
记得第一回到访，
车在路上左转右弯，
道路曲折而漫长。

早晨路边有着赤脚的农夫，
挑着担子往市集里赶；
傍晚在那疏落的茅屋外，
村童帮着父母在烧荒。

二

有时在寂静的黄昏，
我们走进这里的林园；
古老倾斜的屋子出现眼前，
破旧的衣裳在竹竿上飘扬。

鲜美的蔬菜不值几分钱，
换去了农人多少的血汗；
他们经历的困苦啊，
就如凹凸的泥路相接连。

三

而今我回到旧时的地方，
一路上已产生了新景象；
笔直的大路穿过山丘横过平原，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
你写的悲壮的歌曲，
像血碑，
像拂晓的冲锋号！

作于 1969 年 6 月 12 日
收入诗·论集《槐华的诗长征》，2002 年

槐华

作者简介：

槐华（1936-），原名鄞国琦，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56年毕业于公教中学，1958年邂逅缪斯，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物理系，1970年代主编《赤道诗刊》和《乡城文艺》。著有诗集《水塔放歌》、《心上有你的声音》、《缪斯喜悦的回音》和《红太阳 一朵玫瑰》；诗·论集《槐华的诗长征》；诗文歌集《拉让江畔的约会》；歌曲集《我愿化作一叶扁舟》。选编《我爱这土地》（中国1920年代至1980年代诗·论集）、《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和《歌典·南洋之歌1939-2011》；与林侠合编《歌唱在旗下（1940-1990）》。

在英文书店

一

拜伦斗不过披头四
满身尘埃
雪莱打不赢喜屁士
没人理睬
彭斯还在苏格兰
没运到新加坡来

狄更斯运气最好
《双城记》生意不坏
《大卫·考柏菲》更好卖
狄更斯已在天堂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好安排——
会考范围没把他排在外！

杰克·伦敦
马克·吐温
奥·亨利和辛克莱
对了，还有德莱塞
都被判“有期徒刑”
囚禁在书店的仓库里
大减价统统释放出来！

二

听说美国有个朗费罗

……

你把祖国的声音听进心里，
你的歌唱出祖国的声音；
你在刀丛中坚持地下工作，
你悼念《保卫马来亚》的作曲者杨励。

二

在鼓角连天的远方，
枪在肩头，
月在山头，
突然传闻你的死讯！

战士们泪望着金星的旗，
仿佛万水千山阵阵红……
啊！是谁唱起了《新加坡河》，
南风抖动着记忆中的灯火……

听说又是叛徒出卖呀，
出版机关房受包围……
火烧你不摇，刀刺你不抖，
你高唱着《国际歌》！

六月十八日，
一九四三年的烽火里，
你呼喊着抗日的胜利，
鲜血燃烧遍新加坡河……

三

人民音乐家——叶立天呵！

蓝平昌

作者简介：

蓝平昌（1951-），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从事新闻与媒体工作多年，曾任《星洲日报》交通线、政治线与职工（工会）线记者，副采访主任；《联合早报》赛马组主任。现已退休。著有诗集《火中的诗》(1968，与寒川合著)、《山》(1969)和《土楼·危楼》（2014）。诗作入选《南洋商报》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联合编选《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韩山元

作者简介：

韩山元（1942-），祖籍海南文昌，生于马来亚柔佛州，1946年随父母迁来新加坡定居，现为新加坡公民。1958年开始文艺创作，著有诗集《街头小唱》（以鲁生署名）、《山花集》（以鲁生署名）、《隔着长堤》（以马德署名）和《苦难的航程》（以马德署名，叙事诗）；短篇小说集《她伤了爸爸的心》（以丘文华署名）；散文集《长堤两岸》（以丘文华署名）；文学评论集《文艺与生活》（以宋丹署名）等二十余本书。1968年至2004年在华文报界服务了三十多年，1983年至2004年先后任新加坡《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执行级编辑兼记者。退休后考获中国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随笔南洋文化协会顾问、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文恺

作者简介：

文恺（1947-），原名程文恺，祖籍福建福州，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公教中学高中部。曾任职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泛亚文化事业公司、保险业界。1967年开始创作诗歌，《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树和他的感觉》（1972）、《草的形色》（1980）和《好女孩》（1987）；儿童诗集《摇篮》（1983）。

Long fellow!
哈，好一个长家伙
大概是撑杆跳的能手
不然，必是篮球队前锋
啊？原来他是诗人
写过《哈依瓦撒之歌》
歌唱的竟是印第安人
——银幕上该死的家伙
“哪里有卖他的诗歌？
“请去函印第安人的部落！”

作于 1969 年
收入鲁生诗集《街头小唱》，1970 年

被漠视的
残缺的
　一件一件
被遗忘的

他哼着一首谁也学不会的
古老的歌
在一株焦枯的落魄的树下
他哼着一首谁也学不会的歌
拾起自己
一个锈了的铁罐
他慢慢地抖落
无数生活的沙尘

他踱着
　踱着
踱着
　踱
　　着

远了

作于 1969 年 6 月
收入《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1970 年

鹰

风的速度
山的性格
故乡
那是遥远的
我的视线外的名词

不朽的两翼
夜夜　　扫落几片星影
万里长征
我的背囊里藏着
　　一些
金色的云

我乃鹰　　那
海的尽处
仅仅是我远征的
　　半个起点

作于 1969 年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沈璧浩

作者简介：

沈璧浩（1951-），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1976 年获南洋大学商学荣誉学士学位，先后从事金融、贸易、建筑和资讯等行业。1960 年代末开始以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进行创作，并在新加坡的《茶座》、《蜗牛》、《猎户》，马来西亚的《蕉风》和香港的《当代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970 年 8 月 9 日，与活跃于当下新华诗坛的十四位现代诗人出版诗合集《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为当时极具争议性的现代诗奠基。目前正在筹划出版首本个人诗集。多年来积极参与社区工作，2001 年和 2010 年先后获新加坡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和公共服务星章。

拾荒者

好瘦啊　那树条
好空乏啊　那筐子

他踱着
　踱着
　踱着
　踱着

拾起自己
一件破得不能再补的衣
他轻轻地抖落
无数生活的沙尘

没有梦
或者什么晚景
什么天明

自一个清晨
鱼肚白的天空
迎他
　踱向
另一个清晨
另一个清晨

他小心翼翼地
　　捡拾
被遗弃的



莎茄

作者简介：

莎茄（1935-1992），原名蔡镇桐，又署小凡。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7年随父母移居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生前为新民小学教师。1992年病逝。著有五幕剧《椰林夜歌》（1961，以宋李桑署名，与宋雅和桑妮合著）、诗合集《椰笛与竖琴》（1962，与蓝金合著）、诗集《开麦拉》（1977）。

走索者

你凌空的足迹
难以追寻
终有一天
掌声属于历史

你的存在　若瓶
冷静而硬朗的本质
在灵感的钢索上
平衡自己的生命

撑伞　非雨中爱人的依偎
握杖　非父亲的仁慈
许多对惊异的眼瞳
只待你千万步谨慎之后的
一步疏忽
只待你
瓶样锵然的悲剧

而你仍含着微笑
缄默地
蒙蔽自己
步向短暂的喝彩与掌声
犹深深记取
母亲千万遍的叮嘱
好好走你的路

作于 1969 年 8 月
收入《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1970 年

从天上扫到地下
扫不尽家家垃圾

何时能爬到终点
将扫帚高高挂起

德士司机

生活紧压油门
只顾速度
为了多挣几块钱
管他粉身碎骨

知识分子

面皮最薄
不耐刨

晒太阳要涂雪花膏
晒月亮又怕乌云挡

喜将缺点隐藏
将优点夸张

老想把大名刻在棺材上
怕考古家考不出名堂

作于 1970 年 5 月
收入小凡诗集《开麦拉》，1977 年

灾

眼泪播种
白骨插秧
湄公河淌着血水
可以灌溉农田

那撮金黄的头发
在钢盔下披风飘扬
农田成熟时，他们越海而来
驾着坦克
为我们收割

蝗翼掠空，蝗群
飞自隔海
来这里下卵，在此
造灾

灾患之后，尸蔽遍野
像碎谷残丘
在那越海的人
枪口寸地
我们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荒年

后记：诗中所写的战争，是那场在1960年代对当时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越南战争。

发表于1969年马来西亚砂劳越《国际时报》

黄继豪

作者简介：

黄继豪（1953-），生于中国广东汕头，两岁时随母移居新加坡，1979 年成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年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和企业界，之后前往中国复旦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3 年退休。高中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为南洋大学诗社第一届社长，1996 年创立豪情书社。著有文学创作集《嚎天》、学术论著《中西哲学关系论》、对话式哲学类作品《诡辩年代》、政论集《蛊惑年代》（被禁）等。政治哲学类作品《启蒙年代》正在筹备出版中。编有《十三人散文选》。

人影集

巴士售票员

不停地剪
手指起了厚茧
任车厢乱荡
他不会摔倒
像一座山

无牌小贩

口在喊
手在忙
心在慌
耳听四方
——“地牛”来啦！[1]
拔脚飞窜

搬运工人

货物超过体重
把背脊压弯
不吭一声
稳步踏着生活的跳板
当体力售罄
喘出最后一口气
伸脚往破床直躺

组屋清洁工人

从年头爬到年尾
爬不尽层层楼梯

1. 编按：“地牛”，昔日新加坡华人对代表政府取缔无牌照小贩的小贩稽查员的贬称。



黄岩

作者简介：

黄岩，原名李彦之，又署高阳，祖籍浙江，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学教师，现已退休。曾与庸夫出版诗合集《生活诗钞》，另与岳典合著《俯拾集》。诗作入选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预言三十年

某英文报曾预言
华校寿命不出三十年
华校师生拜读了惊人预言
只当是《天方夜谭》的新编

要知道政治家论及本国的前途
也只敢作出十年八年的预言
那位执笔仁兄岂有千里眼
一眼就看穿了天

假如他年仅及冠
学好华文并不难
三十年后当健在
他可要用华文重撰新的预言

作于 1970 年
收入小凡诗集《开麦拉》，1977 年

匆匆啃着面包去上班。
你会问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为什么他们的家老是破破烂烂？

但是他们知道屋主的汽车换了又换，
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月底会来门口站。
黄昏时妓女坐了三轮车出去卖笑，
半夜里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
谁也不曾对她们嘲讽讥笑过，
为的是不幸的根苗遍栽在每一家。

三山五岳的人物也在这里出没，
他们会用药秤称着劫来的首饰金银。
你或许会怀疑他们笑得那么和蔼可亲，
更不敢相信饥饿时他们喝自来水过活。
迷信像龌龊的空气一样地弥漫，
神棍流氓会串演神像摆动的伎俩，
用香灰符水使善男信女把钱财掏干。

这里的人日夜都把幸福盼望，
生活却使他们像草儿挣扎在梧槽河畔，
重坠的眼皮老是盖着失望的双眼，
又叫一场大火吞噬了家园。

是谁说的大火已把痛苦烧光？
铁丝网把废墟同贫穷一并围困？
是谁说的不幸已经被远远带走？
事实啊是不幸随他们流散四方，
高大的楼房一幢幢建起，
梧槽河还像往日一样肮脏！

作于 1971 年 6 月 25 日
收入高阳、庸夫诗合集《生活诗钞》，1973 年

火葬

若蛾
祈求于短暂的白昼
且酩酊在永恒之光

焚烧　火的膜拜
让火族以礼厚葬你
当我们循着贝叶的指示时
乃恒指你一定的坐标

是寂灭在新生的前奏
你幻为灯、为日
超度令人叵测的夜盲
赐我以黑暗的讣告

在声声的钟鼓梵音中
你开始以忍者的双眸
凝视不透视的来生
然后悄悄地悠然向往
光明的羽翅旋在空间舞踊
星子也兴奋地颂美着涅槃
我期待地聆听着止息的音籁
在生命的窍孔中回响起赞语

没有立碑，但你相信轮回
相信火葬的只是躯壳和袈裟

作于 1971 年 9 月 15 日
原载《南洋商报·青年园地》
收入《佛教新诗选》，1990 年

没有阳光的长廊

那被挡在屋外的阳光，
蹦蹦跳跳总要挤进屋来，
却都被长廊封住了。

黑暗拖出满长廊的残羹味，
尿味和臭汗在孩子的身上蒸发。
壁上涂着黄色的歌名，
还有污秽的符号和词句。
阳光焦急地在屋外顿足，
恨不能立即晒干这黄潮的毒液。

门打开了，出现的是：
楼梯级的八个孩子，
母亲疲乏无神的眼睛，
父亲枯瘦没血色的脸。
偶尔还有那令人心酸的
疯妇的凄厉的尖叫。
这长廊累积着穷人的辛酸。

白灰水和多彩的漆，
却在屋外刷上一片繁荣；
纯洁的阳光想晒脱这繁荣的皮，
他们要把长廊走尽，
要把光亮带进穷人的屋里。

作于 1971 年 3 月 26 日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在那静静的梧槽河畔

在那静静的梧槽河畔，
杂居着各族的劳苦大众。
人们称这里是贫民窟，
四年前大火烧光木板屋。
有谁能说苦难已经被远远带走，
用沾沾自喜的口气指着新建的楼房？
不幸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梧槽河还像往日一样肮脏！

雨季一来河水会把板屋浮起，
污水冲着垃圾木块在屋里旋转漂荡，
有谁会照顾在外挣取三餐的穷人？
只见群群游来的老鼠、蜈蚣和蟑螂。
旱季里沙土木屑满天飞扬，
梧槽河散发着难闻的恶臭。
潮涨时抛亚答的船工在烈日下挥着汗，
孩子们赤身跳进水里嬉戏冲凉。

你若曾到过这个地方，
你就会见过那些干瘪黝黑的脸孔。
你会看到他们在苦难中怎样过活，
你一定会想着他们为什么这样贫穷？

这里的大人个个出卖劳力，
十四五岁的孩子就辍学把家当。
谁要是说这里的人幸福了，
说这话比梧槽河水还要肮脏！

天亮前小贩把车子推得轧轧作响，
做建筑、扛包头、打扫街道的人们，

待到那一时刻来临，
我们会毫不犹豫洒湿地面，
骆驼队你就要把种子反刍出来，
仙人掌你就要把沙漠绿染，
到那时我们也就能欢聚在一块。

作于 1972 年 4 月 14 日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风沙雁

作者简介：

风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 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 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艺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选》；中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和《遥远的期待》；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

一

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燃烧的火炬
照亮了亚洲大陆黑暗的南方
为了她　她的英勇的儿女
已经前赴后继地战斗了半个世纪

她的勤劳的儿女给她造了一道长堤
使她的一块大陆和一个小岛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使她的长堤两岸的人民更加亲近

长堤啊，在你的河岸的两边
有叫敌人踏着了就陷下去的沼泽烂泥
有叫敌人撞进了就走不出的原始森林
还有我们，艰苦地生活的各族人民

二

虽然，我们有“树胶王国”的称呼
用我们的树胶制造的车轮
跑遍了世界各地的街道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贫穷得买不起霸打鞋和雨衣

虽然，我们满山种遍了棕榈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沙漠上的云团

我们是沙漠上的云团，
沙漠上气候忽热骤寒；
我们也随时改变形状，
有时是红如火焰的彩霞，
有时是白如冰雪的卷云，
但想消散暑热的理想始终一样。

子夜时刻周遭死寂一片，
听得一阵阵狂风呼啸过地面，
从睡梦中忽然被惊醒，
看万里流沙掩覆了多少仙人掌，
成群的骆驼队在风沙中辨认方向。
撒下苦涩的繁霜原不是悲伤，
思念朋友而掉的眼泪会使信心增强。
惯于长征的骆驼队你若有心，
就要把仙人掌的种子藏在胃囊。
点染沙漠绿洲的仙人掌你若有意，
就要把种子撒在各个角落。

沙漠上气候忽热骤寒，
我们也随时改变形状；
但相信我们，骆驼队和仙人掌，
即使风雨过后的小夜天，
地面上一点温煦的阳光也不见，
凭着从月球反射过来的那点阳光，
我们也依然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公路交错得像蜘蛛网
大小工厂到处林立
有人说那里是一个乐园

可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失去照顾的孩子
他们要睡在寒冷的五脚基
把明天售卖的报纸
抱在他们需要温暖的胸怀里

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工人叔叔
他们戴着沉重的安全钢盔
小心翼翼地涂泥和油漆
也会从高高的木架上摔下
不残废，但立刻断了气

为什么我们的采石工人伯伯
他们工作了十几二十年
要等到医生拿着洗好的X光照片
说他们已经患了可怕的石灰癌
才让他们增加几巴仙的工钱

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工厂妹
她们必须拖着疲乏的身体
日夜三班不停地操纵机器
为什么老板从外国把机床运了进来
又要把我们的工厂妹送出国去
是不是我们有过多的劳动力
是不是我们的劳动力特别廉宜

陈伦新

作者简介：

陈伦新（1948-），原名陈华福，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现于印尼工作。著有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以陈纶新署名，诗集面世两周后被查禁）、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疯人院的常客》和《我要夺奖》。曾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诗歌组组长、《人民生活》主编、《亚细安网》主编。诗作《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和《可敬的兄弟》获1970年代初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优胜奖；《丹戎巴葛火车站》获选为2011年新加坡地铁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新加坡流动诗篇”；《岛，不能放弃掉》获2012年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全球华文新诗大赛优异奖。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会员。



马田

作者简介：

马田（1940-），原名陈来华，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1960年代初期康乐音乐研究会文学组的积极组员，1974年在同一届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诗歌优秀奖和散文优秀奖。热爱历史民俗文物收藏，2005年创办石叻坡民俗文化馆至今。曾举办个人文物展“蒙蒙细雨看牛车水”、“市井文化——消失中的文化”和“走进胶林——传奇人物陈嘉庚”；联合文物展“历史的回味——向红头巾致敬”和“中秋节文物展”。现为炎黄文化研究会、国际郑和学会会员。著有诗集《多情的小伙子》（1964）和《南飞的梦》（1974）。

一年到头没有福气
享有一珍上等的清香食油[1]
他们只能用水和盐煮鱼

虽然，我们小笨珍出产的黄梨
多得可以堆成一座金山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只有四家黄梨加工厂
我们上万吨甜美的黄梨
一罗厘一罗厘地放在路旁腐烂

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第一天上工就遇到了土崩
我们从自己的地底下
给别人开采出宝贵的锡米
我们也从自己的地底下
挖掘出亲人活埋的尸体

长堤啊，让我走过去
让我绕着海岸听风浪的呼声
不要让我听到一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妇
跪在从海里拖回来的破渔船边哭叫
让我穿过中部的高山和莽林
不要让我看到任何一个人
又拿着别人新制的枪支
去杀害我们贫穷的同胞

三

长堤啊，在你的另一边

1. 编按：“一珍”，英文字 tin 引入方言后所创造出的新量词，意为“一铁罐”或“一铁桶”。



林方

作者简介：

林方（1942-），原名林赐龙，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曾在义安学院中文系就读，长期经营七洋出版社，现已退休。新加坡已故散文家君绍的门生，1959年开始发表现代诗，学生时代编过纯艺术刊物《星座月报》和《图画新闻周报》。曾被台湾已故名诗人覃子豪期许为充满希望的诗人，《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的撰稿人之一。曾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兼任《五月诗刊》主编，现任五月诗社顾问。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主任，编撰一系列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曾以萨那隆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散文。著有诗集《水穷处看云》和《林方短诗选》。





四

长堤啊，让我走过去
让我沿着新加坡河岸走
让我看看
那个印度小孩
白天还是不是还在那里划船
让我看看
那个巴基斯坦独身汉
夜里是不是还看守那间货仓

也让我和那些可敬的母亲交谈
是不是她们的孩子已经回到了身边
是不是她们不会再穿上标语字衣
是不是她们不会再拿着血书请愿

五

长堤啊，我们要问你
在你的两岸长大的孩子
他们曾经怎样勇敢地拿着土枪
向那些侵犯祖国的鬼子兵追击

在亚洲大陆黑暗的南方
有一把燃烧的火炬
那即是我们的亲爱的祖国
它会永远永远燃烧不熄

作于 1973 年
收入陈纶新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1976 年



周维介

作者简介：

周维介（1952-），笔名周望桦，又署沙眼，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华文报新闻从业员，《同温层》、《奋斗报·狮城文艺》和《涉江》主编，《新加坡文艺》和《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金狮奖、新加坡文学奖、花踪文学奖评审。现任华语文中心总监。曾策划“面对我们的文学史”文学展，“二月草绿”、“四月风”和“七月流火”诗乐演唱会。曾为《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都会佳人》、《波希米亚》和香港《清秀杂志》撰写专栏。曾获新加坡书籍奖。著有散文集《收割手札》和《秋千上的小女孩》；杂文集《小小鸟 飞也飞不高》、《他说我的想法有点黑》、《华校生 你好吗》和《等待饥饿》；学术论著《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 1927-1930》（与杨松年合著）、《文学风景》、《新马华文文学散论》和《南下的五四水手——许杰文学历程探索》。与潘正镭合编《折柳南来的诗人——刘延陵新加坡作品选集》。



爱情献给祖国

你问我
诗集里
为什么看不到
我爱人的倩影

年轻的小伙子
让我先问你
人活着这样奔忙
究竟是为了什么

自从我明白事理
火热的激情溢出心湖
它像马六甲海峡的波浪
欢唱着半岛上的风云

这不是我不懂得恋爱
沉迷会像早熟的椰子怕一阵轻风
我已把人生中第一杯爱情的蜜酒
敬给我最心爱的祖国

摊开地图　你看
火旗舞东风
战鼓声声酣
历史的巨轮已飞奔前进

年轻的小伙子啊
这就是我献给祖国的爱情

作于 1974 年
收入《赤道线上的恋歌——新加坡抒情诗选》，1994 年

王润华

作者简介：

王润华（1941-），祖籍广东从化，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金宝，现为新加坡公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文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中语系主任。现任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曾获《创世纪》二十周年纪念诗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亚细安文化奖。著有诗集《夜夜在墓影下》、《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王润华自选集》、《山水诗》、《地球村神话》、《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人文山水诗集》和《王润华诗精选集》；散文集《秋夜行》和《把黑夜带回家》；学术论著《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司空图新论》、《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鲁迅小说新论》、《老舍小说新论》等；文学评论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华文后殖民文学》、《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和《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等。编有《新华文学作品选》、《东南亚华文文学》、《亚细安文学选集》、《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和《海外新诗钞》等。

水穷处看云

就孤独成一棵高耸的椰树
一棵高耸的椰树在水穷处
看蒲公英被风吹成的
一朵云

云在水穷处呼喊，视觉
早已编就好长好长的玻璃丝
翱翔着孩子们的哗笑
在另一端

信步来到水穷处
假如，云太多太深太厚也好
生怕躲在云后不知处的
太阳跟你撞成滚地葫芦

水穷处看云，回首不能，回首
总是斑斑铸下的错误
还要等到暮色染上鼻尖哩
等去垂钓满池的神话

一旋身我就成为一朵
资深的云在水穷处

作于 1976 年
收入林方诗集《水穷处看云》，1982 年

别以为
我喜欢斗争，常常
机智地为抢夺王位而战
或者
多情地跟所罗门的公主恋爱

一根无形的线，分别系在我的四肢上
我非常迷信，没法子不接受这个命运的玩弄
一个躲藏在后台的老人
控制住我的喉咙
要哭或要笑
全由他的声音来决定

影子的下场

戏演完之后
如果你走进舞台的后面
你会发现我们这些英雄美人
全是握在丑陋老人手中的傀儡

被玩弄过之后
我们的头一个个被摘下来
身体整齐地被叠在一起
放在盒里，而且用绳子扎紧
于是我们又像囚犯，耐心地等待
另一次的日出

作于 1977 年 11 月
收入《新华文学作品选》，1983 年

两盏瞳眸

咱们的诗
老写在没有文字的眸里
风快乐的晚上
我的瞳管是一支水草
陶醉尽
你晶眸酿制了无数晨早的甜蜜

瞳眸是两盏
商议如何在黑里燃灯
如何摆渡
眸的两岸

斜着空空行囊
云们穿着蓝衫子散步
我嘱托泅泳而来的风族
寄赠
咱们没有文字的诗稿

作于 1976 年 8 月 20 日
发表于 1976 年 9 月 15 日《新明日报·青园》

在熟食巴剎听《纸影曲》[1]

毒炙的日花
刺得人发麻
在这喧闹的一角
蓦地丝竹齐唱
时光一下往回拉

（陈三五娘漂洋过海啦……）

日子的风沙
把人无情吹刮
灵魂瘦成二弦低泣
青春在指头呜咽了
颤动地流入琵琶[2]

（他们难道是哑巴？）

失去光彩的眼睛
瞪着眼前的中国茶
日子苦得懒开口了
只偶尔露出黄黑的门牙
帮腔拉着长长的“呀……”

（生的悲歌只唱着一个调子嘛！）

廉价的脂粉
抹不去脸上的霜花

1.《纸影曲》乃潮剧清唱。
2.这两句作者借用父亲三十多年前的诗句。

皮影戏

傀儡的诞生

一把锋利的刀
把牛皮剪成我的形体
另一把尖锐的钻
雕刻成我凹凸的性格

再绘上一些色彩
我便是人人爱好
会演会唱的傀儡

影子的家庭背景

我虽然是影子
　只在神秘的夜晚演戏
我却是光明的儿子
　没有灯光的普照，我就活不了
我的乡土，如一块洁白的纱布
在污黑的社会，我会找不到自己

我从不在路上
　留下一个足迹
我常常唱动听的歌
　却没有用自己的声音
我在家的时候只是平面的侧影
　在舞台上却表现立体

傀儡的自白

喀秋莎

作者简介：

喀秋莎（1947-），原名刘可式，受乃父刘思影响，自幼热爱诗歌艺术。与兄弟合著有《三弦集》、《琵琶弦上》。

长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那个叫浓霜
灼伤的月亮

其五

一株光秃秃的树
神经过敏地
把一只多看他一眼的月
当作樵夫了

其六

今宵投宿在
我家相思树上的
不就是从李白的壶里
逃出来的那个月吗?

其七

露侵秋声
雨伤花树
致千枝风湿
　万叶哮喘
不是潇湘
何以有一株
哭自己成林黛玉
把残红
　　吐了一地

其八

说一个古



风沙把嗓子都磨哑了
凄切的青衣一唱过
嘴角马上挂上笑花

（人生不就是在做戏吗？）

趁着“公婆闹”闹着过门
交头急急说几句话
何事喜得拍肩打脚
把“七喜”一口干了
“娘子官人”又再拖——拖——拉——拉……

（生活岂不是老牛在拉破车？）

歌声的力量怎比鸡腿大？
周围的人头都低下
只有孩子是好奇的
对着来自古代的这一群
把眼儿睁得大大

（戏是唱给神听的呀，傻瓜！）

作于 1977 年 5 月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诗合集《三弦集》，1981 年

完颜藉

作者简介：

完颜藉（1930-），原名梁明广，生于中国海南琼海，六岁时随母亲南来新加坡与父亲会合，现为新加坡公民。小学就读于中华公学，中学转入公教中学。毕业后进入《南方晚报》当记者，继而被调进《南洋商报》任国际电讯组翻译员，稍后升任编辑，兼任星华小学英文教师。在《南洋商报》老板李玉荣的特许下，以半工读的形式修读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课程并获学士学位。兼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如《文艺》、《青年文艺》、《文丛》和《咖啡座》。《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后，便一直供职于《联合早报》国际电讯组直至退休。著有文艺评论集《填鸭集》。曾任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诗歌组评审。

夜树意象

其一

夜是一盏
　　黑色的灯
你千手千臂的树呵
可是提灯的人？

其二

在夜的黑镜前
你披发而坐
一面静静地梳理月光
一面构思着
把哪朵星插在鬓上

其三

莫问你怀中宿鸟
睡态有几种
今宵
我且以你的风骚
雕一个玲珑的梦

其四

披着玄色教衣的树
以蛊术
及黑色咒语
在作法施治

他们把模糊的
血肉　泪　痛苦
扛上舁床
趁柩车尚未载“它”远去
为“它”饯行的是
她的哭
哭声里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敲钟的人忘不了那个扔下七年骨肉私奔的贱妇那个出海然后自葬的浪子
（我沦为孤儿我廉价出售自己一天两块在上课下课钟交替喊叫跳楼货声里我的夜总是漫长得不着边际盈耳尽是冷笑的答的答的答
（在恍惚中妳的脂粉香穿过层层的淫笑飘过又起又落的酒杯与得意忘形地跳舞的烟雾
（妳从一个接一个的臂弯中撤退最后驮着千斤倦归来
（妳全身尽是帝俄狂僧的手　口臭　酒精
（手包里躺着几张涨红的醉眼淫意未消的钞票
（趁妳还不是私奔的贱妇我不是自葬的浪子
（我得把门紧紧关上永远关上
（然后自己哄自己我将出远门
（我遂从高高的生活阴影楼上
（跳下　跳下　跳下）

他倒在街心
血泊里

有一晚
有巢氏爬上
我家后面那棵大树上睡觉
从他枕边
流萤盗走了
一盏青幽幽的梦
然后蹑手蹑脚
提着它闪了出来
等着火用的燧人氏
站在树下把风

作于 1977 年 8 月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诗合集《三弦集》，1981 年

董农政

作者简介：

董农政（1958-），生于中国福建福州，幼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7 华义政府华文中学高中毕业，该年开始获得新加坡诗歌创作比赛的多个奖项。曾任《南洋商报》学生版《南洋学生》编辑、《联合晚报》文艺版《晚风》和《文艺》创刊主编，现为中天文化学会顾问、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五月诗社社员。曾主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编辑《微型小说季刊》。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和《心雪》、散文与微型小说合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目前从事民俗风水命理行业，出版近三十部术数丛书。



故事

数不清多少个无眠之夜
起身　披衣
下楼
不受赏识接受寂寞的街灯如我
在四方八面高度传真的市声歇后
静听　由远而近
狗吠
婴啼
突出围牢的心跳
一件昨晚发生的小故事

仰首
数十层楼高的生活的阴影
猛然倒下
倒下
倒下
倒下
跌落街心
躺在血泊里
在围观众人的脚下
在救伤车尖叫而来之前
是她凄厉的哭
哭声里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曾几荣

作者简介：

曾几荣（1951-），原名曾纪荣，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教育出版社助理总编辑、新加坡广播局《电视广播周刊》主编、南洋艺术学院《南洋艺术》季刊主编，现已退休。

观众的脚下
那女人的哭
她哭声里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心跳嘎然而止
观众已经散去
大钟楼的笑声已逝
街灯的光芒遁走
高度传真的市声依然
狗吠
婴啼
由远而近
宣告一个城市的小故事结束

后记：这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身世平凡：七岁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是个海员，出海不久，就传来他父亲用酒灌醉自己、用刀子切断喉咙自杀的消息，他成为孤儿，被孤儿院收养。长大后，在一所小学当校工，做敲打上下课钟和其他杂役，收入微薄。妻子在酒吧做陪坐女，补贴家用。自小双亲抛弃他的心灵阴影，始终纠缠。有一晚他从高楼跳下身亡。我以《故事》这首诗，记下这段小历史。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渡

这是一片无涯的运动
从叠浪中寻求真理
左手是矛
右手是刃
款乃一声
戮向这生活的胸膛

此岸无起点
彼岸无终点
摆渡的船　遥对
彩虹的升处
这边那边之间
虽有无底惊险
然他能以一峥嵘之象
以安全护人越河
而自己　始终
在毒阳冷月下徘徊

或许　他已透视起终两点
也透视了那彩虹
心中唯存一意念
左矛　右刃
千道万道金光

收入《新华文学作品选》，1983 年

有一半江水是你哭的

可是，又有谁知道
江底，是那么悠悠

那一天
潮水给你拉高了一半
不止因为你失望的躯体
更因为有一半江水是你哭的
从此呵
那开在雾中的国度更
幽幽

作于 1978 年 5 月 14 日
收入董农政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1980 年

挥手

拂去窗外千重树色
我迎来多少无声的早晨
枕着山下万家灯火
我送走几许无语的黄昏

风雨来了又去
三年时光化一声鸟啼
我要从画中下来了
把树树山山留在云里

作于 1978 年
发表于《1978 年南洋大学理学院纪念特刊》

旗的节日

自十三年前就铸下
这旗的节日，于是
许多旗都在今天生日

今天，旗们
都涌到大草场
在青青的草地上
忍住欣喜，肃静地
排列，有纪律地竖立

——翘望那动人的一刻来临
等待着狂舞
飞跃，在豪迈的乐声中
同声欢呼……

而鼓声响了
它们就这么地向前进
擎着黄红青蓝的光彩

作于 1978 年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水梅

你用刀
　用剪
　　用铁丝钢线

剪去它的芽
　弯曲它的枝丫
　　摘下它的嫩叶

你把它碎尸万段
　把它曲成畸形
　　把它叶子拔得精光

它就在刀剪过后的断枝上抽芽
　它就随着铁丝钢线弯曲地壮大
　　它就在你拔光嫩叶之后开一次满树的花

深远的根永远向前
在露出土面的地方
　又有新芽萌长

作于 1978 年 6 月
收入杜红诗集《杜红诗选》，1997 年



安琪

作者简介：

安琪（1956-），原名刘双慧，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父为马华前辈诗人刘思，兄长长谣、喀秋莎、古琴均为新华诗人，在父兄的影响下，小学便开始投稿。南洋大学理学士，曾任美国化工厂化验室经理，现从商。1984 年以《天凉好个秋》获第二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小说推荐组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天凉好个秋》和《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黄汉雄

作者简介：

黄汉雄（1950-），祖籍广东普宁，生于印尼丹戎槟榔，现为新加坡公民。1970年新民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以《青春的诗串》获马来西亚槟城同乐会主办的全马（包括新加坡）青年诗歌创作比赛第二名。目前是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会员，苍松文化服务社社长兼主编。著有诗集《曙光》；综合文集《文化的齿轮》、《幸福的时光》和《击碎苦闷的枷锁》；中篇小说《冰淋的梦》；长篇小说《火龙狂舞》。

杜红

作者简介：

杜红（1936-），原名郑亚本，又署杜丝工，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56年在中正中学念中学时，曾主编学校刊物《汇流》（当年由于学潮汹涌，英国殖民地政府加紧对华文刊物的管制，《汇流》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1960年毕业自南洋大学史地系后，先后在新加坡文化部、总理公署、卫生部担任翻译和行政工作。1968年加入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从事文学节目的制作，后成为新加坡电视机构戏剧组的剧本咨询。现已退休。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英文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诗集《五月》、《六月的晚上》（出版后即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查禁）、《树胶花开》、《抒情诗集》、《抒情诗二集》和《杜红诗选》；小说集《我爱上了她的衣裳》。



秦淮

作者简介：

秦淮（1938-），原名陈龙王，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曾任教职，后转入电影界、广播界和歌坛，凭一首充满感情魅力的《白云》风靡东南亚。曾获新加坡“十大金像歌星奖”，有“慈善歌王”的美誉。曾任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诗集《无花的梦乡》(1964)、《拂晓的国旗》(1999)、《寂寞的歌人》（2005）和《凉月吹灯坐》（2006）；杂文集《腾珠录》（2000）；散文集《雕虹集》（2002）；娱乐书信体文集《笔中情》（2003）。另有数部单行本正在策划出版中。

蝉鸣

从前的蝉鸣，
　　不一样。
从前的蝉鸣，
　没这般凄凉，
　　这般长。

许是从前笑声多了，
　淹没了蝉鸣，
许是从前脚步声密了，
　吓住了蝉鸣。

从前的蝉鸣，
　　不一样。

从前的蝉鸣，
　只在我们的笑声过后，
　　惊惶一嚷。

从前的蝉鸣，
　只在我们的鞋跟后，
　　偷偷叫喊。

今天的蝉鸣为什么这般凄凉，
　　这般长，
唱满了相思树，
唱满了云南园。

作于 1980 年 3 月
收入杜红诗集《杜红诗选》，1997 年



淡莹

作者简介：

淡莹（1943-），原名刘宝珍，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江沙，现为新加坡公民。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已退休。曾获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千万遍阳关》、《单人道》、《太极诗谱》、《发上岁月》和《也是人间事》；诗与散文合集《淡莹文集》。与艾禺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

我是一管短笛

我是一管短笛
我是一管短笛
吹起生活的歌声
我是一管短笛
吹出翠绿的年华

想以前茁长的竹
那时风呼啦呼啦地扫
想以前撑天的骨气
那时雨哗啦哗啦地打

刀斧下的日子
我给雕成一管短笛
炉火的烘熏
我给炼成硬邦邦的躯干

我是一管短笛
生活的海洋
　是我的曲谱
壮丽的山川
　是我的歌词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也迅速消化了香烟相思
之后，排泄一串污浊的泡沫
第二天，在世界各大报章上
成为一则无关痛痒的新闻

后记：1979年某日在报上看到一帧越南难民浮尸海上的照片，有感而作。

作于1979年
原载1979年台湾报章副刊
收入淡莹诗集《发上岁月》，1993年





小路

——为母亲逝世八周年纪念而作

那儿有一条小路，
常年开放山花野树，
那儿有寂寞的小鸟歌唱。
我走在小路上，那儿有
金色的阳光，有一个魂灵，
使我念念不忘！
当风雨使小路迷蒙，
那时我撑着雨伞，
　　孤单前往，孤单前往……
我的思念燃烧似火，
纵使天更阴晦也一样走过。
　　什么叫我留恋那小路？
自从有了留恋，
　　我便有了哀伤！
到如今，我仍旧爱着那个人，
她，葬在那小路旁
　　那小路旁……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闪亮的金鱼

——机窗下看夜的新加坡

美丽的岛屿像闪亮的金鱼
安详地沐浴在古老的大海里
初上的华灯排列成耀眼的鳞片
圆圆的双眼闪着璀璨的异彩
那不是夜的德光与乌敏

窥探着星空的奥秘
分叉的尾巴摇摆在水里
末梢有露出的痕迹
看啊
仿佛要朝哪个方向游去

（我是云
翩然在南中国海上的归途
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
啊　金鱼
是什么力量创造了大自然的奇迹）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16期，1979年10月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年

海魂

倾尽一生血汗，买舟
舟成了风雨飘摇的家
渡海，航线成了无岸之旅

甚至水都有身份有国籍
不容混淆，不许擅改
而你什么都没有，除了沧桑
你的国籍是淼淼的公海
陆地变成今生唯一的奢望

外交会议上，紧握着人权的
手，何时才伸展到浩瀚水面
把一张张被遗弃的焦虑脸孔
粘贴在备忘录上

经过湛蓝海水的洗礼
我无从探听你的姓你的名
我只知道
你是你父母终日倚闾的
　　一脉香烟
你是你妻子午夜梦回的
　　刻骨相思
你是你稚儿嗷嗷待哺的
　　全然依傍

而狂涛呢，狂涛是强烈的
消化液，消化了舢舨舴艋

月呵月，月是塞外的月
是关山的月，是戍卒的月
戍守边疆的征夫的脸，你曾照过
古战场的凄凉，是冰冷的记忆
而今，烽火依然，沙场仍在
越南、阿富汗、柬埔寨
月呵月，一幕幕的惨剧还在展开

月呵月，你是残酷镜头的观众
你知道，沙场不同，血
血却一样的红
从部落争夺狩猎的兽
到飞机战舰坦克的炮轰
月是历史的见证，是血
是血的见证

血的见证，叫苍白的更见苍白
古来沙场流淌的，一如你过度失去的血
你的血，混合着
混合着戍卒的泪，泪
是思乡的泪，是骨亲的泪
是情人的泪，汇成
茫茫的一片云海

云海里，千古英雄何在
帝皇何在？
且让我，啜饮杯杯月光
畅舒万古赊欠的
愁债

作于 1980 年中秋节
收入《赤道线上的恋歌——新加坡抒情诗歌选》，1994 年



白全成

作者简介：

白全成（1954-），笔名夏心，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逾三十年，曾主编《南洋商报·南洋学生》并成立南洋学生通讯员组织，主编《联合晚报·文艺》，曾任《联合晚报》编辑主任，现任《联合晚报》执行编辑。文学创作以诗歌和杂文为主，曾创办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现已解散）并任创会会长，积极推广青少年文艺和新加坡歌曲创作活动，为新谣命名，并担任多项文艺创作比赛评委，包括1981年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初选评审、2008年和2010年新加坡文学奖评审。南京大学文学硕士，著有学术论著《曹禺剧作研究》。

某种必要

几番旋目
才知道登峰之必要
山腰之不可靠
以及，下山的不可或缺

（世界必须是一片圆
压坐在我的屁股下）

于是：
家是蚂蚁，国是蚂蚁
核弹
充其量像一根唇膏

那时啊
我已和释迦禅坐于珠穆朗玛峰顶
相对数年而未语
然后下山
像查拉图斯特拉

（你们的恩恩怨怨
我始终视若老生常谈）

收入蓁蓁诗集《蓁蓁诗》，1981 年

迎你，在皇家山上

迎你，在皇家山上
以一季的痴，一节的情
像你，一样期待
人间的降临，从远古的深邃
降临

降临
自姗姗的莲步
典雅的灯，你来
在皇家山，迎你
从上古走入现代
你来，了遂再一秋的古典
古典的爱情

古典的爱情，是花间下的剪影
奔月的姮娥，拜月的貂蝉
还有，还有待月的莺莺
竟分不清，是相逢
是盼望，是离情？
月呵月，照耀古今
古今一样的爱情

月，是唐朝的月
是宋朝的月，是我的月
月呵月，你来
自词的浪漫，自诗的豪迈
你来，带着淡淡古典的光彩
却不知，谁是东坡
谁是李白？

细雨燕子图

当晨阳把天空
交给灰灰的云之后
世界
就潮湿起来了

就无端端有了
许许多多的燕子
把这一角的天空
占为己有

且时而喧闹着
玩一种叫做
速度的游戏

倦了的时候
就把一支一支的天线
栖成
一株一株
黑色的树

作于 1980 年
收入辛白诗集《细雨燕子图》，2004 年



蓁蓁

作者简介：

蓁蓁（1949-），原名丘柳川，祖籍福建龙岩，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马华文坛已故知名作家丘絜絜之子。新加坡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著有诗集《塑像》（1968）和《蓁蓁诗》（1981）；长诗《赞生咒》（2007）和《赞生咒》中英对照版本（2008，英译本 *Mantra In Praise Of Life* 由陶宗旺翻译）；文学评论集《蓁蓁论文集》（1970）和《蓁蓁论文二集》（1975）；学术论著《中国抗战文艺与新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研究》（2004）。1982年以《蓁蓁诗》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1992年获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现从商。

迁徙的鸟族

然而我们还是快乐的
在越来越异国的气候

这样的颓废
有时是一种历史必须的悲哀
因为，我们知道
今晚或许会有狂暴的风雨
会有寒意刺骨

所以，我们更应该快乐地
唱着一首别离的歌
在多风的阳台上
谁也不需要看见
太远的事

而那是一个异国气氛浓冽的夜晚
我们大声地笑着
为了许多听来的故事
为了可能不会再有的
清脆钟声
熟悉的园林

然而我们还是必须快乐的
像一群起飞前的鸟族
等待风雨的到来
在一个准备受伤的夜晚

作于 1980 年 3 月
原载《南洋商报·文林》
收入杜南发诗集《心情如水》，1991 年

辛白

作者简介：

辛白（1949-），原名黄兴中，又署赫南，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1972 年获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教育文凭，1980 年获新加坡教育学院高级教育文凭，2006 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小学与中学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已退休。1971 年获南洋大学罗步歌散文创作比赛第三奖，1977 年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公开组首奖。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和《童诗 45》（五人合集）、散文集《音乐雨》。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儿童文学刊物《萤火虫》和《百灵鸟》编辑，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2010 年担任驻校作家至今。

柳永

他的心里
燃烧着一团
永不止熄的
火焰
虽然他终日留连
在歌楼酒馆里
　依红偎翠
　浅斟低唱

伸手　他想捕捉
一阵风
　一阵雨
谁知盈握的　却是
一把又一把的
惆怅……

酒后
他也曾自许白衣卿相
潇洒地随波逐浪
　　泛舟五湖
谁知对风对月　却不禁
暗暗洒下几滴
发自肺腑的
泪

发表于 1980 年 8 月 22 日《南洋商报·新年代》

杜南发

作者简介：

杜南发（1952-），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大学时代参与校园歌曲创作实验，以诗入乐，为新马青年作者自创词曲风潮先河。与张泛合作创写的《传灯》广为马来西亚华社传唱。历任《南洋商报》翻译、记者，《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浮雕》和《文林》主编，《快报》助理总编辑，《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统筹总编辑，现任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华文报集团专项总编辑。1980 年代，策划多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1992 年以诗集《心情如水》获新加坡书籍奖，2012 年获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南洋校友成就奖。著有诗集《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访谈集《风过群山》、书画论集《美的足迹》和《隔岸看山》、散文集《古寺温泉》。

谢冰凝

作者简介：

谢冰凝（1949-），原名谢水霖，生于中国福建惠安，1956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8年华侨中学毕业，1973年考获新加坡大学二级荣誉法学士学位。1976年国民服役退伍后，一直执律师专业至今。岛屿文化社的创社人之一，并曾任该社社长。现为新加坡多个社团组织的法律顾问。著有诗集《横鞭集》、杂文合集《山岗的脚步》、诗合集《岛屿五人诗集》。

廖青

作者简介：

廖青（1941-），原名廖为祥，祖籍福建惠安，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马六甲。1961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长期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曾任教于南洋初级学院、义顺初级学院，现已退休。诗作入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著有散文集《长廊》、短篇小说集《新加坡人》、学术论著《中国四大婉约词家比较研究》。

二

裕廊河啊裕廊河
你是否忘了那一片沼泽
荫深林涕
你是否忘了那夜的渔港
无语对潮涨
你是否忘了那无边的绿茵
菜花飘香
裕廊河啊裕廊河
淘尽多少岁月
淘尽多少愁肠
你啊换了新衣裳
你的身旁
是追云的大厦
是工厂的炊烟
到处洋溢着青春的笑浪
裕廊河啊裕廊河
梦里苦待的日子来了
我们祝福你
与天地共久长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苏东坡

在宋代的冬夜里
琼楼的煌煌华灯
照不暖民间的饥寒
当人们都瑟缩于
　凛冽的风雪下
他却用僵直的指头
把墨汁磨得浓浓的
然后紧握着
由竹节铸成的
笔剑　一剑又一剑地
在阴阴霾霾的云空间
刻出一匹又一匹的
天马
而后
他骑上
天马的背
突破穿林的风霜雨雪
冲过淘尽千古风流的大浪
潇潇洒洒地
从古典的宋朝
　一路徐行到现代
又将谈笑自若地
　一路吟啸到遥远的未来……

发表于 1980 年 11 月 14 日《南洋商报·新年代》

筷子的故事

五指微拢，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支等长的平衡

那时，我们的祖先
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
湍湍涌出
涌向无人的海岸
向南，向陌生的异域
不毛的荒岛
以两支竹筷
徐徐插下，一则
拓荒的血泪史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多少辛劳，多少努力
一代又一代

山河随想曲

一

武吉知马山啊长又长
像英雄的巨人
矗立在岛的中央
展示钢铁的胸膛
保卫着小岛的边疆
武吉知马山啊长又长
在陡峻的山颠上
有我可爱的家乡
家乡啊
有竹涛传送问候
处处是点水的垂柳
有斗嘴的鸡鸭
在花丛中捉迷藏
武吉知马山啊长又长
像守望的灯塔
无视没顶的风险
放射希望的火光
武吉知马山啊长又长
家乡啊
愿你是嫦娥
武吉知马山啊
愿你是我的榜样

戴畏夫

作者简介：

戴畏夫（1958-），原名傅来兴，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198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曾任《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副财经新闻主任，现任《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1979年开始写作，1982年以《钟妮的世界》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三名。著有诗合集《八人诗汇》（1982）、散文集《感觉的下一站》（1985）。

郭永秀

作者简介：

郭永秀（1951-），生于中国广东澄海，七岁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科讲师。现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兼《五月诗刊》联合主编、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音乐家协会副会长、东艺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曾任新加坡国内外许多文艺创作比赛、音乐创作此赛、器乐及声乐比赛的评审。著有诗集《掌纹》、《筷子的故事》、《月光小夜曲》、《郭永秀短诗选》和《郭永秀自选集》；散文集《壁虎之恋》；音乐评论集《余韵》等。曾任《锡山文艺》和《新月》主编，《新华文学》编辑。1990 年以诗集《筷子的故事》获新加坡书籍奖之高度表扬奖，2003 年获新加坡词曲作家版权协会颁发卓越才艺奖。诗作《筷子的故事》曾获编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中。

网着吾恻怛的心

想到疲倦被折断在
哭泣的眼瞳里
形成轻灵恍若熟悉的记忆
灰灰一野的无奈就
慷慨地捐出自己去
背一袋无关痛痒的喘气

雪光映着
碑上刻上吾的名字
以及许多别人的名字
吾再一次读它
传统与文明便毫无分际了。
不必追询抚一株小树的感觉
有怎样的意义?
吾族的诗在烽火里看故乡
雪霜轻细贴着染血的山脊

当美逐渐沉没在初临的夜色中
吾晓畅空白是什么颜色
山头横隔着一场征伐
洪荒缓缓变形
吾开始迷失在树林并
带血的喉咙
愈走愈深
愈　走　　愈　　深
走　走
愈　　愈
深　　深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20 期
收入《八人诗汇》，1982 年

生命延续，以两支竹筷
祖先在历史中告诉我们：
一支易折，两支
才有御敌的力量
合起来便可——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
不能分，一分
根须腐烂，枝丫断裂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

如今，当我们丰衣足食
爱好时髦的下一代
争着拿刀叉的时候
谁去告诉他们：
这平凡而真实的——
筷子的故事？

作于 1980 年
收入郭永秀诗集《筷子的故事》，1989 年

吴垠

作者简介：

吴垠（1950-），原名吴启基，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民报》和《南洋商报》记者、《联合早报》副刊高级记者，退休后仍为《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副刊撰写专栏。在诗歌创作之际，也从事世界文学的译介工作，对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尤有研究。译诗被收入《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拔萃（外国诗卷）》。著有诗集《四方城内》、《人民生活》摄影展（诗部分）和多本画家作家访问集。



狼嗥的年代

嘶声哑了。倦极了去
追究是谁偷去那一段古典
纵使熟记千百句的叮咛
及温馨的祝福
哦，母亲
吾曾尝试安分守已坐下
横写吾族炫炫的一页

但吾不是江湖客
却悄悄拖着消瘦的自已
走进悠悠的江湖
纵横的命运线是多宽的江？
　　多深的湖？
每每摊开一季飘渺迷茫
吾总发狂地告诉自已：
洪荒夜晚遗传下这一种注解
仅为　耿耿于怀团团
解析不开的结
吾与圆月争吵根的问题
也是向一轮明月狂吠一番的理由

跪向北方
入夜的风霜多么尖寒
月光淋冷出泥土的
原属气味。
石碑上印着吾族的家谱
不是东
不是西
清醒后找到是自已的齿痕
和一堆无法信任的族言

血债

军靴南下
武士刀南下
高张而风涌的红太阳南下
火的南下，血和瘟疫和奸淫
混乱和轰炸和防空壕的岁月南下
呻吟和悲恸比热门歌曲还流行

刺刀和子弹尽情搜寻
人头和生命的小岛
就有了——
父的子的夫的妻的尸体的堆积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尸体的堆积
就有了——
陈姓张姓黄姓李姓的尸体的堆积
工人，老板，知识分子和流浪汉的
尸体的堆积
就有了——
三年八个月大规模的尸体批发
负了三十年偿也偿不清的血债

作于 1980 年代初
收入吴垠诗集《四方城内》，1988 年

柬泰边境

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
在炮烟枪声中拾缀空弹壳
是一种乐趣
除了火和烟以外
风景很美

在烟中的确很美
苏制坦克，雨季大攻势
担架，瘦瘦的
火药味一点点加浓
在火箭炮，太极拳，武装直升机
哦，那件事
湄公河怎么会把它和子弹
战争已经无所谓胜败
连在一起想

接下来有很多丁丁小小的诸城邦
哭着民族
匆匆忙忙走动，凄凄切切滴血
他们是制造难民的
不是人
或者在那里画量国界
除了火和烟以外
风景很美

不管是亲中或者亲苏
他们总是把最凄切的给人看
然后
传染

原载 1981 年 1 月 8 日《南洋商报·文林》
收入《八人诗汇》，1982 年

国与家

或睡或醒
我的脑袋或平放或抬起
家在国里，国在
国在我反反复复的思考里

这是一种爱情不仅仅两人
是比两人更多的两百万个组合
一起热恋，一起融解
一起充电——给日给夜
给渐渐亮起的无数个明天

有如失恋，打着旗语跨出领空领海
另个国另个门另个风景另个码头我跨入
不会太久，轻轻攻击的痛楚很难忍受
而无论去得多远，我是一个圆的两端回归于一点

作于 1980 年代初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观《清明上河图》画卷

灰毛驴
你踽踽独步
走向何处
掉头吧
沿着来路

跟着你
看春风忍不住
扑弄酒旗解瘾
旗子躲闪娇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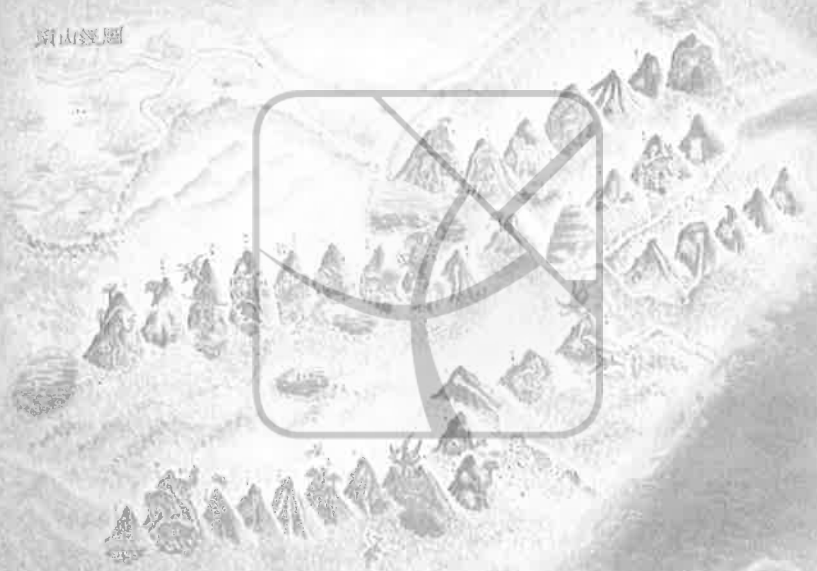
跟着你
听说书人口吐水浒
看浪里白条
逐风踏浪　翻江倒湖
看豹子头
挥枪搠破彤云
搅起满天雪花飞舞

跟着你
掀起风帘翠幕
看佳人凝眸长伫
不见天际归帆
却闻桥下商旅喧聒
舟人撑篙竞渡

灰毛驴

1981—2013

黍离之伤文学时期



被遗弃的凤凰

敛翅缩颈
静伏闹市一角
风吹日晒
忍吞白眼冷漠

附耳身上
听到黄河高歌
伸掌轻抚
透五千年光热

无穷能量
燃烧生命之火
大风起兮
一一腾飞碧落

后记：近日访一文友，见其将滞销著作放门口，免费送人。心有所感，遂作此章。

作于2006年3月16日
收入长谣诗集《三合一诗选》，2007年



长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芳林公园之夜

秋千架上的小女孩
看到黄昏星打着手势
回家去了……

枯藤盘踞臂上的苦力
昏鸦般闲聚的老者
东一堆西一撮地
在老树下清谈
夜自发际蔓生

不见蛊惑的渔火
更无轻声的海誓山盟
芳林公园之夜
古典得像一方小小盆景

草坪深处
蛙族借着月光
吟咏　唐诗

作于 1981 年 1 月 11 日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诗合集《三弦集》，1981 年

八百年已过[1]
你走向何处

来吧
可是张供奉遣你[2]
载人入画图?

作于 1980 年代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刘可喜诗合集《琵琶弦上》，1990 年

1. 据张安治考据：《清明上河图》所绘内容是北宋晚期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汴京繁华景象，原画是当时作品。

2. 据画后金代张著跋文："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

怀“同济医院”

斑驳的匾联
仍散发着墨香
酒气已跌跌撞撞
往里面闯

铜钟已哑
配药室
不闻春药师的吟唱
巴戟七钱
沙参、枣仁半两

大夫呢
是记忆里
瘦得不能再瘦的
一支狼毫
一张发黄的单方

蛊惑的灯光
高血压、肾亏、盗汗
无关乎虚症或实症
岐黄之术无法拔除
衣冠楚楚的奇难杂症

来　干一杯
妈爹酒往下
蓝筹股往上

注：古色古香，救病黎于疾苦的同济医院，竟沦为饮酒作乐的兰桂坊，呜呼！

收入古琴诗与散文合集《诗文自选集》，2011 年



古琴

作者简介：

古琴（1948-），原名刘可为，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已故马华前辈诗人刘思之子。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现从商。中学时期开始写诗，语言浅白朴素，内容以歌咏劳动者居多。除了写诗之外，尚喜爱弹奏古筝、书法绘画、演练陈式太极拳法和剑法，1981 年以一曲《广陵散》获新加坡全国音乐比赛古筝组第二名。著有诗与散文合集《苦力——古琴诗文集》和《诗文自选集》；诗合集《三弦集》（与兄长长谣、喀秋莎合著）和《琵琶弦上》（与兄长长谣、喀秋莎，弟弟刘可喜合著）。编有《诗家刘思》。

我想念那尾蚯蚓

那些肋骨都排得这样整齐
一层皮再薄也流动血液
脉呀跳动三天还是要跳回给我一个饥饿的回答

头颅载着满仓水滚在你的背
你的背的脊骨敲得我的鼻梁好痛
他的肚腩鼓得像青蛙的怀抱
你的我的朋友的都一样

妈看我的大的一点也不可爱的深眼眶也看揉不出一滴水的天空还要张大口
我圆圆的水球下两根扁担踩碎龟裂的灰泥说一个失望
没有跺烂一条蚯蚓的红尾巴
怎么乌干达的蚯蚓都逃到哪里去了？？？



作于 1980 年 11 月 10 日
原载 1981 年 1 月 22 日《南洋商报·文林》
收入《八人诗汇》，1982 年

寒鸦戏水
——古筝独奏曲之一

和衣而坐
把廿一弦
抚成冷冷的
冰原

拂手
北风轻吹口哨
吟音
雪花落地的回声
呵！一把小黑剪
　以凤点头手法
把从天披下的白绢
剪出一片
水声

作于 1981 年 2 月 2 日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诗合集《三弦集》，1981 年

山鬼

相思树已死
相思不死
穷尽碧落无处写此沉冤
每一颗红豆都是我
黄泉之下的血泪
而历史
拒绝记载

城陷之日我揽镜微笑
雕栏玉砌再也不属于我
我纵身蹁跹为春日群蝶
将一脉风流
植出铿锵的千万花魂遍大地
江山信美兮我何所栖

战争终于成为古迹
花开了
在长夜里
猛被我遥远的哭声唤醒
有人披着冷汗坐起
并且
再也不能入眠

作于 1981 年 2 月 21 日
收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 年



采凡音

作者简介：

采凡音（1959-），原名李群好，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新加坡。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纯美术学士，英国密德尔瑟大学互动媒体设计硕士。1982 年与火雷红、伍木、希尼尔、戴畏夫等七位诗友出版诗合集《八人诗汇》，1990 年初协助新加坡作家协会与五月诗社联办一项结合画作的诗文展。现任新加坡理工学院数码媒体系副主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理事。

天地初开，已经
有你，已经有我。
你我
的团聚
浑圆而为茶
遂成诗成道成禅
沉醉了神州
隐士高僧才子佳人
千千万代

附记：两年冷落诗笔，中国春游归来，喝了从临安（杭州）御街买来的茶，诗的灵感回心转意来找我。首段是茶叶对水说的话，第二部分是水对茶叶说的话。

作于2013年
发表于2013年9月24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莫邪

作者简介：

莫邪（1950-），原名杨萱，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职于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南洋商报》、《联合早报》和《亚洲周刊》（香港）。曾投身于柬埔寨、泰国和中东的义工行列，尝试为那些地区的孤儿济贫解苦。现居澳洲。文学创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是《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和《十三人散文选》的作者之一。著有诗集《莫邪的相思树》（2006）；杂文集《邪说》（1983）；散文集《尘与土》（1990）、《非洲太阳下》（1993）、《穿过彩虹回家》（2006）和《苍凉八千年》（2013）。编有新加坡口述历史《新月山河：新加坡历史篇》（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1998）。

南大永远永远是个光荣的名字
南大的儿女要争一口气

记住！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
一朝虫来一朝龙
乾坤换日月
有朝一日历史自分明！

记住！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
三个圈圈紧紧扣住一颗星
就是这颗星啊
照亮着华文教育的坎坷和不平

记住！请记住，记住那颗星！
记住！请记住，记住南大这名字！
记住！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
记住！记住啊！你是华文教育的子弟兵啊！

作于 1981 年 3 月
收入陈剑诗集《火凤凰》，1995 年

茗

此诗敬献先父，他以文学与茶培育了一个人名叫杨萱。

你来自穹苍
滋润茂绿的地
我在深山，牺牲了
青春的绽放
等候
等候那日子圆满的时刻
在你怀里柔软
青嫩的舌尖[1]
重新舒展，复活且沉吟
乃迷倒了天下的心
你便是我
我是茶

沛沛然，我破空而降
是澄静的泉梅花的雪竹心的露
任凭世人取名呼称
到了那日子圆满
的时刻
只有保存我热融融的纯真
方能将你酿成一盏芳香
清滤心上的愁，消煞
人间的俗
我便是你
你是茶

1. 舌尖是形容叶芽瘦尖曰“雀舌”。

再让命运的坎坷化作云彩
沉痛便唱出欢乐，忧郁便吟着轻快

悲凉有苏醒的时刻
那时会笑着畅饮生命的醇酒
每一抹朝霞都挂着你的笑靥
在清风中翱翔染红大地长空

秋天还是要来
温厚的寂静将使你沉醉
那时再去倾听另一片枫叶
述说来春的梦爱的欢歌

作于 1999 年 10 月

陈剑

作者简介：

陈剑（1940-），原名陈松沾，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第七届地理系毕业。多年来从事东南亚华人政治史、马来亚共产党及砂劳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研究工作，现为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兼职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集《无律的季节》、《火凤凰》和《致星星》(编译)；学术论文《简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前途》、《后殖民时代的新华文学》、《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和《从文学角度看跨国文化的交流与和谐》等。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一遍一遍你我数着它们的成长
但你我的个头已经高过山猪古
就惊觉偶发的枪声格外刺耳

你我爱在胶叶缝中望月
撕毁的村庄却让你我地隔两方
不料你终于背枪裹腿
胶林里捕捉斑驳飘移的月影
刺耳的枪响变作畅快的歌声

五十年有多长的日子?
嫩黄的胶叶长了五十遍啊
你我都老了
只是依稀还留着童稚的天真
还爱玩那胶果摩擦地板
去烧炙同伴的臂膀

我从城里进到久违的山中来看你
你从熟悉的山里到陌生的城中来看我
两张稔熟的脸孔说着彼此隔阂的话题
唯一相通的是彼此深深的关切和挂虑
千言万语说不尽山山水水
紧紧相握的手膀传送着五十年热血的思念

澎沱大雨浇不息燃烧着的爱
一声响雷却把我从梦中敲醒
是雨水湿了被枕
还是泪水?
看着台前的倩影
你其实已在遥遥的空间
望着我这痴痴的形单只影

作于 2005 年 12 月 25 日

廿五年中目送万名的学子英才离去
就是守不住牌匾上“南洋大学”的字样

昂然不屈的存在终究令人泄气沮丧
一纸通令南大就此停办
有人论证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顺应不了潮流还是潮流逆转?

拆下铸着“南大”字样的墙砖瓦当
扯裂了千千万万热血华族的心房
移走牌坊上用血汗铸成的名字
就是撕毁了大学文凭一万

山岗不再有绮梦
湖畔的路失去浪漫
泪眼看湖湖更湿
血里看花花越红

南大的名字已成烙印
它带给你多少伤害? 多少幸运?
山川湖海、云中雾里
就凭这印记独自去闯天地

不管你感着光荣还是耻辱
不管你愿不愿意
切切思量、牢牢紧记
你啊! 你是南大的儿女!

璞玉不镀银
钻石不镀金

浮尔顿广场

听说英国的海德公园
一年四季有人演讲
我们的浮尔顿广场
五年一度也热闹异常

我爱那里树木的顽强
虽然四周都是高高的砖墙
虽然地面铺满硬硬的水泥
它也能迎着海风生长

中午，饥饿的人群从大厦涌出
广场上人来人往像起伏的波浪
夜里，浮尔顿广场也并不寂寞
劳累的新加坡河就在身边陪伴

我爱浮尔顿广场
尤其是在那样的时光——
旗在演讲，树在鼓掌
舢板来到桥下也把速度放慢……

补记：1981 年，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于安顺区补选中击败了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当选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位进入国会的在野党国会议员。

浮尔顿广场是新加坡著名的金融区，当年每一届国会大选时，各政党都充分利用午餐时刻在那里演说，努力获取白领知识分子的支持，是政治人物打响知名度的必争之地。笔者是当时午餐群众大会的听众之一。

原载 1981 年 3 月 20 日《星洲日报·世纪风》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致枫叶

一片嫣红的枫叶
是一滴猩红的血
你悠悠地淌着的泪
串串打湿我的眼

风狂乱地撕扯着你
受伤的柔情碎成片片
稀薄的空气承受不了痛苦的呻吟
散落成一万首爱的悲歌

秋的申诉把天空都染成铅灰色
快别唱那揉碎听者的悲怆
如果爱把你捏伤
爱也会化蝶翩翩

你不就是一片叶儿么?
狂风中偶尔与另一片相逢起舞
当激荡冷静之后
你们还回到各自的枝头

凝视你内心的忧伤
一如你顺从四季的变幻
是那倩影悄悄地掠过大地
让无花果秘密地成长

带着原野的清香，山谷的絮语
爱把生命的甘美当作承诺

廖青

作者简介：

廖青（1941-），原名廖为祥，祖籍福建惠安，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马六甲。1961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长期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曾任教于南洋初级学院、义顺初级学院，现已退休。诗作入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著有散文集《长廊》、短篇小说集《新加坡人》、学术论著《中国四大婉约词家比较研究》。

梦境

更深梦里
回到铁蒺藜围困的山村
是那个金黄的传说
那条永不停歇
缓缓漂动的银溪

仿佛那长不老的番石榴
枝干越长越是坚韧硬实
光溜的身躯反射着斜阳的霞辉
我自空中望下
溪头磐石上那展翅欲飞
不就是我童年玩伴的你么?

此刻我却在看台上
简陋的操场上群儿竞技
依稀闪现你瘦俏的身影
飞鱼般剪过终点闪动的彩带
我捕捉到你一抹胜利的骄傲

在隆隆的火车客厢里
浓黑而涩涩的咖啡
我浅尝着依稀淡淡的甜蜜
遥远的岁月瞬间闪到眼前
童稚的你我追逐在溪涧漩涡里
滑溜白皙发育不全
矫健如同溪中的银鲫
逆水而上疾射如箭

胶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青幼的叶芽多娇嫩啊

傅艾笙

作者简介：

傅艾笙（1962-），原名傅仪福，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华义政府华文中学毕业，国民服役后从商。曾是《南洋商报·南洋学生》通讯员，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会员，诗作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著有诗合集《八人诗汇》（1982）。



陈伦新

作者简介：

陈伦新（1948-），原名陈华福，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现于印尼工作。著有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以陈纶新署名，诗集面世两周后被查禁）、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疯人院的常客》和《我要夺奖》。曾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诗歌组组长、《人民生活》主编、《亚细安网》主编。诗作《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和《可敬的兄弟》获1970年代初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优胜奖；《丹戎巴葛火车站》获选为2011年新加坡地铁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新加坡流动诗篇”；《岛，不能放弃掉》获2012年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全球华文新诗大赛优异奖。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会员。

越过马路

所以我站在路边犹豫
在离行人天桥不远处

想着，我好不好走到天桥下
一步一个梯级地爬上去
然后在越过马路后才
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回来

或者，我还是把握着眼前的
空间和时间
拖着我带有犯罪感的双脚
以及不定的眼神
从间隙的机会中窜过去好了



作于 1982 年 3 月 25 日
原载 1982 年 4 月 8 日《南洋商报 • 文林》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 • 诗歌》，1982 年

民族语言赞

给我金银珠宝
即使有个保险箱锁好
我日夜仍是烦恼
深怕盗贼乘我不备
连保险箱也偷掉

给我民族语言
我会像快乐的小鸟
歌声到处
知音人赞好
多么美妙

两只耳朵像两片贝壳
十亿人喜怒哀乐的音调
像波澜壮阔的海涛
谁能听懂
值得骄傲

原载 1982 年 10 月 1 日《星洲日报·论谈》
收入《华实串串——华中华初文艺纪念集》，1993 年

端午的抒情

我无缘看见你的耿直身影，
也听不到你的苦谏恺切。
读骚经，我向往你的爱国坚贞，
看龙舟，我记取你的殉国壮烈。

香草美人形容明君贤臣，
昏君小人喻为萧艾雅雀；
但自古以来都是混杂难分，
玉洁冰清也会被无理污蔑。

西楚霸王的火把焚尽三月阿房，
怀王襄王也避不了历史的浩劫；
楚汉以后又经历了多少朝代，
暴虐忠良都应得到公平的判决。

政治舞台永远纷乱无序，
不同的朝代一直在兴亡更替；
当一次清洗过后又染上污秽，
史册上的记载总离不了泪和血。

离骚天问的篇章依然完好无损，
爱国精神如长悬高空的日和月；
今夜我把你的诗句琅琅诵读，
明日再把它列在我的华文教学。

发表于 1981 年 6 月 6 日《星洲日报·世纪风》

锦瑟

——咏李商隐

细细的长风
丝丝地
从万里之外
冷冷地
吹向破落的
西窗

窗里
残烛斜照处
是一个
蛛丝缠绕的
锦瑟
拨弄断弦
他再也弹不出
那一个
亙古还青的
字
却抖落一室
绵绵的
余韵
从早春的三更
纷飞
到深秋的天明

原载 1981 年 3 月 29 日《南洋商报·新年代》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菊隐

（公案）

话说有一回，从晋代衣冠逃出来的，东篱那个过客，在一次蝶影如虹的秋光里，失口将一朵绝句，吟落在篱边；风来化菊也，锵锵然舒展千瓣。

秋色如酒。

菊们忍不住喜悦，就近邀来南山，轮番把盏，把他灌得魂魄悠然。

这南山原是天上神仙，这次触犯酒色天条，玉帝大怒，罚他长醉不醒。

众菊悲悔，相率出家，随南山悠然远去。

东篱那个过客，至今还不知道，有一桩千秋公案，是自己一时失口造成。

作于 1981 年 6 月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刘可喜诗合集《琵琶弦上》，1990 年

守夜

黄昏过后，什么云都会走了
飘去一些冷气和
汗
我便是仅留中一个
守夜人，拖起很沉很重的脚板
向更深更沉的夜色里去，去，去
去点数每一柱路灯是否都撑起瘦黄的脸色
（那星辰的方向，我一路踉跄
毕竟是五月列出的消息
这一晚的星月和路灯
蚊声和狗吠轮到我看守）

且守好这一片夜色
那明晚以后的睡眠或许就会安稳些了
睁起失神的黯然的双瞳
直至看到明朝时的释然

作于 1981 年 5 月 30 日
原载 1981 年 6 月 21 日《南洋商报·文林》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四

从意境有无处
羲皇上人走来
随手把一枝梅花
折成天边的断霞

五

浑沌无岸
是谁
随喜横一只
欲渡非渡的船

六

和着
落日的金石声
有人击筑而歌
把结绳那家人家
檐下吊着的
一串串失传的故事
唱入苍茫

收入长谣、喀秋莎、古琴、刘可喜诗合集《琵琶弦上》，1990 年



杜诚

作者简介：

杜诚（1938-），原名杜珠成，祖籍福建晋江，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2 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1970 年考获教育文凭。曾任新加坡国防部华文教师、南洋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学教师，现已退休。《新加坡文艺》创刊人之一，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后易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创会人之一，曾任《南洋教育》、《新加坡青年》、《学生文艺》和《新加坡文艺》等刊物编辑，现任学术性刊物《中教学报》主编。著有诗集《马路之歌》和《美丽的国土》；游记《行踪》（三集）；散文集《花葩山随笔》、《火》、《母亲和孩子们》和《归来》；文学评论集《文艺随笔》。编有《新加坡文艺十年选集》和《新加坡独立 25 年纪念文集》等。诗作《走在裕廊路上》曾被编入 1970 年代新加坡中学的华文课本中。

都市录

街灯熄了
树就绿了
街道一躺下
所有的建筑物
一齐站了起来

什么时候
呜呜的大风
五颜六色地刮过
一下子
把整个珊顿大道
打扫得干干净净

男的
和女的
和男的
和女的
已经满满满满站在
每一个电梯的面前
请你多多提拔

你看这条领带
配不配我这件裤子的颜色
坐下之后
在电话里互相碰面
用商业用语
狠狠交谈





喀秋莎

作者简介：

喀秋莎（1947-），原名刘可式，受乃父刘思影响，自幼热爱诗歌艺术。与兄弟合著有《三弦集》、《琵琶弦上》。

谢清

作者简介：

谢清（1947-），原名谢国华，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著有短篇小说集《醉了，芒草》、诗集《哭泣的神》和《鹤迹》、散文集《水言珠语》。1970年《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1976年以《哭泣的神》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担任美术教师数十年，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美术组。现为健身教练和空手道教练。



李白墨迹意象

一

历史
是一方残碑
你以酒墨剑笔
饱蘸盛唐元气
拓印出
仓颉斑驳的魂魄

二

一个字
一个浑然天体
且斟古道颜色
借神游八表醉意
狂草成
一股流沛苍冥的
浩然正气

三

大地苍茫
你掷出
一颗喷血星斗的头颅
为神州诸神造象
为一个皇天后土的民族
刺绣千秋图腾

谁也不会和外人说
这些华丽
是建在一沟污水之上的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 8 期，1981 年 12 月
收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 年



沈璧浩

作者简介：

沈璧浩（1951-），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1976年获南洋大学商学荣誉学士学位，先后从事金融、贸易、建筑和资讯等行业。1960年代末开始以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进行创作，并在新加坡的《茶座》、《蜗牛》和《猎户》，马来西亚的《蕉风》和香港的《当代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970年8月9日，与活跃于当下新华诗坛的十四位现代诗人出版诗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为当时极具争议性的现代诗奠基。目前正在筹划出版首本个人诗集。多年来积极参与社区工作，2001年和2010年先后获新加坡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和公共服务星章。

石榴

石榴，在阳光强调之下
挺着怀孕的不安，憋住
即将爆裂的欢愉？

太阳的雕刀，塑造
我高举的手，手上握拳
拳上的劲，饱蓄

在白日的另一边，在
黑黝黝的夜空中，突然
爆开满天的晶晶

我年轻的祖国，握拳
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在
阳光底下，啊！石榴



作于 1982 年
收入林方诗集《水穷处看云》，1982 年

约你出来
我们共进午餐
喝着啤酒
咀嚼情报
大家合力
编织起一面
大一点
再大一点
更大一点的网

好吧
下班后去打一场壁球
去把一面墙壁
打打打打
打烂那人的嘴脸

发表于 1981 年 11 月 22 日《南洋商报·文林》

我已蹉跎
任梳子张口吞吐
把黑发反刍成白
假如生存
必须依赖流血
假如
伤口的扩大
正是成长的象征

作于 1985 年
原载《五月诗刊》第 5 期，1986 年 5 月
收入《五月现代诗选》，1989 年



乌节路风貌

啃汉堡包的少年

嚼着汉堡包的少年
是一具具荒废时日的机器
在交通灯闪红闪绿的眼色里
效仿
洋少们廉价抛售一日一日的青春
当然
他们对一些事件也会关注的：
电影、牛仔裤、青涩的爱情
而根的问题
只是报纸上的标题
他们的精粹
吮自那杯郁黑多泡的可乐里
讲华语
遂成一种不耻而做的行为

华丽之外

谁又知道
这些花斑华丽的人行道下
是一流墨黑污腐的沟水
走在其上的向导
总指点着矗立而旁的
百货公司
说价钱是如何廉宜
货币折率是多么地高
当然

美鳞狮[1]

它以石质的眼
冷冷凝视
三界的生死流转[2]

以不带激情的坐姿
观测潮水的涨退

阳光以丰润的笔触
装饰海洋的变幻
浪沫的即生即灭

人类以器械
改变陆地与海洋的界限

变的是轻率的诺言
变的是匆匆的颜容
不变的是狮的意志
它张开口
竟嘶喊不出一丝声音

呕吐、不得不呕吐
一根水柱
作为游客的话题

作于 1982 年 10 月 24 日
收入南子诗集《生物钟》，1994 年

1. 美鳞狮，通译鱼尾狮，此处采音义兼顾方式，戏译为美鳞狮。
2. 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林方

作者简介：

林方（1942-），原名林赐龙，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曾在义安学院中文系就读，长期经营七洋出版社，现已退休。新加坡已故散文家君绍的门生，1959 年开始发表现代诗，学生时代编过纯艺术刊物《星座月报》和《图画新闻周报》。曾被台湾已故名诗人覃子豪期许为充满希望的诗人，《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的撰稿人之一。曾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兼任《五月诗刊》主编，现任五月诗社顾问。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主任，编撰一系列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曾以萨那隆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散文。著有诗集《水穷处看云》和《林方短诗选》。

昨日药香

——走过旧同济医院

妈妈，记得我年幼时
我生病，伤风又感冒
走进那栋古老的建筑
一位年老的中医
透过厚厚的镜片
观看我舌苔的颜色
递给我一大包蓬松的草药
煎煮成一碗浓浓的汤
苦苦的液体
勇敢地吞饮

那天，我走进古老的建筑
老中医变成酒保
沉默、衰弱的病人
变成嚣闹的酒客
捣药声变成摇滚乐
我向柜台伸出手
拿到的不是一包草药
是一杯黄澄澄的
冒泡沫的液体
我默默地啜饮
没有人看见我眼角
有一滴眼泪

作于 1999 年 10 月
原载《新华文学》第 48 期，1999 年 12 月
收入南子诗集《打击乐器》，2010 年



一把橡实

我把一座森林
幽禁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夜夜听他们鼓噪
太阳已经喊到声嘶力竭
鸟雀天天在埋怨
松鼠时刻坐立不安
还有风声和雨声
多少次的游说，多少揶揄

我常常凝视
松树以千针万针
去缝缀白云的衣裳
榆树和他的同伴
气也不喘地漂水花
就是孤独的椰树
也扫出一角蓝空
给苍鹰

我倒希望
这一粒粒椭圆
在温暖的泥土下
慢慢孵化
等一个明媚的早晨
突然化为一片
悠悠然的
鹧鸪飞

韩江水滨

听说
鳄鱼在这里
突然很羞惭
低着头
退出唐朝

潮州人
从此语音轻柔百啭
像黄莺出谷
　江水琤琮

一个痴迷的人
风沙满脸
蹲伏在韩江水边
双手齐挥——
不顾洗自己的脸

他要掬起最大量的水
他要将水带回赤道去
看鳄鱼是否也退出
黄莺会飞来否?

作于 1982 年
收入十九人诗合集《拨弦，在赤道》，1987 年



南子

作者简介：

南子（1945-），原名李元本，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督学。著有诗集《夜的断面》、《苹果定律》、《生物钟》、《南子短诗选》和《打击乐器》；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年岁的齿痕》和《惊鸟记》；散文小品集《南子小品》、《八方风雨》和《南子杂文集》；综合文集《南子文集》；文学评论集《南子评论集》等。1982 年以《苹果定律》获得新加坡书籍奖。曾主编《五月现代诗选》、《佛教新诗选》、《五月诗刊》和《文学半年刊》等。曾任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创作大赛、新加坡大专文学奖、金笔奖等文学创作赛项的评审。

且让我
在传奇中
结一夜
雾水姻缘

作于 1982 年
收入十九人诗合集《拨弦，在赤道》，1987 年

华文书展

一双双讨债的眼睛[1]
在窥视，在交换眼色
说：所有龙的后裔
都涌向小小的空间
补充精神的燃料

那种文字，传自唐以前
汉以前，当鸟兽以足爪
印在湿软的泥土
在仓颉的思考后形成[2]
一种传播讯息的符号

然后，有人视它为耻辱的表记
认为在科技的时代
它应该是矿物的化石
在洋人的嘲笑声中
成为历史的灰烬

多少不眠的夜晚
多少执笔的人
执持着一份固执
一点一撇一捺写下
令人热泪盈眶的
字形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作品

作于 1986 年 6 月 2 日
原载 1986 年 9 月 14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南子诗集《生物钟》，1994 年

1. 有一位作家说：许多购而未读的书，好像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在窥伺着你。
2. 汉许慎《说文 • 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石马丁宜的码头

为了我要远航
斜风细雨中
父亲奔波了一个早晨
买了票，订了位
还详细地打听了
北干岑鲁的飞机何时起飞?
那时我感到不耐烦:
您的孩子已长大了，爸爸!
这一切他自己都能办
（当时我实在太不应该）

石马丁宜的码头
父亲硬要帮我提着行李箱
送我下船
我说:“爸爸！您回去吧！”
他却抽着他的红烟

远航的船眷恋着海港
绕了一大圈
我忙着再向父亲挥别
这时我才发现
父亲清瘦的身体
显得很憔悴
（平时竟是视而不见）

船，越行越远
送行的人都走了

常枚

作者简介：

常枚（1939-），原名陈文杰，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马六甲，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自中正中学和南洋大学经济系。长期在私营企业任职，现已退休。1958 年念高中时开始写作。1987 年与 18 位诗友出版诗合集《拨弦，在赤道》。

火雷红

作者简介：

火雷红（1958-），原名余德根，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1977年获香港《新一代》诗歌公开组特别推荐发表奖与安慰奖，1978年获石叻道民众联络所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入选奖。曾任加东文友俱乐部主席、新加坡仕官俱乐部合唱团团长、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曾是李豪合唱团团员、春雷文艺研究会会员，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儿童诗集《爱哭的小草》（1992）、诗集《再生树》（1992）；诗合集《八人诗汇》（1982）、《诗瓣流痕》（1994）。曾任《同温层》和《绿漪点点》编委，《炎黄文化》执行编辑。

过神女峰

是上仙山?
还是下瑶池?
一浪浪打来
都是传奇

高高十二峰
峰峰是跳板
任我跃过
楚国　唐朝　宋代

一代天骄
曾在此
惊觉
神女梦的
万种风情

眼前虽是
拔高五尺的寒意
它恰是我
脉脉传情的
凭倚危栏

长长的水
长长的夜
铺开软软
在神女峰下

传统的关节炎

传统的关节
把上一代与下一代
紧紧衔接

只是
自那回历史的扭伤
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

在西风盛吹
天气阴湿的季节
传统的关节便会发炎
且开始叫人心碎的酸痛

传统的关节炎无需治疗
只要东风回吹
天气转晴
一切酸痛也就没了



原载 1995 年 2 月 26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 • 诗歌卷》，2009 年

陈福义

作者简介：

陈福义（1954-），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1979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商学系，2010年获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身为在职高级教师，在校园里领导师生积极推动儿童诗创作，指导学生获多项全国儿童诗创作比赛大奖。著有诗文合集《一串翡翠项链》、诗集《天地恋歌》、散文诗集《阳光洒在绿草尖》、合集《拽回那一束遥远的月光》。主编《圣希尔达诗文集》，编著《诗歌我OK》。

传灯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从遥远的高山流向大海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作于 1982 年 8 月 25 日

1982 年 8 月 25 日以诗乐形式呈现于第一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颁奖典礼上

收入中正中学校友综合选集《湖畔之歌》，1989 年

码头上，依稀还有
一个憔悴的人影
这时，我感到
一股热血涌上喉咙
泪在眼中徘徊

附记：在父母亲的眼中，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作于 1982 年
收入陈福义诗文合集《一串翡翠项链》，2011 年

梁钺

作者简介：

梁钺（1950-），原名梁春芳，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助理司长、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现已退休。著有诗集《茶如是说》、《山山皆秀色》（与大学同窗寒川和刘文注合著）、《浮生三变》、《梁钺短诗选》和《你的名字》；学术论著《文学的方向与脚印》。1986年以《茶如是说》获新加坡书籍奖。现任新加坡五月诗社和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理事、《锡山》编务顾问。



再生树

花叶凋零
剩下一柱枝干
枯萎症侵入肌肤
挣扎显得无助
可怜一截待毙的枯树
死亡轮轮迫近
生命圈圈垂危

偶然一阵甘露
刷醒残喘的生命
消沉的意志开始复活
澎湃的活力涌入根部
向上哗然勃起
有星点般的新苗冒出
在枝节上呼唤着
翠绿与艳红的小名

原载 1982 年 8 月 26 日《星洲日报·晨星》
收入火雷红诗集《再生树》，1992 年

鱼尾狮

说你是狮吧
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
纵横千山万岭之上
说你是鱼吧
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
遨游四海三洋之下
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
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后面是陆
你呆立在栅栏里
什么也不是
什么都不像
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
赞赏你，如何美化你
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
鱼狮交配的怪胎

我忍不住去探望你
忍不住要对你垂泪
因为呵，因为历史的门槛外
我也是鱼尾狮
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两眶决堤的泪要流

作于 1984 年 3 月 5 日
收入梁钺诗集《茶如是说》，1984 年

杜南发

作者简介：

杜南发（1952-），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大学时代参与校园歌曲创作实验，以诗入乐，为新马青年作者自创词曲风潮先河。与张泛合作创写的《传灯》广为马来西亚华社传唱。历任《南洋商报》翻译、记者，《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浮雕》和《文林》主编，《快报》助理总编辑，《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统筹总编辑，现任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华文报集团专项总编辑。1980年代，策划多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1992年以诗集《心情如水》获新加坡书籍奖，2012年获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南洋校友成就奖。著有诗集《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访谈集《风过群山》、书画论集《美的足迹》和《隔岸看山》、散文集《古寺温泉》。

竖立在天地间
不偏，不倚

白天写日
晚上写月

撇

好愤怒好愤怒的一条袖子啊
肉食者鄙
你早该知道的

这临去匆匆的一拂
究竟能抖落
多少乌气？

你早该知道的
肉食者鄙

捺

魅影跃起
按捺不住的一把钢刀
猛然向东南
劈去，如奔雷

刀光闪现
刀锋是你
我是那刀柄
早已碎裂

城市印象

走入一个现代城市
日落时分
世界就像一群彩蝶
目眩地飞舞过
仿佛无拘无束的天空
充满混乱和宁谧的线条
当每一片浮云都被血染红的时候
每一幢高楼都是深邃阴暗的颜色
从四面八方纠结着挤迫过来
阵阵热带森林的气息
便开始默然起伏如野草藤蔓
迅速成长延伸并且吞噬了
整个所谓浪漫时代，还有
我和梦

作于 1986 年 8 月
原载 1986 年 8 月 13 日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
收入杜南发诗集《心情如水》，1991 年

味道，居然比那胆
多了几分辣

作于 1995 年 10 月 2 日
收入梁钺诗集《浮生三变》，1997 年

茶如是说

我们都是一杯茶
清清白白，家世自有
茶经可以翻查
买棹南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虽然我们不再时时提起
茶山当年的韵事
毕竟，我们仍是茶呵

是茶，当然该肤着我们好看的茶色
当然该涵着我们清纯的茶味
这色就算是褐
也褐得十分古典十分
出色，味道就算苦涩
那也苦得芬芳
涩得过瘾

还是做一杯清纯的茶吧
与其廉售，与其让炼乳
如此刻意地污化我们
清清纯纯的我们
还是纯纯清清地做一杯茶吧

作于 1982 年 11 月 8 日
收入梁钺诗集《茶如是说》，1984 年

古钟

古钟
垂吊在横梁下
张口
　吐
　舌

黑板　今天沉默
课室　从此寂寞

只有　燕子
低飞着　哀鸣
……
哀鸣着　低飞的燕子
似乎要庇护
昨晚　从梁上被暴风雨
刮下的　破巢
有几只　嗷嗷待哺
　　饥饥泣叫的　乳燕

操场上的
小草
苦了一整夜
眉尖还托着　泪珠

篱笆外
有一朵怒放的
向

笔画极短篇

点

寻你千百度
终于发现
你哭成一滴黑色的
泪，凝在半空
将坠
未坠

我胸中的山洪和海啸
一下子
都蠢动起来

横

吃掉整座森林
我仰卧
成一条绵延的地平线

天高
地大

我与天地并行

竖

春秋以后
他便日益消瘦
最后被折磨成一支笔

大舶摇橹[1]

大舶
摇橹
吃安糜[2]
配菜脯
叹吃真干苦[3]
衫裤破
无人补
一世人
娶无某[4]

作于 1983 年
收入《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2005 年



1.《大舶摇橹》是作者为新传媒电视台在 1983 年拍摄的《新加坡河》纪事片的序曲所谱的民谣，反映大舶船夫的凄凉晚年。

2. 安糜：闽语，意即稀粥。

3. 叹吃真干苦：闽语，意即赚钱真辛苦。

4. 娶无某：闽语，意即娶不到老婆。



提

就在拂晓以前
一条蛟龙
猛然从水中窜出
张口咬住
东北角的一颗星

天空开始哭泣

竖钩

仓皇辞庙
总是由北而南
蒙尘的心事
是一路不敢回顾的
车辙

不能再南，再南
就进入蛮荒了
那么转折西北吧
蜀地有高山
最宜北望

卧钩

越王躺下
横卧成一柄虎头钩
仰首
他把天边的明月
和着心事
一口咽下

雾锁南洋

生命中曾有几许无奈沧桑
人世间曾有多少悲欢离合
雾起在南方　雾落在南方
朝阳可曾藏心坎

祖先的记忆你是否已经遗忘
祖先的流离可曾徘徊脑海
雾起在南方　雾落在南方
重重迷雾锁南洋

带希望　努力垦荒
带理想　开拓新家乡
用希望　换取希望
用理想　创造新理想

只要对未来有信心　不必迷惘
黑暗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曙光
雾起在南方　雾落在南方
朝阳一出迷雾消散

作于 1983 年
1984 年电视剧《雾锁南洋》主题曲
收入木子歌词与歌词评论合集《组句成词》，2006 年



马田

作者简介：

马田（1940-），原名陈来华，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1960年代初期康乐音乐研究会文学组的积极组员，1974年在同一届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诗歌优秀奖和散文优秀奖。热爱历史民俗文物收藏，2005年创办石叻坡民俗文化馆至今。曾举办个人文物展“蒙蒙细雨看牛车水”、“市井文化——消失中的文化”和“走进胶林——传奇人物陈嘉庚”；联合文物展“历史的回味——向红头巾致敬”和“中秋节文物展”。现为炎黄文化研究会、国际郑和学会会员。著有诗集《多情的小伙子》（1964）和《南飞的梦》（1974）。

狮城八景

莱佛士雕像 @ 新加坡河畔

我可不想跟你一样
背着身后错别字
踩满脚遗憾
傲立
人生广场

拔河比赛 @ 政府大厦草场

终于明白
越后退
越能将对抗势力
拉到自己这边



人口爆炸 @ 乌节路

总有一天
用水耕法来判决
取消所有脚们
种在地上的
权利

模仿秀 @ 购物商场

梦想走红的鹦鹉们
一只一只

日
葵
低下头来哀
悼
！

注：见报载乌敏岛敏江学校的校长离校前愁对梁上的校钟痛感而作此诗。

作于 1983 年
收入《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2005 年

股市行情@咖啡店外

风吹
树忙乱
把绿意抛售
叶子
纷纷下跌

作于2012年5月
发表于2012年8月《联合早报·文艺城》



李茀民

作者简介：

李茀民（1963-），笔名木子，祖籍广东丰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中国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诗学理论、现代汉语修辞和现当代汉语诗。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余也从事词曲创作，作品包括新加坡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例如脍炙人口的《雾锁南洋》和《故乡的老酒》，以及新加坡爱国歌曲《家》（1998）和《全心祝福》（2003）。著有杂文集《我有话要说》和《有病呻吟集》、短篇小说集《木子小说》、诗集《中国泥人》、散文集《真心恋歌》、歌词与歌词评论合集《组句成词》、学术论著《清虞山诗派诗论初探》等。

蠹鱼

可恶的秀才
肯定是不会来了
线装书里的
蠹鱼
可以尽情饕餮，可以
尽情高卧
四壁皆钢骨皆水泥的
书斋

自蠹鱼身边闪过的
书生
都以一脸的现代，都以
埋在隐形胶片后面
横行的瞳孔
偶尔茫然触及
满室满架的尘黄

总会有一天
来了个老教授
以他那双将成历史的手
毅然把书一翻
蠹鱼和他自己
便一同回到古代

作于 1983 年
发表于《南洋商报·文林》

故乡的老酒

我把故乡的老酒
倒进异国的乡愁
再附上一束黄色祝福
把它送给妳

妳说妳要去流浪
五湖四海任飘荡
这个心愿我也曾有过
如今却遗忘

曾经有个水手告诉我
曾经把世界走过
在每一个冷冷的角落
幸福不曾呼唤我

作于 1983 年
1985 年台湾潘安邦唱片《故乡的老酒》主题歌
收入木子歌词与歌词评论合集《组句成词》，2006 年

哼一声也乏力
置身在
弹性再好的砧板上　也
弹跳不起

蚵

徜徉海峡两岸水域
千年隐姓埋名
自蒋时代结束后
东一声蚵仔
西一声牡蛎
喊得我疯成一堆
七嘴八舌的
蚵煎

作于 2007 年
发表于《联合早报 • 文艺城》



上台，开口
唱着别人的个性

清明焚纸 @ 三邑祠

奶奶很生气
因为叔叔烧给她的
竟然是假 LV

卫塞敬香 @ 莲山双林寺

佛有千眼
九九九只看尽
三坟五典
七情六欲
四大皆空
两袖清风
对人生苦难
一目了然

乌鸦列阵 @ 宏茂桥

黄昏
光秃秃的灯柱上
一排一排
长满
黑黑黑黑的
树叶

水那边

水那边
青山黛媚
绿水长流
山花
永不枯萎

水那边
江山埋忠骨
怎能忘
那含辛茹苦
披荆斩棘的父辈

水那边
年年岁岁
稻花开
橡实裂
白云飞

水那边
群山崔嵬
山花常开
勇者
志在高山流水

作于 1983 年 2 月 27 日
收入 16 人诗合集《诗瓣流痕》，1994 年



林锦

作者简介：

林锦（1948-），原名林文锦，又署林景，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新跃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受邀理事。曾主编《文学半年刊》和《锡山文艺》，编辑《微型小说季刊》和《新月》等刊物。著有散文集《园边集》、《鸡蛋花下》和《乡间小路》；微型小说集《我不要胜利》和《春是用眼睛看的》；综合文集《林锦文集》；儿童文学《电话风波》（合集）；学术论著《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主编《苗秀研究专集》。

寄语谢太宝同学

威权无法使你屈服
高压无法把你击垮
假如这里是南非
你就是我们的曼德拉

你终于脱离锈蚀的铁窗
在那里面你曾度过青春的年华
如今你又在学术疆场攀登高峰
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扬鞭跃马

作于 2007 年 2 月 14 日
收入适民诗集《心声》，2011 年



海鲜五题

石斑

只差没挤破一缸污浊
若要获得永恒的舒解
要么跳上餐桌　要么
摇身一变，成
罗汉[1]

龙虾

失灵的触须
隔着绝缘的玻璃
也能　准确探测
食客辘辘的饥肠

螃蟹

天生横行霸道
竟然屈跪　并迎接
检视的目光
不再耀武扬威的双螯
守护着多少丰腴的脂膏

牛蛙

爱在夜间荒野
平也鸣　不平也鸣
塞在小小的囚笼里

1. 罗汉，这里指罗汉鱼，鱼类的新宠，供观赏，价值不菲。

断奶

摘下，一株火花于五月天
一首诗在贫瘠的土壤中何从生长

忽然你闻到湮远的书香
举目竟欲叩辉煌的古宫殿无门
你仅能以多角度的单眼
在黑暗包围的晕黄下
重建自己

重建自己，但并非复写自己
在淫雨肆虐的季节，热情全盘熄灭
在瘟疫盛行的年代，众人惶惶奔走
那久废的城堡，不堪，你是被唾弃的遗民
一阵风，吹醒许多绝症的坏消息

千年恨事莫过于一朝断奶。不足岁
你是多代的单传，太早遇到断奶的苦恼
临渊，临渊你顿成一头没有姓氏的兽
一把无从溯源的
灵魂

作于 1983 年 5 月 16 日
原载 1983 年 5 月 24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五月现代诗选》，1989 年



适民

作者简介：

适民（1941-），原名黄盛发，祖籍广东潮安，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现为新加坡公民。立化中学毕业，1966年考获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1970年和1977年先后考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曾在联合国总部从事中文翻译工作。国际翻译出版社社长，热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热带文艺》和《海峡诗刊》主编，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和南洋大学学术会理事。著有诗集《赞雪中炭》、《青山永不老》、《新绿》、《银河可飞渡》、《适民诗选》和《心声》；学术论著《闻一多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和《屈原及其离骚》（法文版）。译著有《索列斯库诗选》。

洗净我银白身躯
怒涛千寻，浪花不绝
在这个水域
我是硕果仅存的族类
永远的饥渴

游完这一程
是否还能够
再见扬子江容颜？
再听扬子江咆哮？

朱鹮

是前世债么？缥缈若尘
举目无亲，对饮无伴

踉跄了数个世纪
犹有多少世人记得
我孱弱的名字？在乎
涉江的意义？

我是大地遗孤
精致微雕，早殇的雏形
与清风共舞
与乾坤共图腾
旋转饱受惊吓的落寞舞姿
谢幕之前，伸细长尖嘴
啄食明日的绝望

欲醉无伴，欲哭

有一种文字

有一种文字
相传是黄帝时的仓颉
有感于鸟兽虫鱼之迹
所造

有一种文字
历数千年而不衰
火烧不掉
雷劈不倒

有一种文字
早已走出自己的国度
把希望的种子
撒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文字
能使你的作品
代代
激发人们的心潮

作于 1990 年 3 月 18 日
原载《1990 年立化特辑》
收入适民诗集《银河可飞渡》，1998 年

防御和反抗彻底崩溃
迷惑中止，疑惑延续
生
灭
竟没定数定论

来世若不能化为永生的凤凰
从火浴中回归最初方位
即跌我入深邃的谷
带一把诀别泪，凄美的永歼

丹顶鹤

借绿野为琴台
托草木为琴弦
风是和音，雨是伴奏
我是晚春最后一抹独唱

风拉长我的影子
雨浇熄我将灭未灭的火冠

谁在叫卖转世逻辑？
谁在指引我飞升？
远方有熟悉仙乐袅娜
迎着我顿成绝响的哀乐

虚枕山色千年
衣袂飘逸成仙
歇息水湄，歌罢一阕
如怨令

伍木

作者简介：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曾获金狮奖（散文和诗歌）、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编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

厚厚族谱中
一桩未酬恨事
一遭难逃劫数

雪豹

百年之后，就让深层雪印
去见证我的存在吧！

我贪婪地
搜索、钉视，并猎食着
雪地上每一个驯良踪迹
箭搭弦上，我的身姿
弓踞待发如每一场骤雪来临

再凶暴也凶暴不过岁月这凶手
逃过清剿逃不过天谴厄运
有冰寒，自绝冷的背脊徐徐升起
我遂醉卧化雪
湮没为
深沉的名词

大熊猫

笨拙，且苦心孤诣地
耍玩掌中箭竹
勾勒逗趣嬉水图
博君莞尔与怜笑

而智商优劣何以评断我的一生？

十灭

——濒临绝灭的十种诠释

金丝猴

盛装以赴
这场物竞天择大会

披一身金毛降世，我来自
四川、甘肃及陕西省的
原始森林，栖居于
新旧纪元的滔滔长河

远离人烟，淡泊地
潜修难以洞悉的禅理　若僧
悠闲地回荡在
繁衍与绝灭的挣扎之中

悟性历程漫漫
任我聪慧灵敏，亦勘不破
隐蔽的天机

白鳍豚

扬子江日夜奔流
有情似无情
淘尽我世代风华

是大川孕我育我，就该
让大川渡我壮我

越过五关

韶关

（1984 年 6 月、2007 年 10 月）

仲夏，从京师一路南下
京广铁路上就留下我回程的疲惫身影
湖南的洪涝搁浅了我两个时辰
火车两天两夜的奔波
硬卧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楚汉对弈
年少，无惧于江湖凶险
独行，但不孤单
历史的烽烟早已消散无踪
穿过楚地，越过韶关
初临的南粤大地已然在望

辗转廿三载
金秋，从五羊城北上韶关
韶关学院师生盛情款待
韶关五月诗社的热情在这里点燃
东南亚华文诗人的诗情在这里蔓延
交融着感性的书写与理性的分析
交织着母土的诗学与本土的椰雨蕉风
管它什么焚诗毁书，管它什么禁绝华教
粤北的诗廊牢记着
相濡以沫的诗人们
连绵不断的文化纽带
一身勇于担当的文化脊梁

更无泪

华南虎

曾经呼啸，震撼山林
独我　独尊
曾经嗜肉噙血，万没料到
日月不复滋润我的精灵

凛凛大王风范，逆天勇气
面临灭门灾难，断脉横祸
绝不跪求妥协
双目圆睁似炬
誓要看穿重重杀机

天地是恩人
天地也是仇家
误闯生命陷阱
再一次腾跃
亦弹跳不出悲剧蜿蜒无尽

梅花鹿

华美气质乃致命要害
猛兽为我文身，以利齿森森
猎户下我毒咒，以利箭冷冷
我为自己预写墓志铭，以体肤
以完整而绚烂的梅花斑

放纵自己成最漂亮的　靶
旷野的走廊没有护栅

边塞如歌，见证了马嘶与狼嚎
多少朝代的版图奠定与帝国兴起
盖棺或未盖棺论定的英雄与枭雄
千秋或不千秋彪炳的帝业与霸业
而今安在？

关外有华北的春末冷风飕飕
关内有北访的文学暖意披身
我们卸下包袱，轻装出发
在草木葱郁的关前留影
携执笔之手拾级而上太行余脉
近乎垂直的坡度让访华旅人气喘吁吁
仿佛置身于时光隧道
我们是否还踩着
元朝的沙尘与狼烟
明清两朝的宿命与宿怨？

嘉峪关

（2001 年 6 月）

远眺那一脉蜿蜒的长城余迹
心中浮起岁月沧桑的感觉
盛夏，登上嘉峪关城楼
新烧的窑砖着上暗灰的墨彩
折射出边关的幽寂与肃杀

戎马倥偬一生也不过留下长城一片
肝脑涂地一世也不过留下关城一座
嘉峪关你是一座活脱脱的战争博物馆
忠臣重臣与奸臣佞臣俱往矣

羚牛

亚非两洲草原地带
原是我出没的活动舞台
如今是我冒犯天威
抑或我抵触天规?

非蛮非野
放逐的日子
缘何总是
以恐慌和惊悸果腹?
活在被擒被猎的阴影
任由孤绝的伤口恣意淌血

空有矫健四肢，千钧脊力
图与恒古风雨拔河
终归是悲壮的游戏

白鹳

伦理体系中
一章孝亲记载
一则送子传说

筑巢而居，扶携相助
天伦便这样弥漫在
北国浓浓雾色里

展翼迁徙的季节
把迢遥意志全都刻在
北国如松高树上

我们只是一群，来自
新马印泰菲越的离散诗人
登临诗意梅关
沿着唐宋元明清的雅士步履
沿着古驿道、东坡树和状元石的美丽传奇
来到垛堞城楼尽失的往昔南粤雄关
不为踏雪赏梅，只为
重温千百年前人文的原生态
重读灵动的文气

完稿于 2012 年 4 月 7 日
发表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莫笑我痴莫笑我傻
睁开惺忪双眼，别过脸
不敢凝视清醒世间
裸裎黑白体色，转过身
不敢憧憬七彩轮回

唯独轻拥歉意
遥问四川盆地
众乡亲别来无恙？

完稿于 1992 年 10 月
原载 1993 年 7 月 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1994 年
收入伍木诗集《十灭》

观灯

曾经点亮古典的那一盏灯
那一盏、自远古步入秋夜的温柔的……

孩子们，提着成人们的往事
那些往事，乃五千年
梦土里深埋的慧根
那最早的一圆明月

于每年、今夜，她就亮起历史
众灯们热烈议论
从裕华园，到圣淘沙
复述着蜡烛恍惚
朦胧的东方神秘

这谜一样的一切啊！
今晚灯熄之后
会不会明年，月也蚀了？
或者哪一年，我们
不再吃月饼吃汉堡包？

作于 1983 年
收入长风葛诗集《穿上阳光》，1994 年

潼关

（1995 年 4 月）

北以黄河为堑，南以秦岭为屏
始设于东汉末年
衔接秦晋豫三省
潼关呵潼关
犹如一个天平的支撑点
西有兵马俑出土的故都西安
东有牡丹花盛开的古城洛阳
你就这样支撑起
华夏文化的一整个天空

早已不是往昔的军屯驻地
没有奔腾的金戈铁马
春寒未尽，火车从西安徐徐东行
穿越无人把守的一度雄关
三门峡市就在前路
心想千年前不远千里而来的得道高僧
是否也曾途经潼关而达洛阳，然后
一字一义、一义一悟地
筑构起中华万寺之首

居庸关

（1999 年 4 月）

这里是京师门户
先秦时“徙居庸徒”的关城
古往今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边陲如晦，见证了流放与流民

赶不及时代的传统
那就是文化，那就是根

这个族群敲的是个古老的钟
敲出来的是号钟、警钟，还是丧钟？
文化的根，源远流长
尽在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巨浪之中
以及许多先贤的品格
如文天祥的威武不屈
如岳飞的精忠报国……
那隐藏在我们血脉中的性情
祖先们实践了几千年的
文明的生存

没根就没有树
没有健康的根就没有健康的树
我们的根是怎样一种根？
我们的树是怎样一种树？
我们要把根留住
你我不留
谁去留？

附记：时任卫生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的林勋强于2001年6月2日“世界书展”开幕典礼上颁发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致词时指出，华文教师深切了解母语是帮助人们留根的重要因素，因此肩负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责任。笔者对部长的话心有感触，以《联合早报》的新闻标题“把根留住”写成此诗。

原载2001年7月29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长风葛诗集《拥抱的感觉真好》，2002年

就你仍然活着
横穿戈壁，雄踞河西走廊
左右城翼如飞，傲视
万里之外长城东端的山海关
嘉峪关你是荒漠上坐地而起
一朵盛开的莲
筑关的民夫与守关的官兵俱逝矣
就你仍然活着
伴着海市蜃楼的绚丽景观，浪漫了
明代以来六百年的丝绸之路
伴着定城砖的神仙传说，盈满了
每个西行旅者的联想空间

梅关

（2007 年 10 月）

唐宋以降，是南粤寒士
都会经过梅岭之巅
梅树故园，这条
张九龄主持修筑的梅关古道
跨过岭南第一关
这头是粤，那头是赣
在沿途梅花之海的祝福下
匆匆赴京赶考

群山莽莽，花踪难觅
残缺的关城不会妨碍想象的圆满
金秋时节，所有的喧哗都回归宁静
我们不是赴京赶考的南粤秀才
没有寒士本色

停在风上的云

——旱季幻想曲

我要摘下那朵
停在风上的云

取她的七彩
织一件围裙
把炎热围成花边

用天平量她的重
不让她轻浮
在海洋挥霍那缤纷

再扑住她的美丽
铸在时间的框子里
不让她化为苍狗

别给我那朵
留在康桥
　　徐志摩不带走的云
别给我那朵
　　追逐古道西风瘦马
　　走丝路访波斯公主的云

我只要那朵
曾经是盈盈的露珠
润湿油棕绿绿的云



长风葛

作者简介：

长风葛（1940-），原名李三锋，又署长风阁，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高中毕业于华义中学，澳洲阿特雷得大学工学士。初中时期即开始写作，曾任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秘书、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除了写作，亦喜好表演艺术，曾参加合唱团、舞台剧及电视剧演出。著有诗集《穿上阳光》和《拥抱的感觉真好》；宗教著作《圣经的启示——三位一神》和《经理圣灵》。1977年获新加坡诗歌创作比赛华文组优异奖，1996年以诗集《穿上阳光》获新加坡书籍奖。

旧店屋、新高楼

佩了百年的尘垢
仍然裸得褴褛
剩下的丰姿
已零售给珊顿道

那天清早
悬在吊车上的巨石
以轰然
把它敲成无声的历史

之后
水泥就沿着钢骸
高耸
向云
向十五哩外的来船
画出新的海岸线

而后
左邻的主妇一早
就抱怨摩天楼掷下
黑湿湿的影

也传说中午有
迟来而不入窗槛的太阳
等尽了黄昏
仍然没有买旧货的
加浪古尼

把根留住

你是哪里人？[1]
一脸坦诚的惊讶
少年人说：不知道
父母没提、学校没考试吧？
但唐山有个成龙可知道？

不眠夜，在我四周
一群摩天轮，没有地基
黑压压地在 chitchat
指着天，他们说
它还能有多高
而且没有地震和龙卷风
从来没有

曾经，历史的某一页
众生的梦
离乡而攀山过海
驻足于这个小岛
有些没有随秋雁回归
用血汗，浇灌根植的意志
连缀一串披荆斩棘的日子
一串从渔村到城市的故事

谣言却搓着双手四处讲谈
只要是生有财发、死有西天
再加上繁文缛节

1.《你是哪里人》(Roots of My Origin) 是《优频道》2001 年 5 月开始播出的有关新加坡华族方言社群民情风俗的介绍，主持人王嫣青在第一集中访问一些路人，问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原有的籍贯，几乎所有受访的人士都表示不知道。

赤道风景线

赤道的早晨
晒满金黄色的诱惑
艳光狂射
满城皆戴黄金甲
你当然以为　这一天
又有取之不尽的晴朗
任你挥霍了

但赤道的正午
却不断地囤积无风带的对流
总是没有预告——
不速之客由天而降
湿漉漉地把你围困在
布满 ERP 的怪圈内
耗尽你瘫痪了的下午

蓦然醒来　已姗姗陷入
可疑的黄昏地带
天黑之前就急着亮起来的
霓虹灯　正为你估算
逃离 CBD 和回家的过路费
一分都不苟且

你凭绝技闪避了左邻右舍的
碰撞
你挤出不愿与时俱进的高速
以为从此可以顺畅打道回府

林廷高

作者简介：

林廷高（1936-），笔名简笛，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学士，英国伦敦大学伊巴丹学院硕士，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博士，专修区域规划与都市发展。早年曾任《星洲日报》记者及专栏编辑，伦敦归来后担任马来亚大学讲师，新加坡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经商后历任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的集团、上市公司和星级酒店的董事、经理和顾问等职。著有诗集《停在风上的云》、《诗愁之路》和《路的诗迹》。曾翻译各语文诗人的作品。



韩弓

作者简介：

韩弓，原名吴建华，又署史阳，祖籍广东大埔，1941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佳兰。1950年代初移居新加坡，1956年进入中正中学就读，1961年高中毕业，2009年成为新加坡公民。著有文学评论集《为人民而歌唱》、中篇小说《火的道路》、诗集《温泉》、短篇小说集《未婚人》、杂文集《故辙与新图》。



我只要那朵
曾经是湿湿的雾
在太平洋
　班黛谷飘缈的云

我只要那朵
停在风上
　把自己凝为雨箭
向龟裂的大地
　　狂射的云

摘下了那朵云
塑成青丝万缕
编成串串的梦
塞在一袋袋的枕套里

收入简笛诗集《停在风上的云》，1990 年

青龙木传奇

千万年风沙
把龙骨孕化
在南方苦涩的泥土中
勃然萌芽

闪青的肤色
吸收了日月精华
又餐风饮露
端正了伟岸的身架

仍称青龙
就忘不了龙的世家
纵然失去了族谱
风骨还经得起考查

只因洋水淹
只因洋风大
浸软了年轻的根
吹歪了稚嫩的身架

变种的青龙木
又染上可怕的病毒啦
刀锯齐来
任由砍伐

悲哀的老青龙木啊
为何把头颅垂下
对可怜的后代
洒下酸泪一把……

作于 1984 年 8 月 24 日
收入韩弓诗集《温泉》，1992 年

和顽童聚众的喧嚣

抬望眼
邻居在云里
高得晕
只有那道早被踏滑了
的后巷
已宽身
　直腰
迎六辆风驰的
高速
奔向现代

收入简笛诗集《停在风上的云》，1990 年

严思

作者简介：

严思（1943-），原名杜丕勉，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1962年毕业于新加坡华文中学旧制高中，曾在南洋大学肄业。现从商。1961年开始诗歌创作，诗风刚健沉郁，语言富于张力。著有诗集《风雷集》（1965）、《春华集》（1985）、《木麻黄恋歌》（1998）和诗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2012，与已故兄长杜中和弟弟佟暖合著）。



冷不防
又是一道为你瘦身的支付
你已经懒得计算
这是今天第几次了
而前面还搁着
永不言歇的长龙

收入简笛诗集《路的诗迹》，2011 年

易水河畔的壮士
北海雪地上望雁的旌节
邀月共醉的桂冠
黄天荡歼贼的鼕鼕大鼓
偕同银河系——那道
永恒而古老的春光到访
　与这夜读的灯火争辉煌

一头秋霜的丝
一双神驰的眸
两代人的血脉
奔一条五千年的长河……

三

如果你是矫捷的鹰
宵壤外阴霾蔽日
孩子，我已为你
指引飞翔的方向

如果你是逆浪的舟，扬帆千里
汪洋中刮起十级风暴
孩子，我已为你寻到
停泊的港湾

四

世界上有道路千百条
似流放于砂砾炙热的荒漠
这一声续一声
叮啷跋涉的驼铃

褪色的记忆

坐在路边的印度咖啡摊的木凳上
慢慢啜饮、侃侃争议的青春
已随树荫的疏落而逐渐凋零
现在连印度摊也成为历史陈迹了

那时，捧书和挥笔不是生活的点缀
是被点燃的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笔尖流出的也不是平平淡淡的墨水
炽热的文字在纸上腾跳着火花

背驰的路程距离愈远了
时间和生活，若北冬气流般凛冽
如果温血不再于血管里周流
冷却的心就不再激奋地跳动

见理想被踩死在脚底下
见良心盖上了铜臭的尸布
而谎言却趾高气扬、高视阔步
只好冷眼观看那飞飘的黑旗……

无需刷新褪色的记忆
历史的轮迹怎会重复呢
为了洗涤溅染的脏水污泥
总得遇上行程中的风风雨雨……

作于 1983 年 5 月 8 日
收入韩弓诗集《温泉》，1992 年

历史的断想

跋涉于时空的荒漠
它永无休止
终站即是起点
它永远没有真空

智者早已为它塑像
礼赞它有如一面镜子
耿直是它绝不可扭曲的性格
最公允，也最无情

赋勇者以智慧与力量
可以撞击出人类心灵的火花
可以焚毁任何的典章制度
它和最大的多数在一起

曾有几许暴戾昏妄
肆意将它斩戮切割遮隐埋藏
它记载过多少宝座的覆没
却从未见过铁腕的冠盖
能掩挡住它的光彩

权倾尽管可以粉饰
揭穿所谓“功勋”的幕罩
棱角上的折光
总映现着，他们
一种本能的浅薄与无聊

作于 1984 年 2 月末
收入严思诗集《春华集》，1985 年

挥春

“晓日腾云起
东风送喜来”[1]

另一种春意
藏在笔管里
那么多爱春的人
齐挥大笔
要让春的气息
透过笔管和墨汁
流入多姿的方体
在一张张纸上
绽放如鲜花
散发出
浓浓的香
浓浓的喜

渴盼的春啊
纵然不在现实中
也要把它的美丽
描上纸张
也要把我们的心思
注入诗句
别让春
从我们的思想里
悄悄离去……

作于 1985 年 3 月 4 日
收入韩弓诗集《温泉》，1992 年

1.《星洲日报》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联办的挥春比赛，曾年年即以此对联荣获公开组冠军。

而，跫音悠悠于云海的远处
当锈蚀的门环叩响
流放的人儿
将与百鸟一齐归来

作于 1985 年 11 月
收入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1998 年

香火

一

把最璀璨的金刚钻
当成缺乏棱角的煤渣
撒一张几公里的网
竟想罩住浩瀚的海洋

这一切，这一切
只不过是，人类壮丽诗章中的
　一个岔音
大不了，是万里晴天中的
　一片乌云

尽管网膜下的水晶球
凹凸面只能对准
　愚昧的焦点
雕镂于方舟上的，仍有一片
　光熠而苍劲的绿叶

忠实的地球
并没有在狂妄的摇撼下缩小

昂首挺胸，我们骄傲地
用祖先所赐予的肤色
说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语言

二

河的独白

在沉寂中消失
　　一桨一桨的波光
在沉寂中消失
　　点点鸽群的飞翔
在沉寂中消失
　　幢幢影的浮荡

淘不尽墨黑的衣裳
深深地把身影埋藏
在这一刹那
几乎被判充军边疆

当再听见喧哗的时候
将是另一种迷蒙的梦幻
　　浓妆抹不去忧伤
　　欢笑掩不住惆怅

让巨手无情地抽拔
　　我身上的筋骨
深信身旁行行长阶
铭记百年来
　　我与潮汐的深情

破落的陋栈
在哀叹自身的年迈
只担心有朝一日
留不着半点遗言

可有震碎这一阵又一阵
　强暴呼哗的嘶啸

世界上有道理千百条
驮一代人的苦难与呼喊
啊！哪一程才能抵达
我们所要寻找的金光大道

孩子啊！孩子
这一代人倒下的地方
是你们下一辈
征程的起点

作于 1983 年 5 月
原载 1983 年 5 月 23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严思诗集《春华集》，1985 年

春，一个无根的天堂

这里已没有爆竹声震耳连响
更没有春季的百花盛放
往年人潮汹涌的花市
也随年迈的牛车水
被严寒的日子拐走

陈腔的旧歌又再唱起
才使人发觉春的到来
是春么
为什么淅沥的雨声未了
为什么迎春的召唤变了调
没了花市的缤纷景象
没了夜的牛车水的狂热人潮
然而
在大丸
在八百伴
在英保良
在百汇广场
在乌节路上
依然挤满了人群
试图寻找春的影子
把春意带回家中
　　与亲人共享

今年的春节
与往年并没有两样
我却掉进
　　一个无根的天堂

作于 1984 年 1 月 22 日
收入成君诗集《河的独白》，1985 年

我此刻寂然

——怀念新加坡南洋大学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脚下
山岗庄重的肃穆

而，四季风过
依然拂起满目依依的相思[1]
——树梢飒响的叶
地上零落的花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广场
旗杆的矗立如剑

而，掸尽尘封
青锋吹发
眼中依然是
当年的“干将”、“莫邪”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身旁
丰碑镌刻的宣言

1.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唯一民办的华文大学，创办于 1956 年，被停办于 1980 年。位于云南园山岗，校内遍植相思树。

陈川波

作者简介：

陈川波（1941-），笔名山河，又署长河，祖籍海南文昌，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现为新加坡公民。1961 年和 1962 年先后以叙事诗《捐躯》和《无名河，哼哀歌》获南洋大学全校创作比赛诗歌组第二名和第一名，1963 年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南大中文学会秘书及该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学青年》编委。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主持《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和《儿童园地》等副刊的编务；业余主编综合性月刊《建设》。1980 年代起任职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2003 年年底退休。1990 年代初任《艺术天地》执行主编迄今，1999 年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迄今。著有诗集《无名河，哼哀歌》和《掠过夜空的彗星》；文学评论集《木石集》、《文坛刍议》和《文艺与人生》；杂论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和《事在人为》。



成君

作者简介：

成君（1951-），原名成泰忠，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新加坡。1978 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从事书业工作二十余年，曾任新加坡书业文具商公会会长、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新加坡文艺》季刊主编。著有诗集《河的独白》、《淡淡的情愫》、《地平线上的世界》和《追逐生命中的光彩》；散文集《笔耕留痕》。曾与诗友出版诗合集《诗瓣流痕》和《新华七人诗选集》。2012 年获第 13 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这时迎面来了一位赤脚大仙，
好言劝慰他不要难过，
还说只要把树根找回来，
栽树成林，就可以把沙漠消灭！
华老伯听了急忙四处寻根，
最后发现树根被丢弃在石山腰。
烈日把山石晒得火热，
那些根早已被烤焦！
老伯捧着根炭伤心落泪，
忍不住向天大声呼叫：
这样的根再不能起死回生！

突然一阵风把他手中的枯根吹掉，
他睁眼看见四周是心爱的翠绿，
忙坐起来，深吸着草叶的香气，
生命的火花在他心中燃烧，
他猛然明白：离开了水和泥土，
根就长不出繁枝和绿叶！



作于 1984 年
收入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1991 年

想他风烛残年
想我要化作
　　反叛自然的偶像
使我　　无言
使我　　感伤

作于 1983 年 11 月 1 日
收入成君诗集《河的独白》，1985 年

新加坡风景线

裕华园

跨进双狮镇守的朱漆大门
过白虹桥，“乾坤清气”的牌坊
若门神把关

穿月洞门
小桥流水曲径
绿柳疏竹假山
款步九曲回廊

竟误入大观园
唯无缘一睹潇湘妃子

石舫上，伙计泡来一壶龙井
莲池塔影，风送荷香
悠然见工业区的烟囱
徐徐冒烟……

双林寺

来时不见松子落满山
沿途也没有鸟音
无须向童子问路
双林寺不在云深不知处

钢骨水泥的森林四周环绕
你的存在是一个小小的

淡淡的情愫

你说：我们还有多少回选择
在满腔热情的日子里
你说：我们还有几度夕阳红遍的呼声
在万道流光聚集的夜晚

谁最了解嫦娥的凄切怅惘
倒是月宫外浪子哭起了长歌
谁最了解后羿拉弓的失误
倒是屋后长工们燃起了篝火

天天盼望喝一场大醉的陈年老酒
天天去扫净阶前落叶惹来的萧索
天天祈求李白卷袖重吟长诗数百
天天期待那群无缘的蜂蝶
　　能舞过那条多情的河

东方的泪不如混浊的酒
雪白的缎不如乌黑的墨
石墙好久说不出话来
大地被迎面吆喝
雁儿断了翅
九月天异常晴朗
谁会想
高楼中的一户又落了幕……

作于 1988 年 9 月 19 日
收入成君诗集《淡淡的情愫》，1990 年

共游花榭
踏遍簌簌
落叶

然后
分手

虎豹别墅

不读安徒生便闯进一个童话世界
和禽与水族，人与兽
在此定居

此乃西方，此乃东方
如来与基督在此传道

走着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路

你若怕阳光炎热
从石洞直透十八层地狱
看前身如何轮回

从现代走入历史走入神话国度
当你走入依山临海的
虎豹别墅

大坡小坡

大坡到小坡，一条硬汉的
身躯，修长又挺直
水仙门那座拱桥是腰围

寻根梦

眼见欧风美雨大肆侵袭，惊觉民族优秀传统逐渐消失，痛心中华文化趋向式微，有识之士纷纷疾呼“寻根”。然而，仅仅奋力寻根，忽视环境条件的改变，能够挽倾舟于狂澜吗？某日，隔邻华老伯来说梦，听来颇有意味，乃描述如下——

华老伯今年八十岁了，
住在清水河边的村落。
那里四周铺着碧绿的草毡，
林荫里鸟儿在唱歌孩子在玩乐。
大热天有习习的凉风，
清新的空气使人健康长寿。
老伯喜爱青葱的树林，
常说做人要像树那样踏实坚强；
把根深扎进泥土里，
风雨吹打不弯腰；
吮吸土中的生命泉源，
烈日曝晒不枯槁，
茂密的枝叶绿意盎然，
广袤繁衍，青春连绵不绝！

就在一个炎热的下午，
华老伯躺在树荫下养神，
清风送来阵阵草叶的芳香，
他觉得飘飘然升上了天。
突然他从云端向下俯视：
村前村后变成了黄沙一片！
他惊讶草木怎会不见？

白话聊斋

画皮

风细细
人静
夜阑
轻轻铺好那张
人皮
我工笔细描一个娟娟美妇
凤眼，弯弯的眉向上挑
一样会秋波流转

嘻嘻
谁知我是青面獠牙的
厉鬼
躲在拐角处，等待一个
酸腐的书生经过
嘤嘤饮泣就会令他色迷

哼哼
可恨被那老道窥破
他的尘拂子令我心惊
抵挡不住一把桃木穿心剑
我就被斩成一阵
青烟

婴甯

西南山中　此去三十里



潘庆华

作者简介：

潘庆华（1939-），笔名潘静华，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现为新加坡公民。芙蓉中华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南洋大学会计系毕业。先后任职于吉隆坡烟草公司、新加坡港务集团，现已退休。1978年和1984年先后以组诗《神话组诗》和《新加坡风景线》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组第三名和佳作奖，2005年和2007年分别以组诗《白话聊斋》和《神话新解》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三名和第一名。

凡是夜都凄切
时圆时缺那一面照不到的容颜的
铜镜　只照满天凝固的泪
白杨萧萧　吟咏我的孤寂
我只是十七岁的女儿

你就放开我的手吧
让我调好那琵琶
再为你弹一首蕉窗零雨
再抄一篇连昌宫词
当曙光犹未来前
月上则来　鸡未啼前便要离去
哎　而今夜　教我如何启齿？
需生人精血　可以复活
耳热　心跳　颊红　言罢
你搂我于怀中……

别离是短暂的
百日后在我坟前
见双鸟鸣于树巅
你速破那墓门
救我

2005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三名作品
原载 2008 年 11 月 21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错误

一席蒲团，闭目趺坐
默守一方净土
木鱼将市声滤过
槛内槛外是两个世界

星和园

浅溪
鹅卵石
芦苇点头

清风
夕阳里
庭园空寂

远眺
红杜鹃
凄美如樱花

轻轻
步过小桥
如果
如果那伊豆舞娘
迎面而来
她会躬身垂手
让人先过

邀她

双眼化着日月运转
他遗爱天地间

后羿射日[2]

“燿如羿射九日落”——杜甫

十个太阳实行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
大量制造太阳能
大地快要变成火葬场了
所有的湖变成温泉了
所有青山都留不住
所有叶都红于二月花

虎背熊腰那汉子
天下无双的神弓手
妻子离家出走可忍
就是热不可忍

看他弯弓搭箭瞄准的姿态
但见寒光飕飕，火球迸裂
九轮恶日一一化作三足乌堕地
从此没有太阳走马灯
只留孤阳独照天下

女娲造人[3]

“女娲造人慰寂寥”

都是女娲惹的祸

2. 屈原《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王逸注：“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中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一日也。”

3.《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

新加坡河就是蜿蜒的大动脉

除旧翻新蜕变
君不见城市重建计划下
旧市换新装

无复旧时的小坡了
再找不到那间黑猫书店
不是脑海里的大坡了
伫立冷气的珍珠坊前
缅怀古老挤拥的珍珠巴刹
大水沟旁那些旧书摊
……

作于 1984 年
收入《〈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2008 年 8 月

已流成粒粒珠泪

牛郎织女[5]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

缥渺天河
有人卧看天阶夜色
找寻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在七夕

望穿银河水
今夕不坐在机梭前
云锦早已叠起
想牛郎已洗净一身泥巴
想鹊们已飞成一道天堑

一年恩准洒一夕相思泪
遥想那年携手纳凉于秋夜
细数银河星闪
何似在人间

成汤祷雨

“千金难买及时雨，帝子心切愿投火”[6]

河床走马，稻田龟裂
秃树撑着愤怒的枝丫
热狗吐长舌
饿鹰在高空盘旋

5. 牛郎织女的神话起源很古，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见《诗经·大雅·大东》，还有东汉时的“古诗十九首”之一的《迢迢牵牛星》。

6. 《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

深谷乱树　攀无人迹的
鸟道　云自腰际升起
深藏枯花在袖里
此去三十里

只为了拈花的微笑赶路
啊　难忘的笑　上元那日
不知名的村子外
见你携婢出游
容华绝代
轻撚一枝
梅花在手中

把你遗下的花藏于枕底
唯梦中不见你来　除了
寻你　在三十里外的
西南山中
你是村里最善笑的新娘
纵然你是狐生的女子
我们的赤绳早系

连锁

元夜凄风
白杨冢下
流萤惹草的荒野
有人偷听我楚楚哀怜
在月色掩映的墙头
我惊惶踏荆棘遁去
遗下一条紫带

右手挥斧

杞人忧天[8]

“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

你能怪杞人无事忙吗

从前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相争
水火互不相让
一时不能速决，共工铁头怒触不周山
天柱倾斜折断
西天歪了
从此巨川大泽都向东流了
还有巨人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之野开战
三百个回合还不分胜败
蚩尤乃作大雾阵
天地不分东南西北中
黄帝命大臣作指南车
军队才冲出黑雾的重围
生擒蚩尤

那时真是多事之春夏秋冬呀
只要有两个巨人争霸
天地便遭了殃
悲观的杞人每天奔走相告
天塌了，天塌了
你能怪杞人无事忙吗

2007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一名作品
发表于 2008 年 1 月 11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8.《列子 • 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神话新解

开天辟地

“盘古破卵创天地”[1]

有眼也望不穿黑窍
有脚踏不着实地
有口不能呼天
阴阳未定，五行不分
（投照明弹也照不明的黑暗）
窈冥混沌是宇宙的始

禁欲一万八千年
盘古他有一股突围而出的欲望
若无一万八千斤大板斧
这郁气如何消受
一时风雷疾走
斧斤到处，石破山崩
只见清气上浮为天
　　浊气下沉为地
盘古他经营一宗后无来者的事业

还怕天不高地不厚
恒危立风化又一万八千年
乾坤八极才有了方位
盘古他须要安息
绵亘万里的身躯已卧成山岳
血液流成江河
气为风云，声为雷霆

1.《太平御览》引徐整之《三五历记》。

狮子城，你这绝代佳丽！

在那遥远的过去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
有人在赤道旁发现了
那被人遗忘的少女

这少女
从寂寂无闻的渔家女
变成了
名扬遐迩的名门佳丽

这佳丽
熬过了暴风骤雨
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依旧是完美如玉

这玉女
终于披上了嫁衣
是前世注定的姻缘
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没料到
这婚姻的联系
是那么短暂
叫人痛哭流涕

蛮以为
这断肠的佳丽

高山流水就是最动听的音籁了
星月交辉就是最迷人的夜了
四季交替就是最优美的景观了
犯不着搏黄土造人的玩意
添来许多烦恼

都是女娲惹的祸
搏黄土造一两个便算了
犯不着引绳挥泥
添来更多烦恼
人口爆炸，战争，石油荒
婚姻触礁，种族纠纷
失业，吸毒，通货膨胀
……
唉　都是女娲惹的祸

鲛人夜泣[4]

“沧海月明珠有泪”——李义山

又一次月明的夜
蓝色海浪拍打礁石
澎湃体内热血
披一头长发，丰美的上身，就
被贬的异类

天苍苍
海茫茫
夜半正好私语，却四顾
无人，切切饮泣

4. 晋张华《博物志》卷二：“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

我不是过客

嘟嘟的车声是我的心声
我不是过客，是个归人[1]
当夕阳西沉
回到了我久别的城镇

想当年，背起了行囊
追寻青春的绮梦
攀登学术的高峰
寻找失落的自己

在那遥远的辽阔的异乡
在那没有星星的雪地上
我与影子为友
与风儿结伴，四处流浪

教堂隐约的钟声
黄昏燕子的呢喃
苍白无色的街灯
异域变得分外寒冷

当夕阳西沉
回到我久别的城镇
嘟嘟的车声是我的心声
我不是过客，是个归人

原载 1986 年 6 月 13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谷衣诗集《我不是过客》，1987 年

1. 这两句是仿郑愁予的名诗《错误》的结尾："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七年大旱
无雨问苍天
遂斋戒七日
设坛在桑林之野
白马素车在前开路
你穿布衣持白茅
焚香三拜，愿万罪归一身
且削发断爪投于火
乍闻急雷传自山外
……

刑天断首[7]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

右手挥斧
左手执盾
头已断
雄武不改
你战斗的形象

轰轰烈烈的空前绝后的
惊天动地的鬼哭神号的
死
就借双乳为眼，脐为口
管它头颅已埋常羊山下
重燃战火
敌手已狼狈落荒
你依然
左手执盾

7.《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梁三白

作者简介：

梁三白（1937-），原名梁荣源，又署沙飞，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先后考获南洋大学中文学士学位、新加坡大学教育专业文凭、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区域语言中心阅读发展高级专业文凭。1962 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学、学院、大学担任教师、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2006 年年底退休前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0 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著有诗集《鹰之颂歌》(1960) 和《微醺时候》(1987)。



谷衣

作者简介：

谷衣（1941-），原名廖建裕，祖籍福建安溪，生于印尼雅加达，现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学士，印尼大学历史系荣誉学士，澳洲莫纳士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国际关系系硕士，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华裔馆馆长，现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学术刊物《亚洲文化》主编。著有诗集《春天，飘落在新加坡河面》、《船民》、《我不是过客》和《谷衣诗选》；小说、散文与诗歌合集《谷衣文集》；《廖建裕诗文选》（共三册，第一册收入诗歌，第二册收入评论、散文与小说，第三册收入民间故事、童话与传说）；翻译诗集《乌士曼·阿旺诗选》；学术论著《马来新文学的独特性》等。主编《东南亚华裔人物传记辞典》等。

母亲的脸

母亲的脸方方
方方的　母亲的脸
纵是文　横是文
纵横交错着沉重五千年

母亲的脸方方
方方的　母亲的脸
风沙冻过
海水煎过
旷世的美不褪色

不褪色的母亲的脸
沐过烈火
炙过严霜
完整的美不走样
方方　母亲的脸

母亲的脸方方
读你　如叶子读着蓝天
丰富无比　万语千言
方方的母亲的脸
照我　如月色照着风帆
一路呵护　无限温暖

作于 1984 年 5 月
收入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候》，1987 年

孤单单地
会慢慢地销声匿迹

没料到
她像火凤凰似的
在烈火中
化成了绝代佳丽

岁月在她脸上
没有划下衰老的痕迹
岁月在她脸上
只有留下青春的气息

曾几何时
我的心儿被她偷走去
曾几何时
我陶醉在她怀里，共呼吸

作于 1984 年
收入谷衣诗集《船民》，1984 年

博物院前面的一块花岗岩
——价值连城的母碑

大道上的花岗岩
商业大厦前的花岗岩
行政楼前后左右的
花岗岩　一块块
一块块在非常气候下
消融

母语不是海水
哪有潮涨潮退
母语
无涉民意谜语或木鱼

我的母亲死了
我舌尖上有她的声音

我在梦中收到……

1. 拥生证更新通知

拥生证更新通知，我收到
在梦中父亲节那天清早

今年 6 月 15，你将满七十八
要继续热爱生命，必须
按照市价，去投标
10 年拥生证一件

孩子们说，反正还早



云南园，我为梦而来

我踏浪而来
寻找我当年留下的脚印
重温我逐渐褪色的绮梦

我乘风而来
寻找湖畔飘动的杨柳
拈回我当年掉落的春心

我驾云而来
寻找我当年长歌漫舞的礼堂
回味那一去不复返的勇敢的年代

我翻山而来
寻找我日夜思念的相思树
倾听百鸟歌唱，嗅吻无名花香

我为梦而来
云南园，在这夕阳无限好的时刻
请你再进入我的梦乡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37期，1996年6月
收入谷衣诗集《谷衣诗选》，1999年

网雷

作者简介：

网雷（1945-），原名蔡世居，祖籍福建金门，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自幼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完成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科课程。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现任商团执行秘书。著有诗集《我们隔得那么远》；散文集《湖畔晨曲》、《山岗旧梦》和《椿树长荣》；短篇小说与散文合集《无花果之忆》。曾与文友许汐、丹美、黎华和秦真联合出版散文、微型小说、诗歌与歌曲合集《故乡的怀念》。



伤痕

——情诗一帖

魏晋传说：花之谢，必有妖魔出焉。

酒醒，
触目尽是
杀不得赶不得骂不得的
花魔——
以彩蝶的斑斓，
把春色
蚕成
如此脉络分明的残局。

枯枝上，
到底还有蜜蜂。

蜜蜂，
深情款款地
酿造
淡淡的春意；
艰辛地期待着
一个喧闹的花季。

我是有点儿累了，
真的。

我的刻骨铭心的
盛开在水面上的诗啊，
你呢？

作于 1984 年 3 月
收入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候》，1987 年



林臻

作者简介：

林臻（1939-），原名陈关，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1957年中学毕业后，曾任图书馆管理员和编目员，《民报》和《星洲日报》记者和编辑。1960年代中期开始从商。曾任多届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征文比赛评审、第三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评审、第四届花踪文学奖散文组评审。《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散文、诗歌部分），曾参与《仙人掌文艺丛书》的编选工作。著有散文集《扬尘集》和《风下游拾》、杂文集《风下杂笔》和《杂感80》、诗集《儿童组诗》、散文与评论合集《林臻散文选》。

孤独者的白发和母语及其黑白梦

题记：“孤独并非由于没有旁人伴随，而是由于无法将自认为重要的事与人沟通，或由于自己的内心抱持着旁人无法了解的观念。”——容格

孤独

孤独是我
我是潜水艇

从不张帆奏乐
出发或者凯旋

潜水艇是我
我孤独

白发

何时消融呢
发上的皑皑

赤道上　什么时候
春暖花开

母语

母语——
纪念碑或者图书馆　或者

谢冰凝

作者简介：

谢冰凝（1949-），原名谢水霖，生于中国福建惠安，1956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8年华侨中学毕业，1973年考获新加坡大学二级荣誉法学士学位。1976年国民服役退伍后，一直执律师专业至今。岛屿文化社的创社人之一，并曾任该社社长。现为新加坡多个社团组织的法律顾问。著有诗集《横鞭集》、杂文合集《山岗的脚步》、诗合集《岛屿五人诗集》。



到时再看看市面

2. 征收日光费通知

我在梦中收到，一件
征收日光费通知，上面描绘
我几十年来的开销
用诗的叫人心动的语言

祝君早安的阳光，暖和晒过衣架
的阳光，炎热地在你背上流动的
阳光，铜锣般响亮地跟着你
在汹涌人群中
前进的阳光，以及
花园里喝下午茶芬芳的
阳光，黄昏推开后门
火烧云般渲染的阳光
多年来任你挥霍
本机构不究既往

现在慎重宣布
日光费按月征收，家家一律
清风明月也将私营
它们将按年收费，户户平等
专此通知
详细账目，稍后发出

作于 2005 年 3 月
发表于《新加坡文艺》第 91 期，2005 年 10 月



秦林

作者简介：

秦林（1944-），原名梁启堂，又署常追风，祖籍福建鼓浪屿，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哥打峇鲁。华侨中学毕业，南洋大学经济系学士。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锡山文艺中心副主席兼出版主任；《锡山文艺》、《南方文艺》和《新月》主编。著有诗集《新星集》、《小阳春》、《喷泉》、《登高吟》、《秦林诗抄》、《逢君拂晓中》、《奔流的鲜血》和《秦林诗选（1965-2005）》；随笔文集《芦苇集》、《永恒的云》和《秦林文选》；印华诗歌评论集《奔向南方的河流》。另与文友出版诗合集《裁风剪雨》、《双子叶》、《城市与芦苇的梦》、《新华九家诗选》和《小诗磨坊（新加坡卷）》；散文合集《啁啾集》、《逆风的向阳花》和《惊起一滩鸥鹭》。

铲平我吧

铲平我吧
明亮课室只剩瓦砾一堆
悠悠钟声已成绝响
为什么留下我?

铲平我吧
声浪喧嚣使我耳聋
尘土飞扬使我窒息
暴雨骤打使我周身酸痛

铲平我吧
抹去几许惆怅几许神伤
把虚名、装饰品
和我一起深深埋葬

铲平我吧
我只愿将来做出土文物
让后人追忆我曾焕发的青春
探寻根呵，那不断的根……

附记：路经一建筑工地，见彰德学校牌坊孤立于废墟中，有感而作。

原载1984年4月18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收入网雷诗集《我们隔得那么远》，1998年

当我回到现代
我仍反复吟诵唐诗
那照亮心灵的一盏灯
是那么靠近，又是那么温暖……

作于 1984 年 8 月 28 日
收入康静城、垂仰、秦林诗合集《城市与芦苇的梦》，1988 年

致梁三白

既然累得着睁不开眼皮
既然累得恍如虚脱
你就歇一会儿
让心跳化作残更
化成疏钟
　传自远方远古

深情款款
心意耿耿
刀刮火烙似的煎熬呵
淌血的心
怎能多插一针
怎能多运一分

不如
叼起一根烟
嘴角钩住一丝寒风
睥睨
　残局之后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1988 年

泪水滂沱流成长江
而后
一条潜龙飞天驰骋
衔着海上刚生的明月
孵出一个秦始皇的梦

火浴过后
还会有什么象形文字
火浴过后
还会有什么百花齐放
只有皇帝高大的形象
只有小民卑躬的形象
只有漩涡
白天在江南村姑的脸颊
黑夜在银河系的黑洞里
飞旋

说来说去
那是一件很伤感的事
只有与世无争的白雪
从来不簌簌落泪
（有无背人痛苦？）
她不断仰脸轻呼：
“掌灯的，你去那里
给我要回那一盏愤怒的灯”

有一个背影走向荒原

发表于《文学半年刊》第32期，1993年12月

吊屈原

——端午祭

即时再哭两千年吧
冤沉汨罗江的依然是不死的沉冤
伫立在楚风里
望故国　忆秭乡
数悠悠江水江水悠悠
那一片残阳　终归照向城将破的运命
社稷如此遥远　忠贞还是要逃亡于湖海
最后舞剑哭泣
向五月的苍穹　挥一道深深的江色
成了血染的辞篇　呻吟于江边

历史不会无情
江水仍旧翻滚向前
亡国遗恨　写在血债里
五月　江边
抛粽子　竞龙舟
无非是对你及冠带之族的怀念
怀念你我都是龙的子孙

原载 1984 年 6 月 4 日《联合早报·人文》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1991 年

林康

作者简介：

林康（1950-），原名林沛，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著有诗集《路》（1971）、短篇小说集《长哭当歌》（1985）和《邂逅一条黑狗》（1988）、散文集《人文事书》（2006）和《仙人掌散文系列——林康卷》（2009）。1986年以《长哭当歌》获新加坡书籍奖。曾主编文学杂志《奔流》、《笔端》和《大地》。电台影剧评特约撰稿人，《亚洲周刊》书评人。曾任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新加坡金笔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方修文学奖、马来西亚华校董总主办文艺创作比赛、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的评审。



唐诗

八月，彩旗飞扬
让它暂时将我
送到唐的国土

一棵槐树巍巍然盘坐
像独钓寒江雪的老翁
雪，还在树躯里冬眠呢

树下，李白正醉卧
他的美髯还粘着诗句
月，似贵妃脸一直盯牢

城楼吹起了画角
胡笳响彻白云边
角铃也似在申诉重重心事……

仿佛来过的故土
仿佛见到的盘根
仿佛经验过的——
孤寂，失意，不平……

酒旗，江南
黄沙，塞北
梦里一切都是真
梦醒一切都是无奈的落瓣……

相见时难别亦难

对着影
在花间发出狂歌
由是　我岂肯
轻信　那一只数字操纵的
小铁船　真的就能
勘破你渊邈而悠远的
神秘
我岂肯轻信呵
那
　　横
　　行
　　而
　　来
　　的
“獠纳氏”的诬蔑[1]
今夜　伏拜在你下面
请听我倾诉
用我的祖先
传授予我的
语言
即使伐桂的丁丁
无法亲聆　也不
在意　仍一心
效法
不悔的嫦娥[2]
长守着广寒凄冷
心甘
情愿

作于 1984 年甲子年中秋节前夕
原载 1984 年 9 月 11 日《联合早报 • 星云》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1988 年

1.“獠纳氏”，英文里是精神病患 lunatic 的音译；Luna 则是月亮或月神。西方有“月圆之夜，精神病发”的说法。
2. 李商隐有“嫦娥应悔偷灵药”句，鲁迅改动一字，成“嫦娥不悔偷灵药”。

荒原

我心中的荒原
你究竟在哪里
你是云海，我举目
你是沧海，我垂首
你是荆棘，我鲜血淋淋
你是危崖，我粉身碎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究竟在哪里
（在艾略特那里？）
我是一只扑向灯火的蛾
一直在追寻旷野中
那一盏茫然的灯

有时是回声
有时不是
有时是晨星
有时不是
有时是水草
有时不是
有时是帐篷
有时不是
有时是海市
有时不是
有时什么都是
有时什么都不是

叹
海涛呼啸在千里外
让

与寒酸扭在一起
使劲那么一抖
转眼便成就
成就了又笔直又整齐的气派
唯一不能没有
不能没有的
遗憾
也许是黄昏时分
炊烟该升起了
妈妈该开始到处召唤了
这时却已经
已经找不到回家的
路　隔断在这头
觅不回空气中
空气中　那原始又古早的家
家的气味
破落却温煦
带着母亲的体香啊
母亲的体香啊
思想起才发觉
那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地丢失了

作于 2000 年 4 月 7 日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72 期，2000 年 9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 • 诗歌卷》，2010 年

忿怨之歌

——致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者

忿怒像一把锋利的刺刀
在蔚蓝的天空挥砍
只有腥红的海洋
才能让你们认清我们的
旗帜……

它凝结了卢沟桥的血泪
它把被撕裂的南京
绣成一颗熠熠的红星
刺痛你们狰狞的双眼

二十四颗泪珠深沉地滴落心坎[1]
晶莹剔透的星空却传来狼隼的嗥嚎
钓鱼岛呀
疯狼硬要抢你当他的情人

我们　全球炎黄子孙——
不答应！
我们勇敢的战士
会站在战斗的最前哨

历史终会使你们像一根枯枝
在冬天的寒风里，年复一年
吟唱哀歌……

作于 1996 年 11 月
收入何乃健、秦林诗合集《双子叶》，2000 年

1.《二十四颗眼睛》是日本反战作家壶井荣的作品。

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这里的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撑开一张张绿色的伞
荫护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地
和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
苦心地滤着滤着当头的艳阳
给小小的草地小小的泥土以小小的阴凉
苦心地滤着滤着猛的风狂的雨
给小小的草地小小的泥土以小小的甘畅……

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这里的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小心翼翼地挪开脚步
保持着一定的空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左右对左右都默默地不语
左右对左右都客客气气
只有晨跑者的脚步掠过了
这棵树那棵树才啧啧啧啧了两句
随后它们又各自回复各自的沉默
像坚贞的处女守着她们的贞操与矜持……

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这里的每棵树都守着一片土
我不知道它们的根与根有没有相依
我只看到它们的每一片叶子与每一片叶子
都压着各种度数的寂寞与孤独
所以我久违了参天的大树

祭月

那时　曾经和你阔别
那一段虫蚁噬心
愁困于
异乡的岁月
受创而
呕咳　从心底深处
迸裂出来
每一口
俱是源自我血管的
殷红的
鲜血　每一口
声嘶力竭　呼你
唤你呵
时时刻刻
不管你是明
是昧　或圆
或缺
谜一般的宁静
冰一般的皎洁
犹记得
哲人悼亡
借助你的传奇
这五千年睿智的
凝聚
叫热泪滂沱成
倾盆的大雨
而激越的
诗人　也曾举杯
邀你

哀牌坊

牌坊之将坍塌兮
吾心不免有忧戚
——小引

牌坊建立的时候
我的婆婆每天上巴刹……

牌坊建立的时候
我是一个小孩
我开始抛掉饲养斗蜘蛛用的盒子……
在“快乐世界”燠热的体育馆里
为火焰般的表演拍痛手掌
也为这一座牌坊的竖立拍痛手掌……
我开始尊敬贫贱的三轮车夫
也尊敬每一个粗鲁的德士司机……
我发现一块钱的价值——
它可以等于一块砖
或者一颗砂粒
或者一方大理石……
或者它可以沉重相等于一段历史……
那个时代
我们热衷于打倒孔夫子
而专注焚拜憔悴的仓颉……

仓颉日益憔悴了
热衷焚拜的人也疲困了
我看到仓颉案头的香炉

都市化：怀乡

思想起　才发觉
家门前那条黄泥小径
不知何时已迷失
迷失在
无人知晓的去处
来去各四五条车道　宽大的公路
反复述说着
述说一个发展
是走向风光的硬道理
什么时候开始
（连时间都遗忘了）
就再也找不到
找不到　蜿蜒蜒蜒
蜿蜒尽头的
那乡和那土
那雨天的满地水洼
和到处是泥是浆的
狼狈与不堪
晴日　又怕扬风
一扬风
就变得灰头灰脸
只记得铲泥机调集而来
还有柏油机
和压路机
机机呼啸　呼啸着
进步与繁荣的口号
摆下一个理直气壮的阵势
任谁都不可逆转
一把抓住不规则的要害

演说角落

——新加坡设有一个供人公开演讲的角落……

不需要金碧辉煌的庙宇
我们只要一个神龛
一个可供膜拜的神龛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们用建万里长城的力量
和叠金字塔的勇猛
打造一个通天的巴别塔
我们有足够的自豪
嘲笑老态龙钟的海德公园
和迂腐的演讲者
脚踩的木箱……

孤独的我常来到神龛前
听万籁深处极为喧哗热烈的争辩
我的周围永远拥挤
风和落叶永不停止地
争抢着坐席
它们也为坐席而争吵……
不需要金碧辉煌的庙宇
我们只需要一个神龛
我知道一些耳朵在寻找着一些声音
我知道一些声音在冲撞着一些喉咙……

作于 2005 年 4 月 20 日
收入原甸诗集《原甸诗选》，2007 年



原甸

作者简介：

原甸(1940-)，原名林佑璋，又署橹丹、万福士，祖籍福建闽侯，生于中国上海。七岁时随家人迁居新加坡，1965年至1984年居于香港。1968年以司马心为笔名，出版根据奥·亨利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最后的藤叶》，后者多次在香港舞台公演。曾任《争鸣日报》编辑、《联合晚报》副刊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著有诗集《青春的哭泣》、《原甸诗选》、《写在中国的诗》、《诗的宣言》、《新年代前夕》、《香港风景线》、《香港窗沿》和《原甸三十年集》；长篇叙事诗《水流千里》；文论集《香港·星马·文艺》、《我思故我论》和《我的文学不归路》；长篇小说《活祭》、《奉献》和《重轭》(统称“探索三部曲”)；文史论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等。

丰姿

——为庆祝建国二十五年而写

也许是拥有喜悦的情绪
那缕阳光，铸成多少温情
透过一树又一树的绿叶
仿佛将恋情全洒向大地
尤其痴迷飘逸中的星月旗帜

我合指握着束发
手和发与旗杆一样吮着沸气
树荫下棋盘并不寂寞
二十五名伙伴糅着思想
斗着智慧　和着感情
每一个年华都蕴有幸福

哪一处村庄给你孕有记忆？
种菜心的田陌
埋甜薯的沃土

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
衬着一掬酒窝
凝望篱笆外的街心
哦　那般飞沙和泥泞不再作威
井的去处化成缕缕烟囱
或筑成冲天的钢架……
告别板屋跃入云间瓦室

四分之一的世纪啊

虽然这里的海天与四海的海天一样地辽阔
只因为我们的树只守着一片小小的草地和泥土
只因为我们的树只守着一片小小的草地和泥土
可以吗——树
扣一扣手臂互相地依扶?
可以吗——树
把荫护的地大块大块地铺?
可以吗——树
把爱和关怀无私无私地撒布?
而不要只守着一块一块小小的草地
和一块一块小小的泥土……

作于 1984 年 11 月 12 日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1991 年

梦山塔拉

作者简介：

努山塔拉（1937-），原名林君靖，又署孙希、林梵等，祖籍河南新乡。青少年时代在马来亚槟城求学，后负笈中国，就读于北京大学欧洲文学系。1950年代中期，以马芬署名撰文率先倡议“爱国主义文学”，号召马华作家扬弃侨民意识而以主人翁姿态创作具有马来亚特色的作品，同时，以穆春迟署名详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形成一股全面的文学言论浪潮。1962年和1963年，先后以韩玉珍署名发表两部长篇诗剧《丹那苏布尔》和《茉莉公主》，这两部史诗式的长篇诗剧分别获得南洋大学文学创作比赛第二名和第一名（特优奖），同时深受文学史家方修等人的好评，《茉莉公主》更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杰作”。作者尚出版有诗集《冷焰集》、《八月组曲》和《茉莉公主》（收入上述两部诗剧，以及其他诗剧和短诗）；文学评论集《孙希文集1：永恒的主题》、《孙希文集2：文学是情感矛盾结构》；长篇小说《柏斯布狄岛》；中短篇小说合集《岸海蒙蒙》。

不再有袅袅的香烟　熊熊的烛焰
只有冷冷的灰……

报纸上有一则广告
向商人们招标着
看谁能以最廉价的斧头
斲断这一座高贵的牌坊
善感的人
对着这一块招标广告
抖落簌簌的眼泪……

牌坊建立的时候
我的婆婆每天上巴刹
牌坊将塌的时候
我的婆婆依然每天上巴刹……

我决定也在报上招标——
商人咧！你们谁能用最高的代价
把这座高贵的牌坊
在我的心中竖起？

作于 1987 年 1 月 15 日
原载 1987 年 1 月 2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原甸诗集《原甸三十年集》，1990 年

奔流

我是一滴露水
从那摇动的叶尖坠落
坠落在山间的细流
随着细流我奔向了小溪

小溪驮着我
飞快地奔走
奔走到平原的河床
在河床里我变成了河水

大河滚滚地赶路
四面八方召集着小溪
向大树和山岗欢呼
浩浩荡荡开向海洋

哦，海，你是我的憧憬
你是我梦境中的故乡
在大海里我呼吸
在大海里我狂想
我仰慕那壮伟的风暴
我拥抱那欢腾的波浪

我歌颂那搏击的海燕
在暴风雨中它自由地飞翔
我赞美那海边的花岗石
亿万年他坚守着他的理想



烈浦

作者简介：

烈浦（1938-），原名陈川强，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1962年修毕香港美江学院函授新闻学专科，1966年结业于中国厦门大学海外函授中国语文师范专科。曾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新闻秘书、执行编辑和助理出版经理。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1950年代与莫河、泡蒂、黎航等联合编辑《在长堤工地上》和《出走》。著有儿童文学《会唱歌的气球》、《小明长大了》、《开心的小保》、《聪明的小丽》、《白老鼠回家了》、《蜜蜂送礼物》和《我的儿歌》等。1994年获中国第五届冰心图书新作奖，1996年以《我的儿歌》获新加坡书籍奖，近期诗作《午后 又一个午后》获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全球华文新诗大赛佳作奖。曾获社区长期服务奖，1994年获新加坡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锡山文艺中心主席，现任大士文艺促进会创会主席兼《大士文艺》主编。

不枯的海
不伏的海
不死的海
我听到你的脉搏

这时候，你平静了
低下了沉默的头
像老农夫放下了犁耙
卷着草烟，深深地吸一口气……

海呀！你抬起深沉的眼
坚忍地
望向
灰暗的天！

作于 1984 年 12 月 4 日
收入韩玉珍诗集《茉莉公主》，1985 年



征胜满园含羞与顽石
步伐的声唤易名了
自己的家呼着自己的名字
那天　　穿过地道走天桥
傲视“双层”载满四方青春
奔越一镇又一镇
新雅的语言
结成朵朵胡姬吐放

子游一缆划过山海
目触尼诰道涛声烟没
不只皇后坊挖凿壕城
那永恒不垂老的母亲河
更绽开了子孙儿女的孝心
引入一箩箩一箱箱的希望
由陆而海
由空而陆云腾归去
麕结几许浓郁的芳香
逾十九踏着古道
分守狮城再二十五春秋的丰姿

作于 1984 年 9 月 13 日
发表于《文学半年刊》第 14 期，1984 年 12 月

林也

作者简介：

林也（1951-），原名林益华，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曾服务于新加坡华文报界。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曾主编《五月诗刊》。诗作《祖母，午安》获选入台湾诗人张默主编、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七年诗选》（1989）。著有诗集《花串》（1970，与张梦野合著）、《8人诗集》（1975，诗合集）和《彩色分析》（1984）。

门铃

如果你来叩门
我会用我的心灵
煮出一壶热的咖啡
或是用我的思考
酿好醇的酒
我将种植我的语言
让它结累成红色的葡萄

如果你来叩门
请不要带着上帝来
也请不要背着主义的刀
我拙劣地辛勤地学着素描
——剖开了心房，蘸着血
休息的时刻，就会虔诚地向上天祈祷

收入韩玉珍诗集《茉莉公主》，1985 年

快播种啊
在豆芽与豆芽之间
快播种吧
整颗的心去照顾
所有血汗去灌溉
即使你仅有夜晚
请挑灯作业

现在是播种的时候
请
播
种
吧

后记：报读华校学童锐减至廿三名，所有学校逐步改革，一九八七年起统一以英语教学，然学生仍受鼓励选择母语为第二语文，文化不辍。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共授字汇三千。

彷徨的种子

封闭在柏油路之下
种子
能够茁长成栋梁么

当整张的夜落下
许多星星
缀得这商业区
一路辉煌耀眼

路面向两旁分裂



在大海中我添上了味道——粗犷的咸
在大海中我染上了颜色——沉勇的蓝
在大海中我追随海水奔流
任凭它苦涩险阻，决不回首

在大海中我威猛地跳跃
喘着气，吐着泡沫
就像在原野上奔跑
挥着手，流着汗

在大海中我沉醉地仰卧
打着鼾，摇篮荡漾
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
听着歌，织着梦……

我是一滴露水
——我听了太阳的嘱咐
在山之巅向你遥望
千百年就对你心神向往

哦，海呀
我如今已经融化在你的心上
和你一样地沉思
和你一样地啸狂

在冬寒中同你一样冰结
在夏炎里跟你一齐奔放
你万仞深心，我随你思索
你无边臂膀，我随你挥拂

龙舟赛事

大夫
端午的鼓声
催动滔天
漫水的欢愉
龙舟上的健儿
为锦标
奖杯的荣誉
挥汗成雨

屈子沉在
千寻万里外
并不国际
只是
方块古文学史上
两字的陌生
即使粽子
也是食谱的
一章而已

龙舟已很精确
制造冠军
自然该很科学
否则比个什么
端午
该是逐渐老去的



语言

世界，在死亡着
它新生
在语言里

生命，在死亡着
它永恒，在语言里

世界是用生命的锋刃
把语言雕刻在
时间的岩壁

收入努山塔拉诗集《八月组曲》，2010 年

祖母，午安

完全不是所企盼的那样
儿子落地时的
幻想
在一声
Grandma, good afternoon 中
黯去

哦，是孙儿来了
踏步而来的牛仔
右手握紧炸鸡腿
薯条在左手开花

他踏步跨进
卡通世界
当他转身
则与电脑斗智

祖母的福建话
他听不懂
华语，据说
深奥了一点点
（到他 Sec. Four
他就能运用
三千个华文单字）

种子篇

播种的时候

实在不多
切不能失落一粒
看掌中种子三千
得十二三年方成材
组成防风林
（根，必然深深紧抱
母亲胸膛一样的大地）

不消远眺
眼前总数廿三
竟不等于一
是九十九巴仙
豆芽之外的
E.T.
自然该数第二了

是严寒的西北风
绊住春的脚步么

是缺乏肥田
精英和利器么

（一九八七年
你我或徒增三岁）

苗芒

作者简介：

苗芒（1935-），原名黄友吉，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先后担任中学、初级学院华文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专科编写员、督学，现已退休。在创作上始终坚持走现实主义的路线，善于运用流畅的语言表达较为深刻的思想。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散文集《热爱》（1954）、《坚守》（1956）、《铜锣声中》（1959）、《玫瑰与火》（1966）和《苗芒散文选》（1999）；诗集《待日》（1968）、《星之岛》（1969）和《花葩山》（1977）。



许多青青种子
坠得深深的
易发异服
嘶喊
劲舞
成群彷徨的客人

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不眠的眼睛们
晶亮一如衣服的金属片

百年
种子是抽芽向上
抑或依然如斯

附记：Punk，译为崩族，或译彷客，风靡许多年青人。此风过境，会造成多少无形的损失呢？

《播种的时候》作于 1984 年 2 月
原载 1984 年 2 月 23 日《联合早报·星云》
《彷徨的种子》作于 1984 年 4 月
原载 1984 年 4 月 21 日《联合早报·星云》
二诗收入《五月现代诗选》，1989 年

一直迟迟还不来

你实在无法想象
她的畚箕
装得进山一样的砖头
她的畚箕
容得下几千罗厘的沙石和水泥
你也无法想象
她的那根竹扁担
挑起整座的大厦
也不曾折断
你更无法想象
我们的旧城市
缺少她那条红头巾
不知道怎么建

70年代
她的红头巾
变成塑胶头盔
她的轮胎鞋子
变成工业安全靴
她的竹扁担
变成塔吊的铁臂
她的藤畚箕
变成吊钩上的铁桶
而她自己
她已为我们这块土地
奉献了青春
以及她的血和泪和汗
她的确应该休息了

读书人，或者诗人
按季节吟哦的
雅会之一

作于 1985 年 6 月
原载 1985 年 6 月 25 日《新明日报·新文坛》
收入《五月现代诗选》，1989 年

咖啡店

我宁可坐进咖啡店
忍受闷热和油烟
也不肯泡在人工的空气中
自我放逐
做一个假异乡人

所以我不必
以领取救济品的姿态
排队苦候于柜台
等看收银机
令人心惊肉跳的眼色

因为双手战战兢兢捧着
张开血盆大口
一脸滑稽的骄傲的
吃法
对我来说
是种恐怖的啃根
极刑

所以我仍然选择自己的老土
用单手拿起传统的包子
好奇馅究竟怎样装进去
并宣判
把圆面包横切开
夹一片牛肉番茄什么的
并非尖端科技

唉，完全没有
所企盼的那种扑来满怀的
暖和，没有

作于 1988 年 11 月
原载台湾《文讯》杂志第 39 期，1988 年 12 月
收入台湾《七十七年诗选》，1989 年

郭永秀

作者简介：

郭永秀（1951-），生于中国广东澄海，七岁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科讲师。现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兼《五月诗刊》联合主编、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音乐家协会副会长、东艺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曾任新加坡国内外许多文艺创作比赛、音乐创作此赛、器乐及声乐比赛的评审。著有诗集《掌纹》、《筷子的故事》、《月光小夜曲》、《郭永秀短诗选》和《郭永秀自选集》；散文集《壁虎之恋》；音乐评论集《余韵》等。曾任《锡山文艺》和《新月》主编，《新华文学》编辑。1990 年以诗集《筷子的故事》获新加坡书籍奖之高度表扬奖，2003 年获新加坡词曲作家版权协会颁发卓越才艺奖。诗作《筷子的故事》曾获编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中。



红头巾

她以特别的技巧
把一条红色的布巾
包扎成遮阳的帽子
她剪裁两块旧轮胎
配上绳索
变成脚下的鞋子
她身上是成套的唐装黑衫裤
肩挑竹扁担
两头吊着的畚箕里
装满了沉重的砖头

40 年代
我在建筑工地拾木柴
她忙碌地登上爬下
50 年代
我骑脚车上学
跟在罗厘车尾
她在车上吃铁罐里的冷饭
60 年代
我走在上班的路上
她衔着红烟
蹲在路边
折起的裤管下
青筋暴胀
她照旧戴着已经褪色的红头巾
身旁一个破藤篮
她所等待的罗厘车

断根的痛楚

而两旁的行人
总是匆匆地来了又去
从不肯认真地，看看
鞋底下，这片将来老去
恐怕也回不去的
　　母亲胸膛般的
　　大地

一把无情火
便把这身遗憾的骨头
连同身后的是是非非
烧成一坛不能入土为安的
　　灰烬

作于 1985 年
收入郭永秀诗集《筷子的故事》，1989 年



80 年代
她来到圣淘沙
走进了先驱人物展览馆
她突然变得年轻
也展开了笑脸
但她并没有抛弃她的红头巾
也还是一身黑唐装
她肩上挑的砖头
已经轻了许多
脚下旧轮胎的鞋子
不必再踩红泥
更用不着登楼梯过踏板了

原载 1984 年 12 月 22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八方风雨来相会——新华作品新编》，1991 年

在上古的莽荒中
五千年日浸月濡，诗书礼仪
温柔敦厚那民族，将你改头换面
叫你豪情不减，威武犹在
只是猛兽这称呼
却已在孩子们的笑闹声中
变成了历史的名词

沿着时间的甬道
奔来，你的背后是茫茫古神州
向前，你的足迹
早已越过三大洋跨入五大洲
从乡村到城市，从古代到现代
节日喜庆、欢宴舞台
你灵巧顽皮如猕猴，温驯善良如名驹
到哪里，哪一族的人民
都拍手迎迓

是什么使你复活？
什么给了你不尽的精力？

喧天的鼓乐过后
一阵突发的寂静中，头盖揭起
高举的双手上，狮头犹颤动
长须撩拂下，只见
气喘吁吁挥汗如雨两少年
英姿焕发，脸上犹带稚气
就在观众的错愕中，微笑、行礼
倏地，如雷的掌声

因为满地的乡音
伙计从来是不扫的
所以常从咖啡店
捡一些回来
分赠亲友

发表于 1985 年 5 月 22 日《联合早报·星云》

贺兰宁

作者简介：

贺兰宁（1945-），原名陈鸿能，祖籍广东潮安，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理事、中华医院脾胃组组长、新中医药保健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医师、中医学研究院高级讲师、五月诗社理事、新声诗社医学顾问。曾任《文学半年刊》执行编辑，《五月诗刊》、《新加坡医学杂志》、《医学集刊》和《新加坡医学丛刊》主编。编有《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童诗45》、《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三国诗选》和《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著有诗集《天朗》、《音乐喷泉》、《石帝》和《花调》；医学类作品《新加坡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学发展》、《沙斯肺炎》和《华人与新加坡中西医学》。

泥土

突然发现——
赤足走在泥泞的土地上
竟然也是一种
难得的奢侈

童年时，嬉戏
追逐　在烂泥路上
一排散乱的足印
连着身后传来
妈妈阵阵的叱责和叫骂
也连着小小的心灵中
一串欢乐无忧的铜铃

而今家住二十楼
即使乘着四方的铁箱
或沿着梯阶走下
至多，也只能让嚯嚯的皮鞋声
在冷冷的水泥地上
敲出一种单调而无奈的
　　节拍

离开政府组屋庞大的阴影
泥土，仍然委屈
在沥青柏油的挤压下
任双脚踩着四个疾转的轮
在没有起点与终站的马路上
辗成一道道

从羝羊低唤苏武的北海来
鬓发舐雪
唇齿餐雪
倚雉堞而拂长风
客在长城北望
遥想当年有人慷慨叩筑
有人按剑临易水
斟一杯浓酒拌和热血
饮下
忧国不忧身的人
饮下

另一座长城
终在心头筑起

作于 1985 年 3 月 29 日
修于 1986 年 10 月 15 日
收入贺兰宁诗集《石帝》，1987 年



舞狮

你已经醒来了吗?
悠悠五千年，那鼓声如雷
轰天撼地，催得比地裂山崩还急
为的是要惊醒你
那一寐千年
　　不尽的梦魇

双目微睁，两道
厉闪如电的探照灯
舔爪、伸腰、吸气、蹬腿
翻身立起，昂然
一座巍巍的活火山

鼓槌捶着鼓面，一槌
一个心跳，锣与钹左右夹攻
不断挑畔你撩拨你
以一种铿然而急切的节奏
你不愠也不怒，摇头又摆尾
矫健的腿，疾飞如电
跃上，一种鹤飞冲天的轻盈
跃下，一种地动山摇的回响
龙腾虎跃也不过如此
仰天狂啸，你有满腔豪情
落地翻滚，滚出
儿时母亲怀中甜美的记忆
暴戾与凶残，早已遗落

同善相济

踏入同济
就踩着十九世纪以来的故事
广帮七家头的誓愿映照匾额
一视同仁
博施济众

这是早期华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场所
天知地也知
这里有中华商务总会成员聚首论英雄
林文庆听到邱菽园也看到
同济，曾让康有为恸哭维新运动
曾让陈笃生抚中药而笑做杏林

同济，积压的历史越多
承受的负荷越重
当历史折腰
同济倒在兰桂坊里
睡在庸民心中
却醒在医者胸怀

嚎啕一种失误
兰桂坊内不该飘落狂欢乐曲
当沦陷日受弹火伤损的肢体仿佛仍在
当先驱们灌入愤怒的新加坡河水声
在院内偷生忍辱
情景犹存
当年闽粤两省水灾的灾民虽已老去

四面八方，夹着喝彩与赞叹
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附记：今年国庆前夕，在庆祝国庆的集会上，看到两名学生表演舞狮，其表演生动、活泼、灵巧，动作栩栩如生，比起大人，不遑多让。

作于 1987 年
收入郭永秀诗集《月光小夜曲》，1992 年



秦真

作者简介：

秦真，生于1950年代的新加坡，1984年邂逅诗神。对真善美，有永远的倾心，不时给新世纪一两朵郁金香似的惊喜。2008年6月出版诗、散文诗、散文与微型小说合集《芭蕾吧　三月》。

城上怀古

客在长城
千万岁的层峦面城而立
茫茫白雪满城
茫茫白雪
是五千年来这片大地的语言
而城
是龙乡历史的见证
枕三千里路
枕汉马胡骑争战的蹄声

歌一曲《饮马长城窟》
说几回响着胡笳鼙鼓的旧事
雪来雪去
一换季
一换季就换走了秦汉晋隋唐宋
没了烽火封侯
没了战骨缠草根
而萧萧征骑呢
孤裘卧不暖的将军呢
一换季就听不到卫青攻匈奴的讯息
李陵早已老死异乡异土
没人再急用羽书调兵遣将
一换季就看不见张骞插入西域的节旄
看不见王昭君和番的琵琶

凛凛急风
风从古帝乡来

我愿化作一叶扁舟

深夜里读着你的来信
一笔一划都贮满感情
一个句号是一颗爱心
一个逗点一湾暖流

雨声中读着你的来信
千言万语传出了温馨
纵然生命像铅笔被削断
岁月改不了真情一片

我愿化作一叶扁舟
我愿化作一叶扁舟
迎接你　迎接你
澎湃的思潮
迎接你　迎接你
澎湃的思潮

作于 1986 年 1 月
收入秦真综合文集《芭蕾吧　三月》，2008 年

愿

轻按万代兰
传来国土壮实的脉搏
近处
旗正飘飘
万千组屋布下红白的旗语
星月的誓言

从风雨来的
就敢向天空探索风雨
在土地上铺展国家的历史
想当年
一批勇者踏着铁蒺藜
四肢抹上阳光
阳光照红肝胆
瞳孔映现的是不屈的意志
烽烟南移时
不怕死亡追踪
只因信心铸着艰苦的岁月

是英雄
今日
就不问国家给予什么
只顾为乡土交付血汗
只愿看见红白旗下
国人用双唇拍出
闪亮的名字“新加坡”
世世代代

作于 1989 年 8 月 4 日
收入贺兰宁诗集《花调》，2002 年

节日之鼓

咚咚　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
擂吧　擂吧　鼓手们
别让鼓声歇了
别让鼓声哑了

从舞台　擂向
大街小巷
从城市　擂向
乡村原野……

擂吧　擂吧　鼓手们
让鼓声像急促的雨点
越过高山大海
让鼓声像翻腾的波涛
响彻天际云霄

咚咚　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
让鼓声把朵朵鲜花闹开
让鼓声把棵棵小草催绿
让鼓声把人人脸上烦忧卷走
让鼓声把日日生活重担击碎

擂吧　擂吧　鼓手们
让鼓声把少年鼓舞
让鼓声把中年激励

硬朗的骨节可要岛民听听族人的呼喊

同济呵同济
同善相济
怎会似一首断弦的歌
该有金铜丝管来延续
延续下去
只因为这首老歌
是岛国的回音壁
回响昔日苦难病黎渴望生存的歌吟

同济呵
为什么热爱阳光的
反被阳光烧灼
岛国虽有迷惘的庸民
却还有深思的良民
沸腾的平民

附记：同济医院旧院址沦为歌乐场所，有感而作。

作于 1999 年 9 月 28 日
收入贺兰宁诗集《花调》，2002 年

所以我沉思

所以我沉思
子规们啼血必有其因——

若子规们不再啼血了
山川原野都跌入沉寂里
它们将以何种声音
唤醒未来历史的回响

若子规们不再啼血了
沸腾的血　于胸腔
仅能凝成斑斑墨迹
被遗弃在废纸堆里

所以我沉思
子规们双翅间郁积的乌云
何时能随风轻轻飘散

诗外：近来，好些有心人也把文艺工作者比喻为子规。愿子规们的啼血，能唤回春光一片。

作于 1987 年
原载 1987 年 5 月 10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康静城、垂仰、秦林诗合集《城市与芦苇的梦》，1988 年

致舒婷

——读《双桅船》

一片落叶
一盏灯
一只小船
一个暗夜……
一切，都注入了生命与情感
生命与情感
全流入了你的诗行

你的诗
是友人温柔的絮语
抚慰我苦痛的心灵
告诉我从今后
如何呼吸

你的诗
更像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石壁”

啊
扬帆吧
在冰雪中
双桅船
双桅船

写于 1985 年 3 月 31 日
原载 1989 年 4 月 6 日香港《文学报》
收入《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1996 年



史英

作者简介：

史英（1940-），原名陈磐绪，祖籍广东丰顺，生于新加坡。曾受高中教育，青年时期在华文报社和娱乐周刊任职，中年转行当中医师。1950年代末开始涉足新华文坛，1995年获中国铜鼎奖，2002年获第二届龙文化金像奖，2010年获新华文学奖。《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特约编委。著有诗集《花草集》、《诗苑短笛》、《花开在掌上》、《诗文合璧》、《弦上寄情》、《三色拼盘》、《笛声向晚》、《又唱黄昏后》、《一串旧事的沧桑》、《史英诗歌精选》、《史英诗歌续选》、《史英短诗选》、《新华诗品》、《祖孙四代的人生沧桑》和《诗文同源各自流》等；文史论著《新华诗歌简史》和《马华诗歌简史》。



康静城

作者简介：

康静城（1948-），原名洪连顺，祖籍中国福建泉州晋江，1955年和妹妹随母亲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自华侨中学和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曾任中学华文教师三十余年。1969年开始创作，1970年代初与华中校友创办岛屿文化社。现为新加文艺协会会员、新风诗协会理事兼《新风诗刊》新诗编辑。著有诗集《长橹集》、《采贝集》和《谷粒曾经是秧禾》，另与诗友出版诗合集《岛屿五人诗集》、《城市与芦苇的梦》、《新华九家诗选》、《小诗磨坊——新华卷》和《十年风雨寄诗情》；编写儿童文学《猎人的故事》、《自私鬼的故事》和《不要黄金的人》。

消失了的幽径

多年了　不曾路过
散发出绿色而涩的草味
那小径的泥黄　而今
已变色
不断地轻拍
二片小帆的花斑——
一只彩蝶　闪现于
野草丛生而成的碧波上
除非重新独步　千百回
都留下足迹　要不
往昔的幽径
又怎能再次踩出
而飘散
泥土的清香?



收入史英诗集《笛声向晚》，1993 年



让鼓声把老年振作

咚咚　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
擂吧　擂吧　鼓手们
在春天的门槛上
在元旦的节日里
别让鼓声歇了
别让鼓声哑了

作于 1985 年
原载 1985 年 8 月 16 日《联合早报·星云》
收入康静城、垂仰、秦林诗合集《城市与芦苇的梦》，1988 年



蔡欣

作者简介：

蔡欣（1947-），原名蔡向荣，又署怡然，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1960年代毕业于新民中学和华侨中学，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督学、新跃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现任智源教育学院讲师。1965年开始写作，著有诗集《昙花》、《贝壳》、《感怀》、《鹰旅》和《蔡欣短诗选》；散文集《椰花集》、《艺苑漫游》、《上帝与艺术》、《小岛神话》、《方寸天地》、《柳暗花明》、《湖光山色里》和《仙人掌散文系列——蔡欣卷》。《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曾担任新加坡金笔奖、狮城扶轮文学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方修文学奖和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五月诗社社员、《联合早报》与《源》双月刊专栏作家。

种子

——欣闻十所“种子学校”深受家长欢迎而写

一

含胚的快乐
萌芽的兴奋
尽蓄涵小小肉胎里

落在沃土里
时雨春风
茁壮成长

落在荒瘠里
欠肥缺料
犹自挣扎发芽

凡种子落了地
便找到了希望

二

今日齐齐播下
十颗母族文化种子
十处试验场所
万个深情寄托

是常青树的种子
将长常青树的幼苗
我们耐心翘首期待
含苞吐露成花季

作于 1989 年
原载《热带文艺》第 14 期，1989 年 11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1991 年

多少龙默默等待
等雾一散　云一开
长虹万里直奔天外

作于 1985 年
原载 1985 年 11 月 12 日《联合早报 • 星云》
收入蔡欣诗集《感怀》，1988 年

花的心声

在被剪下的一刹那
我就丧失了怒放的生机
时间已敲起丧钟
声沉重，当头压下来
我的生命临危频挣扎，发出了悲鸣
尽管玩花者刻意安排
把我供养在明净里
为我打扮，修枝又添叶
然而，一旦离开了沃土、根须
只凭一瓶清水以养命
我又怎能与野花争艳、比香

残喘在人为的束缚下
我那含苞的花瓣全不能开放
虽然每一朵都洁白如霜
色泽却哑涩，缺少露珠般的闪光

既然活着有如僵死
我何不绝处求生
与其听任青春虚掷而后枯死
我宁可早日被弃屋外
为正在地下抽芽的种子
多提供一份圣洁的哺育

作于 1985 年 9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1988 年

一幅被扭曲的
都市的风景

（看闲云一朵
自风景中
静静飘过）

样板

脱下雨季
那湿湿的外套
艳阳下　雨树
苦苦撑一伞
绿色的样板

谱表

高压电线上
飞着　几只乌鸦
空有音符的样子
却不敢
将声音谱下

（疑虑之一：
谱表的线
怎么少了两条？
疑虑之二：
这座城市　怎么
只有高压谱表？）

火种的转移

——参观南方学院中文藏书后有感而作

炭烧红般的热忱
怀一腔
有人灰烬里寻火花
一支支的烛
就是如此点着了
从狮城外移
安置于
彼岸那个护火的圣坛
千万支狂燃不已
汇成了
西游记里的铁扇公主
任她扇
也扇不灭的一片火焰

收入史英诗集《史英诗歌续选》，2003 年

汤圆物语

（龙窑的火难再点燃
唯留一星
仍未瞑目的
余烬
在窑里残喘……）

身披岁月的体温
青花瓷
犹自苦苦刺青着
一则则
痛心疾首的历史

瓷碗里
犹自盛满清醇的
甜甜的
汤
荡漾着　某种
黄土的肤色

荡漾着
一颗颗
粉白或者水红
有馅或者没馅
一颗颗　和汤
浑融无间
团团圆圆

让我斟一杯茅台

让我斟一杯茅台
让浓浓烈烈这酒
自我千寻喉头
黄河般滔滔灌下
痛痛快快
浇我块垒
拍我心房
慷慨歌唱
一个民族的悲壮

让我斟一杯龙井
让清清醇醇这茶
自我万顷舌面
长江般娓娓流入
曲曲折折
绕我愁肠
抚我五脏
深沉吟咏
五千年盛衰兴亡

一杯茅台一杯龙井
一曲黄流一湾清水
从五湖唱出四海
唱成龙族千代万代
多少龙静静蛰伏

卡夫

作者简介：

卡夫（1960-），原名杜文贤，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毕业后长期任职于新加坡教育界，曾执教于初级学院，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教材编写员。著有散文集《生命的神话》（1986）、中篇小说《我这滥男人：我最爱的中国女人和我最痛的爱情》（2003）、诗集《我不再活着》（2013）。1979 年至 1984 年任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现已解散）的文艺刊物《同温层》编辑。跨校学生刊物《新种子》的创刊主编，现任书写文学协会理事。

岛国八题

神话

大海紧抱小岛
小岛冒出都市
都市举起高楼
高楼放不下
高高在上的　神话

岛民

忠心的岛民
永远忠心地
拜读着　一页
又一页
翻新的旧小说

市声

市声碾碎了
梦境
碾断半出
还在呐喊的
荒诞剧情

风景

玻璃大厦
默默接受

右眼是一颗子弹
瞄准器前面
打中每个的目标
都是自己

原载《台湾诗季刊》第 8 号，1986 年 1 月
收入卡夫诗集《我不再活着》，2013 年



眼神

站在十字路口
交通灯
和行人交换
某种
身不由己的眼神

自由

八哥的念头是
如何能拥有
在草地上吵架的自由
草地的念头是
如何能拥有
没有八哥的自由

发表于 2000 年 4 月 9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原题“都市十题”

上肯特岗访师有感

踩过的石阶
阳光下
晒着别后沧桑
两年不见
行政楼老态龙钟
短短梯级
走出层层叠叠历史

左一步补考　右一步补考
一手卷起长廊　一手拦起图书馆
我摇摇摆摆拨开丛林
向您走来

中文系早已湮没发黄书页里
敲敲杨老的门[1]
云游马华文学去了
要在废墟里重建长城

四壁熏黄办公室里
皮老大金鱼眼袋[2]
容得下岁月

作于 1988 年 3 月 14 日
收入卡夫诗集《我不再活着》，2013 年

1. 杨老，教我马华文学的杨松年老师。
2. 皮老，教我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皮述民老师。



而预设的大结局
早在口齿间
相互传染……

（龙飞天外
窑　风化成传说
刺青已自我消失
碗有口无言
惟独餐桌上的菜单
甜品类中白纸黑字
依旧黑白分明
汤是汤
圆　是圆）

作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壬辰年冬至
发表于 2013 年 1 月 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常与青山醉

爱喝杯中物
青山邀我共醉
不堪倾轧的尘俗
难得与林涛絮语
最爱讲童话的故事
胆敢采摘星星来串联
看似醉汉，落魄青山
但愿我与青山常醉

那种气候，风雷激变
方知松柏与劲草
此刻，黑云压城
惊觉
　聋子司掌听雷
　哑巴当选歌后……

偏爱杯中物
情愿醉恋青山
星空、皓月听我哭
骄阳、云霞陪我笑
你，哦！你们……
别指着我的鼻梁
笑我这般痴情

作于 1986 年 3 月
收入崇汉诗集《万象》，1989 年

军旅三首

哨

左边是一棵树
树的前面
背着一管枪

换班
一种风景的转移

抬头
一个月亮在注视

巡

冷冷的刺刀
一左　一右
挑开
一路上埋伏的夜色

收集月光
是这次突袭主题

转身
一个不小心
你被黑夜偷走了

瞄

枪管后面

失去的街道

我寻找一条
失去的街道
在钢骨水泥之间

这失去的街道
有一个幽暗的房间
有善良的祖母
　　头枕在她的腿上
　　我看到慈爱的亮光
　　柔和地在她脸上闪耀

这失去的街道
有祖父的脚步
　　他嶙峋的背
　　背着我
在这儿　来来去去
数不清多少回

这失去的街道
还有我忘了名的童伴
　　不知他们如今散落何方
还有我老是飞不起的风筝
　　不知在哪个角落还能找到

呵　这失去的街道
再也没有留下形骸
那些钢骨水泥

教学手札

来的时候
隔着一条难以跨越的大河
注视着
另一岸的我

十年，宛如一条永不回头的长河
分隔我在两岸
唱着不变的国歌
延续河的故事
变的却是对岸的我

把自己点成一盏灯
照亮深渊
奋力跳进这条暗无天日的巨河
岸上的我　惊愕
伸出手

我冻成一块冷石

原载1987年8月9日《联合晚报·晚风》
收入卡夫诗集《我不再活着》，2013年

第三代的话

祖父啊　您的根
扎在故乡的田野
失望　是您的收获

您把血汗
泪水　在南洋的土地上
浇灌　可曾浇开了
希望

祖父啊　在您的故乡
木麻黄夹道成阴[1]
在这里却已日渐稀疏
　　路边那亭亭覆盖的
　　是热带的雨树

祖父啊　在您的故乡
南普陀寺背山屹立[2]
它面前滚滚而去的
是历史　那浩淼的海洋
您可曾问它
芸芸众生　有多少人
渡过苦海

祖父啊　在这里
天福宫的香火
青烟依然缭绕

1. 厦门到福州的福厦公路，两旁木麻黄成排。
2. 厦门南普陀寺是福建名刹，建于唐朝。





崇汉

作者简介：

崇汉（1945-），原名邹崇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1965年毕业自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后，即投身于社会的烘炉，当过割胶工人、菜农、店员、饲鸡工人、铁厂工人、铝厂工人、三合板厂工人、巴士司机、船厂计时员、电子厂清洁工人。1960年代末开始写作，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不屈的英灵》、《乘着遐想的翅膀》和《近海亲船的日子》；诗集《赤道鼓声》和《万象》；短篇小说集《怒火渔乡》、《异乡梦》、《光焰长燃》和《万事随缘》；中篇小说集《金光道上》、《白云下》、《翠园》、《崎岖路》、《轮转岁月》和《奔走在闪耀的路上》；长篇小说《在风雨中》和《恋念德港情》；微型小说集《其实都一样》；诗与散文合集《湖上有个燃烧的梦》。

坡上树

立身天地间，
你无愧于主干正直。
只因为坡陡，
就能胡说是你倾斜？

虽然不挺拔，
却常怀有摩天志。
多曲的枝杈，
托起昂扬的气概。
看那上面——
向阳的叶子，
翠绿闪出一派亮光。

你见证风云，
能不留下累累创痕？
雷电断柯处，
分丫早已茁壮向荣。
近旁端详——
皲裂的外皮，
刻录寸寸艰辛成长。

你并不在乎
是否进入他人眼帘。
谁又能抹去
你献给大地的阴凉？

作于2011年3月下旬
发表于《艺术天地》第32期，2011年

连奇

作者简介：

连奇（1947-），原名郭坤福，又署孔武，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新加坡。早年南洋大学毕业，毕业后长期任职于新闻界。后就读于厦门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已退休。著有诗集《那一丛夹竹桃》；散文集《繁华集瓣》和《小楼随笔》；文学评论集《文艺创作的道路》、《切磋集》和《罗雀四辑》；学术论著《新加坡现实主义华语话剧的思潮演变（1945-1990）》等。与方修合编《郁达夫佚文集》，与诗友出版《拨弦，在赤道》、《诗瓣留痕》和《新华七人诗选集》等诗合集。《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

非狮非鱼

说是狮嘛
发不出
兽王那撼林的吼叫
说是鱼呢
又欠缺
迎涛战浪的搏海绝技
只困守在岸旁
喷水嬉戏

青蛙虽常夸两栖
终究未离草泽润泥
乡土再老
依旧可以患难共济
何须效蝙蝠
时而向东　时而倾西
落得个
非狮非鱼

切莫忘了啊！
属于岛城自己的
——原根
自己的——历史

作于 1986 年 5 月
收入方然诗集《那箬叶包裹着……》，1997 年

就像是时间这怪兽
一段又一段吞噬生命
早已经一段又一段
把它吃掉

作于 1986 年 4 月 3 日
收入连奇诗集《那一丛夹竹桃》，2002 年

碎不成形
族根呢?
也已让 Root Beer
——舶来的曲母
发酵为
腊味的醒品
酩酊后
没了踪影

作于 1988 年 4 月
收入方然诗集《那箬叶包裹着……》，1997 年



当年南渡登上蛮荒的岸
您可曾在妈祖像前
膜拜　感谢神明的保佑
祈求　落脚的地方开辟出幸福

祖父啊　您埋在这里
就在脚下　我们的根
从此向着希望
往深处扎

作于 1986 年 8 月
收入连奇诗集《那一丛夹竹桃》，2002 年

在尝尽甜酸苦辣
于漂洋渡海之异域
竟有不肖的
　　炎黄子裔[2]
嫌双箸——
　欠时髦、太土气
怕装进
　自己的智商里
孰不知
银刀钢叉的喧嚣
　圣诞节的狂醉蒙眬
　　汉堡包的囫囵吞嚼……
恰足以
　足以将这硕存
华夏古碑石
　连根撼摇

三

双箸孪生
　似鼓槌
敲着历史的豪情
点染了
　现代苦涩的文明

双箸齐夹
　远胜过刀叉
学者风范之优雅
消弭掉
武士铜铁的厮杀

2. 据悉，现代的新加坡家庭里，有许多被宠坏了的“新一代”，竟连双箸都已不会使用啦！

方然

作者简介：

方然（1943-），原名林国平，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曾获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举办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和散文组优胜奖、全国宗乡奖诗歌组优胜奖、中国首届诗歌大赛临工奖优秀奖、香港首届龙文化金奖二等奖。现任《赤道风》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著有诗集《岩下草》、《那箬叶包裹着的……》和《方然短诗选》；中篇小说集《黑马》；短篇小说集《大都会小插曲》；微型小说集《鸦声凶影》；散文集《天不再蓝》；综合文集《方然诗文集》。编著文学评论集《瓠剑录》。

槐华

作者简介：

槐华（1936-），原名鄞国琦，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56年毕业于公教中学，1958年邂逅缪斯，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物理系，1970年代主编《赤道诗刊》和《乡城文艺》。著有诗集《水塔放歌》、《心上有你的声音》、《缪斯喜悦的回音》和《红太阳 一朵玫瑰》；诗·论集《槐华的诗长征》；诗文歌集《拉让江畔的约会》；歌曲集《我愿化作一叶扁舟》。选编《我爱这土地》（中国1920年代至1980年代诗·论集）、《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和《歌典·南洋之歌1939-2011》；与林侠合编《歌唱在旗下（1940-1990）》。

断代群落

打那一撮白胡髭下
挤弄着四眼的
　锦衣老秀士
同姓麦的小丑
并其他外姓连襟
登陆，从此
小岛的每寸森林
　全迷了魂
失纯的青春呵
遂典押尽净
　不再觉醒

薯条、大葱加软饮
处处在以谄笑
　相迎
肚子不饿
不要紧
凑个数也行
反正这是新款
　时兴
断代的群落呵
赶潮中
　自我膨脖

至于传统，乡情……
早被家乡鸡
啄得

剪辑
誊清
扒碗潮州粥
上班去也
……
您冲进
一身雨
编述
评论
烟一根接一根
咖啡
留不住
夜色

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全马沦陷
前夕
您，二十一岁
宣传抗日
在新加坡河畔
　　南太平洋上
　　海涛在翻腾
　　法西斯强盗
　　带来战争……
文工团一百二十人
义勇军热血三千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双箸传奇

一

那是龙身掉下的
——两根肋骨
别号“筷子”
兼具了
　木的粗犷
　竹的高节
　象牙的坚朗
是力学
　是遗宝
　　是天骄
能插、能扒、还能挑
神奇而灵巧

商痕纵已淡[1]
祖先的汗渍依稀
钟鼎文不再飘逸
甲骨也化石
唯独你
一部古雅典籍
犹精致绚丽
　未减当年魅力

二

早闻说

1. 按史载：双箸源于中国商代（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并传遍整个东亚。

闪电把我
抓住
再不能
沿赤道飞奔
却只能
用岁月
燃爱和
恨

于是我
想裴多菲
想鲍狄埃
想希克梅特
想铁戈及其
《在旗下》

我更常惦念
先生呦
您的心
是真正的
文学史
您的笔
留下了风雨中
不灭的火种与
火花

三十年
三十年呵
您编著了
《马华文坛往事》
《马华新文学史稿》
《马华新文学大系》

试看今朝
　此三千载风骚
也征服
盎格鲁们的桀骜
　寰宇显妖娆

终有来日
　世界当惊动
各民族弟兄
都在争颂：
　双箸大同[3]

作于 1989 年 9 月
收入方然诗集《那箬叶包裹着……》，1997 年

3. 在新加坡的不少小贩中心，常会见到不仅欧美人士学用筷子，甚至年轻的泰米尔、锡克族男女，亦能将双箸操作裕如。



蔡深江

作者简介：

蔡深江（1965-），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立化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毕业，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获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曾任英华中学（自主）母语部主任兼高材班专任老师。1999年加入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大拇指》、《联合早报》、《我报》、资讯娱乐网站omy和《联合晚报》，曾任《联合晚报》总编辑兼华文报集团高级副总裁（业务拓展），现任华文报集团业务总编辑。1987年以组诗《山尼拉乌他马及其他》获第三届金狮奖诗歌组第一名，1990年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及吴鲁芹散文奖，1991年获金狮奖散文组第一名。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曾参与创办《风见鸡》和《后来》文学杂志。著有诗集《如果不能回头就忘记月光》、散文集《灰狼的故事》。

您的心和笔

——致方修先生

一

子夜
接过电话
心久久不能
平静……

忆起一九五三年
我背着书包
跑上报馆
是您哟！
先生
从来稿的大海
掬起我最初的
浪花
翌年五月
血萌发我的
愤恨
渐听见时代的
鼓声
我常登门
（正对红山7号巴士总站）
您冲进
满身汗
笑说："拍史料回来……"
显影

N：三又十二分之八

一种日历
用在别人的土地
比一个世纪更久
比一刹那更永远

而偷情的纸
始终瞒不住忿怒的火
重新排版的课本
写着穿上新衣的国王

注：日本占领新加坡共三年八个月

G：岛是三百六十度环海

炮台定位
估计着歼灭的方向
敌意应该自海的末端萌起
便忽略了东方是精于八卦的民族

注：驻守的洋将始终搞不懂日军登陆的方向

A：太阳搁浅

没有所谓阴晴圆缺
颐使气指的心
你的灼热全靠献血燃烧
直到一天
它重挂回纯白的布景
静静搁浅



“前进！——”
惊醒
石山脚风萧萧
三年八个月
您哟！
曾身陷吉隆坡黑牢
仍谛听那烈焰的旗
高空飘
军歌悠扬

三

和平了！
血碑熠熠——
萧扬、叶立天……
民声报半年
幸会群英
先生您采访的
脚印
摞满了煤炭山营地
彭霹河湾
而后南下
新加坡

四

“六·二0”
烽烟再起
亲人血
山河泪

七十年代

因为沿着沙滩溯源
而应验地图说的另一种论证

作于 1986 年
收入蔡深江诗集《如果不能回头就忘记月光》，1989 年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

五

长年
先生您
与炉烟作伴
膀胱结石
去年开刀肾结石
明早手术
可是，先生哟
子夜还来电话
教我如何编纂
《热带五十年诗选》

我挂上电话
泪
狂流……

我还年青
誓用诗
战大地风雨
用七个音
铆接今天
明天！

作于 1986 年 9 月 1 日
收入槐华诗集《心上有你的声音》，1986 年

听余英时教授的演讲想到的

其一：《器》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不能
我不能仅仅
是一个茶杯
夹在你两指之间
以我的唇
温暖你的唇

不能
我不能仅仅
是一个鱼缸
让三数水族
过它们神仙的生活

我当然也不能
不能
仅仅是一个花瓶
时而水清
时而水浊
时而顶一束妍红
时而色变香消
一桌的狼藉

其二：《中庸》

告诉我



山尼拉乌他马及其他

S：我在白色的沙滩上等你

我是山的后代
守候一方小岛成形
有浅浅一部历史
很近古地
记载你的诞生

你是矫健的象征
猛背条约的族人回忆着
你的足印比风
你的双炯比电

于是我熟记了历史的每一寸记录
在海浪最最忿怒的季节
在皇冠神圣落海的刹那
再找不到一片洁白的沙滩

I：交易

每一次落日
我便想起一种日不落的余悸

以英皇的侧面买土地的命脉
我那疏于耕作的老土地公
给你相等的条约
换回历史的版权
是否划算

禅坐纪事

踏上莲座
合十
眼观鼻　鼻观心
只为了
刹那间的安宁

忽听见
身边的莲瓣
纷纷吵起架来
也听见
颈上一颗颗念珠
正互相排挤
彼此恶言相向

连不远处菩提树上
千片万片叶子
都喋喋
说这个说那个的是非
正愤激地
起身想拂袖而去
却被一线
照到心中的法之光
服服贴贴地
带回到座上

收入《佛教新诗选》，1990 年

注：原子弹以后的投降，使太阳回位白旗

P：分割手术

二十一年前
文献
只简单记录了一次连体婴手术
惨痛，并且成功

O：整形手术

而全世界的水平线在上升

为了生存
一切凹凸有致的曲线
均予填平

注：填土之必要，生存之必要

R：守海神

鱼尾狮永远是白色的，因为信念
习惯了繁忙
即使退休
也下意识望着船来的方向

E：岛国

因为被海包围
便不得不独立环视
便无所谓恃强依靠

杜红

作者简介：

杜红（1936-），原名郑亚本，又署杜丝工，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56年在中正中学念中学时，曾主编学校刊物《汇流》（当年由于学潮汹涌，英国殖民地政府加紧对华文刊物的管制，《汇流》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1960年毕业自南洋大学史地系后，先后在新加坡文化部、总理公署、卫生部担任翻译和行政工作。1968年加入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从事文学节目的制作，后成为新加坡电视机构戏剧组的剧本咨询。现已退休。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英文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诗集《五月》、《六月的晚上》（出版后即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查禁）、《树胶花开》、《抒情诗集》、《抒情诗二集》和《杜红诗选》；小说集《我爱上了她的衣裳》。

周粲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历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著有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孩子底梦》、《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和《会飞的玻璃球》；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五色喷泉》、《玲珑望月》、《只因为那阳光》和《满天的风筝》；游记《枫在燃烧》和《江南江北》；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魔镜》、《雨在门外》、《窗外那云》和《夺魂铃》；微型小说集《夜车》；文学评论集《剥蕉记》等。1975年和1980年获新加坡书籍奖（童诗、诗歌），1990年获新加坡文化奖，1995年获第二届新华文学奖。

希尼尔

作者简介：

希尼尔（1957-），原名谢惠平，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诗集《绑架岁月》、《轻信莫疑》和《希尼尔短诗选》；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认真面具》和《希尼尔微型小说》等。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哪里是彩虹的中庸
如果彩虹是桥
告诉我
哪里是桥的中庸

告诉我
哪里是河流的中庸
如果河流是白练
告诉我
哪里是白练的中庸

哪里是一口井的中庸
哪里是一个池塘的中庸
是一片王叶莲的中庸
是自转复公转的地球的中庸
太阳和月亮和星星的中庸
告诉我呀
哪里是
宇宙的中庸

没有回音
风铃动着
云动着
水波动着
树叶草叶动着

它们动着
算是共同的答案

发表于《文学半年刊》第 19 期，1987 年 6 月

从此，一个没有鸡鸣的小岛

为彻底杜绝禽流感，新加坡东北部的宁静小岛——乌敏岛（Pulau Ubin）岛上的家禽野鸟被赶尽杀绝，十分有效。

没有鸡相随的日子会晨昏颠倒
有老树留下，为季节的变换哀悼

宠物

乡下人的高级宠物
来来去去，不外是家禽
阿嬤挥泪辞别鹅
官衙挥令斩白鹅

蝉嘶

没有清晨的鸡啼后
我们只能退而求之，譬如
循入热带雨林，听一阵
有鸡粪味的蝉鸣

消失

最后一只鸡被押走
一阵搜捕车的滚滚烟尘后
家禽如恐龙般地消失
一只野山鸡，在蕨类植物里
东张西望。仿佛，往后
求生与杀身的空间更大了
物竞人择，仿佛
什么也没发生过

分合之间

——拈诗题得“筷子”二字

总之
是不能取代的

不能取代
以赤裸裸的五指
也不能取代
以惊心动魄的一副刀叉
虽是竹削的
是木雕的
一合拢
连沉重的历史
也挑得起来
连绵绵的岁月
也挑得起来

而一分开
就成了一只腿
一座桥
五湖四海
都从它胯下
悠悠流过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1991 年

矮墙

多年以后的回顾
我们应使用“时光倒流论”
还是务实的“良民顺从”守则？
昨夜，一片矮墙倒塌
压扁了一群离家出走的小鸡
一只撒完尿的狗，认真地
狐悲

感绝

乌敏岛的鸡民被赶尽杀绝
官员的说辞令人拍案叫绝
乌敏岛的居民伤心欲绝
唯恐与大自然叙旧的感觉
逐渐流失成幻觉

后遗

杜绝了禽流感，带来
孤岛无鸡症候群
满门抄斩后遗症
在用心良苦的正确指令下
给于赔偿、安抚、医疗及辅导
一切隐约的症状，配合
时间的推移，都属轻微
不足道

作于 2005 年 6 月
发表于 2005 年 7 月《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无名牌坊

漫长的四年
每天走过那牌坊
都懒得抬头一望

谁知三十年后的今天
听说要拆那牌坊
我却无限地心伤

跑了十三哩半
最后一次看看牌坊
不见了题字，不见了下款

无限心伤
掏出心中的牌坊——
还围绕着相思树，还留着一九五五年

作于 1987 年 3 月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 19 期，1987 年 6 月
收入杜红诗集《杜红诗选》，1997 年

北回归线上一片纠葛的土壤

一片土壤的纠葛
我很早就读懂，大江东去的苍凉
在逐渐收缩的情感版图里，形成
赤道上的一脉苦瓜藤
卑微坚忍。苦，不言痛
如此消磨一生，在堕落的南方

作于2009年6月
收入《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诗选》，2009年

曾经

步往湖畔的那条小径
昨天以前，已布满了野草
曾经，这里有荷叶田田，相思曲曲

那是行政楼吧，老花的祖母
感觉得出。是的，一砖一瓦
曾经，有她针刺的血汗

然后，我们在某年某届毕业生敬赠的石椅上
默默，坐了下来。风掠着她那整齐的鬓髻
亮丽的绸装，曾经，是三十年前那一套

还有，那牌坊，曾经
人群日夜列队从下方鱼贯而过，那时代的标志呢？
记忆正衰退中的祖母，还留下这丁点的回想

我说，我已忘了去时路
祖母十分地不悦

敬爱的祖母
为孙不能告诉您真相
曾经，相思千千，那段绿荫路
已横断为二，徒留孤树一棵
那牌坊，您会因为它不叫做南大而不再爱这湖

历经风雨，心中的城
几乎拆塌，几乎让您
失去，这一生中
唯一美丽的回忆

作于 1987 年 3 月 8 日
原载《同温层》第 9 期，1988 年 1 月
收入希尼尔诗集《绑架岁月》，1989 年

似水　是水

——题圣淘沙音乐喷泉

胡姬岛的夜
不黑　不睡
当柔情是水
遂使永恒的青
　　醉作千言万语
袅袅娜娜地弄迎[1]
把夜　厮守成
　　一朵朵烈焰

狮子城的夜
不黑　不睡
当豪情是水
遂使子民的赤心
化冲天热火
奋起　为新加坡
直奔黄金黎明

赤道的夜
不黑　不睡
看声光缠绵水色
影也婆娑
心也婆娑
当柔情似水

啊　肖邦来了

1. 弄迎，一种马来民间交际舞曲，《奋起　为新加坡》是其中的一首。

一网

专家们对危机的分析是正确的
岛上最危险的族类就是家禽
手段凌厉，一网打尽
一如当年推土机推翻村子的
手法，隐约地接近

党同

鸡鸭鹅，各赔
十元二十元三十元
这是超出市价的善举
美丽的灭绝，基于假设
远方有感冒的候鸟飞过
小岛来不及躲避，先下手
除掉其同类之必要

对象

我们在栖息区
天天盼望候鸟的到来
有人认为禽流感太可怕
赶忙把小岛沉默的家禽消灭
在浮岛，应该消灭哪门沉默族？

囚岛

像似一个较安全的地方
乡野的荒野，村落的失落
在没有鸡的日子里，岛
闲置成一片寂寞的泥土

醉

在 ABC 的朦胧之后[1]
在 Martell 的狂欢之后
在所有西方酒精
　　麻醉脑神经之后
我仍高举 China
斟它杯杯五嶽矿泉
酌它碗碗竹叶茅台

那五千年芳醇
只要想一想　　啊
都立刻心醉

原载 1987 年 5 月香港《文汇报》
收入石君诗集《似水　是水》，1988 年



1.ABC 是一种黑啤酒。



南方的堕落

这河，历史告诉他应该倒流，以泥土的颜色
——《加冷河》•1986 年

尾随一艘轮船的宿命
南中国海的季候风，将他
刮到马来半岛南端的
一个岛屿以南的河岸
落脚。在河上的木屋
栖息、应变、谋生
他瘦成河边的一株茅草
竟日，垂望水面
潮退的岸外偶有鳄踪
像是韩文公驱逐南来的族类
谨慎、落寞、不遇
浮沉人世间，徒留一身
坚硬的身姿

国境之南，心境以北
无以通行的象形心情
结绳浮岛，能奢望回乡的
是端正的方块情感
断断续续的思念
多年以后，他选择终止流离
河中红树林丛生的沼泽地
形成我偶然的原乡。梦里
北方一条大江的回忆在萦绕
他刻意掩饰的乡愁，安放在

生活的歌

二

暴风雨来时
沉默的竹
唱着激越的歌

且数风流人物
以一管长毫
描丹青　绘典型
以不屈的节
一一千古留名
以不屈的节
贯意志长虹

它叫陈胜吴广
招摇过大泽
揭一竿热血
点红大汉
叫暴君丧胆

竹以不屈的节
裹屈原的不二之心
沉忠魂于汨罗
且扬起湘江巨浪
在雷鸣鼓声里
划响江心天心
狂啸千古怀沙之歌

石君

作者简介：

石君（1940-），原名刘秀敏（吴秀珍），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副校长、新加坡教育部课程编写员、教育月刊编辑；退休前在莱佛士书院高才班教导高级华文，并以英文弘扬儒家伦理。著有诗集《绿苔》、《吊住的黄昏》、《似水　是水》和《心灵的守候》；散文小品集《踢含羞草的日子》、《豆香处处》、《水涟漪》、《长春花》、《春泉——谈艺小品》和《生命华光》；小说集《井外》、《她来自东》、《我俩的晴空》和《夜正年轻》等21本单行本。儿童文学作品集《小树　小树》获新加坡书籍奖。1991年受香港市政府邀请为首届文学奖评判及主持讲座。

竹以不屈的节
也叫东坡不俗
石涛不降
板桥不羁
叫他们挥竿以凌云
临风枝也不动

（所有不屈的节
都化入永恒）

（在晒衣服时，七彩塑胶套里的竹总是这么说：我来自东，我要亮节啊，我要高风！）

原载1988年4月香港《文汇报》
收入石君诗集《似水　是水》，1988年



弹着蓝色钢琴诗
莫扎特来了
吹着多彩魔笛
柴可夫斯基来了
奏着紫色的如歌行板
都来了　超越时空
踏着电子节奏

唉　什么时候
也注入阿炳的二泉
什么时候
也注入洗星海的黄河
　　在这里喷奏
一曲龙的歌

（愿我心是水　是水）

原载 1987 年 5 月香港《文汇报》
收入石君诗集《似水　是水》，1988 年

地球上，关于你的我的故事

八月的风
继承了你眸中的温柔
是怎样的心情
唱出了怎样的节奏

豪雨是绵延地下着哪！

九月的星空
抹去了胸中仅啻的热情
用一支野地的芦笔
勾画出唇上曲线的润丝

狂风是硬挺地刮着呀！

十月的落枫
掠起了心中静静的寂寞
褐红的尘沙飞扬
我用赤诚的膊肘拥抱最初的懵懂

但是　旷野中的呼喊声
依然袅绕耳际！

有人　在战火中
为生命线再系一小段奋斗
我却镇日为不平而讴歌
有人　在荒野中
为高峰再作一次攀登

竹

一

它生长　生长在东
以不屈的节
挑负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历史　竹的历史
风平时　竹默默奉献

它曾碎身成片段
为方方仓颉
串龙的史册

作为竿　竹使轩辕锦绣
飘扬礼仪之邦
或者为蓑笠翁
撑一排竹筏
谱风雨渔歌

或者作双管
夹起色香味的津津

或者作笙箫
吹奏绕梁韵律

沉默的君子啊
有唱不完的
虚心的歌

释广品

作者简介：

释广品（1952-），俗名林鹤华，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早年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1978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文学院。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龙山寺住持，《南洋佛教》主笔。1977年获新加坡全国诗歌创作比赛优胜奖。著有诗合集《8人诗集》（1975年与七位南洋大学诗友联合出版）、诗集《云烟过处》。1990年策划由南子主编的《佛教新诗选》。2014年获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奖章。

竹以不屈的节
叫苏武牧着不老的羊
任北海风沙狂吹
紧握十九节忠贞
直杖地心　他的
三千白发银须
横扫胡尘

竹以不屈的节
使陶潜的大篾帽
抖落多少如云富贵
挺不折腰身
箩载满园金黄
筐装一山翡翠
向不塌东篱
高歌不如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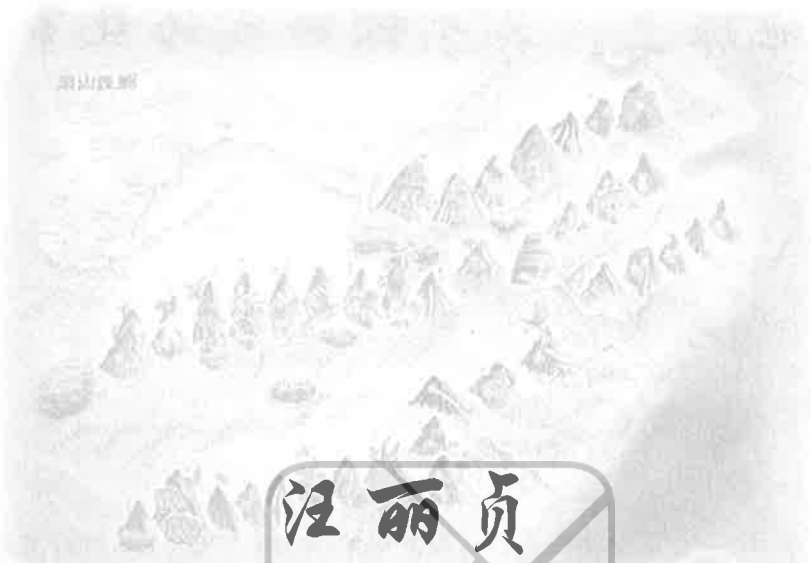
竹以不屈的节
叫七贤浪荡
这也是一种风骨
卧一林浓荫
头上的万枝千声
是一首不醉的竹叶青

而风流杜牧
叫美人的箫声
吹亮了扬州明月夜
吹暗京华朝阙
这也是一种节

而果子
含在岁月的胎养中
诞生而出

甘露雨之后
清凉的水分便向十方播散
菩提的种子便在大地的子宫里
受孕

作于 1987 年 9 月 14 日
收入《佛教新诗选》，1990 年



汪丽贞

作者简介：

汪丽贞（1968-），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英国布莱德福德大学商业科学系荣誉学士。曾任广告社中文撰稿员、新加坡电台及电视节目专职主持人，现为自由媒体人、《六度联网》创意总编。十三岁开始为双周刊撰写专栏两年，2008 年至 2009 年为《联合晚报》撰写专栏“贞情录”，2010 年编撰中英文版的民办学校回忆录《让树也发光》。著有诗集《飞的季节》和《地球上，关于你的我的故事》、散文集《馨祭》和《宝贝报道》。1993 年，诗集《地球上，关于你的我的故事》获新加坡书籍奖之推荐奖。



黄桢琇

作者简介：

黄桢琇，生于新加坡。曾进修北京语言大学在新加坡开办的中国语言文化学士学位课程，现从事华文教学工作。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作品入选《五月现代诗选》。



我却久久卧在塔中独享自我
直到有人的歌声止了
　　唇红褪了
　　心跳停了
我才挑着眉睫
　冷冷一眼
　提着窗前冻僵的油灯
　依然守在一方土地
默默地看着地球怀着苦楚
幽幽地在浊墨中转动

原载 1987 年 8 月 7 日《新明日报·新学园》
收入汪丽贞诗集《地球上，关于你的我的故事》，1992 年



张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现为新加坡公民。1970 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 会议机密》和《十梦录》等。1992 年以《45.45 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同年获东南亚文学奖。1994 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1988 年至 1992 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 年至 1995 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 年至 1994 年之间，曾担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以及各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

甘露

贪的原素
瞋的分子
痴的细胞
用寸寸定火去自焚

然后
摄拾一室的
甘露

遍洒
三千大千
在炎热的人生里
雨一场
冰凉的
甘露

每一脚步的大地
急速地吮吸
润湿久渴的
喉咙
再在含润的大地
种下菩提的
种子

希望在种子里
受孕
而花朵

写你的色
写你的神
写你的韵
却写出了
满纸的镀金胡姬

菊祭

折着腰
写一朵
吊在枝头的
秋菊

那菊
竟抱着香
在风中
死去

我遂掬起
掬起一缕花魂
遥遥心祭
祭向东篱

竹蝉

种几竿墨竹
在我家的粉墙上
竹叶七八片
片片都朝阳
竿梢还有一只蝉
随风左右摇晃

禁语

粒粒的语言
在无音的心海里
潜入
糖甜的睡梦里

蓝色的光线
在白幕的心境上
喷射而过
没有生命的动物
在没有堡垒的心境里
雕刻下一座无体形的忆念
从此
回忆在心空里
植根

不再回忆
回忆是忆念的维他命
不再祈望
祈望是忆念的营养
在静观里
让忆念在没有心念的滋养
自行淡化
一刹那
一刹那的

从我唇间
一团宁静流出
将大地含食其中

修于 1987 年 10 月 14 日
收入《佛教新诗选》，1990 年

泼墨山水

挥泼一碗
大好山水[1]
潇潇洒洒地
就到了江南
江南的水乡

水乡的云
灰而且低
而且饱含着雨意
有雾
自黛绿之外
斜斜晕染开来
顿时
暮色里的妩媚
暮色里的含笑
都迷迷蒙蒙了
像在梦里

有人
从梦里的江南走出来
站在水乡之外
幽幽地
叹　息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 22 期，1988 年 12 月
收入张挥诗文集《木雕与我》，1994 年

1. “大好山水”，墨锭名。

密封的种子

你比蒙多沙洞穴内的种子更慵懒
考古学家断言
只要爱……
不管
多少时间的压力
你都要苏醒
你五千年的蕴含
春天已等得
好不耐烦

注：据载阿根廷蒙多沙省一个洞穴内，发现三千年前的种子。由于这些种子密封在容器内，一直没有机会发芽。

收入《五月现代诗选》，1989 年

刘文注

作者简介：

刘文注（1951-），笔名思思，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著有诗集《无声的世界》和《山山皆秀色》（与梁钺、寒川合著）、综合文集《患病的太阳》、短篇小说集《永远的秋海棠》、中篇小说《今宵别梦寒》、学术论著《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曾获金狮奖（小说组）、城市文学奖、台湾诗歌奖、亚洲短篇小说奖、华东师范大学散文奖、新加坡书籍奖。

水墨小品四屏

瓶梅

你的清名
在那雪花飘飞的大地
芬芳了百千年

此刻
挥笔要写你的芬芳
竟是这般艰难

没有雪
就不知道
什么是苦寒

把你插在瓶中
让你优雅地
凋残

写兰

老师说
写兰要有一个
纯净的心灵
我执着笔
蛮有把握地
挥挥写写

写你的气

思念

故乡送我一千里
一千里外我送故乡
走出一千里仍走不出故乡呵
我的故乡是水
是月光

走出炎热走出夜
走不出半尺平方
母亲的一片心是土地
走遍天涯
处处是故乡

原载 1989 年 2 月《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刘文注诗集《无声的世界》，1988 年

在这大热天里
你怎会一声也不响
你竟是一只
寒蝉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21期，1988年6月
收入张挥诗文集《木雕与我》，1994年



梁文福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半日闲情》和《越遥远，越清晰》；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歌书《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主编文化研究集《新谣：我们的歌在这里》。创作舞台音乐剧《雨季》和《天冷就回来》。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文学）、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音乐）。曾任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和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现任学而优语文中心语文总监，兼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穿堂风

可恶那厮
像个疯汉
跌跌撞撞
一路呼啸而来
身子一翻
跳上楼台
抖落一盆水梅的香
折断一丛观音的竹
还扯下一盏盏的吊兰

他意犹未尽
嗖的一声
拳打脚踢四壁
梅　兰　竹　菊
行　草　篆　隶
就这样
这样无辜　无奈　无助地
折损在他吃吃的笑声里

作于 1988 年 7 月 31 日
原载《文学半年刊》第 22 期，1988 年 12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1991 年

旧电风扇
熨衣架
脚车
梦

IV

补习教师待聘启事
空房出租启事
日子似有焦味之警告

V

天天
仰望雀笼的老汉们等待鸟声茂密成林
隔壁那单身汉下班后以新车来妻是一回事
散步妇人或被狗拖出黄昏是另一回事
入夜后只有冷气机们在寒暄反正
天天

VI

谁管上帝住不住在廿五楼?
我们住在廿四楼
没时间上去过

作于 1988 年
原载 1988 年 11 月 16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梁文福诗集《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1989 年

圣淘沙音乐喷泉

电流通过五线谱
小岛隐入霓虹的合奏
一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波浪　涌起大潮
撞击心的堤岸

掌声像森林里的叶子
不断生长又
纷纷凋落　纷纷凋落
又不断生长
一支歌就是棵树
不知几度春秋
只在一个晚上

告诉我
在回家的路上
月亮是第几盏灯

原载 1988 年《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刘文注诗集《无声的世界》，1988 年

我开往明天的晴和雨
路还很长　再往前走
海岸线外
大海不是尽头

作于2009年
收入《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诗选》，2009年

伤逝

——兼悼已故总统王鼎昌

忘了是哪一个有星有月的夜晚
我们第一次那么接近地倾谈
或许就在熟睡中一翻身的瞬间
悄悄滚落在枕边的已是那斑驳的记忆
扣响中华文化的丝弦是您委婉巧妙的心思
让母亲的血缓缓缓缓地流
透染时空惠及子民
曾几何时　　龙体不胜西风的侵袭
带着耿耿幽幽把我们遗弃在细雨纷飞的黄昏
沉重而注满深情的是您呕心泣血建构的营垒
在一阵狂风的肆虐下已裂成惨不忍睹的碎石片片
当诚信凋零成暮霭
母亲的血脉已被斩断
再大的动作也难令贫血的天空
挤下一滴雨来
秦汉时的飞将既已远逝
胡马尽可以张牙舞爪地[1]
吼叫

作于 2004 年
发表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1. 唐王昌龄诗《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瞬间看见：

一片叶子
飘起来多么像飞
（在它坠落以前）
被风带走的轻
有多无助就有多美
像一把小刀
（挡风镜也挡不住）
切入我逼近中年的视线

我被一片
巨大的忧伤击中
（我这才看见）
而我的车仍得向前

而我的车仍得向前



作于 2013 年 7 月
发表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组屋族

I

吾族之理想逢周日上午摊开来晒一次
同棉被

II

吾族用报纸来早餐
用抽水马桶打未完之哈欠
用信箱养鱼和雁及水电单
用铁门来篱笆
用电梯升降心情
用电视剧连续夜晚
并且呼吸　以窗口
山水以盆栽
草坪以绿毡
锄割以吸尘机
争吵以留话机遗忘以洗衣机
将水龙头扭痛来哭
将电水壶煮沸来笑
判日历缓刑来瘦
对听筒分期来吐
腌爱情以防腐剂在速食罐头内
喂假日以樟脑丸在旅行箱里

III

贮藏室
黑白电视机

梳起不嫁

柔柔披在肩上的
岂只是乌黑水亮的秀发
是炫丽闪烁的青春啊
从唐山逶迤到南洋
蕉风拂过，椰雨淋过
那匹玄色动人的瀑布
千里一泻至小蛮腰
袅袅娜娜，摇曳生姿
多少汉家郎的心弦
多少好男儿的遐思
都被一一牵动
一一撩起

六月初九，麻雀啾啾
啼亮了晨光
万物睁开双眼
发现世界依旧美好
怎会料到，样样
美好依旧的这天
掌中小小竹篦
一梳就梳起了
今生今世的岁月
梳掉憧憬和浪漫
梳走汉家郎
　　好男儿的
无限深情，万般眷恋
一篦一篦，梳得

岛

我和我的父亲相遇
在他的肩膀上
我小小的脸贴着他温热的颈项
（人们都说：这么年轻　这个父亲）
而我最初的看见
就是他背后的遥远

父亲以年轻让我追赶上他
以严厉让我学会眺望
以改变让我怀念
以挥手（又像招手）
叫我离开又让我想回来

我和我的父亲再度相遇
在我新车的后视镜里
我和他真的很像
（看起来还这么年轻　人们都这么说）
但近来大家说什么他都听成风的回响
年龄不是问题（我告诉自己）
距离才是问题

我是他的儿子
我最清楚父亲需要的远和近
放轻一点　别说得太急
他就可以　字字句句都听进去

父亲坐在后座

为了逃避为人妻
　　为人媳的未知命运
你毫无怨尤
以一双纤纤素手
你心甘情愿
以一辈子孤清
换来亲人的丰衣、足食

决定梳起那天，你说
庙宇的钟声特别脆亮
烟飞烟灭中，尽是爹娘
兄弟们亲切的笑靥
你说，你心里充满喜悦
果真是这样吗？
果真永远不后悔吗？

岁月峥嵘，五十年
在尘埃、油垢、污水中
悠悠流逝，无恨，亦无爱
你胼手胝足
为远方的家人、侄儿
盖起一栋又一栋房子
如今，夕阳老去，晚风渐起
你是那截快燃尽的蜡烛
这些手足，这些身上
有着或亲或疏血缘关系的人
会在头上，赐你
一块瓦？脚下
赏你一寸土吗？

一片叶子

一片叶子
贴在挡风镜外
什么时候落下来的?
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怎么没有看见
它是在什么时候
从嫩绿
枯成现在的深黄?
从摇曳
(在看得到天空的树梢)
到凋零
到被整棵大树所遗弃
所遗忘

整个世界
怎么都没有看见
一片叶子
也有它自己的世界
也有它和所有叶子不同的
沉默

我怎么
到这一刻
(当我启动引擎)
才来不及挽留地
(当车子逆风向前)

繁体字

握笔的手
悬于半空
迟迟不能定夺
这一划该往南，深入蛮荒
还是该朝东，奔向大海

披着一方柔丝
你修长的腿，斜伸向西南
上身是山是水
眉梢是喜是怨
已是记忆之外

断首、缺肢
仓颉一脸惊愕
我苦苦思索
依然无从辨识
昔日绝色的你

用我的心，塑造你的五官
　我的血，塑造你的筋骨
　我的余生，去追溯
均衡的架构，还你
完整美丽的形体

后记：自小习繁体字，喜欢繁体字尤甚于简体字。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现在又常用电脑，有些繁体字居然想不起来怎样写。

原载台湾《乾坤诗刊》第 49 期，2009 年 1 月
收入淡莹诗集《也是人间事》，2012 年

淡莹

作者简介：

淡莹（1943-），原名刘宝珍，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江沙，现为新加坡公民。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已退休。曾获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千万遍阳关》、《单人道》、《太极诗谱》、《发上岁月》和《也是人间事》；诗与散文合集《淡莹文集》。与艾禺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

诗课

——悼延陵师

你又站在讲台上，
和二十多年前一样，
用颤抖的吴侬口音，
朗诵着一篇篇新诗：
从刘大白到徐志摩，
从闻一多到朱湘。

你时而泪沾衣裳，
　时而开怀大笑。
你那银灰色的鬓发，
在微风里飘呀飘。
我突然发觉到：
你已不是在诵诗了，
你是正在
　和久违了的好友倾谈。

报告老师！
这一次，
我不再躲在讲堂的角落，
　不再偷偷地写情诗。

我是端端正正地
　坐在第一排。
用泪水作笔记，
用心听……

收入林家兴新旧体诗集《双桨咏》，2002 年



如此整齐，一丝不苟
如此利落，决不含糊
连刹那间的回眸
都是冰清玉洁

三千缕情愫
自六月初九开始
被紧紧绾在脑后
顺溜、密实、服贴
再也不能随意飞扬
不能招风、不能妆扮
凡触及它的，眼神
无不伤痛，目光
无不黯然、惆怅

为何把灿烂的
灿烂的二八年华
梳成漫长寂寞的道路？
为何把似水的
似水的少女情怀
梳成午夜梦回的叹息？
为何把少年家的爱慕
梳成终身的遗憾？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佛祖，观世音，目善眉慈
在莲花座上，静静
倾听不嫁少女的心声

为了唐山破败的家园
为了继承香火的弟兄

后记：钱歌川教授，笔名味橄，因诞生于湖南湘潭苦瓜原，自号苦瓜散人。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著作等身，曾南来我国讲学，任教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及南洋大学。70岁退休后侨居美国，病逝纽约，享年88岁。

先生不仅精通翻译，写得一手隽永散文，对律诗创作，更是炉火纯青，饶有老杜风韵。今重读先生遗稿云："何期垂老复投荒，幸有三端两擅场。人世几回能自主，秋风吹梦到南洋。"往昔绛帐听经（西洋经）情景，恍如昨日，不禁潸然泪下，感而赋此。

是为记。

收入林家兴新旧体诗集《双楫咏》，2002年



当年，跪在神灵前
欢天喜地，全心全意
梳起不嫁时，那颗
令人动容的美丽孝心
可曾想到，半个世纪后
如何梳理缭乱的愁绪
是不是越梳越愁？
越梳越乱？终于
乱得一片凄凉
乱得不堪细诉，更
不堪回首

后记：广东顺德地方，二十世纪初有梳起不嫁的习俗。这些把三千烦恼丝绾成髻的女人俗称妈姐，很多到南洋来帮佣。最近新加坡电视台播映《梳起的岁月》特辑，追溯此习俗的起源，并访问了数位年近古稀的妈姐。大多数受访的妈姐晚景都凄凉不堪，其中有位妈姐，五十年来将每月的薪水寄回乡下，先后为七个侄儿盖了七栋房子，一心以为回去可以安享晚年，谁知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亦有雇主视之为亲人，奉养至老的，但毕竟是少之又少。

作于 1980 年代末
收入淡莹诗集《发上岁月》，1993 年

湖畔之歌

——献给母校五十周年校庆

太平洋在咆哮
中国海在滚翻
血红的太阳旗
妄想在东亚土地飘展
于是草木变了色
天地也凄寒

战争的号角响起
可怜神州风云惨
海外的炎黄子孙
返国深造的路已断
离乡背井的游子
决心在此地把中学创建

一九三九年的新加坡
热心华人组织起来了
大家流尽血汗
击垮重重难关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中正中学矗立在小岗前

移风易俗树立楷范
是中正的崇高理想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是中正的可贵宣言
华夏优美的文化
从此移植在新的良田



林家兴

作者简介：

林家兴（1943-），原名林启兴，又署木华，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义安学院文学士（师从巴壶天教授、李辰冬教授、刘延陵教授），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硕士（师从饶宗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聂石樵教授、邓魁英教授）。曾任《联合早报》副刊编辑、莱佛士书院高级华文教师、区域语言中心中华文学讲师、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讲师、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现任如切写作会会长、新加坡易经研究会学术顾问、杰胜写作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著有旧体诗集《木华吟稿》（1994）、新旧体诗集《双楫咏》（2002）。

没有人会抱怨
中正又有了新气象
校园里怒放着花朵万千

入学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小岗上的白屋该搬迁
四七年的一个秋天
中正来到那路叫月眠
令人沉醉的秀湖
以笑脸迎接新成员

繁盛的文化活动
年年向社会大众呈献
一出《家》的公演
为剧坛推起波澜
一阵反殖民主义的浪潮
却把中正儿女翻卷

五一三事件的创伤
今天还使人肝肠寸断
六千个中正儿女
挥起手告别同伴
留下的是冷清的湖畔
但痛苦的日子只是短暂

随着新加坡的自治
湖畔有不同的发展
马来西亚的离合
没影响教育的方向
培育国家的英才
中正一样承受重担

苦瓜与烟斗

——天涯悼吾师钱歌川教授

那一阵风
　来也有情
　去也有情
在一个淡淡的午后

在里巴巴利路
在先生的客厅
烟斗、拿起
烟斗、搁下

或谈谈艾略特
或谈谈刘梦得
我们争着朗诵
先生纯青律诗

很东方的辛苦
很西方的烟雾
我们细细品尝
文学这东西的滋味

那一阵风
　来也有情
　去也有情
在一个淡淡的午后

黄继豪

作者简介：

黄继豪（1953-），生于中国广东汕头，两岁时随母移居新加坡，1979 年成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年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和企业界，之后前往中国复旦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3 年退休。高中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为南洋大学诗社第一届社长，1996 年创立豪情书社。著有文学创作集《嚎天》、学术论著《中西哲学关系论》、对话式哲学类作品《诡辩年代》、政论集《蛊惑年代》（被禁）等。政治哲学类作品《启蒙年代》正在筹备出版中。编有《十三人散文选》。



曾泓

作者简介：

曾泓（1936-），原名曾渊澄，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毕业，1959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曾任中正中学总校华文科主任，现已退休。曾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中正中学学生文学刊物《湖声》主编、《源》杂志编委，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和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会员。著有诗集《湖·千里路》（1976）、诗歌与散文合集《月眠湖》（2013）。

却正是你所恐惧的形体

岑岑
你终于在历史的鼾声中走了
没有齿痕
没有烙印
所有在茶余饭后的
只是一声轻微的叹息
犹似远地的童谣
唱不出自己的情绪

而人们已淡忘了痛楚的初啼
甚至自己黯哑的声音
没有人察觉
最后一个岑岑的最后
是另一种岑岑的开始



原载 1989 年 10 月 8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黄继豪综合文集《嚎天》，1996 年



人群自四面八方来
弦歌不绝地回旋
大家以同样的步伐
攀登同样的峰巅
待春风吹过大地
看满园桃李争妍

绿草如茵的运动场上
中正健儿一马当先
多姿多彩的舞台上
中正儿女有好表现
冷酷无情的考场上
中正儿女成绩叫人钦羡

不幸太平洋起风暴
日寇心中充满邪念
一夜之间狮城沦陷
中正儿女四处离散
有人用头颅换正义
有人掉入痛苦的深渊

过了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
新加坡人民受了考验
我们要重整破碎的家
我们要把废墟变天堂
中正儿女也回来了
一家人又再团圆

避过洗劫的万卷书
喜与天日重相见
课室的桌椅虽破旧

最后
只剩下一张扭曲的脸
号叫着他模糊的传统
央着人们把他陈尸在大厅上
等待最后一鞠躬

作于 1991 年春
原载《赤道风》第 19 期，1992 年 1 月
收入黄继豪综合文集《嚎天》，1996 年

新加坡独立了
教育更是深谋远算
湖畔出现了大礼堂
各种设备也加紧改善
学工艺习科技
一切为了把时代追赶

七九年后看中正
琢玉的成绩可点可圈
年少的儿女都勤勉
华英语在湖畔传遍
后浪必然推走前浪
翩翩俊才不时涌现

半世纪匆匆过去
中正为儿女受尽熬煎
前人种了树
留给我们结实的今天
我们饮水记得思源
会把中正兴衰在心上挂牵

五十岁生日那天
我们该把中正好好装扮
让湖畔时时展露欢颜
让校旗与太阳一样光灿
纵然是物移星换
庄严的校歌也要唱到永远

作于 1989 年
收入中正中学校友综合选集《湖畔之歌》，1989 年

一口老井

听闻乡下那口活水
已被时光与野草填埋了
阿爸不信，漏夜
赶回去证实

这一回，轮到他
在月光下对空嘶喊
喊一口浓浓的
欲断还续的
乡音

而乡音
始终越不过
小山丘



作于 1989 年
发表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最后一个岑岑
——访土生坊有感

岑岑
如此陌生的文字
你并不属于任何字典
从山从合
可我在山水中找不到你的血缘
在人口普查中找不到你的户籍
究竟哪一个是声符?
　　哪一个是义符?
你是六书之外的异数

Baba
如此怪异的音节
你并不属于任何族谱
悲啊切
可我在历史之中找不到你的颜面
在双唇之中叫不出你的名字
究竟这是哪一个时代的拼音?
　　哪一个地域的音位?
你是韵书之外的绝响

你是如此暧昧
总是乍听之下的误会
你巧妙的伪装
使你成为父亲的影子
而父亲

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

旋转木马

疾急穿过旋转玻璃门
这冰凉的阻隔
琉璃世界陌生依旧

梯级一级一级地回旋
来不及披上我的冷漠
迎面袭来一股寒流

整冠就位
轻快地旋转桌上的地球仪
单掌奋力支持
世界的重量

秘书说：贵宾已抵达
我急忙调整几下
颈上绳索般的领带
衬衫上也许松落了纽扣。也许不
一股热流封住虚弱的胸口

松绑的手逐渐感觉疲惫
停止旋转地球仪
停止旋转眼珠子
不敢惊动攀爬的欲望

旋转椅上我正好撞见
童年的小木马。木马上的男孩
正好拼命转呀转，唯恐长不大



河边的传统

那夜，路经那河，但见河边贩卖着吾人破落的传统，心有所感，因以为诗。

相命佬

天干地支
再拼凑也不过是一段
朦胧的岁月
姻缘财路仕途家门
竟然是水晶球之外的另一种传统

字画

蝙蝠　鼠鹿　寿桃
能使今生充满各种光
白鹤头上的红印
能带来欣喜
竹堆里的松柏
那就是一种　鸦
（鸟的传统不就是佳吗？）

盆景

缠脚后的婀娜
踮着十分春意
遥想着他曾经过的魁梧
以及属于原野的传统

大脸谱

是时候了。我连跳带蹦
越过童年的方格子
童衫急急脱下，换上
蝴蝶结与沉重笔挺的西装
自由穿梭热闹的鸡尾酒会
四周的醉兴渐升，谈笑声渐高
游戏在暗中继续
没有人遵守规则
实现诺言
或如期还给我快乐

驶上高速公路，穷追时间
童年将我远远抛在后头
后视镜里浮现
我被通缉的青春
我的两鬓逐渐泛白
一滴汗水腮边翻滚
忍不住疲倦停在半途小憩
一滴泪呵脸颊上逗留片刻
旋即被冷气风干

黑暗真的降临了。大厦
最后的一盏灯即将熄灭
我的爱情暧昧在风里
人间大梦方酣
楼高十三层，有窄梯，扶手
以及上升不完的石级
夜空够希腊，可星星
无国籍。童话王国温柔的光
永无边界。就等旧雨现形
一起滚入梦中。我睁开眼睛
门窗上锁了，童年的玩伴

黄明恭

作者简介：

黄明恭（1964-），笔名廷江，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1988年和1994年先后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成为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院士。曾在伦敦的莫斯里医院研习精神病学。曾任新加坡睡眠协会主席，现任新加坡中央医院心理医学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院兼任副教授、乐家心会主席、新加坡疼痛协会理事会成员。1993年参加第六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并进入两组的三甲之列，以六十篇短文组成的《浮光掠影》获散文组佳作奖，以组诗《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获诗歌组佳作奖。1995年以短篇小说《光海迷航》获第一届金笔奖文艺创作比赛华文小说组第二名。著有学术论著 *Till The Break of Day: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Singapore*, 1841-1993 (NUS Press Singapore, 2001)。

寻访的过程。我如是纵容自己
且深信：都市的繁华
终将在月光里溺毙

名片背后

名片上镂刻你名字的缩写
无法拼写完整的你
若坚持用常规的方式
更无法断定你的籍贯
甚至性别

今晚，名片背后，我们重逢
密密麻麻的头衔
浸在月色里相互推挤
你最辉煌的成就
也被漂白了
颓败，如倾圮的柱石
我不牢靠的记忆
一卷回旋重播的录像带
在发亮刺眼的粉墙上
断然拒绝放映

淡淡远去的侧面
依稀覆着一层冷漠
听说这是你族类的保护色
亦是最后的堡垒，绝不能撤守

相逢，交换着名片
你忙里挪不出一霎空白
匆匆抽回遗落我掌心的暖意
将距离缩短又延长

变迁

阿爸穷尽一生
守着方位，守着甘蔗，守着泥土

政府来赶，以一纸沉重的合约
他忍痛把家园出卖

铲泥机轧轧轧连根拔起
甘蔗对土地的恋情

在组屋里安乐椅上
阿爸遂有半天吊的逍遥乐

夜里雨疏风骤，阿爸起床
几欲看一看窗外的甘蔗

哦，住址已不在水塘不在蔗田
自己也虚悬半空中

一双脚在冷冷的风中哆嗦
两行泪在腮边凝着，要坠未坠

在如啸、如号、如诉、如泣的风声中
阿爸昏然睡去

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他还是第一次
从这么高的地方看日出

乍看之下，他有无边的悸栗
太阳旗霍霍霍霍卷土重来

作于 1991 年

疑是一框凝固的涛声
暂且放弃树荫
线装书海里泅泳打捞沉船里的
一截水草

累了。正准备搁浅
在一片辽阔的沙岸
一阵洗牌声楼上涌下
及时淹至，在厅里跌宕
漫漫及踝，及膝，及腰，及胸
好生悲凉。
哦，不，那是向大海商借的涛声
我情愿醉心这种假象

是时候了。墙上一座临海的小山
满山满树都挂满鸟声
狂浪飞卷，众鸟喧哗
小山的背后一阵骚动：
是谁在唤我名字
给予我意义？

我正忙着弯腰捡拾梦的碎片
而母亲的呼喊隐隐传来
白发的妈妈守着最后的家园
一口密封的深井
不再满贮着泪光问天：
谁赶得及天黑前回家用饭？
谁在钢骨水泥里迷失方向？

梦的斜坡

我还未听出耳油，满天红霞

可一转眼，就被反锁
在珊顿道上
扬鞭的手转而握笔

窗口堵着一面更高的墙
隔座大楼庞大的阴影轰然倒塌
“我不是，断然不是……”
我望着层层冷气密密包裹着的我
“一匹追逐天涯驰骋大草原的
红鬃烈马。”

有人想通缉我的青春
企图以微笑
将我的倔强软禁
轻轻转动椅子几下
胸膛已然低过桌面
是的。我还在浮沉，摆荡
而木马早已忍不住晕眩
就此停下。

游戏规则

轮到我闭起眼，倒数五四三二一
同伴们怎的一哄而散
螺旋梯只绕了半圈
上课铃声震天响
泡泡只吹到一半
我已在五光十色中迷失方向
一滴汗水从耳边滚落
正准备滚入梦中，就被风干

家家酒只煮了半席
天色便暗暗压下来

王润华

作者简介：

王润华（1941-），祖籍广东从化，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金宝，现为新加坡公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文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中语系主任。现任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曾获《创世纪》二十周年纪念诗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亚细安文化奖。著有诗集《夜夜在墓影下》、《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王润华自选集》、《山水诗》、《地球村神话》、《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人文山水诗集》和《王润华诗精选集》；散文集《秋夜行》和《把黑夜带回家》；学术论著《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司空图新论》、《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鲁迅小说新论》、《老舍小说新论》等；文学评论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华文后殖民文学》、《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和《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等。编有《新华文学作品选》、《东南亚华文文学》、《亚细安文学选集》、《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和《海外新诗钞》等。

你究竟被软禁在公寓的第几层?

月光凉台

大厦管理员指着电梯
说：到顶层去
再绕一圈回旋梯
我一再强调儿童乐园
使他苦恼、妒忌、内心向往

电梯摸索一种上升的方式
欢乐在半空浮沉，飘荡
真担心电梯在半途悬置
孤独摸黑来犯
或电梯失控，一直往上冲
奔赴人类的黑天
或回旋梯绕了半圈
我就中气不足

上楼。上楼。上回旋梯
螺旋钉般地往深处旋扭
这样的时刻，今生所剩不多
上面冷吗？我问
冷。我答
在高处只能听到风的笑声
是的，我怕。

你在寻觅什么，坚持什么？
离天堂近些，顶层。
也许，也许，也许不。
可欢乐在顶层欲飞不能
或者它只是——

一个个高脚酒杯
悬挂在天空

在黑暗贫瘠的丛林里
迷失方向后
我们口渴又饥饿
高深的杯子里
倾倒不出半滴酒
也抖不出半片阳光
只有毒液与昆虫的尸首

山中红莲

藤蔓从热带雨林垂下
在泥土里慢慢潜行
偶尔探出头向四处观望
在无法预言的夜晚
它从藤蔓的树皮跳出来
像一颗包心菜
闷闷不乐坐在枯叶上
只在另一个闷热寂静的夜晚
放肆、夸张地
开一朵大红花
比子弹的爆炸
更惊动森林中所有的昆虫与野兽
三天后
腐败成一堆烂泥
新鲜蘑菇的芬芳
变成死尸的臭味
土著与我们都怀疑

你犹豫着不知应否
呵护我将我珍藏
在你贴胸的口袋
（——那里，我知道，名片拥挤着。）

今晚，名片背后，我们重逢
须臾之后，我的名片将属于禁忌
问一问台阶前沉默的月光
被淘汰的我将留宿
谁家冷冷的垃圾槽
抑或只能四处纷散，注定停留
在野猫未完成的梦境

室内涛声

在室内为山描容，替水写真
窄窄的空间布满人造风景
一座座水泥柱般冷硬的造型
时值黄昏，假山背后
母亲倚着门扉，向四野叫唤名字
是唤我回来开饭吧
唤得回吗？在山里迷途的我

摆放窗前的盆栽善于纳水
不用与风雨争论与百花争宠
当然也不能与热带认同
虬结而成的根块
吮吸不到润土情深泥香阵阵
它也不准备繁枝密叶茂盛成林
究竟呵是谁，砍伐了我梦中的树？

一框山水墙上镶着

山中岁月

——记我小时回忆中有关马共的种种印象

宣言

当殖民主义的军队
开始争夺
我们在抗日战争留下的废墟中
找到的一些烧焦的理想
我们只好第二次
回到马来亚主干山脉
热带丛林里
寻找埋葬起来的
生锈的枪炮

告别

我们勇敢地
把理想带进森林里
很残忍地
让贫穷、恐惧
老人与小孩
留在集中营里

民援

我们的身体带着革命
藏在主干山脉的森林中
却把眼睛留在
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里

迫不及待胡乱地焚烧起来
爷爷的葵扇一扇一扇
网罗不尽原野的空旷
我身上的汗衫逐渐风干

婆婆的毛衣编到袖口啦
黄昏重了，晚风挟持泥香
吹斜这一季的蒲公英
花絮飘向属于白云的天空
萤火虫惊慌地四处点灯

白线穿过针孔小小的浑圆
婆婆怎的还眯着眼睛假寐
难道她不打算缝补梦的破处
武松还未抵达景阳岗
噢，不，爷爷，不要留待下回分解

让我先绕雨树一圈，跳过
几个方格子，几排栏栅，一围竹篱
还有梦沉默的高度
努力缀满一身的汗珠
梦的斜坡上有我在追赶野狗

晚风吹斜了这一季的蒲公英
地球仪上我亡命奔跑
流浪了半生的花絮
撑着小伞，几欲降落
降落在自己出发的地方

作于 1992 年

叶落
鸟叫
风声
树的摇动
一切声响都是我的敌人
给我们带来灾难与死亡

恐惧

我们永远轻轻地
赤着脚走路
不敢在丛林里
留下一个脚印
踩断一根枯枝
翻动一片野草
因为英军的带路人
达雅克土族
从一片践踏过的枯叶
就能推算出
我们一切秘密行踪

枪伤

我带着体内的五颗子弹
奔跑回深山
许多苍天大树上的子弹比我还多
还是在山脉里继续生长
以热带阳光与雨疗伤
没有一棵树曾经向日军或英军投降

莱佛士与热带雨林

——纪念地球日，我怀念起莱佛士当年对南洋森林中花草植物的兴趣与爱护……

鱼尾狮

日落时
雨树叶子含羞地闭合起来
我在新加坡河口垂钓
望见鱼尾狮独自流泪
因为波浪寻找不到海岸
潮汐抚摸不到柔软的沙滩
站立在河岸上远眺的莱佛士
焦急地想走进国会大厦
发表他的感想：
“太多摩天大楼
遮挡住我的远见
我再也望不见热带丛林里
悬挂在叶上的大酒杯
突然冒出地球上的最巨大的花朵……”

猪笼草

当我们带着殖民地图与枪炮
在岛上的热带雨林探险
猪笼草绿色的叶子
首次撞见我们这群红毛人
企图转过身就逃走
一颗子弹爆炸后
所有叶子都惊吓成

朱德春

作者简介：

朱德春（1951-），祖籍福建莆田，生于新加坡。1969年中正中学毕业，1975年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服务于新加坡华文报界，先后担任《联合早报》体育新闻记者和本地新闻编辑，现已退休。著有诗集《砂话》(1989)和《把话藏在年轮里》(2001)。



它不是隐居在藤蔓的一丝寄生菌
而是一个寂寞而死的冤魂
或是恣意挥霍生命浪子的轮回

后记：发现新加坡并把她发展成大商港的英国军官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除了是一个值得尊敬有眼光的殖民主义者，他也是爱好又爱护热带花草植物的人，许多雨林里的花草树木，因为他的报告才为人所知。他曾雇请许多画家，把东南亚的花草树木一一画素描，目前收藏在新加坡的博物馆里。这里所写的一种猪笼草，因他首次发现而命名为 Raffles' Pitcher，杯长形，约一尺深，黄色带斑点，在新马比较少见。另一种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花朵，在苏门答腊与婆罗洲森林常见，也是为莱佛士最早发现，现在学名也以他为名 Raffles Flower。这是寄生在藤蔓上的一种菌类所开的花，土著称为尸首花（Corpse Flower）或莲花（Bunga Patma），冒出地面时，形如大包心菜，橙色，开花后深红色，花瓣厚而坚硬，花茎三尺多，不过三天后就开始腐烂，且发出尸体臭味。

作于 1997 年 4 月 17 日美国加州大学
收入王润华诗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9 年

月台抒怀

我在拂晓时分赶在鸡啼前抵站
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回首缅怀
七十九年来火车准时南来北往
承载了长堤两边人的离离合合

如今月台见证最后的一列火车
触人情怀地缓缓驶离丹戎巴葛
我才发觉怀旧火车牵长了怀念
空留的轨道向晚令我怅然若失

后记：建于1932年的丹戎巴葛火车站，于2011年6月30日走入历史。许多新加坡人在这个火车站卸下它的历史任务时，涌起一股寻找集体记忆的热潮。我在月台上缅怀良久，有幸遇到法新社摄影主任罗希安·拉赫曼（Rosian Rahman），为我拍下在火车站的留影，同时为这段已消逝的历史，留下刹那间的永恒。



作于2011年
发表于2011年7月5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监视着每个村民
森林边缘的英军行动
我们的耳朵在咖啡店里
听清楚每一句话
双手拿着身份证与月捐
自由地通过检查站
双脚走在大街与胶林
搬运着粮食、日用品与医药

磁场

主干山脉
是一块巨大绿色的磁铁
吸引着年青人
凡是走近森林边缘的橡胶园
便消失在原始丛林

旗帜

凡是不向我们旗帜敬礼的人
黑夜里
我们就用旗帜上的锤子
敲破他的头颅
用旗帜上的镰刀
砍伤橡胶树
用旗帜上血红的火焰
燃烧巴士、火车站、警察局
那些宣传殖民主义思想的学校……

敌人

我害怕

何日魂兮归来

入暮时分
那原是欢腾荟萃的湖
始终吭不出一丝爽朗
多少个觥筹交错、杯盘狼藉
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
已深深深埋水底

踽踽走上趄坡
撬开那座蕴藏量丰饶的文化宝库
苦嚼屈子的佶聱牙
穷追“飞龙在田”的踪迹
然后，浅啜加冰柠檬茶
玩赏落日的自焚
那份情趣、那份洒脱
已黯然自陡丘滑落
空留几许寂寥

衔着寒鸦的斜影
上了学生楼
但见三三两两聚精会神
正为楚河汉界忙碌布阵
《梅花谱》，何许人也
杨官麟，源自何典
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什么“白马非马”、“鸡有三足”等等
都稀里哗啦摧枯拉朽
而笃佛同侪呕血经营的《贝叶》
却蜷躲一隅呼嗤数息
传南法师圆寂后
太虚大师也跟着杳如黄鹤



葬礼

我们在烂泥中挖个洞
把他扔下
像农夫播下种子
他不是中弹腐臭的尸体
而是一粒种子
雨季过后
他又是一棵爱阳光的大树

收入王润华诗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9 年

蓁蓁

作者简介：

蓁蓁（1949-），原名丘柳川，祖籍福建龙岩，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马华文坛已故知名作家丘絜絜之子。新加坡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作者之一。著有诗集《塑像》（1968）和《蓁蓁诗》（1981）；长诗《赞生咒》（2007）和《赞生咒》中英对照版本（2008，英译本 *Mantra In Praise Of Life* 由陶宗旺翻译）；文学评论集《蓁蓁论文集》（1970）和《蓁蓁论文二集》（1975）；学术论著《中国抗战文艺与新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研究》（2004）。1982年以《蓁蓁诗》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1992年获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现从商。

吃包记

你实则无需诧异惊讶
吾族包点完美地把馅料
内藏
而且表皮泛着米黄色的芳香

当我喝着茶
吃着包点
不禁纵情骄傲地笑了
你钟爱的竟是
什么汉堡包
缺乏内涵
肤浅得只是两片面包
夹着肉饼

我实在忍俊不禁
笑出眼泪
继而把吾族包点
放进蒸笼
留待明天
再蒸热
再蒸出芳香

作于 1990 年
原载 1990 年 11 月 27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2001 年

欢歌起舞，情绪高昂
歌声响彻云霄
大地为之动容
忽而便有亮光一闪
携带我们往前
赎身
这一片黑沉沉暗影游动的大地
让亮光一掠
让我们的幼稚愚蠢
浮游天际
众星轰然
雷声不绝

四

始终有潺潺的水声做伴
始终教我难以分辨
铃声号角声
激流的吞噬
乡间的夜晚

无论是林间众鸟齐鸣
无论暴风雨怎么怒吼
无论波涛如何撞击
无论大树如何连根拔起
无论啊夜有多长多长
我始终有你做伴
伴我随潺潺水声
逆流而上
迎接晨曦
露水为我洗净一身疲惫

访南方学院有感

听闻新山有南方学院矗立
我怀着朝圣者的情怀走访
在校门口仰视巍巍的牌坊
吟咏柱上寓意隽永的对联

对联用优美的方块字镌刻
彰显先贤兴学办教育宏愿
南天高擎文化，再造中华[1]
字字句句深深触动我心弦

我随着信步浏览校园景色
让思绪同时追忆母校南大[2]
发觉两地的课堂校舍几近相似
牌坊亭阁让校园更加古色古香

可喜一砖一瓦兴建起来的南院
已正式获批准升格为大学学院
标志着民办学院迈向新的台阶
是众志成城的信念下取得成果

回程我再仰头望向南方学院
祝愿它在教育领域长风浩荡
在多元化的华巫印和谐社会
让华文的力量不死拒绝凋零

作于 2012 年
发表于 2012 年 7 月 3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1. “南天高擎文化再造中华”引自南方学院牌坊的对联。
2. 南洋大学（1956 年—1980 年），也称南大。

三界

——挚友何耀明逝世周年有感

世有三界
或曰贵或曰情或曰富
　　贵则光宗耀祖
　　富则万里明见

呼风时
呼来霏霏细雨
淹湿，一市场的咬牙切齿

翻掌时
翻不回
毕生筹码

情激时，姗姗来迟
纵使面红耳赤
不来。姗姗
总不来

每个抉择背后
总有一大箩八卦
身外之物，过眼云烟
你始终执着
某种必要

所谓富贵
所谓亲情
并非不可浅尝

无法偿还的债

——重回南大旧址感怀

巴士载动一厢亟盼
也载动几番牵挂
悄悄、悄悄地回来
看看您那豁亮的容颜
是否明灿如昔
断奶已好多好多年了
一嗅到摇篮所散发的乳香
我那涓流的血液
猛地翻滚起来

经过入口处
仿佛是个陌生的过客
夹着错愕，东张西望
就算无星无月
也能洞彻的金字牌坊
梦醒时，竟然卧尸荒冢
那仍编串绮梦的红豆
西风一掀，连根拔起
两地相思由是切断

伫立似曾相识的土堆上
凉亭幽幽自眼波游失
那耿着五千年宏观历史的行政楼
远望像条疲累不堪的龙
偶然吹来一阵向晚的风
冷得直在挛缩打战
咦，那尊挺拔的塑像



海玉

作者简介：

海玉（1936-），原名林宝环，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曾任教于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公教中学和莱佛士初级学院，后被调至新加坡教育部编写儒家伦理课文及中学华文辅助教材。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新加坡儒学会、儒学研究会、全球汉诗总会理事，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杏坛学会副主席。诗作入选蓉子主编《鱼尾狮之歌——新加坡诗歌散文选》。





弘一法师呢

这么多年了
频繁向西方借种
茁壮结果之后
又随意挥霍
透支了多少铿锵传统
文化上的庞大赤字
纵然典当一切
我知道
这是一种
谁都无法偿还的债
望着气势如虹的工程建筑群
我们的血系子孙
是否担荷得起
那日益沉重的包袱

溯源的桥墩已塌了
鸿沟也越陷越深
我如心藏芒刺，身入囹圄
茫然而不知所措
临走前
蓦然回首
云南园里
那一团团盛开的花
正在搔首弄姿
纷纷朝我大抛媚眼

发表于《五月诗刊》第 15 期，1991 年 5 月



佟暖

作者简介：

佟暖（1950-），原名杜国俊，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曾肄业于中正中学总校。1989 年以短篇小说《锦嬤》获金狮奖优胜奖，2011 年以短篇小说《无非她和他之九九归异》获金笔奖华文小说组第一名、以组诗《情思火车站》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12 年以中篇小说《河》获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与两位兄长杜中（杜敬明，已故）、严思（杜丕勉）的诗歌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在 2012 年出版。

秋兴

之三（马勒之第七交响曲）

一

乡间的夜晚
有潺潺的流水声
有吉他有曼陀铃的乐声
更有在深邃隐秘处
号角的声音
以及黑漆漆的山林
时起时落的铃声
像黑夜的湖面
骤然涌起的漩涡

二

夜晚的湖
暗流密布
我逆流而上
赤裸地拥抱
蕴育我的故乡
这沉沉沉沉的深夜
一失足
便随激流消失

三

看我和我的同胞
那一大群族人
簇拥而来

清明

一

一朵杏花和一支短笛
无瑕的千年绝唱
悠悠在绿绿的纷纷的雨中

二

三月里有一行泪痕凝固着
北回归线上一只孤雁的心

见证了
跨世纪迁徙的
赤道艳阳　远远
从铺满纸钱的坟头
从潮起潮落的海岸边
从等待描红字迹的碑上
远远地送来早春的暖意

三

虽然已烟消灰落
压上红色小纸钱
同一片皇天后土
有多少魂牵梦绕

怎么也得歇下脚步
重访这片青绿草色
纵使长途跋涉，不易回首



跋

我正值壮年
我迎风而立
田野里
风吹草低见牛羊
铃声悠然悦耳
看园里
那粗壮硕大的
树，枝叶茂密

（我是树
狂风吹袭
树影晃动
我是得栖身
树影下）

而我胸中有太多抱负
我要跨步
过高山大海
我是树
盘根错综
吮吸乡土

作于 1992 年 2 月 7 日
修于 1992 年 2 月 11 日
摘取自丘柳川长诗《赞生咒》之《秋兴》，2007 年

情思火车站

——十四行组诗

历史啊，你想说什么？

想想——
屋顶上的旗杆
飘扬过什么？

想想——
那个帝国商人
披肩的褡裢里
盘算过什么？

想想——
遥相呼应的吉宝海港
影影绰绰的巨轮之上
运走过什么？

穿过车站的拱形门窗
在凹凸不平的光影里
历史啊，你想说什么？

河山有你的名字

——Rakyat

说一则则古老的传说——
一只在岛上留下美丽身影的狮
一只从珠峰南麓盘旋而来的鹰
一只游过七星洋背上有手指印的鱼

即止

视百般纷扰
若清晨鸟鸣
心若平镜
见性明心

唉！其实我所知
也许正是我的无知

发表于 1996 年 3 月 30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你是到站后的一杯冰咖啡

想你，如初生的海龟奔向母亲的怀抱

你浓烈的峇拉煎[1]，你六月天的榴梿香
你遮挡暴风雨的亚答，你的 Pundok[2]
你旋转的木陀螺，你翱翔天空的 Layang[3]
那一短一长的线牵绕着童年的甘榜

你布莱山下一盏不灭的鸭卵灯
你金马仑郁郁苍苍的茶山
你的皮影，你的森林之火
你不依不饶的十二节令的鼓声
敲响回归和平之路的每一座村庄
你是金马士那一排排轨迹上的一条道
你走南闯北，要不就各分西东

你是到站后的一杯冰咖啡
香飘记忆中的每一列车厢

一列火车，奔走在你我心上

那是多少年前的想念
一列车窗上，依然是
千万枝颤动的枝枝丫丫
远离南下的梦。你说
贴着胸膛，跟我北上吧
——上上上上上

1. 峇拉煎 Belacan，马来风味的一种虾酱。
2. Pundok 在马来语中是指田埂上的小木屋。
3. Layang 在马来语中意为飞，此指风筝。

根的传奇

南洋大学校友在加拿大举行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谨以此诗庆贺大会成功。

不要问我如何游过时空的洪流，
不要问我何时越过那万水千山。
我的孩子，
只要你承受得了
青山不在，红豆失落；
璀璨的星星无声地坠落风尘，
还有，那五千年的遍体鳞伤！

人生不应有遗憾，
只要你不执着那有限的存在。
曾经以热泪滋润了满园的花朵，
曾经让春风桃李点红了蹊径。
千里烟波，寂寞路程，
沐浴于源头活水，
我何曾失落？

人生本来不尽是姹紫嫣红的春天。
只要你愿意，
山山秀色，树树相思就在你心中。
孩子们，
不要为失落红豆而相思憔悴，
因为种子早已散落泥土，
寸寸情思，化作盘结的根，
期许枝叶突破另一个云天！

作于 1992 年
原载《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1992 年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黄大礼

作者简介：

黄大礼（1925-2006），原名黄穗枝，又署大礼、荔尼等，生于中国广州。1940年移居新加坡，曾肄业于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后因日军南侵而停学。1945年开始写作，1948年因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后受到种种限制，愤而停笔。1986年重返文坛，为《联合早报》副刊撰写专栏。1993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文艺敬礼”的表扬。生前与爱侣思静的半世纪坚贞爱情传为新华文坛佳话。著有散文集《沧桑怀旧录》（1990）、诗集《黄叶之献》（1995）、专栏文集《夕阳红》（1999）；遗著有历史追忆文集《血碑补遗》（2008）。

群众大会

擂动所有门墙
敞开所有窗户
今夜里再一次
再一次怒吼
被挤压在地下的声音
传达浪头上的一个思想

千百万个心情激荡
挥起千百万只手臂
意志铸成意志的碑坊
人民会记得这个夜晚
记得这片勇敢的社区
它敢连着说不不不不

作于 1993 年 1 月 24 日
收入杜中、严思、佟暖诗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2012 年

翻一个个跟斗云
总跳不出
冷暗阴森的
斗室

刻满
岁月纹痕的脸
空对着
蔓满青苔的石壁

什么时候
渐渐被化解了
潜藏的功力

唉唉
重出江湖

看人
神采飞扬
耍新招十八式



原载 1993 年 8 月 1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大礼诗集《黄叶之献》，1995 年

总有几个影像，相伴走过

有时在眼里起舞……
有时在心底唱歌……

四

没有啥放不下的
也不必念叨那些
红的蓝的黑的黄的
说不尽的喜乐伤悲
还有　抹不干的
最后一滴泪痕

没有比飘洒
更为朦胧的预期
你我他终须列队——
漫卷一天一地的无须文字只有感叹号的铭刻
没有分级但不是没有距离透明但并非对等的
雨帘
迎接春天从遥远天边用绿色的中心线
为有声和无声的世界划上一个七彩的
同心圆

作于 2008 年 4 月 20 日太原
原载 2008 年 5 月 9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杜中、严思、佟暖诗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2012 年

一顷春地

已经没有所谓关己的事了
典当所有心思
换来一顷春地
小心守护着
等待播种的人归来
而日子水般
悠悠如许

梦见你归返
轻叩我那扇心门
慌忙中奔往春地上搜寻
竟找不到一亩肥沃给你
惊醒后
乍然发现
坚守的人已在镜中老去



作于 1994 年 6 月 17 日
收入伊蝉诗集《非常误会》，1996 年

说一次次的艰苦创业——
一个个怀抱稻禾的农夫
一个个肩扛砖石的铁道工
一个个手举铁锤的苦力兄弟

一片片胶林一亩亩稻田
一座座矿山一道道桥梁
从槟榔屿到龙牙门
从巍巍的大汉到窈窕的武吉知玛
从自家的石砖窑里烧出五彩斑斓的河山

河山有你的名字——Rakyat

——嘎然到站

一页怀旧的日记
一节唠叨的车厢
一水相依的长堤
一张无座的站票
一场婚嫁的手鼓
一朵大红的国花
一支冠冕的羽翎
一道政客的栅栏
一次卧轨的荒谬
一首难以续笔的
十
四
行
——嘎然到站

梦里的渡客

雾里
美丽而迷乱
生命之页
只是一场虚幻的浪漫
梦里的渡客

愚昧流荡于乱世当中
或是警世
或是戕害
都是各自的领受
无所欲
也就无所求

我乏了
写一首诗
再以诗拭泪
让一切回归到最初的港湾
试着遗忘

作于 2013 年 5 月 4 日
发表于 2013 年 7 月 5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想起蕉风椰雨
你一路呼啸
想起铁山锡湖
你一夜嚎啕

想起独立前的默迪卡[4]
想起铁臂相连的同袍
没有站点无需接送的
一列火车，奔走在你我心上

作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作品

4. 默迪卡是马来语 Merdeka 的译音，含有独立、自由的意思。

城市和自然短诗

鸟

我看见市集上有人
站立着讨价还价

我也看见天空中有一只飞鸟
飞过堆积成群的人
快乐歌唱

云

有时候我想
每个人心中应该有两朵云
一朵如常放晴
一朵偶尔下雨

诗人的心

诗人把心都给了诗
诗却把诗人的心
囫囵吞噬

诗人在把心写成诗的时候
诗人的心
　　最
　　　　痛

天桥

重出江湖

悄然埋剑
遁迹荒山
只为躲开
鹰犬的暗袭

禅定
观照
偏洗不脱
心镜
蒙污的尘屑

盈腔热血
郁积成
腹内的瘀伤
刺刺的酸麻
在经脉中痛彻

犹存的浩气
竟冲不开
被封闭的
哑穴
又怎能
叫天　啸海
震雷　吹雪

蓄势
纵横开合

不顾

海上怎么会有风呢?
群蚁在岩石上忙忙碌碌

天空上怎么会有云呢?

风在助长海潮
拍打岩石
席卷

群蚁竞相逃亡

此组诗作于 1994 年 6 月至 7 月
《鸟》、《云》、《诗人的心》原载 1994 年 9 月 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下午茶》原载《五月诗刊》第 23 期，1995 年 7 月
《不顾》原载《后来》第 2 期，1995 年 1 月
此组诗收入刘瑞金诗集《用一种回忆拼凑叫神话》，1996 年



伊蝉

作者简介：

伊蝉（1966-），原名张燕君，祖籍广东大埔，新加坡公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1980 年开始诗歌创作，1983 年开始新谣歌词创作，1994 年以诗歌《树的落叶》获新加坡全国青年新谣歌曲创作比赛最佳作词奖，1995 年以诗歌《一顷春地》获圣淘沙新谣歌曲创作比赛最佳作词奖。创作歌词包括电视剧主题曲和唱片专辑。2000 年受邀成为台湾星元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旗下作家，为台湾《星报》专栏撰写散文。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著有诗集《非常误会》（1996）和《寻找遗失的星踪》（2011）、散文集《情，如何当然》（2000）。

我暗自销魂

我暗自销魂
我为诗仙李白的
醉酒对明月对宝剑对无尽的孤寂而销魂
我为居易先生的
飘然对歌女对琵琶对无尽的贬谪而销魂
我为东坡居士的
怅然对青天对长江对无尽的思念而销魂
我为那已伤逝而去的
紧随着诗乐的远离尘嚣而暗自销魂
由此　我要撰写一篇墓志铭
祭祀那一段
以诗为歌　以词为乐的岁月
还有诗由心生　词抒肚肠的境地

我深陷在不允许回忆的空隙中

曾几何时
我已是泥足深陷
双足深深陷入的是
一枚旋转极速的
无情的泥块
不允许自己有时间让自己的心感觉痛楚
不允许自己有丝毫闲情
去伫立欣赏一朵花的娇媚

然而　若是世间可以允许
请允许我
让一颗心为一首诗的幽灵
痛上三天三夜

外星人

我经常怀疑自己
是外太空的一次失误
落入人间的外星人
来自只有爱的星球
我无从洞悉
地球冷淡的人事

尤其当这个渐渐缩小的世界
造就了簌簌狭窄的人心
我满腔滚烫的热情
反复被浇灭

关于美好事物
我曾不断地追逐
在次序混乱的人群中
傲漠的空间里
我只落得倦怠孤独
以及一点隐约的感伤

收入伊蝉诗集《寻找遗失的星踪》，2011 年

着实已可见到一个传统的濒临没落，且着实令人担忧。那日偶然翻阅七十年代本地出版之华文教科书，发现水准之高，内容之精彩，启发性兼娱乐性之高，实是目前的华文教科书所远不能及，许多优秀的作品，今日学子都已没有机会阅读得到，真是觉得可惜；就算是偶然读到了，以今日一般学子之华文程度，也不足以让他去欣赏个中美处，教师偶然介绍这些作品，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对牛弹琴，能够领会文章妙处的，实在少之又少。状况虽至此，身为一名教师，潜意识里虽因周遭所见不时隐藏悲观和危机感，但仍对前途抱持一丝希望，寄望来日柳暗花明的到来。今日，恰逢祖国庆贺33年诞辰，看见星月争辉，庆典亦以“新加坡河”为主题，有所感悟，遂撰写此诗，借此明志。

完稿于1998年8月10日国庆日后
修于1999年6月21日
发表于淡滨尼初级学院《翠岭》第12期，1999年



刘瑞金

作者简介：

刘瑞金（1971-），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文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现为淡滨尼初级学院中文部级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新华文学》编辑。学生时代曾担任《联合早报》联合学生通讯员，并主编校园刊物《天空》。大学期间曾担任国大中文学会主席，创办国大肯特岗文学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前身）。著有诗集《若是有情》和《用一种回忆拼凑叫神话》、散文集《众山围绕》。主编《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1999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文学）。

爱情三部曲

1

从南洋谷缓缓走来
你把满卷清雾般的小雨
还有唐诗宋词
统统折进一个春意阑珊的
黄昏里

数年后，落日开始变色
患病的太阳
终究不能教群树生长
山山，也不再有
秀色

2

绕道而行，这才发现
岸边的石桌和椅子
斑驳且残缺
还能眷恋什么呢？
一换季，我们都已是
红彤彤散落满地的
相思子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我走在天桥上面
天桥躺卧在我脚底之下
或者支撑着我
或者任我践踏

我在凝视天桥
天桥与我之间
究竟谁
比较像谁

车站

车站里站着人
我坐在车上
车站里尽情热闹
车厢里尽是冷清

我在想
是因为车站热闹
车厢所以冷清
还是因为车厢冷清
车站所以热闹

下午茶

选择吃
或不吃

小汤匙可以
折腾
整个下午

金门系列

父亲的叹息

年轻时，父亲
早上出门
午后归来
手上拿的是
从厦门带回来的
花布

多年后，父亲
隔着海
脸色凝重
对岸，这一程
再不是半天内
可以乘搭渡轮
往还

日子难道也像年龄
老了
脚步就蹒跚？
廿海里路
如今，你得花上
两天去走

故乡的老酒

在炮弹累累的土地上
一株株高粱的成长



借以凭吊一缕垂殁的古朴幽魂

楔

此时
请允许我撰写此文
借以凭吊一缕垂殁的古朴幽魂
请允许我
借此些许的版面
为一些古老的久远的
那一段几近失去的传统
吊唁垂泪

我为此垂泪

我为此垂泪
我为那被遗忘的
悠远的深邃的质朴的情怀而垂泪
我为那被忽略的
淡定的沉着的恬静的芳香而垂泪
我为那被摒弃的
浊黄的黝黑的血红的河流而垂泪
我为那已伤逝而去的
紧随着时代的巨轮而碾尘而去的垂泪
我要为此撰写一篇墓志铭
祭祀那一段
遥远的情怀
还有那淡然的芳香
以及黄澄澄的河流

在战争的年代
这儿，是前线
不能避免
炮弹如雨般地蹂躏
单打双不打，坚硬的花岗岩
不过是最后倒下
血肉横飞，光荣的
牺牲品

母亲在远方，隔着海
再不能紧紧依靠
孤岛，如同断了脐带的婴孩
从此失去营养。从此
贫困和孤单
一样难挨
夜里，料罗的风[1]
又一次寂寥地
掠过

作于 1996 年 8 月 27 日
收入寒川诗集《金门系列——寒川诗选（1965-2000）》，2000 年

1. 料罗，金门海港。

请允许我
让自己的魂魄化为一株幽草
然后为一朵花的娇艳
醉上一整个晌午时分
若是可以
请再允许
在平静的湖面上
让风吹起层层的波纹
让花香为此吸引成群的蜜蜂环绕
如此即能让诗魂在寂静的暗夜中
像一朵暗香的绽放
芬芳多姿

末后
请再为我斟一壶招魂酒
浇在眼前无情的泥块上
也浇洒在昔日的江和月
让江河继续奔流
让星月继续明净
让诗乐的声响继续映照出
江河的无尽的生命力
和星月无穷的思念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久远久远
连绵不断

附记：执教鞭迄今一年有余，在教学中深感今日学子传统观念极为薄弱，华文读写能力着实低落，且大多已失去了前代学子对华文学习的热忱和对其文化观念的深厚情感，状况发展至今，

多年后，他在北京
回国观光的黄丹季
陪他重温玛琅逃难的往事
他的记忆
他走过的那段岁月
于是一一成为
历史

后记：华侨中学校园内，陈嘉庚铜像如时代的巨人，见证着近代一页南洋抗日历史。这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的伟人，其高尚人物形象，始终令人缅怀难忘。日前陪同来自泰京的校友老羊君回校怀旧，有感而作。

作于 1996 年 10 月 26 日
收入寒川诗集《金门系列——寒川诗选（1965-2000）》，2000 年

寒川

作者简介：

寒川（1950-），原名吕纪葆，生于福建金门，五岁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人民协会出版主任，退休后仍积极参与华社及文学组识活动，现任锡山文艺中心主席、新加坡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文学顾问、新加坡华中校友会编辑顾问、印华写作者协会海外顾问、印尼《国际日报·东盟文艺》统筹、印尼《印华诗刊》与《印华文友》顾问等职。曾任多项海内外文艺创作比赛评审。2004年获印华写作者协会颁发功绩卓著奖。著有诗集《金门系列——寒川诗选（1965-2000）》、评论集《寒川文艺纵横谈》、游记《云树山水间》、散文集《文学回原乡》、人物传记《走出海岛的金门人》等二十种；主编《华实串串——华中华初文艺纪念集》、《华岗依旧》和《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等六本选集。

南园风物

南园景物，入眼铭心。走在园中，恍如隔世。世事多变，苍海桑田。念旧时情景，百感萦牵。作小诗记之。乙亥二月十九日。

红楼

如燕子衔泥归来，
小园已过了立春，
雨水凉透红楼。
还记得檐下的旧巢，
细听楼头人语，
才知道已换了主人家。

细雨中有花轿回门，
鼓乐不作，风声四起，
吹熄了房中红烛。
细听更夫闲话，
才知道晴雯早已病去，
惜春也已出家。

短亭

小亭中有人切切私语，
指点园中相思花。
大考像一阵狂风，
卷走如梦的岁月。
折下湖边的垂柳，
小亭中人对景依依。

我们或许是
飘散无根的一代
一颗固然不起眼
堆积成群
却又唼唼喋喋，最易被
收拾

3

步入中年，爱情依旧是你
钢琴架上快乐的键盘
黑是披肩的秀发
白是你万种的柔情
黑白相间，弹奏着一曲曲
一首首北宋词人张先的
含蓄与深婉

这回，你依旧意气风发
最爱唱选择
选择人生，选择
永远的秋海棠，选择
另一种在池畔的
风景

后记：大学同窗思思即将出版《永远的秋海棠》短篇小说集，邀我为诗助兴，乃戏而将其著作《患病的太阳》文集、《山山皆秀色》诗集、《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单篇文章《清雾般的小雨》(见之于《永远的秋海棠》)、《选择》和《在池畔》(皆见于《无声的世界》诗集)贯串成诗，蒙思思不弃，感谢之余，顺此志之！

作于 1995 年 8 月 20 日
收入寒川诗集《金门系列——寒川诗选（1965-2000）》，2000 年

小斜坡上的垂柳
终于牵不住斜阳西去。
眉睫边的宿雨，
曾照见山脚下的黄花，
点点滴滴。
投一块石头入湖心，
始知先人的血
乃是黄色的记忆。

湖中游鱼
不知岸外的风尘。
来年冬至过后，
掘去湖中杂草，
铺上江南的青莲，
不知小湖面上
还能泛舟吗？

牌坊

看地形的人说，
朝南最多风雨。
背后无忧，
进了山口便是相思林。

四十年来，守住山口，
如横刀立马的大将军。
近午的炎阳似火，
夕照如熏烟迷眼。

季风来时雨

是如雨般炮弹的
灌溉。炮灰的
施肥

战战兢兢二十年
故乡的老酒
再也分不出
是高粱，还是
炮火味

而我，始终没有勇气
喝一口祖父最爱的
老酒，没有勇气
忘掉
战
争

断了脐带的孤岛

夹在历史的缝中
压迫感已然是半个世纪的事了
冷战是相持不下的温度计
偶尔升高
就像台风一样迅速席卷
在台海两岸
一场炎黄子孙王位的斗争
仍在延伸
所幸
无人伤亡

柳舜

作者简介：

柳舜（1936-），原名孙泽宇，又署坚石、炎羊，生于中国福建厦门。1948年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53年与古辛、白丁一起创作组诗《南大颂》，1950年代中期《人间》文刊主要编辑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MD是这样选出来的》（1987）、诗集《忧思曲》（1994）、散文集《仙人掌散文系列——柳舜卷》（2009）。曾任银行职员、报社记者，目前从商。

陈嘉庚铜像的联想

他何尝想过
也绝不曾有此要求
走后一尊铜像
高高地遥望
成群结队的白云
由西
飘向东

半个多世纪久居南洋
倾资兴学，甚至
爱国救国
他都把这一切荣辱得失
统统托付给
共赴国难的
千千万万名同胞

辗转避匿
风声草声家畜声
声声都是死亡的召唤
由苏岛而爪哇
走，就这么三年零八个月
当枪声
有意或无意地吭出声音
当住宿处
不再是可以安静撰写
《南侨回忆录》的时候

顺着历史搭好的桥　铺砌的路
方块们同我互相依偎
它们紧贴成队伍
并列成奔湍的江河
它们有时碰撞　大声争论
　　迸发火花　光芒四射
年岁的总和壮阔了声量

　　史实几遭风沙覆盖
　　我们却有可信的方块

作于 1996 年
收入《新华九家诗选》，2006 年



云惟利

作者简介：

云惟利（1946-），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英国里兹大学语言学博士。曾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任教多年，专长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著有诗集《大漠集》、《涛声集》和《红楼集》；散文集《春花小语》；儿童文学《妈妈的话》（四本韵文集）、《记忆像一个箱子》（六本韵文和故事书）和《小树绘本丛书》（48本儿童故事书）；学术论著《古腔粤曲的音韵》、《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和《新加坡社会和语言》等。曾主编“南洋文学丛书”（九本文学创作和三本学术论著），编有《采桑集》和《游园集》，并与黄競新合编《甲骨学论集》。近年来，多花时间给学前和小学孩子编写故事和韵文教材，目前正在编写韵文教材《初学千字文》。

中夜读易

（象曰：雷在天上）

仿佛一声霹雳
自千年外响起
那是龙
翻腾着一天地的浩瀚
如隐隐然风云涌动之
初民的心

就这么卜一卦
也许江山从此多变
兴亡的猜测永远惊心动魄
又凭谁问
乾坤定不定

而于如此暮色
撑一盏世纪末的苍茫
在洪荒的记忆里
延续一部河洛的悲凉

发表于《文学半年刊》第 39 期，1997 年 6 月

闲对八方风雨，
如亭外不绝的
芳草，直绿到
小丛林外的海，
海尽头蓝蓝的天。
古道上从无车马走过。

劫数如飞起的灰尘。
海已不再绿，
天也不再蓝。
只有青青的草地上，
依然玉立亭亭。
琉璃瓦片有啼鸟的回音。

碑文

四十年来如一日，
风雨如晦，
总有多情人来，
衔爱茹哀。

如三藏取经归来，
有巨灵驮经渡江，
万苦千辛，
来到藏经阁前，
立下碑文，
记住前人的血，
后人的泪。

小湖

我爱，为何哭

那个穿着白袍的小孩在梦里奔跑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在黑树林中窜逃
那晚刚观赏了影片：Immortal Beloved[1]
小贝多芬亡命地躲闪着父亲的掌掴
他惊慌仓促无可选择地被命运驱逐
铿锵的交响乐频频催促小小的脚步
终于，他扑进了黝黑的大水塘
洒！
泛亮的水珠慢镜头地向四周泼撒

然后
天地全然静止
他恬然仰卧在水面上
他的目光凝聚于天上某个神秘的召唤
他正全神贯注地聆听
逐渐地，悠悠升起
清亮明快的欢乐颂
墨深不可测的天空
恍然间一片星光灿烂

等到这一幕，我悲恸地抽泣起来
朦胧中，躺在身边的你半梦半醒
我爱，为何哭
你伸手将我揽入怀中
别怕，我在这儿
我一直在这儿；你轻声地说

1. 电影《贝多芬传》。



如草船借箭，
江面有万马千军。
风雨正从南面来。

挡住了南拳北腿，
东邪西毒，
而逝者如斯！
挡不住的风雨如劫数。

吹落贞节牌坊的芳名。
瓦片如前朝的宫女，
扬起的尘埃有泪，
夕照如熏烟迷眼。

后记：一九九四年夏天，重归云南园。昔日行迹所经之地，仿佛还听到同学的笑声，而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尽是胡人胡语，顿觉沧桑。南园历尽苦难，不知何时可见天日也。

发表于《文学半年刊》第 38 期，1996 年 12 月

许福吉

作者简介：

许福吉（1960-），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硕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创院院长、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新加坡华语推广理事会理事等。著有学术论著《义法与经世》和《孔子论语精华》；散文集《推开隔离门》、《试上高峰》、《雨过声喧》和《心情叠在青青的日记》；诗集《绿叶开窗》、《尘虑静看》和《许福吉短诗选》等。编有《与中华文化同行》、《方修选集》、《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新加坡微型小说评论》、《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和《热带雨林自然文学》等。

方块

平凡　素朴
青春沾着些苍凉
热情熔解忧患
青年的身上　倒影着
老人的过去

　　我的过去　你的现在
　　你的起点　我的终点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煤油灯熏黄了瞿秋白艾思奇
考试　考试　又考试
计算机电脑席卷了思考
游览青年的全身
找不到旧日的痕爪

　　岁月离我远航
　　暮年照见少年

寂寞的夜晚　手边
一册册方块次第翻开
诗人作家和报人　一个个
伸出微温的手　微笑的脸
　　低调吟咏心血的作品
时间　在方块与方块之间
　　飞————逝

在人为破坏中
在大众遗忘中
渐趋构成

收入许福吉诗集《绿叶开窗》，1999 年



王昌伟

作者简介：

王昌伟（1970-），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联合早报》记者，后为《联合早报》副刊撰写栏目为“伪斯文书”的专栏。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教、助理教授，现任该系副教授，兼任文学院助理院长。曾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杰出教师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地方史。著有专栏文集《伪斯文书》（2007）、学术论著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译著有美国包弼德（Peter K. Bol.）所著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的中译本《历史上的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再生樟宜树

在你以一种去之而后快的姿态
将我连根拔起之前
请平心静气，聆听我心深处的呼唤
那是一种年轮的声音
在漫漫长路与寂寞的旅程中

旅程中有说不完的回忆
多是往昔美丽单纯的岁月
迁徙的候鸟，风媒的余香
花朵的颜色，果实的形状
我们是会说话与思考的孩子

夜里我们拥有满天的星群
在赤道边缘走索
梦境中有大海、浪花和夜鹰
熟悉的声音来了又去
天快亮前，我们兴奋地伸展双臂
渴望晨曦以清晰的歌声唤醒大地

你可以想象与忍受
码头与机场如何在一夜间被人遗弃
荒凉、寂寞、孤单
一如清晨的弃婴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逃离是最好的诠释

屠宰手就在清晨行动
所以我们的魂魄还是潮湿的
因夜里的露珠见证了我们的悲伤

张千玉

作者简介：

张千玉（1958-），祖籍广东惠州，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现为新加坡公民。1981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代创办新加坡“关怀中心”社会福利机构并任公关主任，创办《华校生》杂志并任主编，1990年代创办“新加坡21工程传播企业”并任业务董事。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和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我不怕生命冷场》（1992）、情思笔记《我爱，为何哭》（1998，中英文版）。1991年获第五届金狮奖散文推荐组佳作奖，1994年以《我不怕生命冷场》获新加坡书籍奖华文散文组推荐奖。目前与夫婿爱德华旅居美国。

跨越疆界，寻找另一张地图

我们的记忆和涛声光影依旧
群鸟黄昏回来时
找不到他们筑构的巢
我们安详躺下，在微笑中
我们原是惯于沉默而不说话的树
此刻多想成为鸟的一种
以凤凰的姿势
　　燃　烧
　　再　生

诗的背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 (Changi Airport) 是世界级的国际机场，好多旅客都不知道“樟宜”是什么意思。樟宜其实是新加坡东部沿海的一个地名，七十年代以前这里有不少“甘榜”（马来语，南洋村落的俗称），笔者于六十年代出生在樟宜十条石的一个村落。这里树木繁茂，巨大的树木孕育浓郁的乡村色彩。经过多年的考证，不少学者证明樟宜其实是树名，称良芭兰卡朴•黑米（Neobalanocarpus Heimii），又称樟宜（Chengal），四十年代新加坡东部的樟宜，原来种植大量的樟宜树，其中有几棵大树还曾经是日本空军在 1942 年侵略新加坡时的坐标。新加坡樟宜贺敦路（Halton Road）附近，2002 年 12 月前，还仅存这样的一棵 150 年老树，而且经过植物学家勘查，发现这棵树正在结果，被证实为一种龙脑香科（Dipterocarpaceae）树木，对在樟宜出生，在樟宜树下长大的我来说，这次的发现是兴奋的，它不但解开童年对树的思念与神秘，还期待它开花结果，种子撒满大地。可是在 2002 年 12 月下旬的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一把电锯和几个外国劳工，在某房地产公司的指示下，把在我心目中根深蒂固，树龄 150 多岁的樟宜树，连根拔起，我与新加坡许多关心自然、历史古迹的人，内心隐隐作痛，是为诗。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那一夜
你舔舐我的眼泪
你舔舐我的腮颊
你舔舐我的语呓
你舔舐我内心所有的恐惧
那一夜
你让我安心地依偎在你的膀臂下
备受你最温柔的疼惜

想不到一年后的同样一夜
我被命运的恶梦追赶
拔足在重重人性的森林中狂奔
同样的惊慌同样的仓促
看在你的眼里却听不见你轻声慰问
我爱，为何哭

完稿于 1997 年 12 月
收入张千玉情思笔记《我爱，为何哭》，1998 年

挂一串传统节日的心情

新春佳节

爆竹
早就是往事只能回味的乡愁
我们现在都习惯围在电视机旁
学习出击的方程式
来击败千古的那只年

寒梅漂洋的希望
大桔过海的信念
都折成红包递给青春活力
去迎接新的年头里
比年兽更可怕的
税收

清明节

凌晨三四点过后来踏青的
是五千年传衍下来的
慎终追远
华人五千年来的传统
像一条淌不息的溪流
太阳再炽热
也不会干涸

端午节

龙舟溅起五月浪花
投入一片欢呼

我们在筑造森林

我们遗落白色恐惧
我们告别红色忧郁
抛开世俗一切纷争
细说着
森林转化
雨林再循环的美丽神话

我们见证急雨树蠕蠕爬动的生物
化为昆虫
变成飞禽

我们观测露头树刺穿树冠的变幻
静待花果
爆裂的香
聆听叶脉
绿色的旋律

花树和枝叶
缓缓与根互动
轻轻落在
从没接触过的大地

我们多年来努力筑造
一座自然乐土
在热带雨林
在亮绿花城
一座高耸森林

比玫瑰花约来得浪漫
不信，你来试试看）

中元节

七月旗正飘飘
旧事都悼成重访世间的魂
清香万缕似僧道诵经千卷
超度该超度的
古典的河灯花蒿子灯
灯灯成了萤光点点
指引着冥路方向
温暖了阴情

路是更长更远
在来不及说是什么时候的时候
水灯已成可以募捐的桶
经过你身旁
让你可以随手抓一片爱投入
照亮多少人的生命

中秋节

又是一年一度
我把圆月当灯笼玩赏

然后
把世间有色有味的月亮
切成块块
配上缤纷的烛光
乐一乐月光

紫鹭南来

为了实践前世盟定的和约
为了持续永恒美丽的神话
我们漂洋过海
顺着风与云的召唤
去兑现一次
向南飞翔的记忆

在南方的树冠上
我们留意季节转变
我们寻找爱偶
在树梢上筑巢
然后恋爱、交配
传承生命
那是我们一生最美丽的句点

收入许福吉诗集《绿叶开窗》，1999 年

抢着白雪捏成颗颗童心
对天真的脸唱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琅琅笑声兴奋了炉火

妻咆哮一声
蓦然惊觉
翻身的日子所剩无几
我还想捕捉
多一点攀云的豪情

发表于《新加坡文艺》第 69 期，1999 年 9 月
修于 2013 年 11 月



根在颤抖，枝在爆裂
种子在体内澎湃
地壳，泥土，风
在我们的耳朵轻轻飘响

群鸟漂流，群星离散
没有山雨欲来的预示
没有暴风地震的呼啸
我们想起当年日军
排山倒海的战斗机和降落伞
我们是他们中心的坐标
一种边缘的流放
我们与悸动的潮水
一起哀伤：
　　放过我吧。日军。
　　别遗弃我。妈妈。
　　放过我吧。电锯。
　　别遗弃我。爸爸。

想象所有求救的讯号
比如打手机信号给爸爸
或者电邮给国家公园局
或者远方白礁海岸的灯塔
望穿秋水
我们最后渴求燃烧叶脉的灵魂
我们最后渴望倾听火焰的声音
我们成了绝望的树
如果此时能选择迁徙
或者易位彼端，或者回归
或者馈赠异邦
如果一一得逞
我们将与候鸟一起飞行

悼念刊物

读者

精神支柱
曾如此坚稳
伴年少的心
走过阅读岁月
奈何
遇上经济狂刀
无力招架
逐一倒下
益友良师
逐一痛失

作者

思绪积累
不再倾泄书面
稿纸尘封
不再与笔墨交融
文字　被孤立
在积累的思绪中
暗泣

编者

用心血
打造每一页
集知识语文游戏于一身

李成利

作者简介：

李成利（1955-），祖籍福建南安，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1962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早年毕业于华侨中学，在中国公干十七年期间，考获厦门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73年石叻道联络所文学活动策划人之一，1980年发起创办加东文友俱乐部，并在1980年代初期举办全国青年文艺创作比赛、新加坡小小说创作比赛。《世界华人当代名人大辞典》编委顾问。曾任新加坡芽笼西区华族文化活动委员会副主席、锡山文艺中心理事、中国南安市青年文学协会名誉会长，现任新加坡南安会馆属下南安艺文社社长。1985年获新加坡全国基层领袖长期服务奖，1991年获新加坡南安会馆青年优异服务奖。著有诗文合集《左右手》、诗签《华人八大传统节日》、诗集《秋月八仙》和《浮世尘缘》、2006年挂历《李成利诗选》、综合文集《李成利笔下的文字游戏》、报导文集《走过的岁月》和《后浪之歌》、研究专著《南安精神初探》和《南安精神与南安人》。

当年　光华30岁

校舍

基里玛路
六座单层建筑傲然而立
分三行并排
诠释一个成功的地标

远见卓识的先贤
三十年前已在这土地撒下教育种子
为国家添人才
为社会造栋梁

挥别校舍
回首凝思
原来这一生路
起点就在光华

校徽

形同火炬
如灯塔引领船只
指引求知路上的学子
于学问的海洋里求索
朝学术的高峰迈进
知识的火焰燃烧
迸发出一片
耀眼光芒

才由读书人牢骚着
包裹在紧紧的竹叶里
是穿雨过洋的楚橘

人们已遗忘如何去哭
那个饮恨含冤的三闾大夫
人们已忘记如何去湿
一片忧国忧民的情怀

人们很精明地把粽子
变成美味佳肴赚一笔
而且好心地
将汨罗江悲歌的那个人
移民到广寒宫
吟哦月圆诗章

乞巧节

撕下这两颗星辰
装饰一发情天
就有了喜鹊筑成的虹彩
就有了横笛起舞欢情的牛郎
就有了绽开笑容如莲的织女

整晚
夜读影子
重重叠叠的
叶子扫也扫不开

（这么的一个夜晚

如石桌木桌散布校园
从未被冷落

几乎人手一拍
休息与放学时
打球与观球者
将一张张球桌团团包围

在单打双打杀球抽球中
酝酿友情
拼凑母校整体回忆里
一个重要的片段

后记：2013 年 11 月 15 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属校光华学校举行隆重的 60 周年校庆晚宴，并邀得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为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犹记得我在光华念书时，见证了 30 周年校庆；一转眼，已是第二个 30 年。谨以此诗献给母校。

作于 2013 年 11 月
发表于《锡山》第 40 期，2013 年 12 月

然后
让月光
牵着童稚的心灵
过节

重阳节

上山
见您

您在山内我在山外
点炷炷清香化成乡音
同您细数家常
冥纸是我叠叠家书
给您了解一下我的财富

上山
见您

您在山内我在山外
山内的您该白发转向黑发好久了
山外的我黑发已给您捣蛋的曾孙
涂白

冬至

妻买了一盘雪
用手揉成团圆
常春的脸说是要过冬

我同小儿蹦跳入厨

残酷的喜剧

太阳当头如钟
我的脑袋因而空白一片
连自己的影子都没有落脚之处

目光眼神没有注释
命运是参考书目
葬礼充其量作附加的后记

在送葬的行列当中
是一道凄迟的日光
葬礼的主角是你

我却依稀听见你的声音
你应当了解我的沉默
语言仅为人类的沉默徒增苦痛

因为
我们在重逢这一天分手

原载 1999 年 10 月 7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新加坡的 99 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2004 年

柯奕彪

作者简介：

柯奕彪（1972-），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主编《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和《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1998 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 年、1997 年和 1999 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喜

花喃喃：
我欲化泥
树应：
根已除
化泥何为？
花：
再化水
寻根去

花去
余音袅袅：
他日　再
结蕾枝头

树
恸
洒落
垂挂一夜水珠
随花去

作于2000年10月
原载《赤道风》第47期，2000年12月
收入《2000年度文选》，2001年

劳苦功高
如今　惟有
忍痛放下
热爱的工作
怅然若失

出版人

如慈母
别无选择之下
含泪
舍子

后记：1985 年经济不景气，数优秀学生刊物如《好学生》、《学海》、《读书乐》等纷纷停刊，令人深感惋惜，故作此诗念之。

发表于《新华文学》第 50 期，2000 年 8 月

那个害怕的蚂蚁

低着头　靠触觉爬行
经过无数死尸　那些烈士
一阵心酸　继续在惶恐中
远处巨人的声音　像炸弹
愈来愈近　荒谬的现实快死了
它使劲爬　向未知名的安全
混乱就是目的地

腐臭味弥漫令人窒息的空气
在原本雪白的壁上疯狂
如台风的呼吸声　卷着暴戾
弃下亲爱的　痛苦逃窜　不在乎爱与恨
求生欲望　拧起紧张　快！快！快！
使劲儿爬向那不知名的前方
一个大拇指从身边擦过
墙壁发出一阵痛苦的沉默
另一只手指快速过来
挡住了那前方……
挡住了那前方……

作于 1994 年
原载 1996 年 2 月 11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新加坡的 99 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2004 年

良师

课堂上
一提问
小手纷举
良师点秋香

授业解惑谆谆教诲孜孜不倦
岁月
在教与学中走过
在学与教中度过

严师
让学子敬畏
师威中
流露关怀

共同语言

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
以华文为第一语文
华语是共同语言
辗转春秋
人在光华
蓦然发现
体内流着一种血液
叫华文

乒乓

八十年代
乒乓桌

追寻童年的 Sadvijnana[1]

眼识：

新南洋·后星洲的早上

新南洋、后星洲的早上，
续星星缝上红白的国旗随风飘荡
新闻诞生在普天同庆的晴朗早晨，一块后殖民土地人称弹丸
远离了永恒的海洋，安心居住在 99 年地契的组屋楼上
用简体字呱呱，以横行的方向落地
它在铅字中成长，增长率里头肥胖

那个早上
南洋星洲的所有公鸡一起啼唱——联合早报
的创刊滥觞

版头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
一个沉重的连体婴
在你的门前安然摆下
左眼放眼南洋
右眼眺望星洲
鼻孔却是一同出气的
联合早报

在版头
潘受以勾腕

1.Sadvijnana：梵文，即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俱舍论》："由眼等'根'有转变故，诸识转异，随根增损，识明昧故。非色等变，令识有异，以识随根，不随境故"。



周德成

作者简介：

周德成（1973-），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淡马锡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曾执教于国家初级学院，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和诗集《你和我的故事》。2005 年以组诗《寻找一座组屋的导游》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首奖，2009 年以组诗《我和你的故事》获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冠军。曾获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多届全国书法比赛公开组首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作家培训计划导师、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驻校作家计划导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曾任《新华文学》主编、《新加坡的 99 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编辑。

有人呼吁为煽动的字眼戴上保险套
有人抗议每个冒号都披上盔甲头罩
没有一种字体比另一种更受宠
没有一个铅字在付梓后
立刻知道自己是朽或不朽
一种崭新的视野正邀约你的
期待和目光

你迅速翻到青少年版
然后才恍然
原来昨天刊登在星洲少年的作文
《我的志愿》
已经列入文物档案
现在是新一代的天堂
你必须尽快习惯
这种选贤以能的禅让

新南洋、后星洲的早上
你翻完早报依然随妈妈上巴刹
地上湿滑人声鼎沸场景依然是星洲南洋
只是临走你看到豆芽嫂
以最后一份南洋商报捆绑了参差错乱的芽根
再顺手一张星洲日报
吸干了有碍观瞻的污水滩



怀林

作者简介：

怀林（1944-），原名谢绍潮，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5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现已退休。著有诗集《斗室夜景》（赤道风出版社，2006）。

那已是个睡着了的朝代
尘封的事迹在阿嬷与爸爸的年代将眼睛睁开
木板凳和咖啡乌之间
是大人小孩排排坐的聆听
及搅和在浓郁香气中
广播剧里抑扬顿挫的虚拟幻境

虚幻的还有袅袅的朦胧
在阿嬷的古旧香铺内弥漫成
童年的味道
最有滋味的
要数我耽溺午睡的稚嫩梦境
那幻想的世界
必在潮语新闻中睡去
粤语讲古中转醒

没有电话电视的五脚基岁月
摊开着黑白的平面日子
它却以多彩的声调
让世界立体

后宫的叹息

午后皱皱的阳光总暖暖地
烫在它乌黑的身上
仿佛停格了时间，黏腻了空气
它悠悠地低吟着小调
闲话着家常
一如天宝年间的后宫里
此起彼伏的叹息



陶宗旺

作者简介：

陶宗旺（1977-），原名周伟立，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主修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2003 年成立的异质诗社创社社员之一，现为外汇交易员。著有诗集《支吾》（1997），《匿名的忧郁》（2004）和《中途爆胎》（2009）。译著有丘柳川（蓁蓁）长诗《赞生咒》的英译本 *Mantra In Praise Of Life*（2008）。

一同倒进历史的阴沟

一排排废弃在老家的木板凳上
仍排排坐着失聪的家族记忆
金色和银色电台都被收录进泛黄的黑白相簿
人声掌声却一户户从衰败的声音国度中移民
唯独留下
一条流利的方言舌头
一家习惯聆听的耳朵

最后的呼声

朋友从没听过的名字
在我张口结舌地解释当儿
遽然听到
一个下落不明的黑箱
在嗓子失事的残骸堆中
阴森地发出最后一声惨厉
的
呼
声

陈志锐

作者简介：

陈志锐（1973-），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英国莱斯特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教学。现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撰写并主编的华文创作、中英文学术论著共二十种，近年著作有散文集《仙人掌散文系列——陈志锐卷》（青年书局，2009）、诗集《原始笔记》（玲子传媒，2012）、学术论著《出人意料，入文艺中——文学艺术评论集》（八方文化，2009）和《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浙江大学，2011）。曾获新加坡金笔奖，全国短篇小说、散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新加坡杰出青年奖等。曾任双语征文比赛“新加坡学生文学奖”发起人及筹委主席、新加坡作家节指导委员及受邀作家、艺理会“驻校作家”、《华初文丛》总编辑。

扩散成红色小盆子里的水泡
小脚踝和白袜子的体味
从此蒸发
而教室的沉闷气息如悒悒的读书声
仍潜伏在水里粘黏着鞋面

我一面洗鞋一面禀报一个星期的跑跳
妈妈洗着衣服　　洗着衣服上的疲惫
疲惫的鞋底也开始穿洞
我的手指穿过鞋底露出幼年的指甲
泛灰的水自由进出
我不断刷着　　刷着自己近期的史迹
仿佛一种模糊却早熟的挣扎
让两条鞋带如迟钝的蚯蚓在旁潜水
白鞋才得到片刻的解脱

然后在暖日中成双摆开
像两尾吐着舌头的翻肚鱼瘫在窗沿
如光合作用中的叶子吸纳周末的
自由光热

星期天　晴

如一只白色的牛蛙把宽阔的舌头卷起
我把手掌穿入干硬的帆布鞋
手握海绵似化装师
要为它打上最均匀的白色粉底
恰似新娘的面妆
小心不要画过了头出了线
不要涂得太厚让表情僵硬

融合了南洋星洲的不同字迹
在版头
联合开始粗壮，早报开始成长
可怜的南洋星洲
是版头两个阻碍设计的时间囊
所谓联合，必然是不仅南洋不限星洲
版头的每一个大字都放眼
全球的四面八方

头版

创刊声明沸腾在街头
社论脱离版面精彩在街尾
连同晚报
舞狮舞龙般双喜双庆的热闹
在头版

一个头版是一张表情清晰的脸
所有岛民的日课
从此简单

内文

对于选项的减少
早起的考生瞳孔大半喜出望外
批阅者省略额外的红墨汁
民生聚集在社论版
所有的声音在此回响应该容易兴风作浪
可是宛若演说者角落的风潮
残留的激动都撑起了拐杖
剩余的感叹都画上了框框

舌识：

舌头的咸酸甜梦

我做过一组秀色可餐的梦：

在无人的厨房庞大的冰箱前
将舌面如托盘摆满零嘴
让每一个味蕾各得其所公平以对
但在每一次舌头缩回
门牙欲如断头刀咬下瞬间
梦　惊醒
所有未及逃脱的甜酸辣爽脆
都像牙垢黏在梦的牙缝间
准备蛀蚀发霉——

舌前沿嗜咸：Kacang Putih

五岁那年我第一次上电影院
早熟的舌头已经发育完全
那个味觉的战乱时代
电影院外的印度人是最聪明的军火供应商
开场前半点钟才拖出婴儿推车般的小摊位
没有招牌也毋需招揽
生意准时围拢交易迅速手法敏捷
他是坐拥形色铁罐缤纷豆类香脆咸食的
零食界大枭雄
没有一只幼齿不臣服 Kacang Putih 旗下

《闪电骑士》在戏院里头迫不及待

耳识：

丽的呼声

考据姓名

朋友从没听过的名字
在我的喉结与舌面之间窜行冲撞
仿佛保密太严的个人隐疾
我支吾着
让病态满面的怀旧口吻
为说明及解释打上死结

“像无线收音机的有线黑箱”
朋友目瞪如愕然卡住的照相机
口呆似男厕张口结舌的小便池
我的遣词是找不到频道的遥控器
理解的天线在无线的科技世代
接收不到有限的
历史

历史的口音

而历史正是它最擅长的口音
连李大傻清痰的一声“苛”
也是记忆喉头的流行性发炎
回忆的病菌在童年的温床上躺下
再慢性蔓延成
永恒的睡眠

陷入帝王般的绒毛座椅里
我听到前后左右爆发出完全雷同的
爆米花咀嚼声

当晚梦中的满汉全席
竟都呈圆锥形竟都是咸的

舌两侧嗜酸：酸梅

阿嬤的香烛店里有个小隔间
暗暗的角落小小的床
躺着我入学前日日的午睡
还是味觉记忆的孵化巢
和舌肌的锻炼场地——

午后三点阿嬤准时在店门前
吊嗓子喊我午睡
我的小名像紧箍咒响遍街头
巷尾的弹珠大战仍未翻身
我边跑边回头哀悼
那粒被攻陷的纯白弹珠
半拖半拉阿嬤以一整间店的佛像威胁我进入暗房
仿佛被迫出家尘事未结的小僧徒
我在床内侧面壁扮尽鬼脸
床褥上的草席不甘心地辗转反侧
摇晃中阿嬤遽然坐起
壁橱里取出一整盒酸梅
如佛珠一般它们在黑暗中不住召唤

从此我只能虔诚归依

神台易主

欢呼中，童年开始长大
叹息着，它披上了白色的外皮
像白发苍茫的王道
仅当无人在家时才高声叙旧
（据说当年防范罪案口号如是宣传）
制造着家中有人的热闹假象

怀旧旋律象边唱边咳的廉价麦克风
发出的噪音如挣扎着的哮喘病患
躺卧在白色的四壁
之中
输送声音的白色电线是垂吊的点滴管子
孜孜灌入
超过食限的维生素

远处的无线收音机面露
狡黠的口舌
占领了每一寸空气的频率
无以复加地奏起了凯歌
举国同庆般
大剌剌地坐上了神台

声音的遗址

当世界都一刀将脐带斩断
它仍用力地吮吸着
母体迅速发皱下垂的乳头
喉头残喘着那把苟延的嗓子
变酸的奶水随五脚基的咖啡乌

递给满布面粉的掌心
小小的透明塑胶袋盛着多么多
口水泡泡的心事
我把胶糖拉得长长
激动得像吐丝的蜘蛛
舌尖舔了又舔，翻滚搅拌一如得意忘形的蜘蛛精
走向车站的长长路上
连阳光也是猛烈的甜

那年四年级我开始学查字典
在味觉的儿童字典里
我惊见
绝大部分的字都属甜部

叮——叮——叮——
准备抽签入学的那天早上
我又听到缓慢的额外铃声
卖叮叮糖的老头
在校门边伶仃站立
我的车子快速驶过
几乎没有察觉
只有未入学的我的孩子
莫名地手指：
“卖什么石头？”

如今轮到我把童话
包裹在精彩的糖衣里头
孩子不疑有他地大口吞下
许多的咸酸甜瞬间溶化
许多的乳齿循序待拔

鼻识：

白鞋油

星期几　雨后

我把童年穿在脚上
踏过昨天的小学
那白鞋油涂过灰黄的鞋面
如盖过所有泛黄的黑白照
在纯白色的味道中
我嗅吸到星期一早上的慌张
星期五下午的兴奋

踢踢踏踏踢
我快速奔过无邪的操场
纯真的笑如天空白净的云朵开落
踩过跳远的场地
涉过篮球场的水洼
越过禁止践踏的草坪
我的年少就在对面

星期六　晴

烫热的午后
以暖暖的水清洗着一个星期的奔驰
累积的路途在鞋面上脏成风景
酿成汗雨相交的童稚气味
浠浠刷
剩下灰白的鞋油如白色的血

那一条街

娓娓道来

所有的方言在这里交配繁殖，阿嬤以福建的籍贯广东的口音
柴瘦的姑娘以三水话叫卖以熟练的指头为头巾打结
寻欢吃豆腐的王孙公子在宿醉的归途撞上吆喝的各地水客
街市才开始，这边豆腐摊正摆开，那边酒楼刚打烊

荒芜的地图
和阿嬤自缝的黑布裤——滑嫩和粗糙把脚板磨成鲜为人知的纹路，如
短短的生命线 长长的街——我踮起脚尖生怕踩痛一些个信以为真的豆腐
我们赤着脚轻踩像行走在阿嬤的掌心，掌心浅浅的生命线上
以福建的籍贯广东的口音，阿嬤的叙述把我牵回到豆腐老街

豆腐街——

灯柱凋零，光线冥阴，赶路的人不到，连曾经热闹的住户也集体潜逃
那是一条无名的街巷，展延在阿嬤心的转角

简单而累赘的上妆仪式
是每个礼拜日必做的礼拜
浓稠的鞋油
让空气也沾染了节庆的新鲜味道

星期几　雨

我送侄儿一罐白鞋油
却望着他把自己的童年套在脚上
无需上妆的运动鞋
不必洗不用刷不需涂不要礼拜
在星期一上学的路上四处炫耀
鲜艳的色彩如夸张的表情

而那罐未开的白鞋油
他机灵地说
就充当价廉物美的
涂改剂吧!

爸爸的乳名

再点算时，就掉了路牌掉了邻居，掉了姑姑的初恋掉了

行李错杂的罗厘途中，连时间也岌岌闪避街边。一条路　走走停停

太多的习惯如搭巴士的习惯曾经不假思索却不可追索

太多的地址如阿嬷的地址曾经熟记却开始忘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搬过幼年童年少年中年老年，　从豆腐街到珍珠街到Chin Chew Street

我低头翻看脚丫，只见光滑的脚板没有纹路！

还有一包整齐的木签，阿嬷捡起一根插入久违的耳洞，说是打银婆的宝

鬼婆银和鬼婆莲死后终究埋在一块

三个小字量天尺刻在八卦中间；街那头出土了两本翻烂的通书，

才一恍惚路牌已经如枯枝连根拔起，忙碌的挖地工人在街这头挖出了个风水罗盘

Chin Chew Street——

唯一的香火，是地上被碾平的烟尸，曾经的袅袅

墙壁上来不及写完的搬迁通告，墙角未刻碑文的墓冢

而我仍踮着脚尖欣赏零食王国里的满汉全席
面对过多的诱惑我总是犹豫难决，像刚登基的贪婪皇帝
终于狠心割爱，手指一指再指
他边哼着无人明了的淡米尔歌曲
边用唯一的铁匙以三种等值的口味
喂饱杂志内页卷成的圆锥体
再把锥口按平，捏成拉长的变形粽子
或没有烈焰的火炬
步入漆黑的电影情节
我得意地高举，俨然带路的火把
盐巴防腐，以致多年后忆起闪电骑士
总也披上一层盐霜
总也夹杂独一无二的香脆绿豆滋味

电影成为最昂贵的借口
五元的戏票换取五角钱的选择权
在黑暗中，我咀嚼过小李飞刀
啃食过大白鲨
它们都呈圆锥形都是咸的

我们尾随电影长大
电影院却带头变老
淡米尔文的歌是漏风的 Kacang Putih
尖尖的圆锥筒内卷着我们听得懂的咳嗽
直到眼光移民电影城
爆米花爆跃为当红口味
八元的戏票五元的爆米花套餐
生意随时围拢交易迅速机器敏捷
杜比环绕音响系统中
再也无法聆听听不懂的曲调

意识：

国民意识教育

爷爷：
您在雨中写信
潮湿的记忆阴寒的字迹
如伴雨的落花
满径的枫叶似冥纸
在一个曾令我爱恨皆非（没有教科书明确教
我该爱该恨）的殖民时代
您在一间灯火明灭的卧室
外头是弹炮是烟火是无尽的夜
街弄错杂　如横窜的流弹　魑魅魍魉的
千百亿万只犬吠蝉鸣撕扯着淳朴宁静的夜幕
紧紧按压着
未升的旭日
而您就在开炮前静静
静静给我
写信

爷爷：
我在六十年后收信
小六会考前夕的课本里读到您的手迹
你的同乡　你们的童年　他们的眼泪
在字里行间烘得干瘪
瘦瘦长长的字体
如无血无肉
骷髅



三点一到，像蚂蚁爬入脑壳
满脑子的馋嘴
睡前的舌头酸酸咸咸
连梦呓也嘀咕得津津有味

那天下班路过超市
琳琅满目的酸梅在架子上终于找到我
脑子里的蚂蚁顿时复活
挣扎了片刻还是买了半打
管它究竟化痰还是惹痰
待我吃出午后三点的口感
安抚了舌头两侧再说

舌尖嗜甜：叮叮糖

六岁我上启蒙班
下课的校门老传来额外的铃声
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
黝黑的老头敲打着乳白的胶糖面粉
活泼乱跳的甜意
在口水里滋长
教室外我只能用口水吹着脆弱的泡泡
等爸爸来载的空档
变得好长好长

十岁下课我终于自己回家
叮——叮叮—叮—叮—叮叮
校门口的铃声比钟声还长
我将两角钱的挨饿代价

你写着你的血
我读着我的
如独自
坐在太平盛世的地球仪
旋转，旋转如经历慢性死亡的人蚁
面对庞大无边无止的野蛮
却无从还击（分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野蛮）

爷爷：
你只能如是书写
复书写
而你如魔咒的字音
只在我和平目光的抚摸下
频频嘴嗫着
我听不懂的乡音



2001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一名作品
收入《金笔奖得奖作品总辑》

童年记忆是被口舌遗忘的回甘
在门牙之间的缝隙里
继续挣扎

那曾是一条通往味觉堡垒的秘径
起伏蜿蜒的道路
有每一个小孩直接单纯的渴望
宛若直指桃花源的
唯一途径
在舌头富裕味觉老成之后
对胆固醇警惕蛀牙防范之际
人人都晋级深谙世故的营养学家
避免碰触幻想的糖霜执着的色素
桃花源已不得其门而入

而梦中
每一种零食
都会升天成夜空散布的恒星
在最暗的梦里反射着童年
微弱的光

卖艺的纹身女郎

她是一位诗人
这卖艺的纹身女郎
她
自身
便是一首诗

刻上这些人名、国旗
和被爱神刺伤了的心
再信手拈来
成串的格言标语。
在她的两腿间
圣人和神父
都成了
怪兽。
阿訇
佛陀
耶和华
蹲在她的背上
诡辩。

两头猛虎在她的胸前盘踞
异域的珍禽在她的腰杆儿上栖息
她一动
两条巨蛇便蠕动着
穿过
她的手
她的颈



那是一条遥远的小径，脚印凌乱，回声仓皇缭绕
我拖着阿嬤的手，脚板在砂石灰土中长出厚茧纹路模糊，脚底的地图愈加生疏

驼背弯腰
所有的豆腐无故变硬，所有的豆干一起发臭，阿嬤的家在路的左下角
高楼已经在路的右边打桩凝土，用霓虹的语言取堂皇拗口的名号

左边通向北航返乡的渡头
右边前往国庆的广场
阿嬤的房子四周漏夜树立成群看无的路标：她只知道，双向的大马路

珍珠街——

也少
阳光晒不到，日光照不着，连影子
那是一条古旧的巷弄，铺着斑驳的水泥滋长野草

我有限的想象国度
而我，我只能用翻译成华语的走姿，被她牵着一道小心翼翼地蹑足经过

林得楠

作者简介：

林得楠（1963-），祖籍福建福州，生于新加坡。曾任《联合早报》新闻编辑，现任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编辑。少年时期开始发表诗作，2001 年以《梦见诗》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03 年以《非典型战争》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一名。曾主编多部华文文学作品集，曾参与《联合早报》出版的《王鼎昌——走向总统府之路》和《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的编务工作。著有诗集《梦见诗》和诗帖《怀念小灯笼》；儿童文学《快乐王子》、《玩具王国》和《喊喊哥哥我问你》。

单向道
我们的路只剩下
铺路工人走后
行道树早听话排好
坚硬滚烫的大马路旁
每一张通告都是一张讣告
每一个转角都是一个死角
那已是一个闲人免进的禁区
我的脚板踏不到柔软温暖的回忆土地
扶着阿嬤的手
滴着阿嬤的汗

还有一条红色的头巾，晾在历史的晒衣线上
而爸爸的无敌弹珠大概还塞在老家的抽屉，硬化成一粒樟脑丸

我是转世的萤火虫
暗恋着你的倒影
在不曾停歇的辉映中
拨动河面的柔情
让水波轻轻传诵
如涟漪悄悄扩散着精灵
追逐四处流窜的梦

如果还有梦
你依然是萤火虫
在这颤动的夜色里
在这深情的眸光中
怎能辜负过客的痴情

如果还有痴情
我们是萤火虫
在匆促的轮回中化灯而去
连绵而去
连绵成晚风



原载2001年4月1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林得楠诗集《梦见诗》，2004年

一具具随课文葬在纸上
埋进墨黑色的墨汁中
一如墨黑汹涌的南中国海浪
而我只能默默
默默
读信

爷爷：
您我只在如风雨交加的清明节和考季课本里相遇
挣扎是你们留言的姿势
沉默是我们打招呼的言语
许多斑驳的信函欲雕铸我们思考的脑纹
许多似遥远又亲密的对话之语气
许多无声
又记录了负重过量我们的
互望与互忘（是的，我们的国民教育教材没有这章）

档案照片总有您的
坟头

四根白柱的高耸纪念碑必是我们家族自古最大的墓穴
你的唯一遗物据说是柱子底下被蚁啃虫蛀的一根肋骨
在成群参观游客考察学生约会情侣丛中我该如何辨认
一如当年雕刻在苍白大理石墓碑上的繁体字和文言文

我确实无法明白如何“肇始”怎样“表幽宅”
虽然是爷爷您以笔杆编写我的国民教育课本犹如呕吐灾害
我只能以背诵答案犹如吮吸苦难

唱吧巴米扬
扭曲的土地是失足的历史
转世的沙尘是倒卧的高山
当白鸽升天而去
石头如彼岸之莲
四处盛开因为四处凋落
破裂的国土期待净身
如莲瓣列队等候轮回
阿富汗　你别介意
那只是小小灾难
如一颗沙子被践踏
超度之后
地球有了新景观
巴米扬的天空红似血
清濯的摆渡之河
漂流着负载石头的纸船

梦见纸船

石头因你而离去
我梦见摆渡之河
漂流着无形无色的纸船
如莲花灯紧挨莲花灯
串连游离的忧伤
巴米扬　你的故事流向东方
浮沉着肥沃的沙砾
杂草因你延绵成森林
土丘因你隆起成高山
小溪因你而滔滔
大河因你而幽幽

钟韵宜

作者简介：

钟韵宜（1980-），笔名一鱼，祖籍广东汕头，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中国北京大学荣誉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项目专员。2001 年留学生文学刊物《殊途》发起人，2003 年《殊途》编委之一。现任大士文艺促进会理事、《大士文艺》执行副编。2011 年获颁新加坡教育部博士学位研究奖学金，2013 年负笈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修读教育学（评估与测试）博士学位课程。

可以写几行泪
再用血染一个世界
可是七点五十七分的天色已暗
白色的世界很模糊
所以我幼稚地哭
开始一辈子的呐喊
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来不及了，我陪你哭吧！”
哭别一九六三
眼眶的泪今年仍未干
所以母亲的视线很模糊
如午夜十二点的天色
很幽暗

梦见长堤

血管悸动的凌晨三点钟
我看见两岸的街灯迎送一个人
那是我的旧爱
她白天收缩夜晚扩张
像左右的海时浅时深
在反复流动的雾气里
她以我的梦见
恋爱着两岸迷蒙
所以我忧伤反复
所以我思念反复
在这夜夜仲夏的秋色里
长堤两季如她升降着体温
在加速减速的血管里反反复复

她的脸

啊，你见过这卖艺的纹身女郎吧？
读过
这字里行间的丰盈诱惑吧！
她是一身
供众人眼睛享用的
盛宴。

但她遗漏了自己的姓名
这卖艺的纹身女郎
而如今这密密麻麻的诗句中
再也容不下
多一个名字
甚至一个
句点。
或许
就只能
刻骨
铭心

原载《殊途》创刊号，2001 年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 • 诗歌卷》，2010 年

连体婴纪事

前记：2001 年 4 月间，一对尼泊尔连体女婴甘嘎（Ganga）和扎牡娜（Jamuna）在祝福声中来到新加坡进行分体手术。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头颅，两个脑袋的血管和神经相连在一起，是非常罕见的颅部连胎。当时，全世界只成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分头”手术，因此甘嘎和扎牡娜成了全世界的焦点。经过 97 小时的牵引和挣扎，甘嘎和扎牡娜离开了对方，却看到了对方。她们在父母的泪眼中成功分体，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主治医生说：“手术好比分隔红海，使两个生命得到重生。”

误会

天误会了地
血误会了肉
喜马拉雅山的神灵
误会了加德满都的祈祷
扎牡娜与甘嘎
误会了世界
如圣母峰的雪
误会了山脚的泪

童年无法从头开始
失落的摇篮曲
在翠苏里河上盘旋
如贫瘠却澎湃的血管
在寂寞的山国潺潺
扎牡娜与甘嘎
你和你们的溪谷
徘徊扯不断的影子

如果还有萤火虫

如果还有夜
我会回来看你
那是八年前的约定
在这乡野的小河
看每一盏灯
赶赴三更的相思

如果还有相思
我是潜伏的沼泽
湿润了你的凝视
而每一盏灯依然是你
亮起八年的风景
路过两岸的红树林
漫长却匆匆
热闹却幽幽

如果还有红树林
我是不能自拔的腐草
向往来生是树
而你依然是每一盏灯
缠绵树梢的灵魂
以今生的亮度
轻抚交错的枝叶
滋养渴切的泥土
暗恋盘缠的树根

如果还有暗恋

如千万缕思绪
在干涸的河床
牵引千里外的雨
那是扩散的细胞
扩散着从头分裂
如一个童年
分裂成两个童话

母亲的泪是山国的雨
滋润着天地的距离
自拔而起的海之崖
以九千公尺的落差
将梦境劈成左右的相思
左边是扎牡娜的海
飘满嫣红的玫瑰
右边是甘嘎的海
浮现艳丽的兰花
停不住的风是忍不住的夏
释放雪莲的幽香
如尼泊尔的崇山峻岭
沉吟九十七小时的神话

相对

容颜是可触摸的乡音
眼神是可拨弄的相思
喜马拉雅山的泉涧
奔放着喜悦的激流
如两行垂直的泪
流过妈妈的呼吸

梦见诗

梦见十二句诗

零时五十五分
加德满都的爱情走火
血染红了十二句诗
我梦见彭迪德拉王子
独唱着沉默的恋歌
那是彻夜的呻吟
交响着子弹的尖啸
如传不出深宫的十二句诗
在白天的街头流传成哀号
流传成巴格马蒂河畔的火
葬了宫外的爱情
彭迪德拉你的十二句诗
是情人一辈子的丧歌
金庙上空的尘烟
是连绵的迷雾
连绵成尼泊尔的玫瑰

梦见巴米扬

这一夜伪装得很堂皇
我梦见陨石捏造流星的灿烂
灿烂着以炮弹的速度呼啸而至
如变调的国歌因迫降而嘶喊
唱吧巴米扬
交错的阴阳
伴奏着石头倒下的巨响

蓝金

作者简介：

蓝金（1936-），原名周信忠，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新加坡。早年就读于华侨中学，1962年厦门大学海外部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1960年代主持《少年儿童》和《好少年》等刊物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诗作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著有诗合集《椰笛与竖琴》（1962，与莎茄合著）。已故妻子梅拉为新华小说家。



阿富汗因你而超重
石头因你　无力撑起天空
所以纸船在最初的起点
卸下一千五百年的包袱
以溪水和故土混合成水泥
修建剥落的渡头
以及风化的梦
如果你要祈祷
请以山泉洗净双手
再掷一颗鹅卵石
击响清水里的木鱼
小溪将因你而清脆
如恒河呼唤菩提迦耶
如岷江呼唤乐山
当石头在溪畔静坐成石像
巴米扬的天空
飘摇着洁白如鸽的纸船

梦见一九六三

六月一日
我梦见一九六三
那年的家不叫国　叫邦
父亲的泥土干瘪了
他老是在后院洒汗
六月一日
我梦见母亲
她以帆布床撑起一个家
那床白得可以当纸
白得可以速描未来　白得

突然好多猴子出现，
树枝摇动叶子掉落。
一只手掌抓着树枝，
从这一棵跳到那一棵，
它们跳到地上来了，
啊！猴群们展开战略战术，
它们展开了包围圈。
啊不用怕！这是聪明人的杰作，
诱敌深入，请君入瓮。
这是爱逗弄猴子的人，
喂香蕉花生给它们。
啊真好玩这是老孙的后代，
摸摸脸，擦擦嘴，
生活得乐逍遥，
继续繁殖你们的后代吧。

四

淡申湖啊淡申湖，
在微风的吹拂中，
飘荡着孤傲的浮云。
无数次啊我和妻子在这湖上来来往往，
那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
可是妻子现在已死了我多么伤痛！
湖里的鱼儿照样双双对对，
湖上的鸟儿照样歌唱飞翔，
它们照样快乐幸福，
而我的回忆却是多么忧伤。

作于 2001 年 4 月 21 日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注：新柔长堤，流动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爱情。

梦见幽灵

你的眼是小小的窗挂着凉凉的月
为了雨，我梦见我是迟到的风
总是误闯最深的夜
赶在天亮前抚过你的窗帘
带走一片月光写情信
天地是一张白纸
任我画满你的脸
再勾一抹流星当你的唇

你的唇是未下笔的诗
如铁风铃沉默着期待叮咛
期待叮咛抖落在我的掌纹
那是交叉着陌生与熟悉的风景
交叉着我来时的错乱
你来时的迷茫
我们相约在生命线的终点栖息
却迷失在错乱的感情线里寻找轨迹
如果我无法赶来
请你留下足印
那是似远又近的北斗
如背影
刻满情诗的幽灵

2001 年金笔奖得奖作品
收入林得楠诗集《梦见诗》，2004 年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西山山麓
一碑庄严
六十二年前
南洋华侨机工
奔走相告
共赴国难
为了抗日救亡
子别父母
夫离妻儿
跋涉滇缅公路
穿越丛林群山
枪林弹雨
烈日狂霖
滴血流汗
不为赤子
不为功勋[1]
　为的是——
海外漂泊的触动
爱我中华

作于 2001 年 12 月

1. 碑后有“赤子功勋”刻字。

妈妈忧郁的双眼
流动血色的相思

赴约

萨嘉玛莎
盛开着雪花与莲花
尼泊尔你是白头的隐者
解开了古老的神话
那是飘摇的儿歌
飘摇在山河的连绵
赶赴一次相对
旅途是放不下的乡土
走不尽的蜿蜒
拉不直的路

扎牡娜你倦了
你的哭是甘嘎的泪
甘嘎的泪
流着两行相思
如两尾赶路的鱼
在南海的汹涌中奔波
奔波到千里外
跃起成四月的童话

分体

悸动的血管
哺育贫血的红海
亲人的召唤
在家乡的屋脊回荡

夜半读诗

晚上十一点五十分
被生活掠夺竟日的我
气力残存无几
即将倒下
让这一日
在疲乏中结束

灵魂拒绝妥协
书桌前坐下，翻开
《现代中国诗选》
随意翻
翻到哪一首
读哪一首

一日结束前，听听
别的灵魂
诉说他们的
希望或者失望
欢乐或者哀愁
幸福或者痛苦

就觉得
这一日，并不完全
输给了生活
书桌前读书
也是一种
顽强的姿态

稿于 2001 年 6 月
收入辛白诗集《细雨燕子图》，2004 年

灌溉左右的梦
扎牡娜与甘嘎
你们的回头
是天的翻身
地的筋斗
咫尺的
相对

原载 2001 年 12 月 2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林得楠诗集《梦见诗》，2004 年

长安人

作者简介：

长安人（1957-），原名吴友明，祖籍福建金门，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63 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文艺协会和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1980 年开始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著有诗文集《街的故事》（2004）。曾与友人合著《旅歌集》和《错误的美丽》等。

致淡申蓄水池

一

在微风的吹拂中，
飘荡着孤傲的浮云。[1]
我踏着绿油油的草地。
心胸宽广，自由舒畅。
各种奇花异草，喷发香味。

我眼睛突然明亮，
四面是一片幽静的湖，
白茫茫，天上人间。
湖的四面后方，
是莽莽苍苍原始的热带森林。
白云环绕着森林，
森林轻吻着湖水，湖水映射着阳光。

二

阳光下的湖水里，
成群的鱼儿出来寻食，
它们逐浪而玩又抬头又潜下。
而鸟儿们展喉歌唱，
双双对对悦耳动听。
这湖的四周天色开始暗黑，
月光也开始照进湖里，
月光湖水开始连成一片。

三

1. 取自海涅诗句。

秦淮

作者简介：

秦淮（1938-），原名陈龙王，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曾任教职，后转入电影界、广播界和歌坛，凭一首充满感情魅力的《白云》风靡东南亚。曾获新加坡“十大金像歌星奖”，有“慈善歌王”的美誉。曾任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诗集《无花的梦乡》(1964)、《拂晓的国旗》(1999)、《寂寞的歌人》（2005）和《凉月吹灯坐》（2006）；杂文集《腾珠录》（2000）；散文集《雕虹集》（2002）；娱乐书信体文集《笔中情》（2003）。另有数部单行本正在策划出版中。

黄岩

作者简介：

黄岩，原名李彦之，又署高阳，祖籍浙江，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学教师，现已退休。曾与庸夫出版诗合集《生活诗钞》，另与岳典合著《俯拾集》。诗作入选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裘亮

作者简介：

裘亮（1945-），原名姚培量，生于中国广东潮安，1953年随母亲南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现为新加坡公民。新民中学和中正中学毕业。著有短篇小说集《弯曲的路》（1998）和《春天，你在哪里》（2000年）、诗集《绿色的忧郁》（2004）。《弯曲的路》获新加坡课外读物理事会推荐为中学课外辅助读物。

辛白

作者简介：

辛白（1949-），原名黄兴中，又署赫南，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1972年获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教育文凭，1980年获新加坡教育学院高级教育文凭，2006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小学与中学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已退休。1971年获南洋大学罗步歌散文创作比赛第三奖，1977年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公开组首奖。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和《童诗45》（五人合集）、散文集《音乐雨》。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儿童文学刊物《萤火虫》和《百灵鸟》编辑，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2010年担任驻校作家至今。

牛车水周末

期待的
牛车水的周末
瘦长下午

长长的走廊
露天地摊靠拢了
老花眼镜的拥护者

戏台的下方
也有戏在上演

货品不论多少
最好是稀奇古怪
从上世纪找来
正尝试把它遗忘

一张张希望的脸
都想售出他的无奈

作于 2003 年 12 月 21 日
收入裴亮诗集《绿色的忧郁》，2004 年

老来操刀

老来上学堂，上现代汉语课，做“复句分析”练习，有感而作。

年轻的讲师说
第一刀最重要
第一刀错了
就完了

紧握着笔
犹豫着
对着一题一题
五四以后
出现的
等待切割的躯体

老来操刀
不穿绿袍
不见鲜血
非关病理

关乎
追根究底
关乎
执着
关乎
爱

作于 2003 年 2 月
原载《新华文学》第 63 期，2005 年 6 月
收入辛白诗集《细雨燕子图》，2004 年

中秋节

秋风乍起
把牛车水吹进五彩缤纷的
童话世界
街衢小巷
争妍斗奇的灯笼
引来路人目光成焦点
鳞次栉比的
糕饼专卖店
平时以色香味
诱惑过客的肠胃
如今皆黯然失色
自动让位给不再传统
馅料奇香异味的月饼
嫦娥看了直摇头
不甘寂寞的柚子
纷纷展姿于摊位
与灯笼月饼三雄鼎立
菱角也躲在角落漾着笑意
宗乡会馆、民众俱乐部、文艺团体
欲留住传统的根
广邀诗人雅士题诗填词
把中秋粉饰得很唐朝
各路灯谜高手
绞尽脑汁出绝招
创作令人拍案叫绝的谜语
让谜友如醉如痴
伤脑筋于山穷水尽的谜面
寻找柳暗花明的谜底

作于 2003 年
发表于《炎黄文化》创刊号，2003 年 4 月

温情

语云：天上最美的是星星，地上最美的是温情。

是谁
把你这颗星星从遥远的金门
牵引到新加坡

为了二叔老人家
人生啊无奈
重逢竟在慈怀的梦里[1]
相顾无言泪成行
怎能期望在两宿
把四十年的温情吐尽

而新航却不愿意等待
把你从二叔的眼角
轻轻抹成一缕
烟

作于 2002 年
收入《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2005 年

1. 慈怀：晚期病人护理中心。

沼泽之瞳

即使再凶悍十倍的村狗也吠不出脚底的恐惧
瘴气四面包抄过来，涵盖昆虫的深呼吸
只手将乔木和寄生植物摩肩接踵的私语遮掩
不许那成长着我的旧址逃离半步

除了母亲，这里
没有谁比贫穷更懂得安土重迁之必要
她曾经果敢离开过却又回来的希望
最终与绝望一同披上尸衣
时间原来无法阻止男人的啤酒瓶
去释放一连串泡沫的荒岛
一场又一场暴雨滂沱的拳头和裤带
甚至厨房里的菜刀

当她嶙峋的骨骸慢慢沉入烂泥之中
我湿漉漉失足的呼救声
肢体和童年
一样遭那潜伏的树根紧扣不放
父亲夜夜的肉欲狠狠撞击着女人
充满叫嚣和淋漓尽致的盐
比他昼间操控的铲泥车认真

我从水中抬起头来
日月默默，蛤蟆鼓噪
母亲养成习惯，蹲在
垂曳的藤蔓下整理她惨淡的微笑
那些透明的翼

人类退化论

——为 911 忌日有感而作

死性不认
我们传承史前野蛮人的基因
谁记得你我吃下多少
已经停止惨叫的
生命

清醒的时代
狂跑在愚昧的文明前面
总有一天
落伍的历史
用智钝的眼神嘲讽着人类

那时候什么都不再新鲜
什么九一一都只是一场游戏
在天地之间
只有人吃人
精彩

原载 2002 年 9 月 9 日《新明日报·天窗》
收入秦淮诗集《寂寞的歌人》，2005 年

退休人士甲的午间生活

清闲得像一杯茶
却不能好好读完一册书
喧闹的城市喧闹的步伐喧闹的方向
仰赖整体性的策略指导
确保生活平实有序

学父亲戴眼镜的姿势
打开孙子扔在茶几上的外语课本
汉语拼音载歌载舞
想跟着念：南洋。模糊的
嗓子乃禁不住
流出酸楚的泪水来

像父亲没过世之前
也摘下眼镜和心事：
等最后一批华校生全刊登了自己的讣闻
语文这东西也就更加浅白易懂了



原载2005年1月16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收入吴耀宗诗集《半存在》，2008年

新加坡河畔回忆

扛米

年轻的意志
卖给　狭长的跳板
一身汗水
换一枚硬币

街戏

柴船头对岸
地方戏日夜上场
锣鼓声
赶走倦意

戏台兴奋过度
两脚踩进河里

《扛米》作于2002年7月
《街戏》作于2002年5月
收入裴亮诗集《绿色的忧郁》，2004年

非心

作者简介：

非心（1971-），原名李慧玲，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1994年加入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从事新闻工作至今，曾被《联合早报》派驻香港和北京，曾任《联合早报》执行副总编辑，现任《联合晚报》总编辑。华文公民社会团体圆切线的创社社员，曾参与文学刊物《后来》的编务工作。著有散文集《渐行渐远》和《习惯忧愁》、专栏文集《港情流露》和《步步为营》。



竹石

作者简介：

竹石（1944-），原名王照旋，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曾是春雷文艺研究会文学组组员，新声诗社多届中文文书，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兼现任副秘书长。热衷学佛，亦酷爱艺术摄影，1980年代获新加坡国际摄影沙龙比赛多面金牌。著有小说、散文与诗歌合集《春梦了无痕》（2001）。

雨困

在山上眼睁睁
看着乌云飘袭
白云已无退路
户外的咖啡座里
人们不是无动于衷
但是在这个世道里
除了为自己选择
一个遮雨的角落
静观其变
大家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远处是几座教堂
不论建筑是尖顶或圆顶
在这场雨中
祈祷遥不可及
看似靠山
山若见若不见
厚实是一种缥缈

是等待雨停
还是渐渐习惯雨景
和雷声
忘却赶路

作于 2013 年 5 月，米开兰基罗广场
发表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吴耀宗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妈妈　请不要悲伤

——悼念“无畏号”殉职的女兵

妈妈　亲爱的妈妈
请不要哭泣不要悲伤
虽然我已葬身大海
不能再效力海疆

妈妈哟　亲爱的妈妈
原谅我不能陪在您身旁
当海军是我的梦想
大海是我放牧梦的地方

妈妈　我亲爱的妈妈
请不要哭泣不要悲伤
我愿是温暖的棉被
夜夜伴您入梦乡

我愿是蓝天里的海燕
守护在波涛汹涌的海疆
妈妈哟　如果您想我
请看看我在飞翔

附注：新加坡海军“无畏号”巡逻艇于2003年1月3日晚上11时35分，在白礁水域同商船相撞，巡逻艇后半部毁坏不成形，三名女兵不幸殉职，一名失踪，另多人受伤。

原载2003年1月16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修于2003年3月8日
收入旭阳诗集《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2007年

总以类似的弧度流翔而过
用放大千倍的视野带回去我犹新的记忆
夜夜轮回一场浮肿的梦靥

作于 2002 年 6 月 1 日
修于 2003 年 2 月 5 日
原载《香港文学》总第 222 期，2003 年 6 月
收入吴耀宗诗集《半存在》，2008 年

再生之树
——民办南洋大学

是什么神奇力量
曾让新马万千人民
奔赴云南园山岗
种下这棵
百年的树?

是什么力量
曾让各阶层民众
为她义剪义卖
义踏义跑义驶
义唱义舞?

只因为这是一棵
来自大森林的树
她的枝叶很密很密
再大的风雨
她撑得住

只因为这是一棵
永不凋落的树
她的根很深很深
再大的风雪
阻不了她的路

啊　南洋大学
峥嵘的民族之树

半存在

甚至一度相信抗衡
以岩石的顽固和响亮
说快乐不是附带的
栽植的大岩桐在几近凋萎之后
不又开出繁盛的艳赤吗?

生活着的同时
供养着生活
把屋宅的一砖一瓦摸到手里来握紧
那坚实的感觉是忽明忽灭的
把爱进行彻底的界义
结果不外乎撕豆荚筋的时间
很短暂，也很漫长

在日月升落的地平线上我们只是半存在
零零碎碎着安稳
点点滴滴消耗着虚幻
偶尔懂得在面汤升起的烟气中提醒彼此
被昨日推倒的树
没收的影影绰绰
使记忆和空虚碰撞回声
被今日拆改的语境和濯滤的文字
使完美和永恒遗失在不知名的某一站

原载《创世纪诗杂志》第 155 期，2008 年 6 月
收入吴耀宗诗集《半存在》，2008 年

蔡宝龙

作者简介：

蔡宝龙（1964-），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南洋美专（南洋艺术学院前身）水墨画系和美术与设计高级文凭班毕业，英国伯明翰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硕士、斯里兰卡佛教巴利文大学佛学硕士，并获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大学后高级教育文凭。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兼《新华文学》主编和编委，锡山文艺中心理事兼《锡山文艺》执行编辑和主编，《南洋艺术》编委。现为南洋艺术学院纯美术系高级讲师，新加坡大士文艺促进会理事，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文化馆和艺术科学博物馆义务导览员。1987年获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公开组佳作奖，1990年获佛教青年弘法团征文比赛安慰奖。著有综合文集《将军令和逍遥笔》、短篇小说集《刹那流星》、散文集《傲鱼的故事》、艺术文集《客尘好雪》和《五色流光》、译著《智见》。

重逢前记

若无其事地
独自上路之后
我们用多余的礼貌
丈量君子的距离
欲断未断地
相互维系

我以为可以远走
后来才明白和你之间
没有天涯
带着每一寸的记忆
四处去将你遗忘
思念成为
没有期望与索求的坏习惯
和结果

相见或者不见
都好

发表于 2002 年 2 月 26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你辨得出
那朵小花
最温柔

冀欢

蓦然
好雪不落别家

板桥上有昨夜的蹒跚
破晓时，庭前有一株花
开满舍利

作于2003年4月1日
收入蔡宝龙艺术文集《客尘好雪》，2003年

旭阳

作者简介：

旭阳（1938-），原名杨宝泉，祖籍福建同安，生于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渔港，1946年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小学毕业自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后半工半读，进修华、巫、英文，曾翻译马来文小说。曾任职于《南洋商报》排字部和编辑部校对组，后从商，经营广告公司和海上奎笼，现已退休。民歌雅韵艺术研究会、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哀葡萄牙》（1964）、《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2007）、《旭阳短诗选》（2010）和《萍踪诗旅》（2012）。自2000年至今，约五十首诗词被作曲家冼国栋、李煜传、郭永秀、林亚历、李伍华、王欣和马明月等人谱成曲，并由知名歌唱家和本土歌手在国内外音乐会上演唱。

与沙斯共舞的日子里

战争还没有结束
你就来了
用科学定义的陌生名字
以精确制导的方式
准确地击中我们的肺部
使我们自以为是的免疫系统
猝不及防

已不再同情
那些备受战争凌辱的人们
关注的对象
从别人到自己
一时很难习惯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比那场真实的战争来得还要可怕
一座座简单设防的城市次第陷落
它已接近疯狂的姿态
肆意地进入一个个健康的身体
企图连接我们的死亡

与沙斯共舞的日子里
我的眼睛
感动于忙碌于一线的白衣天使
感动于繁华的都市依旧忙碌着的小贩
还有
拥挤在地铁里那没有用口罩捂住的笑容

小小播音箱

——致“丽的呼声”

甜美的话语忘不了
半世纪的声音挥不去
小小的播音箱
走进家家户户的客厅里
王道陪祖母“讲古”
我爱哼《青春舞曲》

去参加歌咏　去参加话剧
日子里盛满了新奇
咖啡店　乡村里
耳边传来《朱大嫂送鸡蛋》
有时候是《伏尔加船夫曲》

坚守了半个世纪
播音人渴盼春的消息
数码的火花
炽燃在新的世纪
黎明的曙光
照亮了苏醒的土地

附注：“丽的呼声”（Rediffusion）是新加坡自1949年以来仅有的有线电台，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加坡唯一的商业电台。据2006年7月报载，“丽的呼声”开发了数码多媒体的广播技术，从原本的两个频道增至十个频道，这项服务是借助新科技呈献崭新内容，让声音以最清晰的CD素质传递给无数的“丽的呼声”接收台，随时随地让订户能接收到高水准的音质，其中增设的一个频道是首次将广播节目引进校园，在工商小学增设校园广播频道的播映室，由学校师生参与节目的制造与播报。

作于2003年4月16日

收入旭阳诗集《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2007年

羊华

作者简介：

羊华（1957-），原名黄明贞，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曾任中港合办《世界散文诗作家》编委、《回响》散文诗刊出版人兼编委。现为《赤道风》文学杂志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1993年以《悠悠河水渡我少年》获中国《散文》杂志颁发新人散文优秀奖、以《茶香》获中国繁荣杯世界散文诗大奖赛二等奖，2003年以《榕树难》和《摔角》获中国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优秀奖。散文《白蝴蝶》曾作为中国学校辅助教材，并多次被译为英文。著有散文与散文诗合集《绿的希望》、散文诗集《外婆的发髻》，并与诗友出版诗合集《诗瓣留痕》。

光辉的岁月
先辈们的精神
永远活在
我们内心深处

附注：二战前，南洋华侨中学为东南亚首所著名华文中学，毕业生若要进一步深造，只有到中国几所著名的大学深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不批准到中国的申请，于是，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构想便由陈六使先生等人于1953年提出，获得新马及东南亚华社各阶层民众的热烈响应，筹款运动如火如荼。新加坡福建会馆献地五百依葛作为建校校址，但南洋大学申请不被批准，只好改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进行注册。东南亚第一所民办大学——南洋大学终于在1954年成立，由主席陈六使先生主持揭幕礼，体现了华社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

南洋大学注册创办人共11人，他们是：陈六使、胡文虎、黄奕欢、连瀛洲、高德根、陈锡九、杨璨文、符致逢、李亮琪、柯进来及李玉荣。

1966年南洋大学从美制改为英制；1975年采用英语教学；1978年联合校园成立，南大师生迁入新加坡大学校园上课；1980年两所大学合而为一，南洋大学从此滑出历史舞台，历时27年。

修于2003年10月31日
原载2005年4月25日厦门《同声报·故土风情》
收入旭阳诗集《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2007年

梦幻团圆

那酸酸、酸酸的
一点一滴的乡愁
爬进碗　浮动着
黑啤的醇香
倾倒在醉梦中
金门的母亲摇摇晃晃走来
我唤声长长的娘
双脚已酩酊

门外挂一串摆荡着的相思
爆响除夕的嚎啕

作于 2003 年 8 月 13 日
原载北京《中国女性文化》，2003 年
收入《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2005 年



客尘好雪

缘遇

草尖凝雨露
曹溪那条路可有消息?

瀑流过处
拈花人很艺术地升起法座
真空中有妙处，有相好光明的
地涌，同声赞叹

同行

牵一条细流
让我在涓涓中
读你们千遍

形色匆匆有很性格的点线面
有精灵悄悄地在耳语
告诉我许多
图与地的
秘密

汇流

把每一个海的咸味
抹在你的心眼

多年后
八方有风雨

沙斯剪辑

包装坚强

自此日子不再平静
架在时间波涛中的心情
总是任性地摇摆
摇摆在不堪重负的木桥上

不要外出，不要远行
歇歇你早已疲惫的双脚

不要焦虑，不要忧伤
灾难不会向每寸土地匍匐

一切的不安都不是真的
坚强的人却顿显无力
无力地包装坚强



春天生病

平静的繁华
原来是临时的布景
街道诉说寂寞
交往倾吐疏离
一切沉默在杀机四伏里

足音预示有人走近
所有不擅飞翔的鸟儿
忽儿颤抖展翅纷飞

马龙云

作者简介：

马龙云（1980-），生于中国甘肃武威，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2001年赴新加坡求学，2005年毕业于澳洲西悉尼大学。目前为新加坡《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特约记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文集《孤单的旅程》（2007）。

黄丝带不是一条丝带

铁窗内的每一天都徘徊
在绝望与生命之间
铁窗外的阳光是否更加举步艰难

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他的儿女认不得他
他的爹娘早已不在人世

请让我回过头来
我的家人为我系起了黄丝带
黄丝带不是一条丝带
它是有情世界的一声你回家来

一株曾经坍塌的玫瑰
新芽伸出黑暗
让一颗划过长空的星
重新引出久违了的一点色彩

注：为协助前罪犯重返社会，新加坡内政部联合六个机构成立“关怀网络”并推出“黄丝带计划”。“黄丝带”取意于一个动人的故事：释囚请求宽恕，家人一路系起黄丝带，示意欢迎改过自新的他，回家团聚。

作于 2006 年
收入方桂香诗集《月色》，2007 年

行走在这座陌生的国度
我注定只是一个过客
匆匆的旅痕就像沙斯一样
早晚都会
消散在这美丽的花园城市
但我无法忘记
这段与沙斯共舞的日子
和坚强自信的居民们
还有一股
叫做胜利的狮子般的豪气

作于 2003 年
原载 2003 年《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马龙云诗文集《孤单的旅程》，2007 年

两座城市在流泪

思念的温度尽管如此相近
一道紧绷半世纪的
北纬 38 度线
强将眺望牵扯得更长更远
更无力

仓皇离家的每一个脚步
原是为了想回家
任海阔　　灯暗
终须归来收拾
这场丢荒五十年的离难

乡愁看似那么近
一程遗憾却要那么长

是谁规定
还乡必须抽签
尽孝设下时限
亲情还在无助等候
政治垂怜
半生的回忆被迫中断
只希望白发苍苍的你
相会时还记得
那曾经热血的少年

刚刚衔接好两代人的希望
瞬息又被捣散

错误的轨迹

母亲坚持守候着
一个青春的我
于遥远的记忆
当我裁个自己寄给娘
娘一看，惊呼：
“这老者是谁？”
她不知道
错误的轨迹
让跌跤的岁月
拒绝将青春
还我

小记：父亲回金门探亲时，年老的祖母频呼：这不是我的孩子，我儿的头发是黑的。

作于 2003 年 8 月 11 日
原载北京《中国女性文化》，2003 年
收入《当代新加坡诗歌选 2006》，2007 年

殖民地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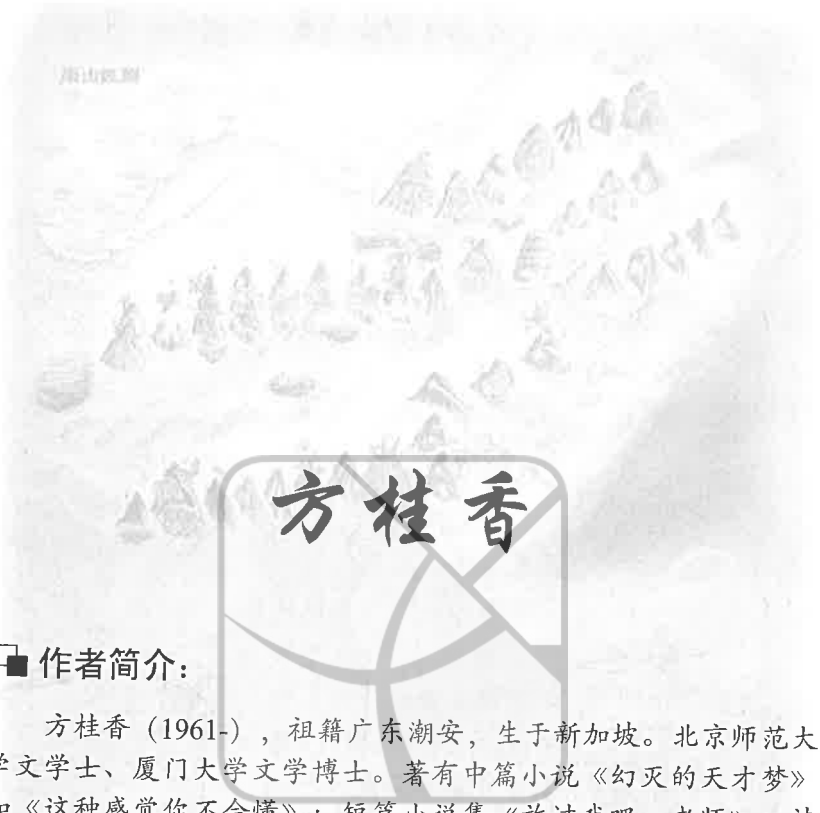
一列舰队撞醒了沉睡的历史
这块连郑和都不屑取景的沙滩
登陆了大英帝国的远见
望远镜把利润无限放大
东印度公司朝历史大喊一声
"Camera, action!"

失业五百年的国内生产
辗转剩下种植、捕鱼和海盗
要不是潮流兴起殖民地
英国人也不会急着搜寻
这个鸟不生蛋的荒凉

（荷兰一直在捶胸顿足，
怎么偏偏看漏这个金蛋）

天猛公，好一个杀气的名堂
我拉开想象的帘幕
偷窥莱佛士和他漏夜商量
胡先沙或是阿都拉曼
谁按照剧本谁就是苏丹
条约后页的花絮
要比条文更紧张
成功备忘一场宫廷的内战

剩下的琐事让驻扎官去忙
将来的编纂由教育部去慌



方桂香

作者简介：

方桂香（1961-），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厦门大学文学博士。著有中篇小说《幻灭的天才梦》和《这种感觉你不会懂》；短篇小说集《放过我吧，老师》；诗集《月色》；评论集《另一种解读》、《因为你就在我的视野里》、《从序文看本土出版脉搏》、《巨匠陈瑞献》和《陈瑞献美学思想论》；学术论著《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曾任报章记者及副刊编辑、电视编剧、杂志主编。现为《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创意圈出版社总监兼总编辑，策划与主编共三十部作品。

独立还是纠缠不清

虽说是兄弟但也许更像夫妻
结合或是离异都是千头万绪
可能是太靠近
可能还有回忆
断了关系却断不了感情

单身还是联邦
高涨的失业率打扮成强势的红娘
还有共产党在旁虎视眈眈
要怎么选择才不会让历史遗憾
我们再次相信
繁荣
才是幸福的保障

纳采拖延了三年才签下迎亲的条款
国家的婚礼不可单凭八字合算
首先要通过伦敦皇室那关
再来才是全民投票游街呐喊
奇怪　如今怎记不起当初的痴狂
尘埃落定在 9 月 16 日的 1963
右派的欢乐
左派的紧张

蜜月未完牙齿就开始发颤
种族猜忌比男女问题更麻烦
年轻的党纲站在巫统的街头旁观
所有承诺被国会强行宵禁

擅飞的鸟儿仍在过冬
不知是冬眠不觉晓
还是不想醒来
看清春天生病
花儿凋零

灯火依旧

你被隔离在屋里
我只能驻守窗前
不是说探病可以打气吗
我却不能在床边慰问你

春天怎么那么晦重
难道春天已在寒意中沉沦
城市灯火依旧辉煌
说明这里没有沦陷

你要坚强孤军作战
握不到你颤抖的双手
却听到四方八面的祝福
你要记得还有一场热恋
等你如期赴约

不要害怕
请努力相信
我们的城市

作于 2003 年
原载 2003 年《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方桂香诗集《月色》，2007 年

翁弦尉

作者简介：

翁弦尉（1973-），原名许维贤，祖籍广东紫金，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太平，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马来西亚国立工艺大学电脑科学荣誉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编辑、《蕉风》执行编辑。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学术领域为华语电影与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与中国文学文化、近现代中国的印刷文化、华语语系文学。1991 年以来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奖项，包括花踪文学奖散文组首奖和诗歌组佳作奖，两届花踪文学奖小说组佳作奖，第三届中国北京大学王默人小说创作奖。1999 年以《游走与沉溺》获新加坡金笔奖华文短篇小说组首奖，2002 年以《岛人》获新加坡青年短篇小说征文比赛首奖。小说和诗作分别入选《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和《马华文学读本 1——赤道形声》。著有短篇小说集《游走与沉溺》（2004）、诗集《不明生物》（2004）。



郑景祥

作者简介：

郑景祥（1971-），祖籍广东鹤山，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大学毕业后从军，离开军队前官拜陆军少校，后服务于新传媒电视，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现任《联合早报》执行级记者。曾以《探访一座城市的酒量》获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以《父亲的距离》获 LycosAsia 中文原创文学大奖，以《2288》获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2007 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文学），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著有诗集《三十三间》、散文集《忘了下山》、灯谜专著《谜岛众生》。儿童诗《奇妙的联想》曾被新加坡教育部编入小学五年级高级华文课本，散文集《忘了下山》获选为 2010 年“读吧！新加坡”的指定读本。

响开得震耳欲聋，周金亮、林金城、吕育陶等诗人站在台上落力诵唱。我竖耳把四周围的声浪纳入耳轴，虽然觉得诗人的声音最为微弱呵，但是可爱。

如果说美国的金斯堡在1960年代的咆哮是为了反主流文化，在通俗与严肃文化的界限已经模糊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以嘶哑的声音游唱，舞台背景的一片空白，的确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就继续说是为了那贴在布幕上摇摇欲坠的几粒方块字吧……但它们即将在散场后被狠狠拆下。环顾四周，观众席位的疏疏落落，就猜想有更多的族人救援猪农吧……

我忽然明白怎么北岛会说：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唱答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作于2000年
原载2000年2月15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收入翁弦尉诗集《不明生物》，2004年

而下一次死别的惊心
已在你斑白的发梢
悄悄成形
问记忆需要忍多少次呼吸
才能熬另一个
五十年

人间造就了两百份安慰
却亏欠
千万颗过期的盼望
那四天
有两座城市在流泪
接下来的N个月
只剩
一种眼神在失眠

附记：2000年8月15日，分裂五十年的韩国与朝鲜，准许两百名离散多年的家属，在汉城或平壤匆匆团聚四天。短暂重逢却又更痛苦地道别后，双方政府表示，一定会再安排其他千万名家属相会，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思念杳无音讯。

原载《新华文学》第59期，2003年8月
收入郑景祥诗集《三十三间》，2004年

从来没有得救
出入没有草吃
我不是门
从来没有一把自己的钥匙
前方无路通往蓬莱
后面无径寻回桃源
一丝山风、一粒相思籽、一缕月光足以
淹没我、穿过我、掏空我

作于2011年
发表于2012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副总督的梦始终朝向西方　虽然
名字会永远树立在南方的河岸

就这样导演晋升为偶像
尽管只是区区九个月的登场
1819 流传为红字
在 fans 众多的投注站
学校、酒店还有每个相信名牌的目光
有偶像代言就是高级的屏障
我们的潜意识始终没有独立
总在 21 世纪还在重复扮演
忠诚的殖民地

史说：莱佛士在 1819 年登陆了新加坡，当时的苏丹阿都拉曼是向荷兰那边靠拢的。莱佛士惟有暗地里扶持阿都拉曼的兄长胡先沙为苏丹，才成功签署了各项条约。从 1819 年到 1823 年，莱佛士总共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大约九个月，却永远被这个岛上的人民记住。可惜我们记住他，就像记住一个偶像，没有内容，没有血汗。

收入郑景祥诗集《三十三间》，2004 年

八角厕所附近的讲古佬[1]

（咔嚓！讲古佬遭轻薄的明信片压扁成二度空间后，注定黯然失色。一度口耳相传的温良恭俭让，相继贬为泛黄的书面语。）

是伏羲遗落凡间的八卦吧
地标以象形的爻辞占卜
众苦欣有托
落日的帝国终将日落
火祭殖民
以夜色的灰烬

来来来
静听柴船头娓娓道来[2]
草本的木箱上有莲花绽开
趺坐的油灯入定、焚身、涅槃
耿耿舍利直指人心
感召混沌的倦眸遁入明净台

那么轻
单身的五分辅币
沉重地掷下卑微的豪气
迷信一炷香的长度
很短　也很宽
足以丈量春秋五千
飞龙盘踞之腹地

滑舌如惊堂木一拍

1. 五十年代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李德街的地标是一座八角形的公共厕所。每到夜晚，就有潮州讲古佬（说书人）在厕所附近讲古，为众多苦力提供夜间的消遣。讲古佬习惯点炷香，讲一段故事，香烧完后，待听众给了钱，再点另一炷香，继续未完的故事。
2. 柴船头：新加坡的一个旧时地名，位于新加坡河的岸边，李德街就在这一带。

暴乱也是一种不能妥协的表情

1965年8月9日有些许不甘心
听凭他国宣判新加坡的国庆
两年不到就犯满七出之条
没有一点资源连誓言也失效
小岛从此遗传忧心忡忡的警觉性
博物馆每天上映总理哽咽的声音

胡姬与大红花各自斑斓
握不握手都有情绪在暗暗较劲
然而水源和长堤时不时会提醒
曾经亲密的证据
虽然早已签下分家协议
兀兰与新山却只是一水的距离
氧气和废气都要一起呼吸

史说：60年代初期，所有经济、社会与政治局势都在促使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然而，合并后，事实并非原先想象中的尽如人意。税款纠纷、市场封闭，更严重的是种族意识的分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无奈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当时前途茫茫，祸福难定。虽然事隔多年，新加坡已经站稳国际，但是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仍然千丝万缕，纠缠不清。

收入郑景祥诗集《三十三间》，2004年

东北地铁线平面游戏

NE17 榜鹅站

游戏始于
调迟了一小时的闹钟
清晨摇摇晃晃的梦
不再托付司机
掌舵

NE16 盛港站

转换站、商场、住家
分门别类寄居在各楼层
上上
下下
如此耗去了一生
从没想过头顶还有蓝天
脚踩的泥土才是
永久地契



NE15 万国站

如人生
过站不停
只怕孔方兄起步太快
风景和人同样错过

NE14 后港站

快！快！快！

动地吟，在太平洋大厦

走进太平洋大厦
听见诗人与镭射唱片的争吵声
落选的十大歌星
吟唱与爆炸的蒙太奇混合高科技音响大杂烩合唱
正版的诗人
无人问津的假寐持续着价目十八块
盗版的 Keanu Reeves 一再地闯入
盗播的 The Matrix 再而三地 forward
他们用 MTV
播映你的颤抖和肉体朗诵的 F 大调
用私人的隐形眼镜偷拍你的德行
用涉及手淫的镜子放映你的青春
“我想朗出我的……但我朗不出我……我想被我的诗朗出……”
经过一再地 rewind 那些呻吟
早已被重复盗版偷渡入口
啊在你万能的想象王国请显赫你的万能
揭破四楼藏着盗版的五级色情光碟
六楼的正装卡通片不宜听见
撬开整座大厦的罩顶都是春宫的飞碟
接下来　　母亲节　　万人的猪宴

原版的诗人排队躺卧在影印机上
“祈求一朵光束将他们全部印出。”

附记：那天是母亲节，动地吟队伍终于巡回来到新山，在当年还没被废置的太平洋大厦的购物中心铺席演出。那些顾客低头斜视诗人的姿态群哄遨游走过，贩卖盗版镭射歌影碟的店铺把音

NE10 波东巴西站

后天性突变的地理敏感症
怕被传染
还是跳站

NE9 文庆站

思古之幽情留给站名
进步的思维不断瞄表
算计着距离、时间、金钱
从零至九的苦心组合
企图将生命的意义
量化

NE8 花拉公园站

嗒嗒的马蹄被吸入了历史
还可以赌一把
出闸，冲啊！
吐纳踢踏作响的
排排欲望

NE7 小印度站

感受异国风情
何需行李护照？
薄薄的易通卡
刻录了黝黑而超重的
乡愁

NE6 多美歌站



幸福之门

明月高挂，微凉晚上
月光牵引你，在公寓与组屋的小巷中迷失
寻我——理论上轻而易举
地图上冒现美丽的玩具
仿造我、复制我
不敢惊动我
既然早已习惯与蟑螂和虫鸣共处
请勿坐着地铁來见我
隔着玻璃相望
荒野上的青烟袅袅
请驾着铲泥机、拖拉车或装甲车
带上电锯、锄头、铲子或一壶火药
敲打我、锯断我、焚烧我、引爆我
凭吊我——原则上可以，但请勿带上摄影机
拆离我、粉碎我
搬动我或铲平我——之前
请派发一打啤酒予脚下的民工
他们每日依偎在我身上
搔痒、驱蚊和喂食我
打发他们、遣散他们、安抚他们
请先把牌匾从我头上拆下
点燃成火炬
夜黑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谢谢你们忘了我
我是门
早已遗失了自己的门址
凡从我进来的

有人与如潮的病魔对决

NE2……

因为未知
所以有无限可能

NE1 港湾城站

一艘永沉地底的船
载满无数想渡彼岸的灵魂
本无所谓的生灭
我的旅程在这里告终
你的游戏正逆向开始

作于 2005 年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90 期，2005 年 6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潘家福

作者简介：

潘家福（1972-），祖籍福建福州，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中国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员、南洋初级学院中文部主任，现任教于淡马锡初级学院。1999 年与文友创办《省略号》杂志。1999 年和 2000 年获两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第一名，2002 年获新加坡青年散文奖创作比赛第二名，2004 年获新加坡全国青年诗歌创作比赛第一名。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和《潘家福散文选》。

母亲

锅里的肉还没煮熟
就已经尝到了晚餐

忘记了母亲的交代
衣服在竹竿上眺望

明天走的路
将会有昨天的余味

作于 2004 年



众耳肃然立正
亮出由褒贬磨砺的齿锋
为史书名著做合身的剪裁
多少才子佳人、忠恶奸贤
随颠簸七调的潮州乡音
渡海南来
建构一代人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

右耳豢养噙血的兵刃
左耳紧拥水柔的粉黛
趁今宵解开想象的镣铐
任游侠劫魂
放飞形体于六合之外
当心！
掌声竞相出鞘
凌空削过
嘀，头颅染腥滚落你胯下
纠葛的虚实齐声狂啸：
“知死而后生，痛——快！”

当鸿门夜宴耗尽寸金的时辰
装满虚词的阮囊也转身演绎尿遁
温厚佐茶最能润喉
何不义卖下一灶乾坤
待未酬的壮志暗自回流
再续下回的汉疆大业
重刻绝版的乡愁

作于 2004 年
收入《新加坡青年诗歌选》，2004 年

横尸。在苍茫大地刻上
遗言。争执邪音政治不休
字体模棱颠覆体制。摧毁
这座浮城的尊严，遗忘
半世纪的轮回心酸

这座城
岛民寻找天堂。欲望
追求真理的涅槃
迷茫成为一种习惯
互相交换脸孔。在天体营
造成猥亵的交欢。政治家
承诺遗弃威胁，无重量
亡魂无法使岛下沉

作于 2004 年

蜂拥挤上顺风车
仿佛就在一步之间
倒退或前进
亦是左右之差
何妨冷静地等等
看，车又来了！

NE13 高文站

来不及烤熟僵冷的塑料
臀部让位给了陌生的微笑
睡意起身罚站
温情反前进一站

NE12 实龙岗站

拴不住的想象
与速度并肩较劲
公路任铁马纵横驰骋
高架桥撑起飞翔的愿望
此刻
你蜷曲成一只土拨鼠
设法在黑暗中钻出
一线光明

NE11 兀里站

在推土机还未开到之前
重读尘封的《论语》
敬鬼神而
远之

旅者五首

我族

灭绝性最大的武器终于引爆，我族史纪 3041 年
我们的星球 P 迸裂成万千恶火流窜的碎片
我乘坐一艘暗蓝色的太空船逃逸
漫无目标，漫无方向
浪迹，像一尾静默的八爪鱼
曳着长长触角宛如长长的思绪紧抓过往记忆不放
扭转触角向未来纠缠一个个问号
孤独，在宇宙与星海之间泅泳
很久很久，找不着一个同类

我打开 3030 年罐装的春天空气
深呼吸久违的纯净
那年后，酸雨就不曾停止过
鸟兽鱼虫逐一丧失它们的天空
土地、湖泊、河流、海洋
人类继续在每一处互相杀戮
无数尸骸张开伤口痛苦叫喊

他们，其实同属我族
都是属于一个曾经美丽的蓝色星球
虽然他们宣称分归不同的帝国
各据阵营，经已好几个世纪
美好的时光在电脑存档
和平经已消失，无论在温带或热带
各色大纛在风沙中飘扬

站在梦想与现实交叉的
临界点上
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
是盲目地继续往西?
南北未尝没有天地

NE5 克拉码头站

暂停
当追逐的游戏
遗失了梦想的地址
且忘情地把黑夜灌醉
岸上的你倚着新加坡河
邂逅沉沦的自己
维多利亚的钟声不忘提醒
穿的是双玻璃鞋
理智呐喊：还来得及
坐上
午夜前开走的末班列车

NE4 牛车水站

牛车不再需要饮水
化身行楷的线条
喂饱新旧交错的目光
传统说：是母体的语言
新生说：是幅外来的画

NE3 欧南园站

下车的人走向两个极端
有人沉溺于长江的汹涌

我的同事如常翻阅网页宛如
搜索秘笈、秘闻、或秘辛
我回复他：我在互联网完成了一部小说
有关星际终结战，表现文明毁灭的主题
招来他一连串如飞镖的讥笑鬼脸：
严肃的内容，网上的访客宁愿缺席

有关他的消息我获知不少，虽然
其中大半估计无法也无须证实
最近他建立一个命名为“漫游”的 Blog
成为一位勤奋书写日志的部落酋长
关于网路江湖，线上风云
他说：可以快意恩仇
爱恨可以迅速交易
遁地飞天已是最浅显的武功
最关键是拥有卓妙的易容术
千变万化的面孔，才能
做个潇洒的冲浪客
羁旅虚拟世界

网友 B 的每日平均纪录，是
与大概二十位网上过客闲聊
偶尔相约一位来到现实里
体验爱恨情仇
他比我深谙虚幻即真实
真实即虚幻的哲理
他一撒网就能捞到
镜花，水月

三者



陈华彪

作者简介：

陈华彪(1978-),祖籍海南,生于新加坡。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目前在淡马锡理工学院执教。1998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 Work: 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者)亚军，2000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2001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诗集《陈华彪诗歌选》。

以及官方语言与意识疆界

（少了责任的议题，
我们便不爱了吗？）

故乡的旅馆

夜，湿滑的厚唇贴着细长的笛子
轻轻悠悠地吹进棉被
冷空气跨过边疆，从福建而广东
从一座森林到另一座森林
慢慢靠近，白雾仿佛一群银狐
踩着凌乱的脚步在旅馆外徘徊
我在窗前看到他们的踪影

祖父的故乡，我的他乡
祖父梦里常回的地盘
错综着许多我当下遭遇的迷途
墓冢与莽莽野草收留他的
我素未谋面的亲人与村友
旅馆外，我与一张张陌生的容颜
交换礼貌的客套话
乡音，躲进喉腔里冬眠
异调在舌尖接枝生长

银狐仍然在旅馆外徘徊
有时轻巧，有时凝重
留下潮湿的印迹
冷空气弥漫森林与山谷
大寒已过，春节将至



死城

这座城
很久前就被宣判
死亡，以孤岛姿态流放
历史，自由像陀螺旋转
暴君，碾碎尸体的脑浆
红海，浮持岛民的绝望

这座城
结构于幽冥气体，弥漫
迷瞒。人民体质僵化
巨人体制讲话，把拳力集中
于红海两端的波涛，溅起
浪花坠落的权利，雨洒
死城的亡魂
复活和腐朽互咬尾巴

这座城
不弃权。精神阵亡，肉体
长存。自我祭奠的葬礼
虚构华丽。死马当活马医
生死于冥纸选票上，游行
是悼念生者的宣告。口号
节奏了行尸的心跳，劫走
黑白太极权的民主对调

这座城
无名氏墓碑遍野

祖父赤足踏上码头的时候
滴沥着海水，滴沥着他母亲故乡里的泪水
父亲长大以后只不过是
某位大资本家的众多文员之一
辛苦点算着不属于自己的钞票
外国的、本地的硬币
一枚枚转换历史肖像，与时代坐标
一枚枚在旋转翻滚
转出一栋栋的商业大楼
每日我在其中一栋上班下班
下班上班，我唯有也只能关心
每日消费，每月开支
每十年小房换大房的财务计划
关心小孩中学毕业以后如何
飘洋过海，滴沥着下雨的晚上
滴沥着我对他的思念
关心他如何换上一套名牌洋装
回来，或者再移民

能换吗，我们的皮肤？
能洗吗，我们的记忆？
能成吗，我们的规划？
我们携带一些母语，丢掉一些母语
学习一些外语，转变一些外语
我们增添或删减词汇，编辑自己的词典
生活，换了另一条声带与舌头说出
仍然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乘搭帆船
帆船离开了村庄



游以飘

作者简介：

游以飘（1970-），原名游俊豪，祖籍广东增城，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金宝，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文学荣誉学士和历史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学术领域为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研究等。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主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副会长。1980 年代中期开始，先后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理华文学节创作奖（诗歌和散文）、花踪文学奖诗歌组首奖（1995、1997）和佳作奖（2001）、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05）。著有散文合集《十五星图》（1995）；学术论著 *Guangdong and Chinese Diaspora: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Qiaoxiang*（广东与离散华人：侨乡景观的嬗变）(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和 *Antara China dengan Tanah Tempatan Ini: Satu Kajian Pemikiran Dwipusat Penulis Cina 1919-1957*（中国与本土之间：1919-1957 年马来亚中文作家双中心意识研究）等。

云梦泽五帖

——记 2010 年 6 月游湖北

赤壁

苍遒的笔墨竟然绵延至今
点蘸横亘而过的江水，后面
东坡的词，劈啪劈啪地拨洒火红的山坡
竹林里，我们俯拾遍地岁月细碎的声音
听听，那芭蕉在庭院里复刻当年的铁骨柔情
时间证明苏轼是错的：
大江，并没有淘尽英雄
千古仍然留有他
落印在山河的大画卷中

武当

雨丝，来到这里格外清灵
仿佛独居的铜镜，深秋的沧月
某个海拔后，红尘就变成下层的浊世
登金顶，向太阳问道
而那太阴，在下个时辰等待告白和领悟
在紫霄殿，我倾听每个松木
它们的每一道年轮都在旋转着太极

宜昌

绿阴可望不可即，在两岸垂挂
阳光，在江面上跳跃成一块块白银
三峡游，终究寻觅不到

战鼓擂动战云，带动无数铅粒席卷各城邦
疆土与疆土厮咬
在酸雨倾盆，烈焰燃烧的星球 P

不断，比海啸更大的伤害
重复，比暴风更猛的仇恨
继续，比地震更强的颠覆
官殿、庙宇、神像与英雄雕塑
政府大厦、人民广场与游乐园
富人城楼与贫民区
逐一倾斜逐一倒塌，成为
不能再分你我的灰与尘
一颗史上毁灭性最强的武器爆炸
在那最后的 3041 年

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后现代的
音乐，交替在太空船里播放
流荡，华丽而苍凉
空洞的宇宙，一个旅者
我找不着同乡
他者的论述与争吵已然消音
我族的史后，如何书写
我继续拍打讯号：
“……有没有来自星球 P 的
我是……”

网友 B

网友 B 的雅虎通讯施展轻功
跃入办公室悄然无声，未曾惊动

林万菁

作者简介：

林万菁（1951-），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甲等荣誉文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词汇学、修辞学、文字学、训诂学、新加坡华文文学等。曾任中学和初级学院教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督学，1981年至2000年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并任副主任多年，2000年末至2009年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曾任金狮奖散文组终审委员。著有诗与短篇小说合集《阳光普照》；散文集《路迢迢》、《朝雨涤尘集》和《汲深集》；诗集《去芜诗集》和《山高流远》；学术专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和《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论文集《鲁迅研究及其他》、《语法修辞论集》、《语言文字论集》、《语文研究论集》、《汉语研究与华文教学论集》和《华语趣谈》。



我抽离你的里面，遂而你绽放
成为一朵睡莲，每一瓣皆是欢愉
我在你温柔的眼神下流淌
成为银光潋滟的河水，成为岸上
柳树抽芽的新绿，依依
你是桑叶堆中的蚕
我是你口中的丝，我们缠绵
酝酿并制造春天以体内的养分
以体温，以汗液
以泪水，我们勤奋合作
开垦下一个美丽的流域

我就要进入黑森林，深入他
仿佛少数民族飞奔追赶闪躲的兽
仿佛箭镞穿过潮湿的云泽
他退后成为垂挂的夜
我遂而成为思索星图的旅者
成为寻找热光的蛾
他迎接我如猝不及防的黑洞
我如此渴望碰撞成为灿烂
耀眼的星爆

你是我不能脱离的乡愁
他是我难以抗拒的梦土

有时我与你重逢，有时与他相聚
我们置身于一张不断成长着的地图
重访旧地，或者
开拓新景点
我们鲜少注意旗帜的颜色、制服的模样

一切的乱离都尝尽

万顷波涛惊客梦
一行雁影落江心
您这联语
呕心之作
您再三吟诵
是自己的写照

为时代
为苍生
过了烽火岁月也算浩劫余生
生命的坚强
文字难以阐微

父亲的一生
嵚奇磊落
父亲的一生
光风霁月
父亲的一生
写在他自己的诗句之中
读他的诗
恍如读他那一生
那大时代里的一生

补记：父亲原名林峻坚（1911-1992），生前以海外客为笔名，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刊于报端。笔者不忍父亲诗稿散逸，几经艰辛，于1980年编校出版了《海外客诗集》，计209页。该集包括《北婆罗洲纪游诗》（《征途吟草》）、《杂感集陆放翁句》、《半农诗存》等。

作于2005年5月
收入林万菁诗集《山高流远》，2005年

明朝我将归去
归去东南亚的我的小城，聆听
最响亮的爆竹声

移民

到后来我才发现，移民
仿佛就是我，以及这座城市无法脱轨的
宿命

每日午餐短暂仓促的时间，我会
偶尔站在外企办公大厦的窗玻璃前
三十三楼，闪烁的钢筋
深入这座城市的心脏
路过的云没有一朵是悠闲的
海上飞来的白鸟还未熟悉地图之前
先模仿城市居民匆忙的神色
学习闪躲现代森林的陷阱
风，轮回一种流浪的叙事手法
从港口而来又回到港口

我游目四顾这颗心脏，以及上面
一根根钢筋在注射外汇与专才浆液
这些，他们说是城市的生命
靠近我们办公楼的是私人公寓
再远一些有政府组屋
我经常凝望北方远处那一点灰蓝
就是我家，经常猜想何时才能
移居，从组屋到公寓

董农政

作者简介：

董农政（1958-），生于中国福建福州，幼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7 华义政府华文中学高中毕业，该年开始获得新加坡诗歌创作比赛的多个奖项。曾任《南洋商报》学生版《南洋学生》编辑、《联合晚报》文艺版《晚风》和《文艺》创刊主编，现为中天文化学会顾问、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五月诗社社员。曾主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编辑《微型小说季刊》。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和《心雪》、散文与微型小说合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目前从事民俗风水命理行业，出版近三十部术数丛书。

我们坐上飞机
一个终点机场成为另一个旅程的起点
我们建筑地铁，思量双轨之间
甚至复系统中转道的可靠性
地铁一格格行驶在
天地间的大轮盘中
运载着学生、上班族、购物者
运载着居民与游人
运载着生命的赌客
运载着时间的旅者

2005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作品

和合之妆

水天共色
人我互忘
霞羽淡去
谁来浓妆
——诗写八月十日之心

八月八日大国之和烧红人心
八月九日小岛之合搔乐信约
十日及以后呢?
继续跨宝马奔驰
在适当时段与 ERP 角力
烟花残影里适当模糊震灾
通货膨胀不会让日子萎缩
别想用单程不写意
摧毁某些人苦苦灌酒时的双程得意
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次 Great Singapore Sale 来时
该以怎么样的唇
涂涂 10%或 20%的折扣
别再被嘲笑不关心局势
刷卡前先呷一口时尚趋势的红酒
叫心脏里的血（至少脸上的）
红得与国旗一样
至于白
不就是银行捎来的账单
像或高或低的经济增长
怕的一声压在办公桌上
桌子拒绝断裂

李白的衣袂一角
他的剑，我知道在哪里：
早已还原为潋滟的江水

随州

远古，我祖上和你也许共誓过盟约
今晨我回来看你崭新的陵墓
360 度回转坐车瞻望你的塑像
炎帝，你百草尝遍
可曾知道相思的滋味？
就像大地的雾气，我鞋履的风沙

武汉

经过丈量：
历史和现代属于同等距离
假楼内，到处是商品
真实的是残余的沧桑
梦，翻过楼外到云泽深处
我不禁频频回头
视听那登楼声隐隐约约
是否就是真黄鹤归来？

作于 2010 年
发表于 2013 年 1 月 13 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垂仰

作者简介：

垂仰（1949-），原名陈垂良。生于中国海南，195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9年金昇中学毕业，1979年至1989年任牛车水人民剧场经理。2001年成立陈垂良语言音乐学院。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声诗社文教主任及诗词古调吟唱班导师，锡山文艺中心理事，快乐学堂英语及声乐讲师，人民协会华语及英语指导员，文礼大士伯公宫“道德经吟唱班”导师，新加坡海南会馆海南歌谣导师。著有诗集《金山顶上迎朝阳》(1972)、《城市与芦苇的梦》（1988，与康静城和秦林合著）和《垂仰诗选》（2009）。

父亲的一生

一出世已经不见大清国
一出世就转进民国的纪元
一出世便活在大时代

那的确是一个大时代
任谁都觉得自己太渺小

贫困使人发奋又自励
纵令少年失学
一切并非末日

天道酬勤
刻苦自学从不放弃
得高人启发
让天分彰显

不仅仅写出好古文
更练就一手好书法
还会篆刻
尤能作诗再加填词

父亲自谓农家子
别号半农不稀奇
出身贫农却成了读书人
尽管落魄
但上苍生材必有用

飘洋过海
南来谋生

陈晞哲

作者简介：

陈晞哲（1971-），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教、《新加坡文艺》副主编、《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和《佛陀教育》编辑、福州会馆主办小作家培训班导师。2013年以组诗《四元素启示录》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佳作奖。现为自由撰稿人、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2000年与黄小珉联合出版散文与诗歌合集《一半》，个人单行本有《仙人掌散文系列——陈晞哲卷》（2009）。

历史白读了

都说
历史是白读了
还说什么
把历史的真相还原

哪有历史
如果历史也能造假
哪有真相
如果还原的不是真相

都说
历史是白读了
却不知道
历史居然白写了

白读的是历史
白写的更是历史
没有历史的早期人类
当初创建了多少辉煌

都说
历史是白读了
白读的历史
白得很

作于2013年1月
发表于《大士文艺》创刊号，2013年2月

都在心里披一件华丽的国王新衣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时路
慌乱中脚踝边的池塘里有鱼在啜泣
原来它们也听见江河在城外的世界呼吸

我们亟欲出走
挽起鱼儿的鳍为通关密语苦思良久
坚固的城堡连一道门都没有
看见你就要为小说收笔
紧紧攫住你的袖：
“出口在哪里？”你狡黠地笑
一俯首见池塘早已干涸成枯井
自己只是鱼骸一具

手势何其苍凉——悼张爱玲

阖上眼
还是你睥睨众生的年青
报上的文字将永远无法说服我
某座幽暗的美国公寓
有你开始腐臭长蛆的魂灵

我总是错觉
娇嗔的白流苏偶然会走进金锁记
曹七巧是我身边常常经过的浮光掠影
爱情是世人呷食的福寿膏
总有人甘心一生耽溺
纵然苍凉永远是迷人的姿态
原谅我始终不相信你早已断瘾
不为胡兰成的离去

独日挑剔

挑尽江南风气
剔透汉北羽色
我仍是一尾错愕的鱼
浮沉于屈原腐臭中
寻觅千年粽香
历史选择在盐的浓度里透明
颂或不颂
所有的橘子都只在政治的泽畔
招魂
也许今世的肉脞面
可以横而不流地
涉过所有水裔
回到湘夫人痴情红唇
探访没有特异辣椒的淡定
不必让肝肺
独对孤桨的民主
日渐憔悴

作于 2006 年 6 月 19 日
发表于《锡山文艺》第 29 期，2007 年 8 月

四元素启示录

火部：麒麟非兽

当祝融暴烈地回呛烧芭凶手的栽赃
养生专家们都在热议
胎息术有速成法吗？
但语言学家说炁原来是气的异体
那字形底下熊熊的烈焰更像祭典里的篝火
把空气中的焦虑燃烧成一种香甜的信仰
唯物论者宁可继续扛着左心房的石砖
为自己砌一座隔绝毒雾的牢房
在肺叶的紫黑瘀斑蔓延以前
忧伤的味蕾已被潜意识冷藏

后现代的雾霾次第从南方袭来
岸口的睡狮依旧在炎夏中蛰眠
不安的指数年复一年在图表中狂跳狞笑
污染颗粒悄悄潜入鼻腔直达肺腑张牙舞爪
窃喜的商人在口罩里吟哦暴富的腹语
自尊崩坏一角的政客还在加减乘除中进退失据
当动物们都在油棕林里化成焦土
大家都窝在冷气房无人设坛求雨
因为经济精算师没能看懂卦爻易经
贪婪的狼烟又翻越到更远的城邦

火在血管里强势窜烧
缺氧的梦里可以嗅到二氧化硫
默守危城的模范市民开始铺陈逃亡的地图
实体面积只有一张短程机票的大小

家中老少拒绝你的薪水单
甚至将你推到退休年龄之外
黑夜众星忽然急躁后脑
呵！真需要一些名牌化妆品
催促日子起色？

发表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才发现鱼的瞳孔早已溃糜
就此成就一页悲壮的荒诞

少了破壳而生的历炼
胎生动物注定都屈从于独裁霸权
失败的英雄永远都被放逐到野史里流浪
传奇的刺青就此被困锁在厚重的竹简里
上古神话未曾载记豹胆枭雄的颂赞
即使勇猛蚩尤也惟有饮恨涿鹿之野
来吧，再烹一壶冻顶乌龙
关公巡城之后又见韩信在茶阵中点兵
当卷缩的老叶在水里舒展成一池睡莲
让我们用贫瘠的现代辞藻遥遥祭奠
楚辞里曾经叱咤九霄的魂灵
云梦泽的臆想每夜仍在眼帘深处安眠

风部：狼的呼嗥

气象台再也不敢轻忽诡谲的风向
狂袭东岸的飓风宛如一道决绝的剑气
割裂了人们脆弱的寸寸神经
摩登的教堂导读着乱世哼哼唧唧的救赎范本
死寂的闹市耸峙的高楼如排列成矩的墓林
暮霭苍茫中有翼如垂天之云
那是炽天使率领的三分之一魔军
在世间雄踞的一道得意风景
摘去光环的他们在地上已漫游千年
而我们逐一抵押自己的色身订立契约
但丁的史诗在公元 1321 年之后已成绝响
浮士德不是候选名单里狠角色的第一人选

依然不是故我

才知道
青丝是劣质的墨
仅泼洒几个春秋
就褪得如此淡薄

才知道
容颜是剑客路客拼搏
没几个回合
就满脸纵横了

才知道
眼神是天山云雾
去年明明看得清清楚楚
今年却这样模模糊糊

才知道
时间是渡不去的鸿沟
后生笑闹那岸
我孤独这头

才知道
岁月依然
不是故我

原载 2007 年 1 月 16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在辉煌殿堂的吟诵声中歃血立盟　克隆神谕
自订舒心的教条重新在凡间设籍殖民

Sense 本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异能
但人类选择了用物欲掩盖灵犀
真理循环故障　阴阳调节失衡
蛇冷的月光映照碧落的神话
所有关于圆周率的概数全面作废
一切公转自转的定律都是前人的败笔
拯救的呼声只是一堆空洞的口号（骗局）
工业污染　山林滥垦　军备竞赛
是各国首脑台面下相互掣肘的王道
觊觎别人的领土　捍守自己的疆域
再以火箭为令　命吴刚嫦娥速速出走移民

Saint 绝对是对圣人最完美的英译
迤逦的音调从唇瓣间吞吐出无棱的声符
如灰鲸荡起的水纹不能熨平的几何图形
无情的炮火终于轰掉了最后一座摘星楼
地球皲裂的表皮像极了我的丝袜和阿嫲入殓的脸
混沌之初任何圆锥体的物件都附有无穷的奥义
从埃及人的金字塔到古印度的《百道梵书》
隐含成、住、坏、空之间的通关密语
接引四散奔逃的群兽登陆全新领地

后 2012 备忘录：写在下一个千禧之前

上个世纪末厄尔尼诺是个受虐后早熟的孩子
如刑天把眼睛错长在肚脐　任性挥舞着干戚
被洪水点化的人类霎时有些感悟
为其加冕封作上帝之子（圣婴）

给你们和我自己

2007 狂人呓语——给鲁迅

当你放下悬壶的心
我当然认同济世也可以是一支笔
陪你看枣树　　乍然发现
新青年的忧时比秋天还秋天

宽恕那些草草检阅你的文字的眼睛
彷徨若你当初也不会料到
阿Q的精神竟升格为每个时代的范本
图书馆的肃静禁锢了你的呐喊
自诩为虫虱是人们不渝的领悟
我当然可以理解被倒置的愤怒
只希望躁动了一个世纪的你能够参透
独醒本来就是一种罪
皆醉的尘寰是狂人永远的炼狱
妄想没有刑期

围城的出口在哪里？——问钱钟书

屈原在我每个端午的梦里溺毙
三闾大学不在汨罗江畔
学者们的太阳穴在隐隐发疼
聚槐先生还在人生的边上
和罗素辩论人兽鬼的哲学义理

很冷，虽然城里那么拥挤
没人看到彼此的赤裸



方伟成

作者简介：

方伟成（1979-），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2003年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13年获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曾获中华“八喜杯”诗歌征文比赛优秀作品奖、狮城扶轮文学奖、新加坡青年诗歌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新加坡金笔奖。现从事教育工作。作品收入《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著有诗集《告别向日葵》。

更不为那双老朽的蓝眼睛
依稀仍听见那不断自桌沿慢慢坠下的水
滴
进心里　圈起涟漪
而你却教唆贪饮悲伤的蜥蜴恣意爬过我每寸颤悚的眉心

阖上眼
想象你走前最后一霎的表情
听见眼角有泪水流淌的声音

发表于 2007 年 8 月 3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下月又要经历一次体外割除手术。
他说他感到抱歉，我不经意地抚弄腰间的疤
它摸起来不太真实，像是人造
突然觉得腹内被莫名的虚空咬噬
我利索地夹起一块鱼，放在齿间
自嚼出它的弹性；鲜美的肉质
已被过浓的酱油掩盖——
我索性把鱼倒掉，继而洗刷碗碟
平日这个时候他已在客厅一边翻阅报刊，
一边收看电视的新闻频道。今天他却坐在沙发上
不动。我转身把他的工作服连同影子挂在门后
一心想把皱条拉直，可无论怎样都没能像
他穿上时那么笔挺

作于 2007 年
收入《第九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集》，2007 年

隔壁邻居埋怨自己不能水陆两栖
我却突然想起孔子口里那匹仁兽
它虽披火而行　在篆书里每一笔划都像一道夺目磷光
剽悍的蹄响不愿踩死一只蝼蚁
在我安详的孩提碑拓了美好的印记
这个节骨眼好想取出宣纸研墨
画一只展翅会飞的麒麟

水部：观想一座紫砂城池

童年总在一种水漾的状态中浮潜
连环图里的共工和大禹不够错综
黑胆石的茶盘　端坐一盏袅袅龙井
妆点成一壁沧浪的城池
在提壶注水之际　迟到的鲧已姗姗就座
“我不是虚构的，更不是一尾鱼。”
鲧啜饮着茶汤，幽幽地说。
“至少你死得干脆，不必反复被兀鹰啄去眼睛。”
鲧的偷窃下场毕竟没有普罗米修斯惨烈
穿越文学肌理的息壤终究并未复归天帝
聪明的人们把它匿藏在群妖狂舞的《山海经》

史官们都患有严重偏食的隐癖
鸿门宴上重复回播霸王被复刻的刚愎
乌江之滨一直在摆渡楚人埙乐的呜咽
演义小说更要忠奸分明
曹操在戏台上硬被抹上狡诈的白脸
周公吐脯的诗句只在文学课堂里朗朗苏醒
屈原虽也在离骚中为鲧抱过不平
诗人却无力挥动板斧劈碎碑刻的涂鸦
最后把自己生祭在淼淼汨罗江

你保持不安的坐姿宛若冬风中战栗的铁丝
手纹中绽开殷红的岛静躺下所有那些落败的昨日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穿梭在烛光摇曳之间的微笑
你小心避开走入预谋的黑影
却被紫色的黄昏吞噬
夕阳操刀为你完成最完美精确的分尸
光从体内将你撕裂成雪
远方闲游的云冷漠地观望
所谓慈悲也只是发丝的重量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安宁如莲上水露的睡姿
你一边吮吸时间的骨髓，
一边聆听自己的呼吸
原来只为了保持异地醒来的感觉
痛从脊梁疾速扩散至虚空
月光用圣洁为眼眶中定格的绝望消毒
你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心中的恶魔祈祷
默念着一个称之为“我”的陌生名字

你是个旅人，你不过在寻找



倒数声交叠咏叹调迎来狂欢的新纪元
脱去人皮外衣的狼、狮子和豹
纵情穿梭于冥府与炼狱
贪欲、野心和逸乐才是游戏得奖的终极指标
嗜血的我们竟相蜕变成贪图口欲的饕餮
把原始的伊甸乐园改建成罪恶的泡沫舞池
急遽让肉身腐烂令骷髅现形
不费一兵一卒魔王巍然作壁上观
这一回合的对峙胜负已定　准备摆宴痛饮

紫太阳不再只是诗意的隐喻
倦勤的圣战士已在纳降的大纛下黯然缴械
每次的新闻快报（捷报）都是黑暗王子凯旋的号角
不愿在叛天时表明立场的天使必受永恒的咒诅
折翼的骑墙派只能随着一面无主旗帜彷徨漂泊
恰似苍蝇被剐去了赖以为生的复眼
北风的呼啸犹如凄厉的狼嗥
当核试炸如雨点般击碎每只海豚善良的背鳍
最后的救赎只剩在耳蜗里装一只昂贵的捕兽器

土部：地球不再是圆体

Sin 根本不是数理名词　布道者早就说了
那是罪人镂刻在第七根肋骨的辨识记号
古时候的黥面太不人道　殉道者早该扬弃
当夜游神不再谛听自己的告解
地球只是宇宙间一个不成形的疙瘩
假道学们绞尽脑汁忙着为来生储备资粮
密谋在正与邪不能两分的过渡期
审判来临以前先创设一道棘手的程序
心虚的大慈善家们争先除下假面褪去罗衣

茹穗穗

作者简介：

茹穗穗，生于中国陕西西安，现为新加坡公民。曾任中国大学外语系讲师，现任新加坡上市公司全职翻译、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风诗协会理事和编委。曾任多届“新蕾奖”新加坡全国中学生华文创作比赛评审。2009年以散文《两支胳膊和妈妈的诗》获“亲情”征文比赛优胜奖。著有散文集《人生如戏？No.》(2013)，并与五位诗友出版诗词选集《十年风雨寄诗情》（2012）。

甫一转身却把各种有毒气体塞进大地的七窍
呢喃着母亲啊母亲　至少容我再听一阕摇篮曲
输光盘缠后大不了踩着受难的黄土向苍天嚎哭
代价只是唯唯诺诺抄写了无新意的忏悔录
伪装一个烧掉别人祠堂的无知小孩请求宽恕

空气中悬浮着各种诱人犯错的青铜色菌体
乘着风如硫酸侵蚀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
科学家不断警告天气的反常是最后一张通牒
羞惭的信徒匍匐在如来座下合掌祷念
紧捉低眉菩萨的衣袂　对怒目金刚不敢抬眼
烦腻的玛雅人已悄悄随海啸一起退潮
悲剧在转折处总要埋下几个伏笔
当季候风鱼贯掠过太平洋以西　哲学家们发现
古希腊的四元素可以解构出最初始的万物缘起
隐形的方舟就在真我溯返的上游漂流

预言家当然不相信因果只顾及膨胀的胃囊
执意搬演老掉牙的狼来了乐此不疲
犯傻的造物者临近收成时才明白
自己埋下的试探种子基因经已变异
天地之间已然满目疮痍　连笨拙的鹦鹉都在唱诵
狡诈的后裔们纷纷戴上你的面具欺世盗名
2012 以后末日遗老们的鼓膜虽已溃烂
率众祈福的牙床还在打架
臼齿和舌头埋伏在口腔内争论不休：
大自然接下来会以什么新姿态反扑
尽早做好全盘推演　再狠狠一掷孤注

完稿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
2013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佳作奖作品

方觉得
还是那古老而神秘的吴哥窟
更辉煌　更单纯
百看不厌

作于 2010 年
收入六友诗词选集《十年风雨寄诗情》，2012 年

幸福的晚餐

距下班尚有一小时
砧板上的鱼儿已解冻了防戒
水中的云朵从它单纯的眼眸划过
无动于衷，我戴上鲜红的塑料手套
这不过是十年来的一桩例常手术
抽出的鳃和内脏哭诉着某个生命物的前世
那满指的腥味足以让人为之疯狂：
“不知外子今日剖开了多少具女体？”
眼前的鱼腹空空如也地敞开
可惜缝补伤口并不在我的职务范围
我只顾往里头塞入两片老姜和些许盐粒
油锅始热，鱼儿跟着轻巧地下锅
其悲剧毕竟是为了爱的成全
难怪它没怎么造反抗议
眼看时机已熟，我将之捞起
待油都滴干，这才盛入雪白的瓷碟
鱼体因兴奋过度尚在冒烟
我干脆把酱汁淋上
食物的芬芳正开始弥漫全室，大门适时而
开。一个微笑着掩饰疲惫的人登入
室内，我向前给他冲动的拥抱。
他说让我去准备晚餐，待我把菜都端好
桌上已安静地摆着整齐的报告。
今日他并没有评述当天发生的一些所见所闻
仅是无语地进食我为他准备的晚餐
我细读报告中诊断的每一项目
一切正常，只是没想到腹内的那块才刚取出不久

旧福特车厂

岛国偏远的一个小山岗上
重重繁华的现代摩登洋楼簇拥轻掩之下
依然矗立着一幢古老建筑
旧福特车厂

也许人们容易把历史遗忘
但历史绝不会轻易忘记世人
三年八个月的惨痛历史痕迹
无数岛国子民的生命财产丧失
血泪成河地洒落在岛国土地上
汇集在这幢古老建筑里
前后写下两份降书
作为一场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终结

至今也只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
当你驱车而过武吉知马路上段时
切勿忘记回眸
看一看这幢沧桑的古老建筑
眼前一片繁华景象
轻掩着一页伤痛的历史痕迹

作于 2008 年 8 月 1 日
收入甘文放诗与散文合集《甘文放诗文集》，2009 年

这一夜，你在芝加哥醒来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沉入水底的钟和飞不起的蝴蝶
你说已无所谓悲伤流到哪里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尚未被破晓阳光模糊的足印
你把影子遗留在轨道
搭上一趟驶向未来的时光列车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
你细品肺叶中流淌的清淡
这才想起有些东西被你多番过滤
那是宁静的芝加哥河蜿蜒地划过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一种足以代表生命的形体
华灯在你脸上舞不出精彩的华尔兹
诱惑是长长的蛇，从暗巷探头
嘲笑着灵魂的一贫如洗
霓虹原来可以痉挛得这般妖艳

你是个旅人，你在寻找
一种行走的姿态
你背负着装满焦虑的背包
从街头走向街尾，从街尾走向街头
最终拖着沉重的身躯乘上末班车

九月进香

九月　龟屿
游子的虔诚
都说那里有平安神
财神　乃至一切
有求必应——神
（信其有）

九月　龟屿
结伴迎风冲浪
秋高气爽
一边是游兴
一半是好奇
怎说都曾经有过
此生某某来过

至于谁是命中该有
又谁命中本无
财神爷慧眼风发
至诚感得祇助
这些都不必强求
人生几度起落
都有个定数

九月龟屿
明年再来吧
如果　如果
您只需一点

冷幽默

一定是谁跟我开的玩笑
把笑声装入了罐头，
罐上却没说明何时到期。
或许是你趁着重复演绎的日常叙事，
逮住了偷换意识的时机？
我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
我早该察觉你的非法潜入。
棋盘上的棋子透着狡黠的洁癖
每日我继续若无其事阅读
阅读尽情放大的新闻标题：
“过去逃离过去，当下舍弃未来。”
合上双目的神志惟见灰飞，以及
阳光，不断蔓延至虚空的阳光
隐身为不语的观察者，你熟悉
生活一切该有的规律与不规律：
你应当知道我爱好在阳光下堆雪——
或许你就是那尾随堆雪者的孤影？
一地融雪虚构着巴比伦塔式的庄严
诡异的静雅如同不规矩的手
温柔似蛇，它慢慢慢慢地延伸，
钻入，钻入床单下不见底的悲凉。
橱柜里的玩具草木皆兵，像是
相约要扮演好寓言中的角色。
我本能地抓紧手中等待打开的罐头……

发表于2011年《联合早报·文艺城》

周维介

作者简介：

周维介（1952-），笔名周望桦，又署沙眼，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华文报新闻从业员，《同温层》、《奋斗报·狮城文艺》和《涉江》主编，《新加坡文艺》和《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金狮奖、新加坡文学奖、花踪文学奖评审。现任华语文中心总监。曾策划“面对我们的文学史”文学展，“二月草绿”、“四月风”和“七月流火”诗乐演唱会。曾为《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都会佳人》、《波希米亚》和香港《清秀杂志》撰写专栏。曾获新加坡书籍奖。著有散文集《收割手札》和《秋千上的小女孩》；杂文集《小小鸟 飞也飞不高》、《他说我的想法有点黑》、《华校生 你好吗》和《等待饥饿》；学术论著《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 1927-1930》（与杨松年合著）、《文学风景》、《新马华文文学散论》和《南下的五四水手——许杰文学历程探索》。与潘正镭合编《折柳南来的诗人——刘延陵新加坡作品选集》。

吴哥窟印象

在苍凉、静谧的废墟中
细读残石断壁阐述的历史
走近造型精美的浅浮雕
看见古石匠们正巧夺天工
也闻到古战场弥漫的硝烟

漫步54尊佛像的石山
千年石佛正淡定地告诫
争什么？人生不过百年！

摇摇欲坠的石窟，乱石，秃树，古藤，
也能让世界不同？
是的
它们和谐地和土地缠绵
窟中有树　树中有窟
无为而治的大美
构成独特的千古奇观

在这天然博物馆
我们随着群佛沉思，冥想
净化心灵……

再回到水泥森林的喧嚣闹市
只见红尘滚滚
空气中仅闻到钱的味道

林子

作者简介：

林子（1953-），原名林君丽，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自义安理工学院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著有散文集《双子话人间》（与丈夫关子合著，2006）和《林中自悠然》（2011）、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08）、小说集《蒲公英的梦》（2013）。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新蕾奖多届评审。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声诗社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



甘文放

作者简介：

甘文放（1939-），原名甘甲方，祖籍广西北流，生于马来西亚彭亨州文冬，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南洋大学经济系。长期任职于工商界。曾任《炎黄文化》主编。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甘文放诗文集》（2009），译著有《四十首李白诗作语译本》（2002）。

曦林

作者简介：

曦林（1952-），原名林明才，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中学毕业，现为自雇人士。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会员，《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编委之一。曾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锡山文艺》主编，现任锡山文艺中心和新风诗协会理事。曾获首届中国微型诗比赛优秀奖。著有诗集《天窗下的诗情》、微型诗集《诗的声音》、诗合集《小诗磨坊·新华卷》；编有中学生辅助读物《与诗歌共同起飞》。

静心

作者简介：

静心（1940-），原名洪龙万，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中正中学高中部，现已退休。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锡山文艺中心和净宗学会会员。2002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颁发“向文艺敬礼”表扬奖。著有散文集《黔驴集》（1979）和《石榴树》（1991）、诗集《那天在云顶》（1991）。

岁月

岁月像铅笔
刨了又断
断了又刨

岁月是铅笔
越刨
越短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2010 年

状元及第
龟屿大小神祇
一路幢幡高显
锣鼓喧天
年年忘不了
九月进香

原载2008年10月31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亚细安现代华文文学作品选·新加坡卷（小说、诗歌）》，2013年

甘榜花鸟虫鱼

石榴

前屋鸡蛋婶
拜天公

红花[1]
一时兴起
偷喝
两杯

凤仙

栖身南国
深居简出

黄昏
有巴遮厘[2]
徘徊窗外
余晖投下
蔡锷[3]
身影

含羞草

仰慕蕉风
终生不嫁

椰雨来访

1. 石榴花，潮汕地区俗称“红花”。
2. 巴遮厘是一种热带果树。
3. 小凤仙是蔡锷将军的红颜知己。

读

我们依约
到墓地读坟
父亲以盎然的坟头草
告知别来无恙

借助阳光
抹着碑文
一如抚着一张
熟悉的脸

音容都没抹去
音容牢牢悬挂我们的心井
叮咛也没抹去
叮咛已是今世不绝的回音

我们依然戴上面具
快乐着日子
直到伫立坟前
才轻轻解下
让你读读牵挂的容颜

作于 2008 年 4 月 5 日清明
发表于《大士文艺》第 3 期，2013 年 12 月

恨岁末多雨
薄翅难载
杨万里[6]
诗情

磕头虫

钢针唱起
杨令婆辩本[7]

一只
自称宋仁宗的
甲虫
在香火氤氲的
关帝爷前
磕头

纺织娘

读罢游子吟
遍寻孟郊母

多亏
针线引路
落户甘榜
在煤油灯影里
偷师

孔雀鱼

暗恋

6. 杨万里是南宋诗人，擅写自然景物。
7. 《杨令婆辩本》是著名潮剧，讲述杨令婆杖打昏君宋仁宗的故事。

再看月亮

童年看月亮
是圆盘大的一个酥饼悬挂苍穹
明净而温馨
尽管妈妈说谁不听话
月婆婆就将谁的耳朵割下

少年看月亮
是俏皮的精灵
总爱在云里雾里躲藏
似成长教人欢欣
却也平添了一份失落　迷茫

青年看月亮
是遐思中的纯情浪漫
盼只盼月儿上了柳梢头
椰影婆娑海滨听浪
佳人有约黄昏后

中年看月亮
皎洁的脸庞已蒙上一层风霜
感叹人间世事变幻无常
唯庆幸
年年中秋的月没变样

老年看月亮
像溅落宣纸上的一滴黄墨扩散开去
点缀画面的苍凉
顿悟了人长久只是一个
说说而已的愿望

作于 2008 年 9 月 5 日
发表于 2008 年 9 月 12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吉祥八宝盘

冬至

有人感叹
赤道没有冬天

心诚则灵
双手合十
搓出
又白又圆的
瑞雪[1]

送灶神

红色供盘
多了
一颗椰糖[2]

今夜
那个地甘小子[3]
圆一个
女王头美梦

团圆饭

锌板屋下
一头
充满喜气的年
登门拜访

脱帽行礼

1. 儿时过冬至，大人们取出绘有牡丹花的搪瓷盘，小孩们把手洗干净、拜神，然后围在饭桌搓汤圆。
2. “送灶神”的主要供品是甜食，如汤圆和麦芽糖，人们借此贿赂灶王爷，在玉帝面前美言几句，希望能得偿所愿。
3. “地甘”是昔日杂货店的抽奖游戏，抽中可得一颗包有一枚女王头硬币的椰糖。

小诗一束

风

风浪漫起来
可以到处
拥着树木花草问好

风发起威来
气呼呼的
谁也受不了

雨

雨打在小树身上
小树惶恐不安
老树在头顶上说：
别紧张
还有风和闪电没来！

冬天登长城

零度的气温
没人放在心上

老的都不认老
怕老的都活泼起来
年轻的更勇往直前

没有人走不到！

炎黄
破壳而出

拜天公

感念
甘蔗的
无量功德[9]

三轮车
一早斋戒沐浴
虔诚恭候

元宵

雷公炮[10]
敲响
年俗压轴戏
大锣

黄五娘[11]
移莲步出闺门
灯月欢喜
嫉妒益春
随行

后记：写毕忽然惊觉，曾几何时，写一首怀旧诗，需要这么多附注。唉，传统已式微，文化已没落。

作于 2011 年 1 月
发表于 2011 年 2 月 8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9. 正月初九拜天公，福建人尤其重视。传说从前敌人入侵福建，人们躲进甘蔗园，避过劫难，当天正好是初九日，大家都认为是天公安排甘蔗庇佑。昔日，初八一早，巴刹前三轮车一字排开，等候载甘蔗。夜里爆竹声通宵达旦，年味十足。

10. 雷公炮是旧时巨型爆竹，元宵节当天彻夜燃放，不绝于耳。

11. 黄五娘是潮州第一美人，元宵夜与婢女益春逛灯会巧遇陈三。后人根据此故事编成经典潮剧“陈三五娘”。

二炮

作者简介：

二炮（1961-），原名刘可喜，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父亲刘思是南洋著名诗人，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都是新华诗人，从小受父兄的熏陶。大学毕业，1980年代开始徜徉在缪斯殿堂。现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教员。著有《二炮诗文集》（2012），与长谣、喀秋莎和古琴合著诗集《琵琶弦上》（1990）。

饱受汤水煎熬
偿还生母
胎血[4]

首乌

走出深山老林
参军岳武穆麾下
偶读满江红
矢志不让少年
白了头[5]

作于 2013 年 6 月
发表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4. 当归可以补血。
5. 首乌有黑发功效。

谈起往事
低头
不语

黄莺

自知斗不过
陆春龄[4]

找来燕子
赶在清明前
裁剪一场
春雨

猫头鹰

修书密报
甘榜夜夜[5]
中秋

往月宫途中
唐明皇
移驾
南洋

蜻蜓

荷香
掩不住
亚答屋书香

4. 陆春龄是中国笛子演奏家。
5. 南洋称村落为甘榜。

鱼尾狮传奇

它是一条有狮头的大鱼
它是一头有鱼尾的巨狮
人们叫它：鱼尾狮

因此，在巨狮的内心
暗藏了海洋的浩瀚
因此，在大鱼的动脉
埋伏了森林的深广

它的头发
由多色的风和发亮的星
缤纷编织
它身上的大小鳞片
堆砌一颗颗晶白的盐粒
它水的吼声
来自浩瀚和深广

它是河岸的不倒
仰望者的高耸
它的头顶
由天上的雷霆充电
它的眼睛，永永远远
望向千里、万里外的
新加坡

作于 2009 年
原载 2009 年《联合早报·文艺城》
收入《鱼尾狮之歌——新加坡诗歌散文选》，2010 年

沙笼月

孔雀竟投河
一亲芳泽

打架鱼

曾当
南海龙王
御前护卫

因触犯天条
靠出卖身手
谋生

作于 2008 年 6 月
发表于 2008 年 7 月 1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古庙听南音

傍晚落暮时分
一盏，一盏
古庙的灯笼齐齐点亮
照亮殿堂众神的威仪
照亮老街无梆的长夜
指引城市相聚的人群
温暖今晚相聚的情怀

那是流传经年的仪式吧
相信，我们宁愿相信
相信灯火次第的仪式
相信它幽密而知心的牵引
灯影中晃动联袂归乡心情

这就是你我今晚的相约了
相约在这百年古庙的渡口
重登那艘船，重新扬起帆
追随一把行吟已久的乡音
逆流而上，月光还是八千里
帆影下曾经怎样疲惫的坚持
一同找回从前你我的家乡
从前的家乡啊，
依然山青水绿
一缕南音丝竹相合绕楼台

海上的路径看风
心里的路径听歌
只要记得这把乡音
只要听见这缕幽怨

在童年身上
烙下印记[4]

踏青

遥知桃花
与春风共舞

大红花[5]
借海鸥相机[6]
留住春光
气定神闲

接神

香案前
上任生肖
诚惶诚恐

召来风神
把门口
红红爆竹屑
循袅袅烟雾
铺向九天[7]

人日

鸡[8]
遵照女娲指示
下一个
红蛋

4. F&N 红狮汽水深受昔日小孩喜爱，吃团圆饭时，红狮瓶盖一开，开心得又跳又叫。
5. 大红花属热带花卉，公园里、篱笆边，四季随处可见。
6. 儿时娱乐不多，过年时，人们喜欢带着海鸥相机到郊外拍照。
7. 正月初四接神，昔日人们一大早烧大香、放鞭炮，迎接神明。
8. 传说鸡的生日是正月初一，人的生日则是初七。



戴纯如

作者简介：

戴纯如（1945-），祖籍福建南安，生于中国福建厦门鼓浪屿，1955 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1969 年毕业后在教育界服务三十多年，现已退休。1994 年获台湾侨联总会颁发文艺创作奖。著有诗集《树的情怀》、文艺评论《曹禺的家述评》、《憩园导读》、《短篇小说选析》和《独幕剧选析》。画作收入 *Singapore Artist Directory*（新加坡文物馆出版）、《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和《世界华人美术名家年鉴》。



草药奇谈

红枣

齐鲁奇女子
过番落户石叻坡
通医术精女红
把脉之余穿针引线
撮合良缘[1]

白果

与盘古同岁
见人间乌烟瘴气
百姓哮喘[2]
毅然告别日月
悬壶济世

桂圆

龙宫新科状元
出巡南海
因迷恋岭南风光
不惜化身龙眼
隐居闽粤[3]

当归

不孝子
转世成草药

1. 新婚夫妻喝红枣茶寓意早生贵子。
2. 白果可治哮喘。
3. 桂圆又称龙眼，产于广东和福建。

园里
曾经风起云涌
翻起滔天骇浪
一些
该说和不该说的
该做和不该做的
突然疯狂侵入
搅乱了一园的绿

历史不能尘封
热血不会老去
回忆
终究还是
相思
一如云南园的绿
生生世世
在心中摇曳



附记：用感恩的心情写此小诗，献给当年为筹建南洋大学而尽心尽力的各阶层社会人士。

作于 2009 年 9 月 20 日
发表于《新世纪文艺》第 5 期，2010 年 8 月

吴坭

作者简介：

吴坭（1950-），原名吴启基，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民报》和《南洋商报》记者、《联合早报》副刊高级记者，退休后仍为《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副刊撰写专栏。在诗歌创作之际，也从事世界文学的译介工作，对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尤有研究。译诗被收入《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拔萃（外国诗卷）》。著有诗集《四方城内》、《人民生活》摄影展（诗部分）和多本画家作家访问集。

闲居

主人很久没接待宾客
室内清寂　找不到半件抢目的摆设
壁上却挂着一帧照片
给他带来许多温柔的沉默

那儿山高　树绿
　　鸟飞　鱼跃
风邀行人
移步换形
进入神奇的画幅

乡间的道路
高高低低　弯弯曲曲
显然是天绘的五线谱
　　晴沙　落叶
脚尖随时会踩出美妙的音乐

不知道什么原因
门前很久断了车声和马迹
但望眼欲穿
主人依然像旧时一样地好客

作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98 期，2009 年 12 月
收入刘思纪念诗文集《刘思留诗留思》，2014 年

邹璐

作者简介：

邹璐，满族，祖籍中国辽宁，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2006年开始写作，新加坡《随笔南洋网》创办人之一。著有诗集《时间，一条美丽的河》（2006）、《追随河流的方向》（2010）和《听见海的声音》（2010）；散文与特写合集《爱在他乡》（2009）；散文集《那年春天，那年秋天》（2011）等。

爱上下界的黄泥与黑土
男耕　耕得快乐满心田
女织　织出时间如画布
甜甜蜜蜜　朝朝暮暮
呀　享乐如果没限度
神仙看了难免会吃醋

我在太空赶路
没完没了　不知终点何处
只因我满身是光
听说人们希望得到些照顾
所以不敢谈代价
也羞说任务
况且行动从来没人管
一切都自己作主
那又何须惜些儿脚步

二

一天一回　一天又一回
来了去　去了又来
没人讨厌　更加笑逐颜开
啊　人们对我有着强烈的期待

玲珑的地球
怎么被浓雾掩埋
巍峨的宫阙
为何遭尘埃遮盖

什么时候　都市的噪音

万水千山走过
也记得姓氏祖先

记得来处，记得
还有更长更长的路

山，万重之山
水，南溟浩渺
从此那乡音为山暖为水寒
为你我远走他乡落地生根
拭泪把汗，分享与分担

弦响当有知音听
丝竹唱罢意阑珊
一脉香火开枝散叶南方
一只南管唱断孤寂江山
孤寂的是丝竹
孤寂的是都市
孤寂的是都市人苍白心田
传统之后是谁的传统
流传之后谁还在流传
都听不懂了吗？
婉转，婉转
这古庙南音之夜
谁是知音坐台前

作于 2009 年
原载香港《文综》，2009 年 10 月
收入邹璐诗集《听见海的声音》，2010 年

我在太空跑步
到底自娱　抑是为公务
至今仍然不清楚　要清楚
除非问那开天辟地的盘古

听说下边的人多数很辛苦
讲话的确是吞吞吐吐
如果真的被人羞辱和欺负
民主　就应执权提出合理的控诉

你问　一样的光
为何有不同的热度
我答　那座高高大楼旁　蹲着间瘦瘦的小屋
这可不是建筑师设计的错误

看着人们真心地仰慕
从来不觉得孤独
在那感恩的眼光中
却惭愧　总觉得我的照顾不足

记住　这里也有特殊的文娱
准备给大家回报和安慰　比如
金殿猴王弄棍　银河佳人待渡
节目随时换新　精彩丰富

观众有福了　要是困扰
何妨抬头共赏那光彩非常 永远不落的天幕

作于 2009 年
第一节原载 2009 年 11 月 10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第二、第三节原载 2010 年 3 月 19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收入刘思纪念诗文集《刘思留诗留思》，2014 年

忆相思

回忆尽是相思
一株株　　一丛丛
绿了永远的云南园

回忆就是相思
连连绵绵　　层层叠叠
砌成不老的云南园

那年
青春穿过大学的牌楼
直奔学习的殿堂
歌声越过高岗上的学生楼
飘洒在
先贤浇灌的土地上

热血儿女
来自各阶层
大家欢聚一堂
看　　碧波如镜
听　　弦筝寄意
任　　翰墨飘香
随　　岁月潇洒

理想与抱负
都交给了
东方的太阳

涅槃

——在马六甲佛堂浴佛有感

佛前一跪
我将我的忏悔和
曾经的辉煌
交给冥冥的云烟
交给灼灼的青灯

我乃芸芸凡夫中一介书生
打从嘉峪关而来
漫漫黄沙遮我以面纱
胸藏经卷一摞摞
为铸造一个有情世界
我乃翻山越岭
越岭翻山涉水而过
深深浅浅的脚印
踏出马蹄声声
声声踏响青翠的山林
寻觅一则曾经失传的美丽

江湖依旧
河川潺潺
潺潺的是我轩昂的血肉
清瘦而矍烁的魂灵
王者之剑芒如星月之光
戎马嘶奔如草原之风

刘思

作者简介：

刘思（1917-2012），原名刘世朝。生于中国广东潮安。1935年南来，次年开始投稿，除写诗外，也写散文。作品散见于《晨星》、《文艺》、《狮声》和《文会》等副刊，产量颇丰。诗风吸收不少中国旧诗词优点，极具巧思，独创一格。在当时诗歌团体《吼社》担任总务，创作许多抗战诗歌。1950年至1970年，先后担任《星洲日报》副刊及国际新闻编辑。1956年，在庄竹林校长的邀请下到中正中学兼课，门下桃李不少是日后文坛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如原甸、夏彬、韩山元、心珍、史英、吴垠、流川、常枚、严思、怀林、方然、杜南发、古琴、喀秋莎、方莎（后三人为刘思子女）等。1970年因病退休。著有诗集《刘思诗集》、《刘思诗词集》和《双星集》等。2012年12月在新加坡与世长辞。

断章之章

让你看见我的泪
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你呵，请别用温柔的手
拭去我脸上的泪痕

我会夜夜挑灯
嘀嗒嘀嗒的雨声
穿透我的心房

此生无从解说
当我登上西去的列车
晚霞在发上编一顶
没有记忆的花环

而我挺着背脊
撑起黑沉沉的天
你知道的，从此
我便是唱着流浪的人

在远离梦的那片草原
你说，我还能策马飞驰吗？
踏踏的蹄音
从天微明时响起
直到第一颗星亮了

那么，让我喝上两盅仿古的烧酒吧
没有翅膀的雁子开始启航

太阳说的话

一

我在太空赶路
没完没了　不知终点何处
只因我满身是光
听说人们希望得到些照顾
所以不敢谈代价
也羞说任务
况且行动从来没人管
一切都自己作主
那又何须惜些儿脚步

好热闹　这儿除了我
还有月亮　星星　云和雾
各就各位　各忙各的
天海风起时
大家眨眼　鼓舞　打招呼
恐惧中享受乐趣

偶然往下望
哎呀　那里城市　乡村　溪　树
狮子　千里马　梅花鹿
无数的人群
正在劳作　吵架　唱歌　跳舞
好一幅充满活力的画图

银河边　一对小伴侣
厌倦了高处的餐风和饮露

翻阅季节

轻轻翻阅着季节
冬藏过了是暖暖的春天吗
可我的指头逐渐僵硬
冬天的雪花仍在梦里翻飞

我实在不能等待冰雪消融
每一阵北风
总会钻进我的骨髓
单薄的灵魂能脱壳而出吗
它已困锁了整整五千个冬天

盼望总不能变成火炬
就连我这仅剩的一小块天空
也像玻璃一样
随意地化成一阵雾霭
徐徐而降

只得抱着吉卜赛多情的竖琴
在玻璃般的天空下
弹奏着远古的神曲
穿过沉沉的冬
回到从前

作于2010年
发表于《缅甸新文学网》

赶走高雅的天籁
为了什么　英雄走了
留下破碎动乱的时代

我是光明的大使
没话说　只能帮你们除去阴霾

雄奇秀丽的河山
竟让那野心家搭台比赛
茂林丰草的平陆
刹那变成尸山和血海

河边一个瘦削的歌者
绝望地镇日在叹息徘徊
楼头有散发的少妇
失神地望着远方发呆

我不是世界的主宰
这些都需要你们自己反省　安排

夜色正逐步把宇宙缩小
想把它装入那黑得怕人的魔袋
死敌　你太猖獗了
回头我就把你的阴谋打败

轰　天门开了　没有冒牌
凡是真实的都庄严存在
啊　好的开始
请一齐喝彩

三

南大湖的沉淀

拾起云南园飘落的感慨，南大当年
诗人的曾经歌咏
那日日夜夜
那慷慨激昂的登高一声吼
得到社会心灵的一呼百应

时代携着斗争的礼物
分送给年轻的南大生
传遍每一个学生活动的角角落落

当我如此想
情怀浓烈还是淡淡的基调
越过，我翻阅文献的目光
渐渐张开了的遐想

我想象，那青春洋溢、友谊深笃
我感受，那离情缠绵、忧国伤怀

相思树啊，牵动的岂止是
摇曳的缕缕清风，浓情的红豆早已
撒满斜斜的山岗小径

我，循着旧路一步一步踩响
史迹的南国唯一的根的吉他之弦
弹奏一曲淡淡的情愫，撩起
无尽的怀旧。是怀旧？
还是故意瞥开眼地泛着黄色的伤感

南大湖，静静地把悄悄话说给了石桌石椅



怀鹰

作者简介：

怀鹰（1950-），原名李承璋，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著有二十余本书，包括长篇小说《山路弯弯》、小说集十五本、微型小说集四本、散文集/散文诗集四本、诗集两本、评论集一本、小品文集一本。曾获国内外文艺创作奖项共23个，包括第一届城市文学奖冠军，新加坡宗乡奖小说组及散文组冠军。曾任多项文学奖评审。曾主编《青年文艺双月刊》、《新加坡文艺》、《新城小小说》、《新城小作家》和《创新诗刊》等。2010年与来自缅甸的段春青创办《缅甸新文学网》，并担任主编。目前是专业作家。

新加坡河

云霞里的新加坡河
织红了石凳

嘈杂的巴士车站
滞留了阳光

磨亮的大理石凳坐立不安
拘束地面对无言的河流，要走了
残余的一脉相承的传统温存

这情动时分，黑夜的突然

当，举手盖上落幕的洋旗
南洋的火炬擎着艰难的动律
在屈原的招魂声中
奏起白色的调子，红彤彤的舞鞋错步

思量遭遇的远瞩
惋惜不了胸怀大略的猛将
新加坡河
身披月色，黑白涤荡
闪烁颖峻的懿绩

浪漫的情境
铸造历史的晨曦

发表于《新加坡文艺》第 101 期，2011 年 5 月

而后双桨翻飞似蝶舞
舞过一个港湾一个港湾
每朵雪样的花瓣
开出相思的泪滴
如彩虹悬挂在雨后的
天空

天空如何撑起轻狂少年的梦
迢遥的十字星啊
早已锈痕斑斑
斑斑着我的维纳斯女神
我欲将我的双臂
献给她……
错过了这一生
我等待的是春天吗?

静静地我走到佛前
轻轻地将一瓢清水
洒在那微笑的童子身上
从此我涅槃成飞天的凤凰
不管春夏秋冬
在生命吻别大地之后
在另一个星球
我依然　依然远远　远远
地看着　远远地祝福着
我的肉身即使沉沦　即使
粉碎　我依然是青灯前的那只
凤凰

作于2009年5月9日长途旅游巴士上

土楼·围楼

风雨雷电日月星辰
别再问我今年贵庚
其实我与乾隆同龄

沉沉地睡上三百年
耳畔洋溢三河坝水花溅起的歌谣
惊骇　当听到土匪鸟枪火炮声
右脸颊还让火药削去一层皮
留下硝烟余味
留下凄美记忆

江湖这般狠心
大地如此无情
铁马金戈喧嚣
风潇潇兮水寒
令我胆颤

心绞痛　当族群青年火併
也曾亲睹皇军与游击队驳火
曾皱过眉　躲入地窖
搞不清谁是官兵谁是贼谁是流寇

曾流过泪
也曾唉叹
因为鸦片烧不尽
累我族人子弟不思茶饭
不下田庄

你呵，在哪个山谷等我
等我披上皑皑的雪袍
在冬月的冷眼里
升起一堆瑰丽的篝火
我将在火中羽化

作于 2010 年
发表于《缅甸新文学网》

献礼

母亲，你的儿女们
矫健的身影　跳跃　转身
板起板落
大颗大颗汗粒犹如珍珠
球场边
电视机前
地球上许许多多地方
千百万对眼睛
都盯紧小小银球飞旋
母亲，有一份礼物想献给你

母亲的儿女
斗志昂扬　神采奕奕
双拳紧握　心情澎湃
我们披上战衣
背后刻绣母亲的教诲
我们要成为最优秀的子女
母亲，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高山我们跨过
大海我们越过
河川在我们脚下
草浪为我们放歌
母亲，我们备了一份礼物献给你

当掌声响起
当国歌奏响

何逸敏

作者简介：

何逸敏（1963-），生于中国上海，1991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准博士研究生，将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曾考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研究院师资文凭并任该院刊物总编辑，兼任美国华硕教育集团中文学校副校长。曾任报社杂志记者、国际学校中文与绘画教师、《新加坡文艺》和《新世纪文艺》文字与美术编辑、《企业家》丛书副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和南洋学会会员，并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主导的《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的编撰工作。



赵秀敏

作者简介：

赵秀敏（1958-），生于中国辽宁，现为新加坡公民。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目前是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著有文史论著《人类童年的心谷回音——古希腊神话探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学术论著《张爱玲电影剧作文本解读：边缘的现代性》（绿原文化传播公司，2006）和访评论著《边缘的经典——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得主访评录》（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2)。《外国爱情诗鉴赏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和《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编辑之一。

南大湖，默默地让新树旧楼留下相映成趣

宿舍依旧藏着精灵般的笑声
华裔馆涂上崭新的红白

弯弯曲曲的路，延伸绵长
旧南大生的梦
沿着翠绿的山坡
激荡又沉静，瞻前又顾后

南大装着坎坷，现代和遗迹
交相引发美丽瞬间
千军万马中西贯通的精华，由
旧南大之斧劈开时间
驱逐灰色的沉夜

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
常常叙述和组合民族、文化、历史
激荡着
我们奔腾的雄丽和苍凉

南大湖的沉淀
映现光的不同折射和读解
涤滤南大生的心物里程

南大精神挺立和行进
点化永远的生生不息！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97 期，2009 年 6 月
收入《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 • 诗歌卷》，2010 年

这里　不是宿栖的
家园
于是
许多人　哭倒在一座弃城的边缘
断瓦残砾就散乱成
就散乱成
一个季节的
墓志篇

秋天里
我们太喜欢苍凉
结果错误地
把手势　挥进一扇深深的
窗
窗外清霜走过的叶子
把脂红粉白的笑容铺落成一片厚厚的过往:
这里　不是花儿眠睡的
故乡
于是
许多人　叹倒在黄昏归鸦的老树下
孤啼飘叶就畸零成
就畸零成
一个季节的
惨伤

冬天里
我们不期然地喜欢上了咖啡
结果错误地
把一个名字　捧进温温的
瓷杯

蓝平昌

作者简介：

蓝平昌（1951-），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从事新闻与媒体工作多年，曾任《星洲日报》交通线、政治线与职工（工会）线记者，副采访主任；《联合早报》赛马组主任。现已退休。著有诗集《火中的诗》（1968，与寒川合著）、《山》（1969）和《土楼·围楼》（2014）。诗作入选《南洋商报》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联合编选《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搀扶起我琴弦上的荒凉

曾是街灯下的阴影
就像折断的鹰之翅膀
你举重若轻的手势
搀扶起我跌倒的目光

曾是行吟荒郊的盲者
就像乌云涂抹的梦之残影
你从容不迫的声音
搀扶起我失落的光明

曾是喑哑了的歌声
就像干涸的秋之池塘
你古潭幽幽的眼神
搀扶起我琴弦上的荒凉

我愿如光　在你的湖心里潋滟
我愿如歌　在你的生命里穿行





曾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爱过
江南裹脚小姐姐莲步浪漫
曾迷恋　曾迷惑　曾迷惘
水乡款乃流水潺潺

曾听见马嘶声
铁蹄奔掠如响雷
曾听过採茶歌
满满一箩筐
这山脚那山头

也曾梦过千年美梦
子子孙孙家家安乐
世世代代拥抱幸福

作于 2010 年
收入蓝平昌诗集《土楼·围楼》，2014 年

岛国·花树

风随着春节的离去
迅速消逝在时空里
闷热悄悄奔扑而来
这时候，你正处于
北回归线的一隅
应会想起，海岛温度升腾
而心神不定

天气逐日升温的过程中
那尽兴的黄花盾木，喇叭紫薇
总是想象之外地潇洒起来
随风飞舞的花朵掉落满地
成了铺张式的堆积

急速加温的艳阳天
催促着阿勃勒，凤凰木
灿黄艳红地缤纷起来
落花纷飞的洒脱模样
总要让人满怀兴奋

试以追逐风雨飞花的奔放
来填补落寞的心情
请别对荣华富贵有过高的期许
只要在仰俯之间，盼到纷飞的花影
一如想象你归来时
欢欣而舞的那种情景

作于2010年
发表于台湾《大海洋诗杂志》第86期，2013年1月

当国旗冉冉升扬
新加坡，我们的母亲
世界冠军的荣誉
这份礼物献给你

作于2010年，当时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打败中国，赢得女子组团体冠军。
收入蓝平昌诗集《土楼·围楼》，2014年

风沙雁

作者简介：

风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艺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选》；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四季错误的美丽

生命走过四季，才惊觉，每个季节都犯下不同的错误。可是，如果没有了这些错误，那生命又是什么呢？生命处处由悖论组合。

——题记

春天里
我们太喜欢烂漫
结果错误地
泊进　一个粗糙的
湖畔
潦草的涟漪凌乱出
一个皱巴巴的答案：
这里　不是系缆的
岸
于是
许多人　跌倒在一个年轻雨季里
天空就飘零成
就飘零成
一个季节的
花圈

夏天里
我们太追求灿烂
结果错误地
追着　拥抱太阳的
火焰
烤焦了的翅膀
惊痛地拍打出一个坠毁的童话：

西边山上还有些儿残霞
我得赶紧把心中的种子保存好
在这怪风四起孤鸟乱鸣的傍晚

其二

昨夜我朦胧里回到东瀛
在箱根看到一朵红花
开在富士山顶的一棵银杏树上

今早天下着毛毛雨
山岗的湖水荡出几分迷蒙
我感到空气中有丝丝春寒

黄昏孤鸟又高声歌唱
旋律苍凉夹杂着悔恨
音调有别于一向的干巴
细听我发现那是他的真音
音盲的众鸟打盹中惊醒过来
孤鸟用真音歌唱他们茫然惊讶

我打开高楼一扇窗往外望
芭蕉兀然开出一大丛红花
在夕阳余晖里红得分外醒眼

孤鸟用假音赞那丛红花娇艳
音盲的众鸟惊慌中驮着暮霭飞散
我看到西边山上只剩一抹晚霞
孤鸟还用假音赞那丛红花
令飞散中的众鸟惊惶乱叫

濛濛的气蕴
弥漫成雪花飘出淡淡的梦回：
这里　不是一缕思魂最终的
安慰
于是
许多人　对着一城的灯火就啜饮着
就啜饮着
一个季节的
清泪

生命走过四季　才惊觉
每个季节
都犯下不同的
错误
一段错误　却
正是一段
蝴蝶般炫惑的
美丽



学枫

作者简介：

学枫（1969-），原名蔡家梁，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毕业，现任财务总监。曾任《联合学生》通讯员、《联合早报·天空》编委。2011年加入驻校作家行列，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1991年以《寻访童年》获第五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推荐组第一名，2011年以《黑白讲》获金笔奖文艺创作比赛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13年以《大扫除》获第二届中国黔台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优秀奖。著有散文集《摘心罗汉》（1997）。

凌江月

作者简介：

凌江月（1937-），原名彭瑞莲，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马来西亚槟城修道院女校高中部，并在槟城日间师训学院受训为华文教师。1988 年开始写作，曾任《新风》诗刊编委、中国安徽《民间》诗刊副主编，现为《世纪风》诗刊副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诗作《城市边缘一朵菊》入选台湾《创世纪》诗杂志主办当代女诗人奖，《没有回转的行程》、《问镜》和《错误的投影》先后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2 年获中国文学艺术大奖赛金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小说集 《凌江月短篇小说选》、诗集《時光之外》。

飘逸着太平盛世
周公畅吟礼乐
钟为乐
鼎为礼
祀典　赐命　征伐　围猎　契约
一一载记
曼舞雄浑之风
勾勒典丽之格
磅礴架势在滔滔说古

平王东迁
朝政败北
列国从此纷争
铜器割分
东西南北中五大系统
一个春秋
秦始皇舞起大刀阔着斧
虎虎
拼凑了七个领土

残留
遗风

丙：大篆

昔时的感情遂成
今日画笔挥出写意
史籀篇和石鼓文晃舞大篆气魄[1]

史籀篇缛繁的线纹

1. 史籀篇和石鼓文是大篆的代表作。

脸的岁月档案

有一种灵动的景致
不是大自然风光可以比拟
也不一定是心灵自我美化的想象情景
当脸上的风景慑人心魄时
青春正妆点娇美欲滴的脸庞

眉宇间的隐隐青山
不曾为烦忧而镇守
眼眸顾盼之间
不为流言而动荡
两处平原在鼻梁外侧展开
粉色霞光有动人心弦的梦场

平林漠漠秋水荡漾
脸在告别青春的年代里
起而凸显的是风霜
时尚彩妆剥落
人工手术妆治皆失效
一颦一笑控制不住解码秘档
自我经营的沧桑风景
却要开始登场

作于 2012 年
发表于 2013 年 1 月 5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悬在建筑
标榜文化梁柱

戊：隶书

相传
是程邈的壮举
笼罩着篆文魂魄
音容　宛在

汉人
给隶书情书
方折以挑发诠释
俯仰用点画注解
终极蜕变
方直了性格
扁平着一世
蚕头
裸露在外
来不及吐丝
翅膀飞了去
卸下燕尾
形成一种姿态

己：楷书

亦正
亦真
黑白
有区分

芭蕉还撑起一两串黄花

其一

都 30 多年了
从异乡带回的雪花樱花
已消融得连形影我都回想不起

山岗早就不去了
那个连相思树都不见踪迹
湖水昏黄得照不出人影来的山岗
只剩芭蕉还偶尔撑起一两串黄花

那只失了伴的孤鸟
常常一大早就用假音高唱老调
我看到聆听老调的众鸟在打盹
就为孤鸟的不知时序感到哀伤

都 30 多年了
它们还在一直编造神话
我的鬓发听着听着也凋谢了
它们却还在一直重复着神话

太阳快下山了
我的容颜也跟暮色一样苍茫了
孤鸟又用假音高唱老调
在断续的颤抖中吐出的真音里
我听得出它隐含着落寞与无奈
我已厌倦了这过时又带蒙骗的调调

是行云流水
话辨识容易
则藕断丝连

笔画和笔画
有牵丝
文字与文字
有勾搭

王羲之
传世了翩跹的真迹
字体间前呼后应
大小流动起伏着身躯
随心所欲相掩映
字里行间漫唱吟
书圣墨墨含情
蹀躞在
宣纸上

辛：草书

疾风驰过
乘醉而来
怀素[3]
兴起扫落叶的狂
飙出自叙的傲慢
难能收敛
后人的崇敬目光

向晚的年华

3. 怀素，狂草僧人，其代表作为自叙帖和小草千字文，两贴书风迥异。

其三

36 年前严冬我携眷去扶桑
银座的街树脱落得片叶不留
新宿御苑却梅花盛开似海
日比谷公园竹丛苍翠如春
我以为我找到了我的精神家园

五年时光在赏樱观雪里流失
带去期待的笈换回的只有惆怅
自此我躲进民族文化堡垒
23 年在惊涛骇浪里悄然度过
换回一纸资格几本诗文创作
还想学昭明留点遗迹给后代

日薄西山孤鸟还在歌唱
它用真音哀诉说自己忘不了这小岛
用假音劝众鸟捡拾钟鼎甲骨文碎片
说不如此会像眼看晚霞消失那样后悔

晚风在山岗骤然刮起
孤鸟仍然用真假音交替歌唱
我得赶紧缀组满地的甲骨碎片
在暮色渐苍茫黑暗来临前的山岗

发表于《新世纪文艺》第 8 期，2012 年 2 月

教育在南洋

懒散的午阳　读着南大图书馆内的睡意
廿一世纪商学院里书架挤不进史迹
典当会计数码为负债　我追溯教育的历史资产

马尾　还在摇摆着一八九七的年代
北京以南南洋以北　一个穷乡叫集美
排行老六的陈六使胚胎了更多章新马史
清服马褂还有袁世凯的银币侧写着他童年点滴

十九岁　难来的契机锁定飘摇的船只
刮吹飙浪的帆帜叱咤着南下的人生旅途
风雨中他在污浊的新加坡河口靠岸　与巨鳄猛虎分享星洲的沼土
年轻的版图从工厂员工勾勒出垂涎的胶汁
没有空调商学院里的精算和策略
合资　他和兄弟豢养业务滋长到马泰以及印度尼西亚
以一把钜子的姿势锲出东南亚商界的篇幅
唐山乡老把他扶上中华总商会望众的位子
从肠肥脑满的英殖民地政府手中掌握住唐人的公民权
广东阿嬤迷失在今天福建会馆前的英文街牌时
没有多少人记起当年乡音的主席在大不列颠篱下的岁月
在黄发碧眼的嘴脸上标榜了华文官语

铜臭再多亦无法掩没书香气息的飘逸
教育是他的卖身契
道南、爱同、光华、南侨、崇福　繁殖校舍一栋栋
还摊出五二三英亩的土地　以及五百万叻币
因为南洋需要大学需要南洋大学

黑白讲

甲：甲骨文

记忆如此刻骨
野兽用白骨来描摹
命运何曾坎坷
龟鱼以甲壳来占卜
汉字
从此被考古学家卖力地超度
灵魂驱除了业障
从五千多年前的泥土里走出来
叱咤历史缝隙间

墨液
源远流长
流露出了殷商的脉搏
流遍黄河与长江
流及南洋大西洋
原始的文明心开始跳
曲线的美画身
翩翩

乙：金文

或殷亡
或龟甲兽骨不善言语
焚拜祭典不忘载录
袅袅青铜味飘逸着历史
飘逸至今日

九宫格言

红色的警惕
把笔锋框出了最初的生命
我们在垂直和水平之间
平衡出生活的乐章
条纹的隔分
谨慎着上下左右
一笔一划捉摸住核心的呼吸
掌握住范畴的触觉

横竖的格子
学习着一种纪律
我们步步为营

撇捺的形势
舞动出一种规矩
我们再再屏气

方的正气圆的包容
直线的耿正和坦率
曲折的婉转和变通
就是要用心要翼翼
我们写下
赤子的
人

写出　命运一篇篇
写出　修养和德行

编写周宣王太史的谆谆教诲
莘莘学子虚心埋头
伏案一个周朝

石鼓文整齐起行列
杜撰出战国一代风范
上承下启西周和秦
肇始石刻文字
形与石
诗与字
交融出古今绝冠
势如风骨嶙峋
韵似风致楚楚
波及书坛
盛及清满

丁：小篆

有大
有小
沿袭中华民族文化脐带

纹路主宰文字的运程
间架平稳文字的走势
秦篆点划如铁石
粗细一致
起收浑圆如日
秦始皇居高临下书同文字
炫耀的权威伸延了书法艺术
国粹

蔡志礼

作者简介：

蔡志礼（1958-），笔名华之风，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教育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硕士、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院主管教育科技的助理院长，东南亚文学奖遴选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评审。现任新加坡文化奖（文学）遴选委员会主席，新加坡文化奖得主翻译作品系列顾问，五月诗社副社长，华文学习研究院院长，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副教授兼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创意教学中心主任。著有表演艺术评论集《舞台二卷》、诗集《月是一盏传统的灯》、童谣集《小婷婷啊，小婷婷》等。主编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诗文集《少年行》和《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上海世博新加坡文选》、编辑《律动·新加坡千禧年诗选》等。1994 年以诗集《月是一盏传统的灯》获新加坡书籍奖之最高表扬奖。

胚胎西汉季年
东汉是稍扁了的童年
纵横文房四宝间

一横一竖
平正和畅了一个隋唐
一撇一捺
趯行世纪接着世纪
一点一勾
啄开一扇扇门槛

书法起步
迈入学堂
九成宫正规了笔法[2]
网罗习楷应有的最初

欧阳询在笑傲时空
牵系万年
修炼

升
华

庚：行书

脱缰的楷
束缚的草
不固步不狂妄

说书写简便

2. 九成宫醴泉铭，唐代碑刻，欧阳询书。

天涯孤旅

——缅怀掩埋在历史风沙里的南侨机工

别问我为何铁了心肠　忍心告别亲爱的妻小爹娘
眼看国破家亡任践踏　我无法按捺心中的哀伤

别问我为了什么理想　舍得抛下梦里甜甜的家乡
可怜哀鸿传遍了河山　梦里怎能再装得下安详

山路崎岖　还有频频狂轰猛炸的敌机
地动山摇　还有处处猖獗疟疾的袭击
一路崎岖　一路串成往返天涯的孤旅
一路摇晃　一路无怨无悔往前去

也许我最终黯然离去　荒凉成路边孤坟的野菊
但是我曾经壮怀激情　仰天长啸成日寇的心悸
也许我最终子散妻离　回不了南方老家的椰林
也许我们皆化为尘泥　洒尽十万里路铁魂心

一路崎岖　一路跨越怒江激荡的思绪
一路颠簸　一路追忆滇缅公路的英灵
啊——
一路北上　一路分离　一路摇晃　一路孤寂

附记：作于2012年3月30日，黄宏墨谱曲，并在2012年8月11日喜耀文化学会纪念南侨机工历史研讨会纪念活动上弹唱。



叩首于时尖
霸气扫去了晚年
千字渗出古淡静谧
铿锵地
流窜在
墨林中

字
得
其
乐

作于 2011 年
2011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作品

我心痛如焚
天边的雨幡尚未形成
我的泪水早已倾盆

附记：作于2013年5月19日，父亲病逝的第十天。我用先父最喜爱的汉字，把缅怀之情刻录在纸上，焚给渐行渐远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父亲。

他创办了岛国上的最初
淌流了一百多个月的心和血
导航兴办高等学府的方向
孕育了二十五年的万多翘楚

八零后坎坷的教育浸入政治洗礼
大学历经新加坡河水的过滤和净身
华文敬意地在教科本里走失
染了发戴上墨镜的莘莘情侣不识像地卿卿
陈先贤的铜像迷失在科学逻辑和商业理论的校园里
我寻觅一首诗的记忆

发表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石叻史诗

序曲

岛屿交错飙涨海
惊涛骇浪度身外
剽窃巡逻反复摆
信风吹送锡山来
潮涨石叻搅胸怀
这条海道通荣哀
夕照帆樯千桅立
滚滚前浪不重来

古曲

一片白茫茫的无边大海
一座磁铁石的莽莽锡山
不信龙牙门曾降伏过，风平浪静的海峡水
传说遥远处的蒲罗中，总漂浮在蔚蓝碧波

伫立满者伯夷及满剌加的十字路口
拐入马来纪年
他们说这里是繁荣的淡马锡
把爷爷们卖到放弃的荒芜地
卷起衣包投入龙牙门
从咽喉处跨过绝后岛

翻开山上血殷红的坚土
播下胡椒和甘蜜的幼苗
遥望悠悠海峡船来船往

歪斜了
懊恼和悔悟错落页面
越界了
窜毁了格局的下一刻
我们写下
点滴的道理

端端正正的坐姿
端端正正地挥写
端端正正的人生

发表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交易后总说不是好的殖民地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爷爷躲在高大山榴梿树后
惊恐于新加坡河口的秘密
海盗的激烈对决、分赃
叛徒的无情逼供、处死
蓁蓁莽莽的绿岛，血光飞溅

忙碌的曲折海峡水道
石叻仔是一支有效的巡逻队
躲在茂密的红树林里
海人变成魔鬼般可怕的海盗

以海当家，以船为巢
恶名昭彰，掳掠为豪
如群蚁附羶的饥渴海盗船队
以国家海军的姿态蜂拥而至
欢呼满载的沉重归航
送到狮子的血盆大口

阿拉伯人憧憬黄金半岛
旅者说石叻是刀山梯行
过路的各国商船
都付出代价——白色的银元、红色的热血

石叻的记录，波折如海水起伏
葡荷英中非印阿拉伯商船如梭
单元的民族，写不出一部历史
满剌加域内毕竟流通 84 种语言

一只蛙的佛经

一只修禅多年的蛙
对佛说：
Even though I am a frog
我心中有佛

佛低头看了蛙一眼
第一次感觉佛与 frog
听觉上竟如此之音近
而尘缘却如此之遥远

佛轻轻地
叹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远山
风轻云淡地说：
我是佛
我心中无 frog

作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
收入《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上海世博新加坡文选》，2011 年

在东印度公司的白纸上
定下 140 年的江山
为莱佛士写下一帆风顺的开埠史

“印第安那号”的汽笛声
颠倒了东北季风的节奏
是曹亚志、梁亚胜
率先登陆新加坡

三年后泉州的“乌槽帆船”
走土匪，走壮丁
在妈祖庇佑锣鼓声中
一窝蜂涌直落亚逸湾

载满潮州大兄的“红头帆船”
走天灾，走饥荒
最先磨平脚板开发港脚
把丰盛港 / 后港 / 蔡厝港，蠕动起来

从马六甲匆匆乘坐“舢板帆船”
海峡侨生、华人峇峇
上山顶砍芭劈荆棘
下甘榜尾经营“吉挨”[3]

移入了点点滴滴的凤毛及鳞片……
化为一尾不停喷水柱的鱼尾狮……

发表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3. 吉挨，马来语指杂货店。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灼热的阳光破窗而入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积雨云在不远处
酝酿一场倾盆的哀伤

血压表和心跳图
抑扬顿挫地计算着
生命沙漏
仅剩的气息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病弱的手无力挥别
我们无暇为他准备什么行囊
只顾着以哽咽嗓音在他的耳根诉说
来世还要当他的孩子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想说几句道别珍重的话
但他的双唇始终缄默
唯有那道划过脸颊的泪痕
浮雕着对我们的爱　永恒

父亲远行的那个早晨
灼热的阳光破窗而入

故宫

金黄色琉璃瓦，血红斑驳的故宫墙
层层叠叠剪出蔚蓝的晴天，
六百多年的历史聚集了多少沧桑？
巍峨的角楼，无声地记录着内外变迁，
只见云烟浮起金黄的瓦脊，
每砖每瓦又承载了多少宫人的心酸？
三层汉白玉石基上，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似白云里横卧着的一条祥龙。
曾经的紫禁城，如今的游人区，
六百年故宫重获新生。

作于2012年11月
发表于《大士文艺》创刊号，2013年2月





庄依颖

作者简介：

庄依颖（1945-），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1969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在新加坡财政部辖下的木材检查局担任木材检查员。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作品多发表在《联合早报·文艺城》、《炎黄文化》和《南洋佛教》。著有综合文集《新岛故风》（2012）。

启航

怀着
被阉割一半的心脏
决然启航
没有预定的航线
没有预定的终点站

海天一线，那么长
自女娲的家乡
守着血脉的秘密
和六百年前一样

是那个方向
另一半的心跳
四方的风
能否留下半丝的暗示
升起的船帆
没有时间彷徨

三保的指南针
早已迷失在
南洋的古井里

决然启航
相信，月亮温柔的眼睛
她会守护
第八次的流浪

作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
发表于《华英的博客》

运载着渴望的笨重资粮

小心搭起，帆布及箭架抖擞精神哦
装配利器，准备经过海盗的巢穴啦
半岛的松香、白锡、番奴
苏岛的黄金、鸟羽、藤木
印度有名的马匹玻璃棉布
中东诱人的安息香阿芙蓉
淡马锡的上等乌檀木
中国瓷器色绢是价廉稀物
握紧怕捏死，放松惊飞走
颠颠扑扑都要从这海峡经过
后人惊呼这是海上丝绸之路

华彩

雨在哭泣，风在空中吹拂干瘪的过去
拓荒的人，不把厚厚的历史叠在书柜
断断续续传说，喃喃赞赞为美梦苦寻觅
满布皱纹的脸，蜘蛛般纠缠昨夜的记忆

跨越十二世纪到 1161 年
马来人和武吉士人为了淡马锡
在白鸽岛血战五十年才平息[1]
绝后岛因而疾病瘴气丛生
尸体累累，人烟绝迹……

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
学会妥协交换战利
马六甲 / 明古连 / 巴达维亚

1. 白鸽岛 (Pulau Tekukor) 位于棋樟山和绝后岛 (Pulau Belakang Mati，今称圣淘沙) 之间。

狮城雾

狮城雾之生

催生
从最深的伤口
廖内至狮城
割，第十六次
朦胧整间手术台
这一胎
最白
隔着口罩
喊不出父母的名字
是爱，还是害

狮城雾之泣

长长一条绷带
紧紧勒住
鱼尾狮的咽喉
咳咳，都是树魂泪

哭错爹娘
被谋杀的孩子
最冤，没火把的小红点

不是黄河
洗不洁
满身鳞片的尘
跳下，沉冤四百米深

三宝颂

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七下西洋万里行
28年率领三万舟师宝船
出使亚非三十多国

夏来冬归，三年一程
规模宏大，亘古未有
体势巍然，硕大无匹
两百艘船队帆桅掩蔽太阳，从这海峡经过

郑和大人
一庙一井一条鱼[2]
因三宝的手印而世代留名
后人景仰你津津乐道
一垄一湾一座山
因三宝的足迹而忠诚伫立
凝固在历史十字路口

至今亚非各族永远怀恋你
联系各族感情文教
开拓各国贸易沟通
华人托您的福荫过番
立足截然不同的当地文化
六百年传承帆桅掩蔽太阳，从这海峡经过

如歌

苏丹胡先签下黑字

2. 三宝公鱼又称舢板跳，鱼误蹦跳入舢板舱，郑和徒手抓鱼放生回海，鱼背因而留下三宝公的手指印。

倾盆而下
却是颗颗愤怒的拳头

掌心内
无法消融的恨
是启示吗
下一次
更伤

作于 2013 年
2013 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三名作品

沈斯涵

作者简介：

沈斯涵（1984-），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电子机械工程系毕业，中国复旦大学文学士。2003年以《还是那首歌》获新加坡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入围奖，2004年以《蓝色忧郁》获新加坡全国诗歌创作比赛优异奖。现任《联合晚报》新闻记者，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清史研究网》主编。

思念如长颈鹿

——给 Y

冬春相连的心脏深处
日光是嚼成灰白的香口胶
芬香已散，糖胶如蜡
春天仍被绑架
思念如长颈鹿
在冬雪中迷路

思念能否交换
挟持在赤道丛林的人质
赎回游走未归的
春昼。无限绵延如蚕丝
亦如拉长的香口胶
黑夜迅速搁浅如潮退
亦如削薄的干舌头

而思念如长颈鹿
仍在冬雪中迷路

发表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华英

作者简介：

华英（1967-），原名黄文杰，祖籍广西高州，生于新加坡。新加坡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自动化学系统学士，现职自动化物流系统工程师。1989年开始投稿给《赤道风》和《联合晚报》，2010年开始把发表空间转移到网络世界《华英的博客》，2013年以组诗《狮城雾》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三名。目前是中国文化义工海外支部和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和书写文学协会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网》和《书写文学网》版主。著有诗集《夜未央》（2013）。

晨访咖啡山

早晨的阳光
仿佛洒满了一地的悲秋
矮矮的古墓无语
萋萋的芳草咏叹无常
达达的马蹄声引来了西方比丘的目光[1]
他是否也看到我看到的
骑在马上美丽的少女
老僧时而蹒跚时而轻快
偏袒右肩赤足走在这迂回的咖啡山
也许他心中无喜无忧无悲
不知道若干年后
笔直的高速公路将铺盖在这
沉睡了百年的墓群
于是我悄悄地
轻轻按下快门
数码相机咔嚓一声
我自以为是地将诗一般的画面定格
一厢情愿地将刹那化作永恒



发表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1. 比丘：佛家语，出家人的意思。

荷殇

微微一笑后
就凋谢在心湖
这朵莲花

一半的魂魄
端坐在涟漪的中央
等待七日后
另一半魂魄的合掌

生既是死
死既是生

水底安详的躯体
听不到
月的哭声
轮回，依然白色

作于2012年5月31日
发表于《华英的博客》

蔼蔼 Toji 山峦

经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安排，八月间往韩国驻土地文化馆（Toji Culture Centre）写作看书。所在山峦环绕，我日夜与青山相对腹语。吟十首。

之一

倚窗　到阳台
在书桌　都看见
各换上新衣裳
树就舞　凤飞龙跃
于山峦与山峦之间
山就歌　清朗的嗓子荡荡
绿色的海浪滔滔

之二

惺忪一张脸
山掀薄纱帘出来
阿捻哈些喔[1]
山亲切跟我打招呼
我赶紧回他一鞠躬

之三

转悠于夜饭后的凉爽
山安静聆听
月挑拨琴弦的水声

1. 韩语，您好。

狮城雾之狂

嚣张
你那复仇的模样
是不是元凶，无关
白白陪葬

都挤着
都憋着吧
一口棺木内

梦……
月亮不瞎
包公额头上

狮城雾之思

霜
如六月的白纸
只有
左上角
一个方块

橡皮擦
全除掉了
愁以外的字

狮城雾之散

以为
想通了
会是临别温柔的问候

云还在粉墨
雷都没响

之七

下雨了
山垂下珠帘
风里珠子玎玲响
隔着帘看山
山在写字呢
也不点灯
握笔挥洒苍劲
宣纸在走　草书在飞

之八

朋友住山谷
相见细无声
日息日出耕耘
阳光雨露心情
一苗一苗翠
一垄一垄红
掷地作珠玉
秋收的时候
山谷响

之九

我问青山
每天　早到晚
我们俩相看
你会腻吗

黄浩威

作者简介：

黄浩威（1977-），祖籍广东普宁。中国北京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中国与亚洲学博士。曾任教于南洋初级学院，2005年获新加坡模范华文教师奖。著有散文集《查无此城》和《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书信体，与柯思仁合著）；诗集《冰封赤道》；剧本《逃亡》（多语舞台剧，与新加坡马来族英文作家Alfian Bin Sa'at合著）、《欲望岛屿》、《禁事（不可考）》和*Rooftop*（英语剧）；学术论著《戏剧盒与新加坡的社会剧场——文化干预与艺术自主性》。2006年，《如果岛国，一个离人》被改编成舞台剧《独在家乡为异客》，在新加坡艺术节上演。

龙永华

作者简介：

龙永华（1961-），笔名笔寒潮，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新加坡。现职炼油业程序监管员。1970年代末开始写作，1991年以《师傅》获第五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佳作奖。



施性国

作者简介：

施性国（1960-），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先后毕业于中正中学分校和南洋初级学院，高中毕业后加入人民协会从事社区与基层组织工作。2002年考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目前从事华文教学与翻译工作。译著有澳洲僧人达弥卡法师（S Dhammika）的作品 *Footprints In The Dust* 的中译本《沙尘上的足迹》。

开枝散叶福地是缘
落木牵心
月光洒庭院

作于 2013 年
发表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林高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仙人掌散文系列——林高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清哲

作者简介：

清哲（1955-），原名陈美松，祖籍广东普宁，生于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文学荣誉学士，曾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进修，2007年考获南洋理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新加坡关税局，曾任义顺初级学院母语部主任。著有散文集《清哲散文选》（2001）。



之四

大清早山都不在
出门找朋友聚了
雾好重
不会迷路吗

山让晨曦传话
迟些才回来呀

回来的时候
山　站在阳光里对我
笑　丰满的笑
饭饱酒足吧

之五

风高夜黑的时候
山跏趺安坐如老禅师
风吵他　夜冷他
山让小溪
左耳流右耳
流到山脚下
小溪只小溪的声音

之六

山给风催急了
奔驰如江河　滚滚
从山峰向山谷

不急啦

蟋蟀新鸣

一直等到寒露到来的那天清晨
凤凰木才发觉自己和蕊木
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谁都不想死后变成一片枯叶
飘落武吉布朗
地下水依旧躁动不已
血气方刚永远是它引以为豪的本性
我已忘了自己曾在哪个异域或秘境
拒绝过以身相许的温泉
听说萤火虫就是因为无法忍受
人们质疑她炙热的诚意
宁可选择自杀
距离霜降的日子已越来越逼近
凤凰木和蕊木
终究躺在同一条轨道上
黄昏和黑夜
依旧难分难舍、若即若离
不再延误的新干线
终于摆脱了缠绵悱恻的宿命
枕木底下
有新蟋蟀的鸣叫声
你听到了吗?
稍安毋躁，也是一种美德!

备注：本地昆虫专家近两年在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和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内连续发现五种全新品种的蟋蟀和螽斯，寒露之夜，突然很想写点东西。

发表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青山看着我　说
你阳台前枫树下
蝉在叫
早到晚　每天
你会腻吗

之十

看青山的时候想起我的老师
想我的老师的时候看见青山
我的老师读李白的时候
鸟飞得比山高　飞远了
读辛弃疾的时候
奔腾万马向我过来
好近　又远去

作于 2013 年韩国
发表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老去的夜

心情误点
却闯入个流行誓约的时代
老看表　记忆仅余错觉
只剩星色沉灼

熟睡时不慎弄翻
某处旧患
字里行间山川岁月
腐叶沉萍恨海难飞

屉桌外那倦怠影子
只捕得一刻　地角天涯
佯装不识腮红如画
笑了　飞错不横天
舞罢春风殿
干干净净一场债
海红如血　心红如血
遍体鳞伤凭窗临望
灯火辉煌一条深夜的街

作于 2013 年 10 月

唐山过南洋

裹着单薄的衬衫
简陋包袱是仅有的盘缠
与身相依
扎成颗粽子般喑哑的忍耐
堆叠紧贴的皮和肉和骨
一串辛酸
船舱沦为束紧的猪笼
挤出微弱的气息
一口生死难卜的前程
此去千里又千里
天涯之外天涯
回首望断乡亲众友
一波伏一波的浪头拉远岸边的眼神
一浪紧咬一浪头吞噬身心
水运货船被撕扯得皮开斑驳
唐山过南洋
幻中有实
实情带虚
一程惊涛一程梦
风霜结泪痕
一程思念一口茶
苦味嚼甘甜
一程月色一程心
乡愁一盏灯
芭蕉椰林
赤道风云雨雾
落地生根黄土有情

楼兰古国空留一片残垣败壁，令后人唏嘘感叹！楼兰掌权者当年如果懂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在其兴盛时期保存了历史与文化，我们后人就可以沿着史籍追本溯源，而无需像目前这样空对断垣残壁只能兴起思古之幽情，而无由想象当年楼兰雕栏玉砌的堂皇建筑以及悠远的古老文化。

玛雅文化16世纪遭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无情摧残，只剩三部典籍和一些石碑、壁画，令后代有心人无论下了多大苦功，却始终无法寻回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玛雅文明的全貌。

没先见之明的楼兰的没保留史书和文化，与天真浪漫的玛雅人的无防人之心，随意示人以先进文化，以致遭到残酷无情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摧残这事实，都叫我们扼腕叹息，也惊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在此时不再作一点保留族群文化的工作，我们的文化很可能也会成为玛雅文化，而100年后我们的家园又将是什么模样？

我们怀着上述两个历史事件的哀伤，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本大系就是在这样的忧思中诞生的。

本大系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桎梏，而以关怀族群文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较宽阔视野作为遴选各种文体作品的原则。

大系包括戏剧集、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理论集、史料集等等，大约14册。

欧清池博士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世华文学创研会

ISBN 978-981-09-0729-7
9 789810 907297

蚁民建国

一只蚂蚁，跟着另一只
蚂蚁，跟前追后
蚁群结队
聚集成团
蚁民众志
终于拔挺大石
撑起那一份轻
放下
每粒细沙有重
诚信筑巢
毅力围城
黄土万丈
只取三尺
一口泥
一洞穴
一寸深坑
一尺心
根生层次一路往下扎
泥的习性是包容
土的气息同枯荣
蚁民万民
建国不分彼此
再远的陌生
有更近的乡情
熟悉的乡音

作于 2013 年
发表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水稻田

——给蛇年

我在春天的水稻田寻寻觅觅
但始终就是没有你的芳踪
每一株秧苗都竖起耳朵——
用心地聆听
远天变成金黄时的笑声
狂舞的何止是人间
还有敢于私奔的云朵
和每一个炙热的斗笠上
那起舞的地平线和蓝天
若即若离，依依不舍
即使人言可畏
你何不坦然面对前世今生
今夕何年
还有什么不舍得和舍不得的
难道就为了那许仙！
当稻穗金黄时
你已经双鬓尽白
岁月如何为你再次起舞
我又如何再等你一甲子？

附记：癸巳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我在峇厘岛看到插秧图。

发表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联合早报 • 文艺城》

吴韦材

作者简介：

吴韦材（1951-），祖籍广东佛山，生于新加坡。《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诗人之一，也是著名背包旅游家，1983年开始长途自助旅行，为《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等报的副刊撰写“背包走天涯”专栏。1997年完成南极之旅后，在中国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两年。著有游记《背包走天涯》系列；散文集《泥土手记》、《柳摇金》、《花鼓歌》和《心写心》；短篇小说集《吴韦材怪谈》、《解连环》、《九个半女人》、《吴韦材异境奇幻》、《吴韦材错体古典》和《爱的感悟》系列；剧本《友善角落》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猪》；养生文集《55岁青春手册》等。1991年以《泥土手记》获新加坡书籍奖。现为全职作家、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华文出版评审。

本书简介

《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分为绪论和作品两个部分。在题为“新华诗歌的本土意识流变”的绪论中，作者首先梳理了1940年代至今新华诗歌中本土意识的转变及其成因，然后对新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碰撞与抗衡进行考察。作者认为，以建国文学为主旋律的新华诗歌展现了从侨民意识到本土意识的转变以及关怀弱势群体生活的本色，以“鱼尾狮”为主题诸诗作重构了新加坡的传奇与现实；至于1981年之后涌现的充满黍离之伤的新华诗歌，不但折射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式微，在抗拒中华文化的被边缘化之际，也辉映出诗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兼容并蓄的大前提下，本书所收入的百多位诗作者的三百余首诗作中，作者群包括了新加坡老中青三代诗人，以及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并已成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诗人们数量可观的诗作。编委会在编选的过程中，尝试打破山头派别，打破藩篱隔阂，而纯粹以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素质作为选稿考量。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所选入的三百余首诗歌，至少代表了自1965年新加坡建国迄今一个时代的文学景观，其中有对国家和人民的澎湃激情，也有对人生和生活的冷静思考；有对国家意识的蕴蓄与折射，更有对文化身份的叩问与捍卫。这支庞大的诗歌队伍所创作的三百余首诗歌，不啻为新华诗歌走向世界华文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